長路 the ROAD

文藝高牆．穿越時空



目錄

《上冊》

部長序……4

署長序……6

第一篇　黑色DESIGNER……8

第二篇　文森・文森……262

第三篇 浪子吟……438
《下冊》
第四篇 長路……4
第五篇 一公克的快樂……230
第六篇 鳥語話人心……410



第四篇：長路

作者：何東祐

長路——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故事大綱

一條寂寞與悲傷的長路，一段尋找希望與救贖的生命旅程。

在失去生命中所有珍貴且重要的事物之後，是否有什麼樣的力量，可以帶領一個絕望的囚犯，重尋生命的希望與尊嚴？

人生如旅，在命運的各種境遇裡，隨機一刻所遇見的事物，從而延伸出的想法、計畫、與行動的連結，都可能使得我們的人生因而改變、轉向，產生完全脫離於原本所設想與預期的路程。然而，不管我們所遭遇與面對的是生命中的順境還是逆境，只要在我們心中所擁有的那股獨立自主的精神與熱情，仍然存在，我



們就不會被輕易的擊倒。

生命中的任何事都一樣，無論狀況多壞，最後都終將結束。但人生貴在正直誠實，當我們面對超出自己能力與智識所能處裡的難題時，我們應該如何忠實的面對自己，並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與改變？

……這是一個關於愛與自我追尋的真實故事——在掙扎通往自由之路的艱困旅程中，透過與自身的和解，我不僅得以找到平靜的力量，亦能在黑暗的旅途中，尋找到生命中的光明與希望！

自尊與勇氣是面對人生的必備條件，而良善的心，則是幸福的關鍵與主宰。在生命中，如果我們能擁有這些珍貴的特質，我們就能無所畏懼的前進。

除了你自己，沒有人可以阻礙你前進的腳步……

第一章 慘綠少年
第二章 燃燒天堂
第三章 狩獵學校
第四章 野薑花開時
第五章 雨中的琴聲
第六章 最愛
第七章 在生命轉彎的地方
第八章 黑暗之心
第九章 輾轉紅塵

第十章 寂寞悲歌
第十一章 微笑國度
第十二章 槍響時刻
第十三章 競技場上的悲傷
第十四章 方城
第十五章 最遙遠的距離
第十六章 希望與救贖
第十七章 改變的力量
第十八章 天路旅程



第一章 慘綠少年

事情是這樣的。

在成為悲慘的囚犯之前，其實我也曾經有過美好與幸福的時光。由於我的童年實在乏善可陳，因此就讓我們從我的中學時代談起吧！

小學畢業後，我當然地進入鄉裡唯一的中學就讀(為了維護我的母校聲譽，所以請容許我就不明確的指出學校的名稱了)，經過所謂的能力分班之後(據說是依據智能測驗為標準，其實一直到現在，我都搞不清楚其標準為何？原因我會在後面談起)，我很幸運地(唉！其實也沒那麼幸運啦)進入了全年級中，唯二的升學班（可別小看這名詞，因為這名詞代表擁有許多特權，以及有可愛的女同學與你同班。好吧！很不

幸的我還必須承認，這也包括許多很會讀書的白癡會成為你的同學。當然了，這名詞也代表了許多額外的課程、責罵與競爭）。

學期開始後，當我還忙著用愛慕的眼光觀察著班上那些可愛的女同學時，其他人早已經展開了慘烈的廝殺。我很驚異的發現，幾乎所有的同學，課桌裡都擺滿了各類的講義與參考書。這可嚇壞我了！不過身為我所來自的那個小村莊裏的迷你小學的唯一代表，儘管明知處境艱難，但我還是立刻立下了志願，要與這些所謂的菁英一較長短（很遺憾！這志願只維持了三天）。

現在應該先讓我那些敬愛的老師們上場了。先來介紹我的導師吧！

我所最尊敬的導師是一位深具文人氣質的年輕人。據馬路社消

息，聽說我們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長，不知是出於突然的創發精神；還是擺明了要教訓一下這位剛從師專畢業的英俊青年，所以，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突然指派他接下這肩負全校之升學率重任的職務——擔任我們的班導師(毫無疑問！他與我一樣嚇壞了！)。在很多年以後，有時我想念起他，總覺得他當時的處境與我有著奇異的相同之處。出於難以言喻的複雜感受，雖然我們師生的緣分淺薄，但他仍然是我此生最感謝與敬重的師長之一。

至於我們師生的遇合，何以會如此短暫？我想應該從這國家爛透了的教育體系說起。……在那升學主義掛帥的時代(很不幸，這樣的時代似乎還繼續延續著)，英語與數學幾乎是決定聯考勝負的最重要關鍵，因此，現在我必須隆重地為各位介紹我的英文與數學老師了。

在我們那個小鄉鎮，我這兩位老師不僅以教學認真(用夙夜匪懈來形容還算客氣的說法)以及互相恩愛(忘了先說明，他們是夫妻)聞名，更讓人聞之喪膽的，是其教學的嚴厲與貪婪(原諒我用這樣的形容詞，稍後讀者一定能夠理解)。

學期開始時，我滿懷期待的翻開我的英文與數學課本(當然，還有我最喜歡的國文以及其他科別的書籍)，雖然我實在沒有能力如一般同學一樣，為它們裝上光鮮亮麗的保護套，但我堅信書本的價值，是在於用來閱讀與學習的，而不是用來觀賞與炫耀。在課本所散發的怡人清香中，我已經準備好要加入同學中的戰局了。

開學的前一堂課一切還好，我安心了許多，但厄運很快的便以不可置信的速度降臨了。

依據經驗，通常任何不幸的事情發生時，都一定會有某些明顯或隱晦的徵兆，以便人們可以在事後懊悔一番。而降臨在我和其他幾位同樣處境的同學所面臨的可怕命運，其徵兆是再明顯不過的一陣高級香水味(這真是最不祥的預兆了，因為我對香水過敏)。站在講台上的女士以非常熟練與優雅的姿態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一個看來非常夢幻與善良的名字，然後緩慢地轉過身子來，說出了以下驚人的開場白：「我想不用我多做介紹，大部分的同學應該對我都已經有很清楚的認識了(台下至少有八成的同學以近乎宗教狂熱的仰慕神情搗頭如蒜)。所以，我們就不用再浪費時間了，開始上課吧！請同學打開課本的第七頁。」(啊，不會吧！是我聽錯了、還是錯過了什麼？這可是這學期的第一節英文課，這前面的六頁跑到哪裡去了？)我慌張

地左顧右盼，希望這一切只是出於誤會，遺憾的是，我驚訝的發現，除了少數同學與我面面相覷，同樣有著驚慌的神情之外，其他的人，已經專注且愉快地開始學習了。面對這樣的處境，我想大家不難想像，從這一天起，我有多痛恨英文這項語言了。

如果你以為事情只有這樣，那恭喜你了！因為你肯定是一個樂觀的人，而擁有這種特質的人，無疑都是深受老天眷顧的人。樂觀的人通常較能擁有希望，非常幸運的是，我一向擁有這樣的特質，但即使有老天的眷顧，我依然無法逃避接下來的考驗，因為依據同樣的經驗，通常厄運總是會接踵而來。

在絕望地度過英文這節課之後，在我還來不及讓自己震驚與沮喪的心情平復之時，上課鐘響(在我聽來猶如喪鐘)，另一個厄運降臨。這

次的徵兆依然明顯，是一陣噁膩到不行的賓士牌髮油氣味(看來我死定了！)，果不其然，我們這位數學老師比起他老婆更是犀利、直接，一站上講台，他立刻宣布：「同學們，請打開課本第十八頁」天啊！這也未免太猛了吧！我直接就絕望地攤死在我的坐位上了。

經過這驚濤駭浪的一切之後，我終於撐到了放學的時刻。說實在的，即使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我依然無法理解與置信，當時的我，竟然能熬過滿教室的恐怖氣味與喋喋不休的外星人語言，而沒有當場嘔吐出來。這真是太神奇了！不過在當時，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的麻煩大了，我必須找出問題的原因。

在這個世界上，如果你要從你的敵人身上取得重要的情報與消息，無疑是要付出高昂的代價的。因此，我只能忍痛以身上僅有的幾

塊錢買支冰棒，找一個看來比較像是笨蛋；卻又明顯聽得懂外星語言的同學，詢問事情的真相。一如我的預期，沒有人能抗拒香甜冒煙的冰棒，特別是在香濃的乳白糖水快速溶化的緊急狀況下，我那傲慢的笨蛋同學立刻吐實，說出了人盡皆知(顯然只有我和幾位可憐的傢伙被蒙在鼓裡)的醜陋(或許我應該用現實)真相。原來早在開學前，大多數的同學都已經在英、數老師家裡所開設的黑牌補習班中開始了課程的學習，因此，今日上課的內容，其實是接續黑牌補習班前晚的課程而開始的，難怪他(她)們在講什麼「碗糕」，我一句也聽不懂。

我不能說這實在是太惡劣了！(雖然我很想這麼說)但這肯定是不公平的。但是這世上又有什麼是公平的呢？所以等我問清楚了包括報名與繳費的詳細狀況，並將幾乎只剩小木棍的冰棒給了我那雖然蠢

笨，卻還算誠實的同學之後，立馬就跳上了我那經常「落鏈」的破爛自行車，往家裡飛奔。……為了維持我所立下的偉大志願，即使只有微小渺茫的一絲希望，我也是不會放棄的……。

回到家裡，我的父親一如往常，正在漫天的鴨屎氣味以及此起彼落的「呱呱！啊啊」聲的鴨舍裏辛勤的工作。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我等到一個難得且自認為適當的空檔，嚅囁地向我所最尊敬的他，提出了我想參加補習的要求。父親以一貫的精準與簡潔，只用「三個字」就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想法與立場。至於是哪三個字？根據非正式的官方統計，這三個字是台灣人日常使用率最高的字彙。唉！反正不是「我愛你」就是了。這下我陷入了徹底的絕望中了……。

既然談到了我的父親，就請容許我順道介紹一下我的家人吧。

我出身於一個純樸且充滿人情味的一個小村落(你知道的，所謂的人情味，就是廟口前總有一大票無所適事的人在高聲談論或竊竊私語。只要你不幸的成為談論的目標，不管其談論的聲調為何，基本上都不會有好事發生的)，父親是集嚴厲與慈愛於一身的長者(端看他有沒有喝酒而決定)；至於我的母親，自我有記憶以來，她似乎總是處於忙碌與工作之中，手總是停不下來，每當我做錯事時，她總是會很傷心的對我說，我是吃她的心頭血長大的(事實上，就我個人的認知，我認為母親應該是用汗水與淚水把我養大的比較正確)，看我犯錯，她的心裡很難過，下次千萬不要再這樣了。我們家是養鴨人家，憑藉著父母長期的辛勤與努力，家裡同時還擁有幾口薄田，日子雖然稱不上富裕，但勉強也還算過得去。在家裡我排行老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

一弟。光看這尷尬的排行，我想大家應該就不難想像我在家中的艱難處境了。

我大哥是當然的「跨灶之子」，因此深得父親與其他長者的關愛；我那生來就帶有富貴命的姐姐，由於是家中唯一的女孩，自然是被視同明珠；至於我那頑劣不堪的小弟就更不用說了，身為屘仔子，更是佔盡了便宜，深得母親的疼愛；不用說了！我自然是爹不疼、娘不愛的那個了。話雖如此，上列所言，其實只是一個十三歲的小男孩的看法(好啦！我必須承認，這看法與感覺其實持續了許多年)，在很多年以後，除了關於我兄、姐與小弟的部份，基本上不僅繼續維持，且證實我的看法完全正確之外，在我的部份，我的父母所給予我的關愛與支持，卻遠遠地超過了我當時的想法與認知。著筆至此，我雖為此

深感羞愧，心裡卻同時有著滿心的溫暖與幸福。

現在回到我所面臨的迫切危機吧！當我們的班導師發現同學間竟然有著這麼明顯的學習差異後，立即設法調查其原因，並提出了嚴正的抗議與交涉，但任何根深蒂固的潛規則與邪惡勢力，單憑理念與熱血想要有所改變，肯定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在這其中還牽涉了利益以及雙方都認為自己所做的事是神聖且正確的事情時，其結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通常勇者死的比較快，而且一般而言都是寂寞的。學期結束後，我、以及我那勇敢的班導師，外加幾位倒楣的同學，同時被趕離了升學班。雖然降臨在我及同學身上的厄運與不公並沒有因為年輕導師的努力與堅持而有所改變，但他所曾展現的信念與維持自身教學理念的

奮鬥精神，還是深深地讓我感念在心，這種做對的事、做應該做的事的行事風格與信念，在我往後的人生中的某些重要時刻，總能讓我重尋生命的價值與尊嚴。比較遺憾的是，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大多數的時刻，我總會因為許多不同的因素與理由，而無法堅持這樣的理想與原則，對此，我總是感到很愧對我的老師所曾予我的愛護與教導。

第二章　燃燒天堂

離開令人尊敬與欣羨的升學班之後，想當然耳，我進入了惡名昭彰的放牛班，開始了另一階段的中學生涯。很奇怪！不知是認命了還是怎樣，其實我並沒有想像中的難過，甚至我還有些慶幸能離開那充滿噁爛氣味與不公不義之地。只是，現實是殘酷的，很快的，我便發現我置身於更大且更危險的危機之中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似乎就是從此時起，我的人生周遭便開始莫名地出現只有在奇幻文學中才會出現的人物與荒誕情節，而更糟的是，這猶如惡夢般的處境還一直延續至今！

進入放牛班之後，我很驚異地發現，這裡不僅沒有可愛的女同

學，而且簡直是充滿惡臭的動物園。幾乎每位同學都有一個合乎外表或行為的適切綽號，——諸如白猴、黑豬、飛鼠、大熊之類等等……天啊！由於族繁與物種不及備載，就恕我不一一說明了。我要說的是，從此之後，在我的人生週遭，似乎總是圍繞著這些噩夢般的名字與氣味，相信我！擁有這種感受，人生是很難有正面的發展與美好生活的。不過日子還是要過下去，因此，我只能適當地隱藏起真實的自己，並盡力讓自己融入周遭的人群與環境中，而最重要的是，我還必須養成自己在早上十點前把便當吃完的習慣，以免在午餐時遭到無情且野蠻的掠奪。

如果你認為在放牛班大概很難有機會再遇到認真負責的好老師了（我原本亦持此看法），那你就大錯特錯了。雖然中學三年我的英、數能

力一直維持著同樣的水準(好啦！我承認！也就是一樣爛的意思)，但我必須誠實的表示與說明，事實上，大多數的老師仍是不計辛勞，且盡其所能的教導我們，希望能拯救我們這些還弄不清楚人生是怎麼一回事，就已經開始讓自己的靈魂向下沉淪的可悲生命。話雖如此，但連鎖效應的力量實在是太驚人了，同儕間彼此的複雜感受(這感受包括互相憎恨、同情與相憐，甚至愛慕等等……)，相互排斥與牽引，並彼此互相影響。身處在這樣的環境中，你很難保有自我，更遑論能擁有判斷善惡與對錯的獨立自主思考能力。就像是在洗衣筒或溜冰場裡，如果你前進的方向沒有與他人一致，衝突與混亂就會在所難免，而且你肯定會為此而受傷。

在人生的旅途中，總有兩股強大的力量會在你的生命過程中劇烈

的拉扯：一種是向上提升的力量；一種則是會引領你向下沉淪。大多數人，如果你不是生來就具有夙慧、或有機會受到良好的教育，抑或是幸運地擁有強大且珍貴的善良信念者，如果你不幸地於錯誤的時間，碰到錯誤的人來引導你，你就很有可能讓你的心靈與行為向下沉淪，因為對於愚蠢、抑或是說缺少良好教育與智識的人來說，做壞事實在是爽太多了(如果以不考慮後果或可能下地獄來說)。還有什麼能比脫離社會的規範，隨心所欲的實現自己的想望更吸引人呢？這也難怪為何監獄裡總是人滿為患了，但如果換個角度，即使是在任何惡劣的環境裡，如果你能有幸在性格中培養並保有幾項珍貴的特質(諸如同理心、洞察力、善良、勇敢等等……)，在面對生命中的重要時刻時，就能比較有機會做出正確的選擇。雖然這樣的道理對於不可能擁有

夙慧及良好教育與智識的我而言，顯然是高深且無法理解的，但非常幸運的是，生命向來自有其出路與機會，我遇見了第二個在我的人生中，影響我甚深的人物(第一個自然是我那可憐但卻讓人敬佩的班導師了)……。

我的國文老師是一位容易激動的女士。這其實不能怪她，畢竟身為一個高雅、秀氣且深具文學素養的人，要在每一堂課程裡花上一半以上的時間來維持秩序，也難怪她會經常如此激動了。因此，接下來的場面是經年累月地發生的……「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鳴。」碰！(教鞭擊打講台的聲音，通常大家都會嚇得跳起來。當然！這也包括老師她自己。)「安靜！安靜！不要講話！那個……那個誰！給我出去罰站。」唉！看著她那簡直快昏倒的激動神情，我總

是不知該為我們這群可憐又可惡的孩子感到悲哀；還是應該為這位整天處於緊張與激動的女士感到可悲。

為了確認這位激動的女士手上的教鞭不至揮打到我的身上，因此，在接下來的中學生涯中，每當我領到新的國文課本，我總是迫不及待的將那些艱澀的古文整篇的背下來。年少時，記憶力好，因此那些像《木蘭詩》、《五柳先生傳》、《陋室銘》等等的文章，即使是在三十幾年後的現在，依然能朗朗上口。這其中我個人最喜歡的則是沈復《浮生六記》裡的【兒時記趣】。那種「忽見一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蛤蟆也。」的描寫，讓我非常驚訝文言文竟能有著這麼有趣的行文方式，實在是讓人非常沉迷與欣賞，也因此，在不知不覺中，我開始培養了閱讀的興趣與習慣。在很多年以後，當我偶然

再讀到【坎坷記愁】時，心裡亦因此是有著非常多的感觸與懷想的。

其實在中學生涯裡，大部分的時間我是在學校旁一望無際的白甘蔗園中度過的。這其實很簡單(雖然以後會付出的代價超乎想像)，只要精準的掌握任課老師的習慣與態度、以及快速的翻過圍牆就行了。當然了，有時亦不免會有所失誤，不過頂多挨個幾棍子，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以我的個人經驗來看，除了墓園之外，甘蔗園裡實在是個再美好不過的地方了。從茂密的翠綠枝葉間仰看蔚藍的天空，望著造型各異的浮雲在眼前悠悠流逝變換，能令人打從心底的從容逃離紛亂，享受難得的沉靜。更棒的是，還有涼爽的清風與吃不完的香甜甘蔗為伴，生命中哪裡還有什麼能比這更美好的呢？也難怪與我們有著相同處境

的老鼠，也總喜歡窩在這裡了。但是美好的一切，總是難以持久且容易消逝的，就在一個盛夏的傍晚，蔗農為了讓機械器具在收成時能更有效率的工作，因此在蔗園的四周放起火來，以便先將乾枯的蔗葉處裡掉，順便當成堆肥。可想而知，在漫天的濃煙與火燄中，我們只能驚慌地跟著飛竄的老鼠逃命。這次的事件為我換得一支大過、以及永遠難以忘懷的回憶，……特別是在此時此地(唉！也就是在監獄裡啦)，我經常會在夢中見到那在翠綠枝葉間的蔚藍天空，但最後亦總在漫天的濃煙與火燄中驚醒，我想我可能永遠也無法明白這夢境對我昭示著什麼，但總之，我的國中生涯就在那個有著漫天的濃煙與火燄，以及滿地飛竄的老鼠的那個盛夏裡結束了。

如果你問我在中學到底學習到了什麼？相信我，那可多了！但如果

以真正正面的部份而言，我必須很羞愧的承認，除了我那深具人文氣質的導師教給我應該勇於做對的事，並且絕不輕言放棄之外(很遺憾！在人生的許多關鍵時刻，我並沒有遵循他的教導)，對我影響最深的，其實是我那容易激動的國文老師。這位我所尊敬的女士，在無意中送給了我此生中最珍貴的禮物——也就是閱讀的能力與興趣。在當時，我並不知道培養了這樣的能力之後，在未來將會如何改變我的人生。

第三章　狩獵學校

可以想像，在競爭激烈的聯考中，如果你慷慨的謙讓你的競爭者兩項科目，會有什麼後果。雖然我自認自己還不至於是個不自量力的笨蛋，但在家人的堅持下，我還是抱著當炮灰的精神，參加了在酷暑中的聯考。結果可想而知。我的成績(為了維護我那少得可憐的尊嚴，所以我們就不要較真確實的分數了)別說能上任何公立學校，就是一般的普通職業學校，我想肯定也是會被拒於門外的。

就在我陷於無止盡的絕望時，不知是哪個宿醉的天使、還是哪隻瞎了眼的貓頭鷹？突然為我送來了一份充滿光明與希望的信函。信文中客氣卻又迫切地指出，經過嚴格的調查與審核，我正是他們學校

積極期待能夠擁有與培養的學生。文末除了明列學校的地址與通聯方式，並懇切地希望我能擇期儘速報到，以免因為名額有限的問題，而錯失了就讀擁有良好聲譽的高等學府的機會。

雖然我也曾經懷疑這會不會又像之前的升學班一樣，又是個美好的錯誤？(我沒有猜錯！很快的我便發現我上了賊船)但我還是立馬搭上了前往市區的公車，前往學校報到。唉！畢竟我沒有太多選擇，人生不也就是這樣嗎？

剛看到學校的大門時，我很是感到錯愕？！矮小的水泥門框上，囂張地掛著超大的某某高中的金色字體(出於先前同樣的理由，校名就請不要再好奇與計較了)。進入學校後，校區裡有著令人不解的寧靜(今天不是報名日嗎？)，我那不祥的預感又開始湧上了心頭。果不其然，

在循著一個製作粗劣的指示牌(新生報名處)，來到一間老舊的平房前，我便聞到了代表厄運降臨的濃濃香水味(我又死定了！)。

進入屋內，坐在長桌後親切地向我打招呼的是一位打扮時髦的肥胖女士，在這炎夏的斗室中，儘管在她身後的電風扇正死命地運轉著，但很顯然的，她就快休克了！為了避免我必須幫她做人工呼吸的危險，我趕緊將來意說明，這位眼看著就快掛了的女士，滿頭大汗地擠出一絲勉強的微笑，快速的遞給了我幾張複雜的表格。「同學，你有帶聯考成績單嗎？」她滿懷期待地向我詢問。糟了！我嚅囁著不知該如何回答。算了！死就死吧！「唔，有的！」我羞愧地拿出成績單，恭敬地遞給她，心裏暗自祈禱著她不致宣判我死刑。

「哎呀！真是太好了！到目前為止，你是所有來報名的學生中分

數最高的呢！」這位女士雙眼滿含感動與熱誠地宣告：「我代表學校歡迎你！」我真懷疑我是不是聽錯了？不過不管如何，我還是迅速地辦理完成了入學手續；更棒的是，此地還有寄宿服務，看來我終於有機會擺脫我那令人窒息的家裡了。

如同之前一樣，事情與我所期待、所相信的都大相逕庭。學校開學前一天，我帶著簡單的行囊向舍監報到。宿舍位於學校後方雜草叢生的台地上，是一棟兩層樓的鐵皮屋建築，樓上是寢室；樓下則設有廚房與餐廳，至於浴室，則獨立在十幾公尺外的矮樹叢中。光看那小水泥建築物外堆積如小山的柴木，我便意識到，今後若要洗個舒服的熱水澡，恐怕會是不小的挑戰。「環境很好！」我那充當舍監的學長，大概感受到了我內心的失望與不安，急切地想安慰我。他抬起

頭，準備在必要時替這說法辯解，不過很快的，他看出我已打算接受他的開場白，所以也就懶得再多說話了。

隨著舍監踏上吱吱作響的鐵製階梯，我們來到樓上的寢室，一股熱浪夾雜著強烈的男性費洛蒙氣味、以及我從未聽過的奇異語言所發出的吵雜嗡嗡聲迎面而來；更糟的是，我很快的就發現，全寢室裡除了我之外，所有的寄宿學生都是「原住民」(唔！我承認，當時我心中浮現的不是這樣的名詞)。雖然我肯定不是一個悲觀者，不過根據我那隱誨卻向來準確的預感，我清楚地知道一件事實——就快要有壞事臨頭了。

由於當時完全沒有任何人警告過我，說我在此將被視為邪惡的敵人，因此當事情發生時，對我而言，就像是一場恐怖的意外。

會發生這樣的事，我想大概是源自於小學課本裡那偏離事實的「吳鳳」故事，或許曾使得這些人的祖輩們，承受到許多不公平的苦難與惡名，因此，在長期的蓄積下，這難以平復的仇恨，不僅存在於他們的血液裡，也當然地在幾個世代後，仍然根深蒂固地囤積在這些人們的內心與想法中。

入住宿舍的第一天，半夜裡，有人把我從充滿陌生氣味的被單裡拉出來，在臨時成立的神祕祭典前，接受祭師所準備的儀式與審判。我不知道在整個獻祭的過程裡，我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但很快的就有人突然地用棉被將我蒙頭蒙臉地蓋住，且在完全沒有任何事先的招呼下，從四面八方以像卡車般的劇烈撞擊力道，襲擊著我。這迅速、恐怖的攻擊，每一下都精準地招呼到了我的身上，在發出幾聲驚恐、

錯愕的悶哼後，我不支倒地……最可惡的是，臨末竟還有人在我身上補了幾腳……真是太不人道了！當然，可以預期的是，這場審判肯定是場出於誤會與扭曲意念的鬧劇，是難以期待會有公平與正義的真理實現的。但當時我還能指望什麼呢？我在敵人的保留區裡被擄獲，所以我只能像隻驚恐的山豬在床鋪與走道間四處逃竄了。

這些天生的優秀獵人顯然沒有打算放過我，看到獵物逃竄，更引得他們歡欣鼓舞，集體發出奇怪又響亮的呼叫聲。我想，面對這樣的處境，就是對山豬而言，這經驗也實在不太美妙。幸好我們那位偽裝成舍監的頭目，不知是出於同情或覺得無趣，及時阻止了這一切的繼續。

帶著一身的腳印，我無助地癱縮在走道的角落，發生這樣的事，

這一夜，我自然是難以再行入眠。不過這也讓我認清了人生中的兩項事實——其一：生存的不變定律是——最壞的事說發生就發生。其二：很明顯，我所進入的是狩獵學校。難怪這校園裡四處是雜草與矮木。

隔日清晨我實在沒有勇氣進入餐廳用餐(這其實沒什麼好丟臉的，畢竟要一隻山豬走入滿是獵人的餐廳實在是太困難了)，雖然經過一夜折騰，我實在是餓壞了，但我相信這應該會是明智的選擇。

開學日的第一堂課，通常是從認識你的導師與將來必須和善相處(希望是啦！)的同學開始的，我很高興的發現，在同學中，絕大多數的人與我有著共同的語言。看來我又回到主流世界了(感謝主！)。

忘了事先說明，我所選擇的科系是美工科(並非我喜歡畫圖或藝術之類什麼的，而是我既不想躺在紙板上，滿身漆黑、油膩地躲在汽車

底下；又不想圍著有著可笑卡通圖案的圍裙，去照顧那些猶如惡魔的小屁孩），這應該是除了汽修科及幼保科之外最好的選擇了。果然，我很快的就在第二節課證實了我的想法是正確的。

大家都知道，素描是一切美術教育的基礎，因此，當我進入素描教室時，感覺就像進入了藝術的殿堂。教室內滿佈的石膏像充滿著優美與粗獷的線條，這是真正的藝術品(雖然只是複製的)，我的心裡充滿美好與感動。更棒的是，老師迅速地發給每位同學一張素描紙、一支炭筆、以及一顆饅頭(什麼！一顆饅頭？)。別懷疑，我當時亦難以置信！這真是太體貼了！我的選擇果然是正確與明智的。於是同學們依次的架好畫架開始作畫，而我則在阿波羅與雅典娜等希臘諸神的注視下，還等不及在畫紙上畫下維納斯那基本體態的豐腴線條，就立馬把

手上的饅頭喀光了！(願諸神原諒！我實在是餓壞了)畢竟如果想在這世界生存，手腳便得機伶點，這道理，早在中學時，我就已經深刻體會了。

正當我滿心感到幸福的滿足時，幾位女同學以充滿訝異的神情看著我，男同學則早已笑成了一團。滿頭亂髮(標準的藝術家型態)的素描老師趿著夾腳拖，慢步地來到我的面前，臉上帶著同情的神情，哀傷地對我說：「同學，看來你真是餓壞了！不過這饅頭是讓你當筆擦使用的，當然了，如果你要拿來吃，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依據我的經驗，正常使用後加點碳粉風味會更好，也會更健康。我建議你下次可以試試。」天啊！這真是太丟人了。因為這事，我足足被同學奚落了三年。

有關昨晚的狩獵行動很快就在學校裡傳開了。面對這尷尬、丟臉的處境，就像出身貧窮與墮落一樣，我或許只能歸結於自己運氣不好。

與我同班的一位矮小、卻一點也不瘦弱的女同學，突然在下課時滿懷歉意與同情的向我道歉，並明確的表示一定會為我討回公道，好好地教訓一下這群可惡的獵人。儘管她所表現的堅決態度不由得令人對她有著信心，但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有絕對充足的經驗可以了解以小博大的現實面，想到我這剛認識的和善新朋友所即將面臨的處境，我的內心不免衷心地為她感到擔心與恐懼。這無疑是「大衛」與「哥利亞」之戰，但我想，她是不可能成為以色列王的。

令人驚訝的是，中午休息時間時，我竟看到我那女同學在走道上

仰著頭，大聲喝叱、責罵那假冒舍監的死頭目，雖然他們之間的對話我一句也聽不懂，但光看那可惡的獵人滿頭大汗且手足無措的樣子，那景象不僅奇異，而且實在是讓人太感到震驚了！之後，我這充滿善意的新朋友，滿懷信心的向我保證，以後絕對不會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雖然我打從心底相信她的話，但我實在不希望我的高中生活有機會再充滿麻煩，因此，當日我便明智地選擇搬回家中，成為眾多通勤學生的一員了。毫無疑問！家裡還是比較安全的。

我與這群獵人的離別並不感傷，我甚至由衷的希望我們永遠不要再見面了。至於輕易戰勝哥利亞的大衛，並不是牧羊人，原來她真正的身分是「公主」(不蓋你，人家可是貨真價實的鄒族公主。我必須承認，這一族的人也太善於偽裝了，不過我喜歡！)，幸好我當時並不是

一個重生的基督徒，且是會復仇的那種，否則我一定會讓這群獵人付出應有的代價。

不過看來上帝希望我背負的十字架還滿沉重的，就在這一年的暑假，我大膽的應邀到她們的部落裡去玩。我之所以願意冒著再次被當成山豬圍獵的危險，是我認為人不能活在過去的仇恨中，因為這實在太不自然也太痛苦了。一如我的預期，這次他們充滿熱誠的招待我，之後我與這些天生的獵人，意外的成為了最要好的朋友。

我的高中生涯除了開頭看似充滿麻煩之外，其實基本上是平和與悠閒的(除了一場充滿謊言與背叛的戀情)。我之所以可以平安且無聊地混過這三年的時光，實在要歸功於我那一丁點的音樂天賦，以及我那群可愛的獵人朋友。眾所皆知，這些人不僅是天生的獵人，還是優秀

的聲樂家與演奏家，因此，我們成為學校最寶貴的資產；同時也是市區內最知名的樂儀隊(正確的說，應該是葬儀隊)。

除了學校早晚的升降旗典禮我們必須照本宣科地應付一番之外，大部分的時間，當我的同學在學習陶藝、雕塑、油畫等技巧、或躲在攝影暗房抽菸、接吻時，我大多正忙著送人上山頭。不蓋你！有時碰上好日子，我們還得四處趕場。由於我們隨傳隨到，而且收費低廉，在當時，可是很有口碑的。很快的我便發現，顯然送人上山頭是很賺錢的行業，雖然離我的志願當警察或軍官有段距離，但同樣有畢挺帥氣的制服可以穿，也許將來我若失業的話也可以做。

從我以往所留存的那一大疊獎狀，可以正確的了解我曾陪伴多少陌生人走完人生的最後旅程。這些人大多是教育界與政界的人士，間

或有些瓦斯業者(這是因為我們校長家裡開瓦斯分裝廠)。有時想像力是最痛苦的折磨，在當時，我總擔心萬一有一天有哪個笨蛋在分裝廠點起香菸，那我們可能就得忙上好幾個月了。

我的高中生涯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很快就結束了。當我在畢業典禮最後一次演奏完「驪歌」後，許多同學都感傷地留下眼淚來。至於我，倒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我比較擔心的是，稍後萬一司儀傷心得昏了頭，喊出「家屬答禮」就糟糕了！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國、高中的少年歲月不僅充滿困頓與無奈，更糟的是，還有著總是找不到方向的徬徨與孤寂。這種在心靈上深切的無助感受，在日後深深地影響了我的人生。

第四章　野薑花開時

高中畢業後，我終於有機會離開充滿窒息感的家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在北部的水泥叢林裡，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松山機場附近的一條小巷裡的餐廳，當吧台兼服務生。我們這間餐廳不僅供應美味的餐點，更棒的是，這裡還提供特別的服務。

餐廳的經理是一位看來永遠都緊張、興奮的中年男子，他總是穿著高級質料訂製的灰色西服，身上則隨時散發著清淡高雅的古龍水味。這家餐廳的老闆，據說是一位神祕的高級警務人員，很遺憾的是，一直到我離職都不曾與他見過面(夠神秘了吧！)。上班幾天之後，

很快的，我就知道為何我們經理總是那麼緊張與興奮了。

由於餐廳位於機場附近，因此中午總有許多上班族會到此用餐，所以基本上，這段時間我是非常忙碌的。至於下午之後，就該我們經理上場了。

當華燈初上，餐廳會陸續湧入許多單身前來的神祕男子，這些男子猶如突然從土裡冒出的竹筍一般，出現時總是無聲無息，不過他們有著共同的特徵，儘管每個人都溫和有禮，但臉上都有著一抹急切的興奮與期待的不安；這可惡的神情不僅耐人尋味，而且真是令人討厭。每當這些客人上門，當我不情願地奉上茶水後，我們經理總會立刻在腋下夾著一本「特別」的菜單，帶著微笑與警覺，親切地用流利的日語與客人小聲交談(果然不出我所料，是該死的好色日本觀光客，

這下我剛從葬儀隊離開，立刻就變成漢奸了！）。

接下來的情景可想而知，打扮入時的鶯鶯燕燕很快的就從天而降了。這下好了！我們這裡突然變成「雞場」了，幸好「屠宰場」另有所在，所以通常他(她)們會很快的離開。這樣的情景對於剛出社會的青年實在太不健康了，不過為了生活，我也只能無奈地繼續當我的小漢奸了。不過像我這種充滿理想與抱負的有為青年，自然是不會只甘心於此。因此，我很快的就找到了另一份更奇異且深具挑戰的工作……而這一切則要從一則就業廣告的徵人啟事開始。

這則啟事是這樣寫的：「誠徵晚班吧台、服務生，薪優、日領、可借支，意者請電……」由於薪優、日領可借支的條件對我來說實在是太吸引人了，所以我立馬撥打了電話。電話鈴聲響了很久之後，

就在我快要放棄時，話筒裡傳來一串甜死人的慵懶聲音，「喂～找誰？」。「唔，請問，妳們那邊是不是徵人？」我急切地詢問。「是啊！你可以馬上上班嗎？」這位小姐的語氣透露著不耐煩。「當然！請問……」，「很好！你被錄取了。晚上十點到……」扣，當話筒傳來嘟嘟的盲音時，我終於相信，原來人家說大城市裡充滿著機會是真的(可惜我當時忘了人家也說大城市裡同時充滿了陷阱與危險)。

當天晚上，我依約前往工作的地點，我發誓！除了我家鄉那聞名的鬼屋之外，我從來不曾見過如此有著怪異氣息與氛圍的建築物。三層樓的透天建築獨立在一片榛莽之中，底樓的鐵捲門油漆斑駁鏽蝕，顯然有多年從未開啟；建築物的四周所有的窗戶都貼滿了厚實的黑紙；倒是通往樓上的窄小側門樓梯，突兀的鋪上了暗紅的地毯。

踩著禿頭的地毯，我鼓足了勇氣，循著微弱的音樂聲以及夾雜著菸味、和類似嘔吐物的難聞氣味依照指示的來到了二樓的門前，門頂上的監視器宣告了我的到來，在聽到連動機械裝置的開鎖聲後，我用力的推開了大門。展現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奇異與扭曲的世界，各種顏色的炫麗燈光在木質地板上交織旋轉；震耳欲聾的音樂聲則使得整棟建築物似乎都動了起來。光看這排場我已經頭昏腦脹了，更別談那滿室交纏的男人全投向我的那饒有興味的眼光。天啊！我無法在這慾望橫流的地方多待上一分鐘，正當我慎重地思量著是否應該從二樓的高度破窗而出時，幸好電話裡那聲音甜美的「小姐」出現了。經過我委婉的解釋以及激烈的掙扎，感謝主！我終於在最後一刻取得了諒解，保住了我珍貴的「貞操」，得以安全的離開。雖然我能理解這些人的

行為是「基於靈魂深處一種愛慕不可得已之情」，但我想，我只能給予衷心的祝福！至於我自己，我是不想加入的。

之後我又陸續的做了幾份工作，兩年後，我滿懷失望與挫折感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畢竟不管是在生理的適應、抑或心理的情感層面，人還是對自己的家鄉與土地有著較多的情感的。

回到我內心所深自眷戀的家鄉之後，我很幸運的找到一份在渡假山莊裡的工作。盛夏時節，我再度背起簡單的行囊，來到市區內的北門火車站，準備搭乘名列世界三大高山鐵路之一的阿里山線小火車，到中途的交力坪車站下車，然後再步行一公里到山谷裡的瑞里去。

火車即將進站時，烏黑老舊的車頭發出震耳欲聾的「咻—咻—」、以及短而尖銳的嘶嘶聲，然後是煞車時金屬磨擦鐵軌的聲

音。當列車進站停靠妥當，月台上突然來了很多穿著樸實的山裡人，以及背著背包的小學生。這些人彷彿憑空出現，但立刻就為月台與車廂裡帶來笑聲與充滿善意的嬉鬧與慌亂。聽著興奮、喜悅的叫聲此起彼落，我馬上便知道自己會喜歡這輛火車與這趟旅程。

進入車廂後，我將背包放入椅座上方的鐵架，找到一個靠窗的位置安穩地坐下，心裡則準備迎接一場正規冒險的開始。當火車發出急促的「嘟—嘟—」聲之後，金屬磨擦鐵軌起程前往遠方的美妙聲響響起，滿載歡樂與愉悅的火車在期待中出發了。

火車前進的速度順暢，從車窗外閃過的光線雖然刺眼，但溫和香甜的微風湧入之後，原本酷熱的車廂立刻變得舒適了起來。我喜歡車廂輪子發出的規律聲音，或許在經過人生的些許挫折之後，任何規律

的一切都令我有著安和的感受。

火車飄飄前行，從車窗往外看，可以看見車廂底下的礫石與一閃即逝的枕木。車行市郊後，道旁一望無際的田園裡，美麗的青色稻浪正隨著微風而起伏。隨著車行的速度加快，窗外的景象亦加速變換，接近丘陵地帶時，近處鮮明的山丘與遠處隱現的山稜，在地平線上畫出了一道道溼潤、彩墨般的暗藍色山形，這秀麗的景色，真能令人心中油然升起最美好的感受。

列車在竹崎站短暫停留後，再行啟動，火車隨著地形慢慢爬昇後，開始進入了景物多變的山丘地帶。

入山後，四周景色開始有了細微的改變，車道兩旁越來越容易看到青綠的山棕與檳榔樹，靠近山壁的水泥駁坎上，則長滿了綠色的青

苔。火車越往山裡前進，越容易看清丘陵在山脈隆起處所形成的青綠深摺。至於車道靠近山崖的斜陡濕綠山溝裡，則滿佈著雜生的樹厥與麻芋。

火車進入山洞時，從岩壁間滲出、飛揚的冰冷水滴吻上了我的臉，那令人驚奇的涼意沁人心脾。隨著車廂內突然來臨的黑暗，可愛的小學生們馬上響起了快樂、嘻鬧的尖叫聲來回應，看來他們與我一樣，把這段旅程當成了一場正規的冒險。

跟隨著明亮的光線，列車穿過山洞後，進入了另一面的山谷中，同時也進入另一個清涼虛幻的世界。如鬚的地衣與藤蔓覆蓋著岩石與低矮荊棘樹叢；午后新雨所形成的薄霧則籠罩在高大的樟樹間。這美麗的山谷自然形成一個充滿植物、昆蟲、鳥類與動物等生命的依存網

絡，我們這群歡樂的旅行者，彷彿穿過了時空，一頭栽進了這充滿野趣的原始森林中。

車行樟腦寮之後，列車快速的穿過一片青翠的竹林，這裡地勢稍為平坦，也能見到山裡的居民在橫越鐵道的產業道路上等待火車經過。在進入下一個隧道前，火車在一片狹長、寬敞的台地靠站，我此行的目的地——交力坪到了。

就阿里山線沿途的車站而言，除了奮起湖之外，交力坪大概是最具有深厚人文色彩與風情的車站了。沿著鐵道的日式低矮建築與乾淨整潔的月台與窄小街道，有著濃濃的日式風情；加上穿著整齊、態度禮貌和善的站務人員，以及房宅、道旁的山櫻樹，真的會帶給人回到日治時期的時空錯亂感。剛下車，我便深深地愛上此地讓人既感沉靜

又深具人文溫暖的氛圍。

告別了滿車興奮與可愛的小臉，以及高聲的「再見！」與拼命揮舞的小手臂，在微雨中，我獨自沿著長滿青苔的溼滑小走道，下切至車站下方的產業道路，往我此行真正、也是最後的目的地瑞里前進。

此地標高約海拔１０００公尺，道旁山脊上滿是雲杉與樹厥，向陽處較平緩的山坡則是一片片翠綠的茶園。煙雨濛濛中，產業道路泥濘難行，但我很享受這雨中的孤獨旅程，特別是在我發現潮濕陰暗的山坳處，遍佈盛開的野薑花時，我的內心真是有著無比的歡欣與喜悅。這世上再沒有任何事物能比的上在微雨的濕潤空氣中嗅聞到清麗芬芳的野薑花氣味更讓人感到美好的事了，更何況這樣的美好似乎還沒有盡頭的一路延伸。看著潔白的野薑花瓣滿含珠露的可愛模樣，我

立刻知道我一定會愛上此地，但我顯然有更迫切的事需要處裡，因為此時雨愈下愈大了……。

當我狼狽的抵達山莊時，立刻引起新同事們的一陣訕笑與騷動。山莊的「莊主」——也就是我日後的老闆，趕緊讓人帶我去清洗與安置。對於一個剛上任的房務員而言，或許我的出現方式確實令人感到新奇與好笑(因為只要打通電話，山莊其實是有接駁車可以搭乘的)，但我並不感到後悔，因為這段旅程所帶給我的美好，是我此生永遠難以忘懷的。

第五章　雨中的琴聲

如果小歧能吻我就好了！但有太多的訊息顯示，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首先，我長期待在山裡；而她則在忙碌的餐廳裡工作，更糟的是——她顯然還不曾意識到我的存在，更別提在她身旁有多少追求者了。

初次見她，是在一個深秋的早晨，而這時候，我已經在山裡待了一年多的時間了。當時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因此，隨著渡假山莊的發展與擴大經營，我的職位與薪資，亦在短短的時間內快速的攀升(相信我！我可是很努力的)。這段時間「山莊」改制為「飯店」，我

們那位精明的「莊主」，自然亦一躍成為「董事長」了。

改制擴充後，飯店的經營型態在董事長的規劃下轉向，開始承接公家與民間企業或各級學校的各項大規模自強活動與公民訓練等活動，由於在下通常受命規劃各項活動的內容與備辦各項事務，因此，在升職為經理後，我經常有機會到市區採購飯店所需用的龐大物資。通常我並不會在市區待上太長的時間，因為相對於山上的沉靜，市區裡對我來說實在是太過於紛亂了。

這一年的深秋時節，山上許多榆樹與雜木，若不是枝葉離稀、便已然滿枝枯紅。山道上新鋪的柏油路面落葉繽紛，每當車輛駛過時，總會捲起濃濃秋意，這實在是一個充滿浪漫與詩意的季節、也是一個最適合「想念某人」的季節，只可惜當時在我心中，並沒有可堪思念

之人。

深秋的黎明，我與飯店裡的幾位同事下山採辦物品，車行蜿蜒下山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日在我日後的生命中將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與價值，即使在心理上我根本毫無準備，但命運之神還是安排了我在最適合的時機與心境下，與我此生的「最愛」見面。從那一刻起，她走入了我內心的最深處，而且從不曾離開。回想起這令人眷戀的過往，至今我依然有著深深的幸福感受，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這幸福與愛眷將永遠深藏在我的心中。

而談到我這生命的恩典與愛戀，我必須誠實的說，這一切，其實是從一支雞腿開始的(雖然命運之神的安排顯然不太浪漫，但只要是關於我那心愛老婆的一切，基本上我是都可以接受的。這樣的態度，我

想任何男性讀者一定都能理解）。

在市場預購好飯店需用之物，我決定到火車站前的書店買幾本書，以便在此美好的季節裡，培養一些人文氣質。買完書後，由於與同事約定的時間還沒到，所以我決定好好的找個地方，享用我遲來的早餐。

信步而行，我來到一家美式炸雞店前，靠近玻璃櫥窗旁的座位裡，有位可愛的小女孩，手上正拿著支噴香的雞腿，準備大嗆朵頤一番，由於她實在是太可愛了(說真的，後來我很懷疑她是「丘比特」的化身)，所以我不自覺的多看了她兩眼，不想這情景讓她發現，她迅疾的向我扮了一個鬼臉。為了掩飾我的困窘，以及證明我不是該死的戀童癖者，我趕緊的進入店內點餐，而就在此時，我見到了此生對我而

言最重要的人(我很高興這個頭銜她只保留到女兒出生為止)。

基本上，像我這樣的人是不相信有什麼「一見鍾情」的說法的，特別是當你如果曾因為這樣的錯覺而遭致謊言與背叛的無情對待時，我想大多數人會與我有著一樣的感受與見解。但相信我！當真愛來臨時，我想，任何高深的看法與見解、抑或任何過往的痛苦與不堪的經驗，都會立刻被遠遠地拋到腦後，而且你還會非常肯定，在你眼前的人，絕對是那長久、神秘的深藏在你內心最深處的人。

很難形容我與我那此生的最愛初見時的感覺，儘管事隔二十餘年，每當我想起這浪漫、溫暖的過往，我的內心依然有著當時那滿滿的愛慕與眷戀。只是非常遺憾的是，在當時，我那向來溫柔沉靜的老婆，顯然對我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以至一直到我快要離開時，她還

始終沒能用正眼看我一眼。幸好，在她幫我結帳時，我終於能有機會與她四目相對，雖然她只禮貌的對我說了一聲「謝謝！」，但就在那電光火石的霎那間，我清楚的見到在她眼裡的依戀。真是太不可思議了！從一個素昧平生的人的眼底，竟能看見似乎早已熟悉的依戀神情，就我的理解，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宿緣」吧！就像在經過漫長的歲月輪迴之後，我們又找到了彼此，因此我才能在變了時空、換了容顏之後，還能記得她眼裡的那抹深切的依戀。

在此之後，我盡其所能的打探有關她的一切訊息。很快的，我便得知她的芳名叫小歧，大我一歲、畢業於和我之前所就讀的狩獵學校同一條路的一所商職裡。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原來我有兩年的時間與我所最心愛的人在應該上學的日子裡，每天走在同一條路上，卻從來

不曾相遇，我真搞不懂所謂的「緣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感謝主！幸好最終我們還是見面了！)據我所得到的資訊，我還知道她喜愛彈琴；同時亦打聽到有許多可惡的「登徒子」正在追求她。有時候在人生中我們或許必須做一些我們不該做的事，特別是為自己所愛。我所面臨的顯然是絕對的緊急事件，因此，當我得知上列訊息後，我馬上做出了此生最明智的決定——立刻加入登徒子的行列。

為了使自己不至於當個擁有下流風評的追求者，因此，基本上，我選擇以一個神祕愛慕者的形象來引起她的注意，因為我相信，沒有什麼比的上「神秘」更性感、更吸引人的了。

一開始，我不定期的讓花店幫我送花給她，卻從來不在她的面前露面，我的想法與計畫果然是正確的，很快的，我便引起注意了！

不過比較遺憾的是，注意我的是她老媽，而不是她本人。不過也還好啦，畢竟如果能讓我未來的丈母娘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不算是壞事，不是嗎？

幾個月過去了，事情一直沒有進展，我開始替自己感到絕望，所以我想，或許是到了我應該展現珍貴勇氣的時刻了。

經過漫長的準備與演練，我選擇在一個早春的傍晚裡，來到我心愛之人的家前，就像一個優秀的獵人一樣，我擺好了最佳的姿勢、並耐心等候。很快的，我心愛的獵物就在路口出現了，天啊！她實在是太漂亮了！看著她與我的距離逐漸縮短、接近，我的內心不僅湧上無盡愛戀，更彷彿看見了幸福正在向我招手。

當我終於鼓起勇氣，以只有在電影中才有可能看到的矯健動作

與迷人丰采，毅然地將她攔停時，在我面前的美麗女子，臉上不僅沒有任何驚慌神情，黑色的眼珠甚至還發出有趣的光芒。由於她給我的感覺自然又友善，因此，我得以非常從容的向她訴說我的愛意：「我真的非常喜歡妳！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妳可以接受我對妳的情感。」在聽到我真摯、深情的告白之後，女子臉上浮出甜美微笑，語帶委婉與寬容的對我說：「我喜歡你的告白！不過，我想你要找的應該是我妹，她今天加班，大概要晚上九點以後才會回來。」（天啊！我一定又錯過什麼了！當下我立馬變成了一隻熟透了的蝦子。）

「所以，你是說……」我嚅囁的不知該如何表達我內心的疑惑，幸好美麗的她，慈悲地即時解除了我的尷尬。

「我們是雙胞胎，所以經常會有人認錯。你其實不用感到不好意

思，因為你既不是第一位、也肯定不會是最後一位錯認我們的人。」

從她的言語中，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溫柔與同情正在綻放，這使得我驚愕的心情得到不少安慰與平復。

「真是抱歉！」我羞澀地趕緊向她致意，我這未來的「姨子」卻出乎意料的對我說：「如果你願意，我會很樂意為你轉達你的心意，有需要嗎？」她似乎很開心的說。

「哦，當然不用了，謝謝妳！」這時候的我只想立刻消失在地球表面，所以我急切的拒絕了她的好意。

「所以……」她用白皙的手指比了比家門口，「唔，對不起！」我趕緊拙劣地讓出路來，看著她嫋嬝的背影消失在我眼前，我的內心突然感到一陣失落，當時我始終無法明白自己為何會有這種感受，不

過之後我很快就發現了正確的原因。唉！一次完全失敗的告白，不過退一步想，讓人深感安慰的是，「雙胞胎」不也代表著我擁有心愛容顏的機會增加了一倍嗎！一想及此，我立刻陷入了甜滋滋的懷想中。（說實在的，這感覺還真不錯呢！）

經過難堪的「告白」事件後，為了追求真愛，我決定用盡一切辦法來引起我那心愛之人的注意。既然在言語上無法達到我所希望表達的目的，或許改用文字會是不錯的選擇。由於我向來相信文字所能展現的力量是超乎一切的，所以這樣的想法，我立即將它付之於行動。

將內心真摯的情感以文字來表達，其難度遠遠地超乎我的想像，因此，每當我有些許時間時，我總希望能讓自己可以較貼近她一些，以便藉由距離與空間的改變所產生的微妙與神祕感應，可以讓彼此感

覺到互相的存在與愛戀，用以添補我那拙劣文字所無法表達的不足。

在那漫長的日子裡，不管是在仲夏的夜晚、抑或是在寒冷的深秋雨夜裡，只要我心裡想念著她，我總會在晚上冒險駕車，駛過遍佈黑暗與迷霧的蜿蜒山路，來到她的家門前，享受那只屬於我和她的甜蜜接觸。雖然就現實面而言，其實我們很少有見面的機會，但從二樓房間昏暗燈光裡那輕微翻動的窗簾，我可以清楚的得知與感受，我們的內心與思緒，其實是有著微妙的聯繫的。特別是如果我有幸剛好在雨夜裡來到她的身旁(在此，我指的是當時我能夠最接近她的地方——也就是在她家前馬路的水溝邊)，我便能在充滿思念的雨聲中，同時聆聽到從她指尖所傳達出的愛戀訊息。

雖然就我個人而言，能讓我的靈魂飛翔的只有Ｋｅｎｎｙ Ｇ的高

長路—第五章　雨中的琴聲

音薩克斯風所展現的浪漫樂音，但能在雨夜裡聽到心愛之人所演奏的悠揚琴韻，我的內心還是有著無限的美好懷想與幸福感受。

第六章　最愛

基本上，人的內心總是傾向於浪漫的，而且總會習慣地把無趣與冗長的平常事務擺在一邊，並專注在迷團所帶來的興奮上。

經過一往情深的漫長等待與努力，我終於有幸能有機會與我心愛之人有進一步的接觸與了解。能有此進展，我始終相信較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出於「神祕」所帶來的情感謎團引起了她的興趣。(很快的，我便證實了我的觀點)

與我心愛之人的第一次約會是在一個春風沉醉的夜晚，這一晚，戶外的月色很美，使得周遭的景物與一切，突然都顯得異常的沉靜。

來到約定好的咖啡館，我找到一個可以清楚觀察到門口的舒適

角落坐下來，在侍者為我端上清香冰涼的檸檬水之後，我故作冷靜，沉默、寧靜地等待著她的到來。幾次因為客人進出所響起的清脆、柔美的風鈴聲，都讓我緊張得幾乎當場昏厥，幸好這樣的折磨沒有維持的太久，伴隨著一串悅耳的鈴聲，我心目中的女神終於出現在我的面前。

這是我第一次可以在這麼近的距離觀察她，一如我以往的印象與懷想，她的穿著簡單自然，臉上則帶著親切與委婉的笑意與神情。從她不施脂粉的白淨臉龐可以看出，她顯然沒有為這次的見面而特意修飾，但從她細緻、秀麗的嬌顏中，我還是可以清楚的領略到那眉鎖湘煙、眸回秋水的動人神態。

從她身上所散發的淡淡幽香與甜美氣質，迅速地解除了我心中的

不安與煩躁，在我眼前的她，不僅天然妍蒨、清麗可愛，而且在端莊中還蘊含著無限的靚麗。

在這生命中的最美好時刻，處於周遭的時間與空間所形成的氛圍，奇異地彷彿將我們兩人完全隔絕於其他的事物之外，以致有很長的時間，我清楚的相信與感受，在此時刻，我們心中完全只剩下了彼此的存在。這真是既奇妙又令人愉快的經驗，我想，再沒有比能從你心愛之人的眼眸中看到自己清晰的身影更讓人感到快樂的事了。

幾次見面之後，我們很快的習慣與熟悉了彼此的氣息與一切，這當然是非常愉快與微妙的過程與感覺，知道心愛的人與你之間有此種無法替代的緊密聯結，實在是再幸福不過的事情，即使每次的分離其實都只是非常的短暫，但我還是會試圖在心中聽到她的笑聲，和期待

見到她的嬌豔容顏。

在那些過往的甜美日子裡，白天我總忙於帶領遊客穿梭於綠色的小丘與山巒、還有深邃涼爽的峽谷裡。景區內巨大的樹厥與雲杉的葉蓬會將燦爛的陽光篩成薄暮；長期因為瀑布沖擊所形成的水霧，則會使得周遭林木之下覆蓋落葉的濕潤泥土，聞起來同時有著腐敗與新生的味道。當遊客的歡笑聲夾雜在飛瀑與水霧之間，看著青綠溪水與銀光交舞、以及被霧濕的溪石在陽光下濕潤閃亮，再加上如豎琴樂音的微風從樹梢上溫柔吹拂，這遠離塵囂的清新與簡單的快樂，實在是生命中不可多得的幸福。而等到我所期待的夜幕降臨，在車室悠揚的樂音，以及黑暗山道快速退散的迷濛景物中，我知道等待我的將是永遠屬於我的溫柔與歡顏。不管是在星光燦爛的夜晚裡、抑或雨霧迷離

的暗夜中，我們都會用最珍惜、甜蜜的心情來共享著彼此的愛眷與關懷，並分享著彼此的宏願與希望。最深刻的情感，向來來自最個人的感受，每當我凝視著她那甜美臉龐的美麗笑容，我的內心總是感到深深的沉醉。毫無疑問！「今生所約」，她就是我此生希望能「永結為好」的人。

在生命的過程中，儘管很多時候突然發生的事物都有可能讓人生旋而轉向，但我始終相信，基本上，生命中還是有許多事物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如果以佛家的觀點而言，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愚癡與我執」，因為五濁惡世，「無常」才是生命與事物的本質。

選擇自己的人生固然非常重要(如果得以選擇的話)，但人生的樂趣與無奈，也正在於你永遠不會知道下一刻將會發生什麼事。山居經

年，在愛情與事業都處於快速與穩定的發展中，我曾一度天真的以為，或許我日後的人生能有幸與我所愛，牽手一世，恩愛、快樂的終老於此擁有厚實人情與自然風光的明媚山谷裡。當然，如果我們能再生上一堆可愛的小孩，那就更完美了。遺憾的是，正所謂「世事難料」，長期處於天堂般的環境中，我很自然地忽略了串起人生的起落與更迭的外在條件，其實是這不斷崩毀改變、現在仍無時無刻不在變化的世界。當我還沉湎於未來幸福的懷想裡時，一場由自然所蓄積的能量，正巧無聲息地準備改變或摧毀許多人的人生。

人們總是會因為長期以來累積的習慣與安逸而缺乏危機意識，特別是任何牽涉到利益考量的開發行為，「安全」從來不會是被最優先考量的項目；而最先被犧牲的則往往是自然的環境與依存其上的生

命。

瑞里處於「梅山斷層」地震帶，依照政府所制定的相關法規，任何開發行為都應該經過極為嚴格的審核與管理。不過眾所皆知的是——「規則是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因此，即使有再完善的法規，如果在人為的因素所影響或操控下，其實要在危險的山坡上，蓋上幾層樓高的巨大建築亦肯定不會是什麼難事。基本上，只要不出狀況、且公關做得好，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但任何人類的預想是絕對經不起自然力量的考驗的。這一年，正當我與心之所愛的她，快樂、甜蜜的考慮婚期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猛烈地震，為我的人生開啟了另一個充滿變數與不可復返的方向。

這次的地震致使飯店的主建築出現嚴重與明顯的龜裂與損壞，這

重大的毀損，用不著專業的土木技師也可以輕易判定這建築物已成危樓。幸而地震發生時正值旅遊淡季，飯店內沒有多少遊客、亦無任何傷亡，但在直升機的空拍畫面以及媒體誇張的報導下，隱藏在被人遺忘山谷裡的美好之地，馬上被渲染為地獄的入口；更糟的是，隨後而來的無止盡官方調查與究責，不僅迅速地摧毀了此地的觀光產業，亦使得我們那一向精明睿智的董事長，陷入了複雜司法體系的泥沼中而無法脫身。

唉！就在人生最順遂、美好的時刻，一夕之間，似乎什麼都沒有了！幸好，在情感上，我依然保有最珍貴的愛戀與支持。

隨著飯店的營運停擺，我個人那看似穩固實則脆弱的經濟基礎亦非常快速的崩潰瓦解。在惡性循環之下，原本豐足與平靜的生活，立

刻陷入了困境之中。

如果以我現在的經驗，我會相信生命中的豐饒，應該會較常出現在那些面對挫折與失敗困境時，仍能不屈不撓的人身上，而非那些看似特別傑出，且具有天份的人。因為後者經常會因為憑恃著才華的自信，而在通往成功的追尋過程中缺乏決心。非常遺憾的是，當我必須離開那總令我深深眷戀的山谷時，在當時，我的心中並無上列的體認，事實上，或許是當時尚稱年少，對人生與現實的體認與經驗亦甚淺薄，所以總是認為即使是在較複雜的社會環境中，自己亦應該可以憑藉本身的聰明與才智，創造出成功與財富，卻完全沒有意識與警覺，其實自己所錯認與自許的聰明，正是一種錯誤與致命的自以為是。

在對人性的卑劣面完全缺乏應對的智慧與了解的情況下，我同時懷抱著感傷與希望的複雜心情，告別了這我所最鍾愛與喜歡的地方。在離去時，我只希望我初到此地時那細雨中的沉靜，在將來，依然會是這美麗之地的永遠註解。

盛夏的野薑花依舊盛開與綻放，而我並沒有意識到的是，迎向我的將是一個艱困與變調的人生。

第七章　在生命轉彎的地方

在山上閒散、自由的生活了這麼多年，回到市區後，有很長的時間我根本難以適應圍繞在我四周的那種忙碌與緊張的氛圍。我知道人生不一定可以依照自己的計劃與想望來進行，但如此重大與突然的轉變，還是讓我感到驚愕莫名。

在經濟的壓力以及家人、朋友的期許下，我幾乎是被迫必須立刻決定自己未來的方向。於是，在缺乏慎重的評估與考慮之下，我選擇了當時最被看好的「行動科技產業」，卻忽略了自己對這極需專業能力的領域與產業，完全沒有一點實際的經營經驗與相關智識。在當時，我知道我所面臨的或許會是一場艱困的創業之途，而我所不知道

的是，命運的潮汐已然轉向，而我的人生即將被推入大海中。

通訊公司成立後，我的生活立即陷入無止盡的忙碌與混亂之中。日新月異的尖端通訊產品推陳出新，即使我拼了命的想掌握市場的動向與各廠牌產品的相對應技術，但由於缺乏專業背景，我還是永遠也搞不清楚應該為各型號的產品保留多少合理的庫存；以及應該如何說服廠商提供更多的技術支援與優惠。更糟的是，公司所面對的客戶其複雜程度簡直就像是一場噩夢，每天我除了必須勤跑三點半，用以維護公司的信譽，還得面對一大堆滿懷野心的業務、無賴、黑道、組頭、毒犯與高利貸業者。

天天周旋於經濟的困頓與危險複雜的人士之間，我想任誰都無法再擁有任何具有效率的能力來思考別的事情。唉！我真是懷念那過

往的單純生活與工作，但就像參與一場拙劣的鬧劇，當生命中的一切似乎夾處於各方競爭需索與利益而被撕裂時，我已無力喊停，特別是當我接觸到毒品後，我的人生迅即開啟了一條幾乎不可復返的悲傷長路。

在生命中，有許多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也有可能改變我們的一生。當你在錯誤的時間與錯誤的人產生連結時，生命就很可能會因此而完全改變。整天與那一大群既神祕又危險的客戶相處，很快的，我便與所有可能違背道德與法律的行為有了微妙卻重要的連結。

首先，辦公室裡成為這些人尋找機會的最佳場所，在此地，他們可以快速且順利、安全的進行那些隱密的生意與違法行為，並可快速取得其他各犯罪領域的專業協助與各式必要行為中所需要的特殊器

材，甚至是武器。至於我，則當然且無奈的成為複雜犯罪體系中的最重要聯絡員與通訊安全維護者。

擁有這兩項嚇死人的頭銜並沒有為我搖搖欲墜的經濟帶來任何改善的契機，在當舖及高利貸的雙重壓迫與惡性循環之下，公司與我個人的財務被逼入越來越嚴重的困境中。

在那些令人內心有著強烈不安與深沉絕望的徬徨日子裡，為了維持我那其實一點都不重要的無謂自尊，我只能企圖在自己的內心世界築起一道堅實的城牆，期使外在的一切(不管是真正的關愛或惡毒、危險的算計)無法越過這其實薄弱無比的防衛界線。這與其說是為了維護最基本的自尊，卻其實只是出於逃避的怯懦想法所表現的一切，不僅無法有效的使我遠離那些無情的攫掠與紛擾，反而阻絕與傷害了那些

真正出自於內心的真誠想幫我與愛護我的人。儘管面對失敗，我知道有些事情正在撕裂我的靈魂，但說實在的，只有在接觸毒品之後，我才意識到自己正面對一個真正且足以致命的危險困境。

大部份會接觸到毒品的人總會推說是出於好奇或受到他人的欺騙或誘惑，但如果以我自身的經驗而言，我想，或許用出於過度的自信與愚蠢會是較貼切的說法。另外，還有另一項很重要的因素會足以讓你自願往火坑裡跳——那便是對生命的徹底絕望與失落。

或許是初次創業便遭遇重大的挫折與失敗，而且因為一連串的錯誤行為與決策，使得身邊的人幾乎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所以，我不僅在情感上無法原諒自己，亦沒有勇氣下定決心來處裡、解決公司倒閉後所造成的龐大損失與債務。大概是出於自身人格的缺陷，在當

時，我選擇了用最糟糕的方法來逃避這悲慘的事實——也就是毫無節制的施用毒品，讓自己永遠的處於無邊的痛苦與虛幻的快樂等不真實的感受之間。

如前所述，一直以來我總認為自己能從父母身上所得到的關愛始終是所有的手足間最少的，但自從我的狀況終究傳回老家之後，我的父母所予我的包容與愛護，不僅讓我深感意外與感念，更讓我深刻的體認與學習到，身為父母，在孩子需要支持與保護時，應該展現與發揮的勇氣與力量。

從母親的口中我得知，父親為了幫我處裡仍然不斷累積、增加的債務，毅然忍痛將視若生命的田地廉價求售。土地出賣時，聽說父親為此感傷、無助地坐在田埂上哭泣。身為農家子弟，我自然是深知人

與土地的情感會有著多麼深的連結，想到向來剛強的父親因為我的錯誤與不肖，必須承受這樣的難捨與痛苦、甚至是鄉里間的指指點點與羞辱，我真是有著萬般的悔恨與自責。

在家人的堅持下，我搬回鄉下與家人同住，但即使人在家裡，我的心靈仍然難以抗拒毒品對我的召喚，為了能讓我戒除毒癮，我的家人真可說是費盡苦心。

每天早晨，當天還濛濛亮時，我的母親就會催促我趕快起床，然後騎著腳踏車，緊緊地跟隨著在她前方跑步的我，陪伴我在晨霧中穿過一個又一個的村莊與田野。在印象中，其實我自小就似乎很少有這樣與母親獨處的時間，雖然在那許許多多的清晨裡，有時我真的很想好好地跟她說幾句體己與貼心的話，但在我心裡很清楚的知道，其實

我根本不用多說些什麼，因為對她而言，能陪伴、支持著她心愛的兒子，就已經是最滿足的事了。

在人生中有很多看似平凡到微不足道的時刻，當我們身處其中時，或許是出於感受的能力不足，抑或無法言喻的障礙，有時，在當下，我們並無法明確的理解與感受其中所蘊藏與表現的那許多珍貴的事物。而隨著年歲增長，如果有一天，當回憶有幸讓你察覺那曾經擁有，卻又已經逝去的可貴時，這其實是會令人有著非常深沉的遺憾與感傷，因為那曾經逝去的珍貴時光，已永遠難以再尋……。

雖然與自己的母親有一時半刻的獨處，對很多人來說或許真的是很稀鬆平常的事，但對於像我這樣與家人長期處於絕對的離散者而言，如果能讓我再有一次的機會擁有像過往那得以與母親獨處片刻的

溫馨時光，我想，我一定會毫無保留的將我對她的滿心思慕告訴她，予她最深摯的安慰。想起這令人既感溫暖又有著無限遺憾的過往，即使已事隔二十多年，在我的心中，依然還是難以忘懷那在朦朧晨霧中的母親身影，以及那伴隨著我的那規律的腳踏車踏板所發出的「喀、喀……」聲中的關愛。

一般而言，大多數的普羅大眾對於吸毒者的直接觀感，幾乎是足以涵括所有代表負面表徵的一切——欺騙、謊言、懶惰、骯髒、懦弱、偷竊……等等人性中最卑劣面的一切特質，幾乎都可以輕易地在毒品成癮者身上發現與印證。多年之後，有時每當我回想起那過往的痛苦回憶時，我始終還是難以理解，為何在家人與朋友都願意盡其所能的給予幫助與關愛的強大力量支持下，我還是無法擺脫這猶如最惡

毒的詛咒，願意像一隻豬一樣，病態地沉湎在爛泥巴裡打滾的虛假舒適與偏差的安全感中。

家人在試過所有他們能力所及的方法(包括嚴格控管與阻絕我對外的一切連絡、以及將我五花大綁地送到療養院關了二個月)，都無法幫我成功戒除毒癮的情況下，他們決定使出最後的殺手——讓我與我所最心愛的人結婚。希望能藉由她對我的影響力，讓這混亂的一切有機會改變(很難評斷當時家人的決定是否正確，因為這決定為我最愛之人開啟了一條艱困的婚姻之路；但也為我的人生帶來許多生命中真正重要且最珍貴的事物)。

知道父母有這樣的想法與打算，我的內心實在有著難以言喻的驚愕與徬徨，雖然我能理解家人的想法與期望，但我堅信當時絕對不是

我應該結婚的適當時機。顯而易見，這單方面的自私決定，對我所最眷戀之人，無疑是非常不公平的，我無法容忍自己所愛必須承受這樣的委屈，所以，我立刻堅決地否決了這樣的提議。

當我明確表明我的意願之後，我原本天真的以為，像這種關係到我自己一生幸福之事，或許父母應該多少會尊重一下我的意願，但我很快的發現，在老一輩的觀念與想法中，關於結婚這件事，孩子的意願顯然連一點參考的價值都沒有。對於此事，他們的態度遠比我所能想像的還要堅決與積極……看來一場不止關係到我的人生的重大決定與改變，真的很可能會在他們的堅持下進行下去，而現在唯一還不能確定的是——這場鬧劇的另一主角將抱持何種看法。

第八章　黑暗之心

其實自我回到市區之後，我那心愛之人對我的關心與愛戀，從來不曾因為我的處境與困頓而有所改變，但對於單純、善良的她而言，圍繞在我身邊的要命問題以及那許多紛亂的事物，其實肯定是她無法理解與應付的。

在這段時間裡，為了保護這我所僅存的美好，避免她可能受到任何傷害，我不僅積極的防止她捲入我所涉及的任何危險事物裡，同時，甚至會刻意的疏遠她。儘管這過程實在令人感到極度的心碎與不捨，但我寧可忍受這一切，也無法冒險讓她處於會受到傷害的危險處境中。不過我這一廂情願的想法，對於深愛我的她而言，顯然是無法

認同的，因為在她的想法裡，為了所愛，她願意與我共同承擔與分享一切，不管是那屬於彼此間的快樂與愛戀、抑或所有現實問題中的困難與悲傷，她都願意與我同在，永遠不相分離。

與妻結褵多年，不管在任何時刻，她所擁有的特質，總是會讓人感到自在的輕鬆與愉悅，因此，自從我的家人領略到她所能帶予人的那種溫暖與安定感受之後，全家人都非常喜歡她。這當中，我的父母自然是最熱衷與期盼能擁有這樣的媳婦的。特別是，在這我糟糕到不行的迫切景況下，他們顯然不願意冒著任何有可能失去將這兼具美麗與溫柔的女子娶進家門的危險，所以，儘管我已經強烈的表達我的不滿與意願，他們還是堅持在這件事，我必須聽從他們的安排。

一如所有人的預期，我那心愛之人果然沒有辜負我那極度喜愛她

的父母的殷切期盼，毅然不顧將來可能遭受的委屈，答應了我家人提出的請求——願意嫁我為妻。唉！這原本是我人生中最應該值得歡慶與喜悅的時刻，但想到我必須在毫無經濟基礎與自主能力的情況下，迎娶心愛之人委屈地嫁給我，我的內心真是為她有著萬般的不捨與難過。不過，木已成舟，光看我父親那堅決的態度以及我母親那興高采烈的樣子，我想，就算結婚當天老天下起刀子，也不會有機會改變這既定的事實了。

在家人熱切、積極的安排下，我們夫妻的婚期幾乎是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到來。在我與我那心愛老婆結婚的當天，我便非常明確的告訴我自己，這一輩子，不管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我都絕對不會離婚、也絕對不會讓自己有再婚的機會。之所以我對自己會有這樣的期許，

我必須老實說，除了部分是出於對我老婆的愛之外，其實最主要的因素還是——結婚的經驗對我來說實在是太恐怖了！

首先，我必須花上幾天的時間，像逃難一樣的提著一大堆裝滿禮服等用品的大型行李箱，陪著我的未婚妻與攝影師趕赴一個又一個看似夢幻美麗，卻充滿討厭蚊蠅的景點，然後像白癡一樣的聽從一堆人的指示，擺出最彆扭的姿勢與露出最僵硬的笑容，來配合完成我那美麗未婚妻的小女孩夢想——得以在結婚時選幾張巨大到永遠找不到適當的地方懸掛的華麗宮廷風結婚照來見證我們的愛情。而更糟的是，這還只是開始……接下來的婚前準備，才真的稱得上是驚人的巨大工程。

繁複的各種禮俗與禁忌，在整個結婚過程中簡直讓我難以招架，

更別談還要緊繫領帶、穿著一身彆扭與不合身的西裝，讓一大堆完全陌生卻表現親密的歐巴桑親友品頭論足。而最要命的是，在這整個過程中，我除了必須費心隱藏毒癮發作時的不適與痛苦，還必須一直維持像<怪客一樣的笑容。

唉！總之，在臨時向負責喜筵的「總鋪師」所借來的充滿魚腥味的老賓士禮車的迎娶下，我最心愛之人，終於還是成為了我最鍾愛的新娘。這一日，儘管在許多不完美之下是顯得如此的漫長與不堪，但在我的心中，我美麗的妻子，永遠還是最完美的。

婚後我們夫妻在家人的要求下與家人同住，失業的兩人只能靠著家人微薄的資助度日。正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日子自然是過得非常清苦。幸好，我的老婆是一個幾乎兼具所有傳統婦女美德的人，

儘管生活是在如此的困頓環境下，她還是能安於最簡單的生活，並且予我家庭的溫暖與支持。不過這所有的珍貴恩賜，依然無法順利的將我從變調的人生中拉回正軌，看著心愛之人跟著我一同受苦，我的內心除了有難以言喻的心疼與不捨，更有著深沉的悲傷。

新婚生活我並沒有予我妻子期待中的甜蜜與激情，因為每當凝視著她甜美臉龐上那令人心痛的眷戀神情，我總是只想著儘快逃離自己內心那最深沉的無奈與自責，也因此，新婚生活對我妻子而言，只剩下了無止盡的漫長等待。我實在無法想像，在那許許多多孤寂的夜裡，她是如何痛苦的擔負家人的失望與自身的無助與哀傷。每想及此，我實在恨透了自己的一切。

如果只用愚蠢來形容我所曾犯下的錯誤，實在是太過於保守了！

每當我回想起過往那許多猶未平息的痛苦回憶，我的內心依然充滿著無盡的恐懼與悲傷。那些過往的時日，顯然不是美好時光，毒品不僅無情地摧毀了一切，也使得我與家人心裡留下許多永遠難以撫平的遺憾與感傷。在海洛因所宰制下的世界，生命中所有重要且珍貴的事物，全在詭異與病態的舒適感中迅速的崩潰瓦解……黑暗似乎永遠佔據了我的心靈，而邪惡也終於在最後掠奪了我的自由。

新婚一年後，因為施用毒品所涉及的刑事案件，使得我必須依照法院的判決，入監服刑。而此時，我那可憐的妻子，正懷著身孕。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由於入監在即，我遠比以往更焦急的想陪伴著她，但現實的因素顯然無法容許我在此重要時刻可以在她身旁守護。想到即將到來的離別，我們夫妻很有默契地只想平靜而不被打擾

的度過這難得且珍貴的相處時刻。雖然面對這不堪的處境實在讓人深自感傷，不過這必須面對與接受的事實，終究也算是一個生命中的契機……雖然以這樣的時刻而言實在稱不上完美，但或許我們那即將來到世間的孩子，也許可以予我力量與祝福，並帶領我有勇氣走過黑暗，重新尋得那屬於生命中的無限美好與燦爛。

入監日期飛快的到來，這一日，我與妻子兩人懷著對彼此的無限依戀與離愁，來到地檢署辦理報到手續。在法警不耐煩的催促下，當我放開妻子緊握著我的手時，我第一次體會到在人生中最深沉、痛苦的無奈與感傷。看著她孤單無助的懷孕身影眷戀地不肯離去，任何文字與言語都不足以表達我當時內心那最深切與痛苦的不捨與愛眷……如果一切可以重來，我想，我肯定不會讓這樣的事情有機會發生在我

們的人生中。

入監服刑實在不是一個美好的經驗，幸好我此次的刑期只有一年的時間。執刑七個月之後，我的妻子在家人的陪伴下，為我生下了家族期待已久的新成員——也是我生命中最珍貴的禮物——我的大女兒。女兒的出生猶如催促著春天的到來，二個月之後，在春節的前一天，我終於回到了心愛的老婆與女兒的身邊。

初見女兒時，說實在的，我其實有些失望！因為躺在我臂彎中的她，不僅一直不安的躁動、而且還有著滿臉的紅斑(據說是因為胎火引起的)。不過不管如何，新生命總是能帶給人無限的美好感受與希望，很快我便無法自拔地愛上了可愛的她。

少年夫妻再度重逢，加上現在又有了孩子，儘管為此我的心裡

難免會為將來的生計感受到壓力與擔憂，但即使未來的我必須像《舊約》裡的路得，試圖在收割後的玉米田裡想找到足以餵飽全家人的玉米，我想，我也會甘之如飴的，因為對初為人父的我而言，再沒有比妻女更重要的事物了。貧窮並不意味著某人不夠資格成為父母，事實上，為了她們，我願意做任何事，只求一家人能得以溫飽，並快樂的生活在一起，不要再有分離。

養育過孩子的人大概都知道，要健康、安全的養大一個孩子，不僅父母要付出全部的心力，如果依照非洲的諺語，甚至有時還必須動員到整個家族甚至是整個村莊的力量才能順利的養大一個小孩。雖然我們家的小傢伙這時還小，而且很幸運的我們不是生活在落後的非洲部落，但光從她喝牛奶與換尿布的驚人次數也可以清楚的預見，在將

來，我必須多麼拼命的工作才能將她養育成一個充滿自信與健康的孩子。

看來我肯定有必要趕快找到一個收入穩定且可以立刻上工的工作。我不知道哪裡能有這樣的機會？不過我顯然不用太過於擔心！因為很快的，麻煩與機會就自動的找上我了。

第九章　輾轉紅塵

入監前，我留給我妻子的不僅是她肚子裡的孩子，以及無限的感傷，其實更難堪的，還有一大堆因為要取得毒品所衍生的債務。這其中比較麻煩的，是我之前以一連串不太正規且詭譎的方式，向專業當舖所「借」得的許多資金。對這些人來說，當他們在最後發現有人竟能輕易地(其實也不太簡單)在他們手上，像變魔術一般，毫無預警的造成如此高額且無有效擔保的未收帳款(也就是呆帳)，想必不僅無法在業務上承擔如此重大的損失；在情感上，想必亦一定難以接受這樣的失誤。

不過這些人終究是較有行規與紀律的業者，因此，在我入監執刑

時，並沒有為難我的家人，對此，我其實是心懷感激的。不過，我現在既然已經出獄，那很自然的要另當別論了。一如預料，他們很快就找上門了。

出獄前我早有打算要勇敢的面對一切外在的麻煩事物與困難，因此，當這些人找上我時，我並沒有任何的驚慌或閃躲的意圖。比較耐人尋味的是，這些人並不直接與我就帳款的事情進行討論，只委婉的告知我，有人想見我，並要求我必須立刻跟他們回到當舖裡一趟。

看來這事明顯已沒有閃躲的機會，而且我既已決定面對一切，所以也沒有必要拒絕他們的要求，比較讓我感到不自在的是，被幾個大漢夾坐在箱型車中，且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麼？我還是不免有些忐忑與不安。

一行人來到當舖後，非常意外的是這些人竟然打開櫃檯邊的鋼製防護門，並示意我進入。這可是我流連此地多時從來不曾發生的事，我不禁有些猶豫，(該不會被毒打一頓吧？！)不過看來我沒有其他的選擇，所以只能隨著他們魚貫的進入一個看似辦公室的地方，面對我即將來臨的未知命運。

在辦公室角落的L型沙發上，一位眼神堅定卻又態度和善的中年男子客氣地招呼我在他左側沙發上坐下，身著名貴白色絲質襯衫與鐵灰色長褲的他所展現的那種沉靜的氣度影響了我，因此，我莫名地對他有一種異常的親切感。

「我知道你剛出獄。找到工作了嗎？」他出乎意料的詢問起我的現況。雖然我有些摸不著頭緒，但還是趕緊恭敬的回答：「還沒

有！不過我欠你們的錢……」他揮手示意打斷了我的話，輕鬆、閒適的說：「今天找你來，主要是問一下你對我們的工作有沒有興趣？如果你有意願的話，我會很樂意為你在其他的分店安排一個適當的職務。」

這對我而言實在是太突然了！因此，我立即提出了我的疑惑：「可是，我對你們的工作並不了解、而且也沒有經驗，這樣也可以嗎？」

聽到我所提出的問題，這態度親和的男子突兀地露出一付似笑非笑的神情。

「沒有人比你更了解、更適合了！」他語帶肯定與自信的說。

「事實上，沒有多少人能讓我們的帳面這麼難看。我們需要有人

在日後能有效防止這樣的事情與損失再度發生，並讓所有的分店都知道應該如何防範，你既然懂得如何從我們店裡輕易地弄錢出去，自然也懂得如何防止其他人以相同或類似的方法造成我們的困擾與損失。所以，我相信你會是我們需要的人。」

從他的談話中，我終於搞清楚了他的意圖。這顯然是一個絕佳的機會，雖然可想而知會面臨許多困難與挑戰，但至少能讓我有個重新的開始，因此，我立即表達了我的意願。

知道我願意接受他的提議，我那未來的老闆顯然很滿意，不過也立即對我下達了第一項的指示：「下星期一我安排你到高雄去，你必須在最快的時間內清理、解決南區各分店的待收帳款(亦即呆帳)；至於你的待遇問題，除了基本薪資之外，其它的部份會依照你的工作

表現來調整。還有，欠公司的錢還是要還，不過不是現在，這樣瞭解嗎！」

瞭解，當然瞭解！雖然感覺上在當舖工作似乎也不太像正當的工作，不過話說回來，總比整天無所適事、仰人鼻息的好；況且我現在有了家庭的負擔，無論如何還是必須要有一份正常、穩定的工作與收入，才能讓妻女有所依恃。

幾日後，我在公司人員的陪伴下，來到位於高雄路竹的分店。店長是一位成日擺著一張撲克臉的高傲中年男子，不過或許因為我是老闆親自指派的人，因此待我雖然稱不上親切，但總算還有三分客氣。

進入公司內部系統之後，我不僅迅速的學習與了解到各項作業的流程與相關技術，亦驚訝地發現這古老行業中的許多特殊經營技巧與

弊端。依照這樣的速度，我想我很快就有機會成為頂尖的「朝奉郎」了。不過在此之前，我有更迫切的任務必須處裡——也就是完成老闆親自託付的業務。

清查各分店的待收帳款實在是一份既艱辛又討人厭的工作。因為每一筆呆帳對各分店的負責人而言，無疑都猶如代表著能力不足的恥辱印記。所以，除了作業流程所能取得的資料之外，基本上，你是無法期待這些人會提供給你額外且有用的其它訊息的。更有甚者，這其中還有許多見不得光的因素介入在內，而這些因素極有可能會讓我在處裡的過程中陷入兩難。

正所謂「捕快賊出身」，由於自身所曾具備的背景與經驗，我很輕易地就解決了大部分的待收帳款問題。聽來或許很不簡單，但其實

關鍵只在於「耐心」與「關心」這兩部分。

關於耐心，我想大多數人應該都能理解，反正你只要能忍受在酷熱難耐的車廂裡與可惡的蚊子奮戰一整夜，基本上，你就能具備擁有耐心的優勢，也總能找到你想找的人。當然，前提是你必須掌握正確的資訊，而這取決於你如何擷取與選擇、過濾許多看似無關緊要的事物，通常答案總是會隱藏其中。至於關心，其實可以有很多種面向。對於那些擁有一大堆可貴資源卻無法自知、應用的客戶而言，你只要能幫他指出資源的所在與應用的方式，他們肯定會對你有著無限的感激與信任。不過如果你面臨的是那種真正懶到不行的人渣，你自然得用比較暴力的方式來關心他一下，以便他可以盡快的振作起來，達成你對他的深切期待。

入行一年後，我便在此行業中得心應手了，這當然必須付出很多的心力來學習與摸索；亦不得不犧牲許多陪伴家人的時光。

由於我在工作中的優異表現，公司的高階管理者，很快的就決定讓我能有機會試驗一些我曾提出的關於營運方式的改革與建議，這包括多項新的營運項目，以及許多更精密、快速、準確的徵信與驗證典當人、物的流程與方法。

當舖業雖然是極古老的行業(據說源於古代的寺廟)，且原本就有一整套完整的經營模式與管理方法，不過為因應現代社會的變遷與進步，自然亦需要與時俱進，隨時視實際的狀況來調整與改善。

當時我們公司旗下，在全省約有三十家以上的直營或加盟店，且從業人員非親即故，在互相因循及保守苟且之下，不免暮氣沉沉，這

也是高階管理階層希望能有非公司傳統系統訓練出身的人，能加入經營團隊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在經過重重考驗之下，我後來受命管理一間直營店，且被授權能以自己的方式來經營，當然，我還是必須接受公司的控管，並且嚴格遵守公司的規範。

或許是個性使然，我向來就不喜歡那些毫無變化且缺少創意的事物。在自己能完全掌控的工作環境下，我第一次得以發揮心智與所長，以完全有別於傳統的方式來創造經營成效，這期間，不管是在內部的人事，抑或外在的資源，我不僅取得許多支持，亦慢慢地蓄積起屬於自己的實力。

在持續的努力與刻意的培植下，我不斷的創造出驚人的經營成效，而這也使得我與家人能共處的時間是愈來愈少了。小女生成長的

速度驚人，幾年的時間裡，女兒已長成一個健康、快樂、且滿懷希望的孩子。雖然因為在外地工作的關係，我大多只能在週休的時間可以陪伴她，但這絲毫無損於我們父女之間的親密情感。在難得的相聚時光裡，她總是緊緊依戀著我，這當然讓身為父親的我感到非常的幸福與安慰。不過即使是在與家人相處的美好時光裡，沉重的工作壓力還是經常使得我有難以言喻的寂寞……特別是當我遠離家人獨處於工作環境時，隨著時間的累積，這深沉的寂寞感，並沒有因為收入與成就而遠離。看來寂寞的鳥兒已在我不知不覺間進入了我心中的空虛處，並在暗夜裡築好了巢。

第十章　寂寞悲歌

在同一地區活動、經營多年，我在路竹不僅有許多業務上有往來的客戶與朋友，亦認識了許多當地三教九流的人物。在這複雜的利益體系中，其成員包括民代、警察、以及許多角頭或地痞流氓之類的角色，比較有趣的是，或許大多數人都認為開當舖的人在經濟與收入上肯定非常充裕與可觀，因此總是會盡其所能的希望與我們這些人能有交流或合作的機會，當然，其目的，亦總是不出乎於利益之外的。

擁有這許多資源，使得我能隨時輕易地調動大筆的資金，當然，在調動這些資金的同時，我亦必須負擔偏高的利息與風險，這就像走在鋼索上，雖然有一定的危險，但獲利著實可觀。不過高獲利亦代表

著高風險，如果稍有疏失，當然亦可能引起極嚴重的損失與後果。這極須在正負兩點間取得正確平衡點的高難度操作方式，正是長期令我甚感困擾的壓力來源，更何況這些在公司體系外私人運作的業務，不僅不是公司所能允許，而且我還必須獨自負擔其成敗。這其實是非常取巧與危險的做法，儘管我亦曾在現實與理智中有所掙扎，但或許是出於貪慾與自負，我還是繼續維持著在鋼索上前進的生活，直到……意外終於來臨。

多年的經營經驗讓我學到成功的最重要條件是隨時、持續地保持思考。現在回想起我所辛苦創造的基業，之所以會突然的毀於一旦，正在於我當時突然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會發生這樣的事，應該從我家裡說起……這一年的春天，我們家又添上了一個宇宙超級無敵可愛的

新成員——我最鍾愛的小女兒。這實在是很令人高興的事，特別是這一次，我總算能陪伴在我老婆身旁，與她一起迎接這新生命的到來。

有了新成員，我自然得在工作上更努力才是，因此，我毅然在其實已達臨界點的私人業務上，擴大其放貸的規模。這樣的決定在短時間內看似沒有什麼問題，但其實已嚴重失衡，且亦違反了經驗法則。後果很快的顯現，其衝擊且迅速的影響到各個層面中。幸好我終究在這貸放業務上有著相當的基礎在，因此在及時的因應與調整之下，雖然損失難免，但還好事情並還沒有到無可挽回的地步。但我顯然低估了此次事件的影響，因為我大意地忽略了在實際損失之外，其實受損最嚴重的部份，正是我最重要的資產——信用。也因此，在這之後，我只能接受一些以較不合理的條件所募集的資金。主客易勢，自然是

困難重重，更糟的是我還得應付為取得資金的各種應酬，這不僅使得我沒有足夠的精神與判斷能力來正常維持公司與私人業務的進行，更使得我原本極為倚賴的自信亦逐漸崩解。短短幾年後，事情即已演變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而我也再度的走上了寂寞、悲傷的路程。

幾乎所有的行業對挪用公款都視為是從業者最難以原諒的錯誤，特別是有關金融業務的工作，對此可說是零容忍度。我自然亦懂得這樣的禁忌，以及可能衍生的嚴重後果，但在無所選擇的壓力下，我還是非常遺憾的犯下了此一嚴重的錯誤。

事情很快的便在覬覦我這位置的同事密告下，被公司的管理階層發覺，其後果當然是可想而知的。從業十年，我最終還是黯然、難堪的離開了我曾灌注所有心智與努力的地方。家人在知道我從公司離職

的事實與原因後，不僅非常震驚，而且簡直難以理解與體諒，這也使得我自己亦陷入了無邊的愧疚與失落感中。看著兩個成長中的女兒是如此的乖巧、可愛；看著妻子即使是在面對這樣的變故下仍能端莊自持的打理家務，我實在難以自容於家人，亦再沒有臉面去請求那些曾信任、關愛我的人予我幫助。空虛與茫然成為我內心唯一的自由，亦使得我深沉地感到無比的沉重與絕望的寂寞。

在無法取得家人的諒解下，我不顧妻子的勸解，毅然負氣帶著妻女，用身上僅有的錢，在市郊租了一間小屋。一家人無以維生，生活之困頓與淒苦實所難言！但即使是在這樣的景況下，生性篤婉芳潔的妻子，還是能盡其所能的將這小小世界打理得溫馨舒適，期待我能感受到家庭的溫暖，並早日振作起精神，重新開始。令人非常遺憾的

是，我終究還是辜負了妻小的期望，因為在巨大的挫折感與壓力下，毒品已再度地擄獲了我的心靈。

悲傷就如同理解一樣，某些人很早就能體會，我相信那其實應該屬於智力的一部分。或許是因為年少時的經驗，每當我感到悲傷無助時，我總想找一個安靜的所在，然後把自己的心靈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因為只有這樣，我才能感到安全。

在那些過往的歲月裡，因為失敗所衍生的自卑與怨恨，使得我的內心那些偏差的思想與邪惡，遠遠地勝過了善良，以至我必須在邪惡的泥沼裏徘徊，無法分身。就像在鏡屋內追逐自己的鬼魂一樣，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正用生命跳著瘋狂的舞蹈，我的內心只剩下滿懷的恐懼與哀傷……只有毒品能讓我的心靈沉湎於某種扭曲、舒適的庇護

所中。

在那些令人悲傷與難堪的時光裡，每天我總是徘徊在人煙稀少的墓園裡，事實上，在當時我再也找不到比此地更好的去處了……至少，身在此地之人安靜多了，可以讓我暫時地擺脫這世間惱人的紛擾。

公墓裡的涼亭成為我暫時的棲身之地。白天這裡有時會成為毒品交易的熱絡場所，但每當夜幕降臨，基於一般人的禁忌，此地總是闇無人聲，只剩下無邊的寂寞籠罩著我。

數不清有多少個夜晚，我曾在蟲鳴唧唧、或是在大雨磅礴的暗夜裡，在冰冷的石椅上孤單地醒來，懷著絕望與無助而獨自痛哭……有幾次，我甚至還曾試著想將自己吊死在這淒冷、荒涼的涼亭裡。許

多時候，人生總像看似會朝著一定的方向進行，但事實卻經常不是如此……而普天之下，或許最需要知道這一點的，應該會是像我這樣的人。

原本我以為我終會在這寂寞的涼亭裡了結自己的罪惡與生命，然後讓事情有個悲慘的結束，但生命中實在充滿著驚奇與變數，這看似合理的想法，其實竟只是我的另一個艱辛旅程的開始。

在我還來不及安排讓自己的屍體在風中擺動時，警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找上了我。真是見鬼了！躲在這樣的地方，竟然還會被逮到，有時我總懷疑，這一切，該不會是那些躺在地下陪伴我多時，卻又始終無言的朋友，因為再也看不下去我的可悲景況所做的安排。反正不管如何，我又入獄了……。

入獄並沒有為我的人生帶來新的方向，卻為我帶來了此生最感驚愕與痛心的消息。——無以維生的妻女，在我入監後，只能選擇搬回老家與家人同住，或許是因為長期的操勞與心理壓力，妻子在我入監時，被診斷出罹患了乳癌。知道這樣的消息，不僅讓我的內心感到深沉的悲痛，愧疚更總是無時無刻地像潮水般向我湧來。看著摯愛的妻子因為疾病，使得宿昔的光采與雅緻摧折殆盡，我真希望這夢魘般的事實是出自於誤會。但惡運顯然還不打算放過我們這對可憐的夫妻，之後，在監內例行的ＨＩＶ病毒篩檢中，我亦被檢驗出為陽性反應帶原者。真是要命！現在可好了，我突然成為「帕提斯」的一員了！

在同一段時間內，實在很難消化這同時而來的兩項重大噩耗所帶來的衝擊。在當時，我只希望自己能平靜而不被打擾地度過心裡的悲

傷，但在這如壓力鍋般的監獄環境裡，即使這樣的小小期望與想法，亦無異是最大的奢求……因此，我只能決定把自己的悲傷留到晚一點之後，先想辦法幫我心愛之人度過這生命中的難關。

身處獄中，即使我非常希望能陪伴妻子度過緊隨癌症診斷而來的恐懼與不安，但基本上，我其實很難有什麼積極或建設性的作為可以幫助心愛的妻子勇於戰勝病魔。這實在是很令人遺憾的事！幸好，或許是源於母愛的堅韌與勇敢，才能讓妻子在沒有心愛之人的陪伴下，也能勇於挑戰自己最害怕的事。

在經過醫師的評估與建議下，妻子勇敢地接受了繁複的外科手術與漫長的化療，儘管這段時期的處境對我們而言是如此艱難，但她的表現實在讓我與孩子都有著深深的感動與安慰。我原本總以為，在人

生的旅途中，當我們面對我們顯然沒有能力去排除與抵抗的困境時，或許只有神的慈悲與眷顧，才有可能帶給我們足夠的信念與勇氣來擺脫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不幸；而幸運的是，經過這許多事情之後，我終於欣慰地發現，原來這樣的力量，其實也可來自於我們所最深愛的人。

盛夏的午后，在結束一年的監禁歲月後，我滿懷著對未來的希望與徬徨的複雜心情，步出了那吞噬自由的罪惡之地。為了避免引起我那寧靜故鄉的不必要騷動，我特別在市區閒晃了一整個下午，並特意選定在晚上九點多才回到家裡。

僅僅一年的時間，家中的景物看來雖然依舊，但氣氛卻有種說不出的沉重……黯淡的燈光下，正在客廳打盹的父親看來似乎突然地蒼

老了許多。聽到我推開拉門及輕喚他「阿爸！」的聲音時，突然醒來的他，似乎有些反應不過來，眼裡有著些許的疑惑與錯愕，但隨即卻有著驚喜的慌亂，顧不得穿上鞋，就急急忙忙地往附近我大姐家去找我母親報訊去了。

輕步拾級而上，我來到二樓的走廊，迎面而來的，是我那長得幾乎與我一樣高的大女兒，在昏黃的燈光下，她顯然亦沒有立即認出我來，而把我當成了她小叔了，因此當我喚她的名字時，她幾乎是高興的差點尖叫起來！一轉身，便往房門跑，高喊著：「媽媽！媽媽！爸爸回來了！」當我走到房間門口時，迎向我的是我那一臉不知所措的妻子，由於沒有心理準備，她驚慌且徒勞地想用兩手遮掩她因化療幾乎掉光的頭髮。因為她的慌亂，害得我在一時之間亦突然不知該說些

什麼，只能平靜溫柔地看著她，並趕緊給她一個緊緊的擁抱……這深深的擁抱，不僅包含著我對她的萬千不捨與想念，亦有著我最深情的愛眷與柔情。

……在三十幾度的高溫下，我那最鍾愛的小女兒大概是玩得累癱了，正躺在床墊上沉沉入睡，看著細汗濡溼了她的髮際，以及那紅撲撲的小臉上那天使般的甜美與沉靜，我的內心真是有著無限的愛憐。

……原來我不在家時，家人與妻小竟是過著這樣的艱困生活，就在此刻，我在心裡暗暗立下志願，無論付出任何代價，我一定要帶領家人迅速地脫離這貧困的處境。

第十一章　微笑國度

出獄後，僅僅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我便成功的利用以前的人脈與資源，重新在高雄岡山地區建立起了新的投顧公司。在短時間運用各種方式募集大筆資金始終是我的強項，有人把這歸結於我的外緣好，容易使人感到親近，並取信於人，但我非常清楚，其實這世上很少事情是完全依靠邏輯而成立的，如果你能將你的需求經過精密的製造、包裝，並置入複雜的模式，就會引起人們的想像，如此，你便有可能輕易取得一切所需要的奧援。當然，前提是你必須設計正確的問題，才能讓他人得到有益的答案。

會冒險在短時間內募集大筆資金，自然是有我自己的盤算，而這

錯誤的一切，得先從一個人說起……

小佐是我一個認識多年的朋友，他讀高中時，曾於課餘時間在瑞里工讀；之後他進入軍校讀書，畢業後則分發於海巡署服務。小佐是我認識的人裡面，稱的上是真正聰明且有膽識的人；遺憾的是，他在品性與人格上亦有著致命的缺點。由於沉迷於股票操作，他虧了不少錢，因此，他早早就選擇從海巡署辦理優退，並利用退休金以及以往的人脈，從柬埔寨以藥材夾帶走私大麻入境牟利。不想南部地區此物使用者極少，最後只得賤價在北部整批求售，雖未獲暴利，但亦有相當之利潤。

鑑於之前的經驗，之後他轉而走私俗稱「白麵」的海洛英，但或許是在軍中待得久了，較不懂人情世故的原因，因此，每每無法應

付柬埔寨當地毒梟的需索。為此，對於無法順利取得共識之事，只能總是偽稱台灣方面的「老大」不同意，來藉以推拖。這樣的情形經常發生後，人家自然亦漸漸有所質疑，最後終於要求要親見「大佬」商談，否則即不願再供應貨源。這小佐知道我剛出獄，亦長於交際，因此便找上了我，希望我能以大佬之姿，前往柬埔寨與當地的毒梟周旋。

其實自出監後，我不僅必須費心隱藏自身是愛滋感染者的事實；尚須慎重地省思，在我的生命結束前，我是否還能為我最心愛的家人做些什麼？儘管這想法極有可能為我的人生開啟另一條不可復返的悲傷長路，但最後我還是接受了小佐的建議，畢竟在當時對我而言，再沒有比能讓家人脫離貧窮更重要的事了。

為了家人，我願意做任何事。這想法再明確不過了！

在越南胡志明市轉機後，搭乘的舊式雙螺旋槳飛機在國境的紅土地上空保持著低飛的狀態，使得旅客可以從窗外清楚地看見廣大的田野，以及蜿蜒的河流。進入柬埔寨國境後，窗外的景色並沒有明顯的變化……一直到接近首都金邊市後，才能明顯地見到低矮的房舍，以及疏落的樹叢。

很難相信，在飛機底下的這個城市，在一九七五年時，曾經有至少三百萬人以上聚居於此地；而當長達五年的內戰在當年的四月結束時，善良的人們正為一個短暫來臨的寧靜與和平而歡喜不已時，卻不知真正的恐怖浩劫已然降臨。在隨後的十二天裡，近三百多萬居民被赤柬以殘酷的手段趕離此地……道路兩旁與河流滿佈腫脹與腐爛的屍

體；在離開首都的路途上，則塞滿了猶如快要被淹死的幼鼠般一樣驚恐的人民所構築的痛苦行列。

曾經擁有足與和世界上任何偉大文化互相匹敵的古老帝國，在「天王」後裔施亞努親王的政治陰謀下，悲慘地差點將整個社會的基石——宗教信仰、家族觀念、知識、經濟、商業、工藝、文化，全部破壞無遺。但即使經過這樣的苦難，由天王所曾經建立起的光榮燦爛歷史，仍然與高棉的人心有著很深切的關連，這種根植於人民意識內的情感連結，使得這些生性友善、熱情的人們，在經過恐怖、殘酷的戰爭與赤化後，依然尊敬並相信皇室，且能保有最和善的笑容。

擁有最古老文化的偉大帝國，卻有著最貧困與最悲慘的後代與子民。

飛機在小得可憐的國際機場降落後，在當地毒梟的安排下，我幾乎是在毫無任何例行安檢的禮遇下，直接就從快速通關的走道，步出了機場。迎向我的是一陣炙人的熱浪，還有幾張親切、恭敬的笑臉。坐上裝有ＴＯＹＯＴＡ３０００ＣＣ六缸引擎的賓士Ｓ３２０座車，(別懷疑！在環境的壓迫下，這裡的人可是很有創意的！)儘管皮椅背上所張掛的防彈衣，以及儀表板置物槽上散發著冷黑色金屬光芒的Ｐ２２６手槍令我感到有些不舒服與驚異，但車上冒煙的冷氣在瞬間即緩解了我對這亞熱帶高溫所產生的不適，以及對這些人的莫名戒心。

在前往市區的道路上，我終於可以好好地欣賞一下這適當的適合了法國和柬埔塞的不同特色的有趣城市。

在街道兩旁，美麗、熱情的樹木綴滿了潔白和黃色的花朵；較遠處的郊外，則可看到高大的棕櫚樹與美麗的別墅。靠近路旁有許多地中海式和東方式的建築，錯落在一排排以可樂罐盛裝各式汽油販賣的貨架間，則可驚喜的發現許多別緻的小花園。在向陽的花圃裡，隨處可見植有劍蘭、茉莉、矮松和香味濃郁的赤素馨等可愛的綠色植株，隨著這充滿異國風情的景物在眼前不斷地出現與流逝，我知道我一定會喜歡這個城市。

車行金邊大學時，雄偉的麻栗樹併列在市區的林蔭大道上。市區多的是白色殖民地式的辦公大樓與融合本地與中國式特色的店舖，而莊嚴且充滿神秘東方元素的寺廟，以及看來輕鬆悠閒的法式咖啡座則巧妙地摻雜其中。靠河的高處大多是小格子般的破敗房子，那裡雖然

是貧民區的所在，但從屋旁野生的蕃石榴樹上所攀繞著嫩綠的歐薄荷枝葉，仍能讓人感受到幾許難得的恬靜。

經過造型奇特的獨立紀念碑之後，轉過幾條平整的大道，我們來到靠近皇宮附近的一家高級飯店，這家飯店背倚湄公河，是一棟非常典雅、寬敞的三層樓法式建築。

在飯店大堂裡歡迎我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的瘦黑男子，灰敗的臉色中，眼神卻帶著精明的幹練與狡詐。這個人叫阿聰，是廣東人，早年僑居此地後，在市區的毛澤東大道上，經營一家生意極好的中式餐廳。不過真正讓他能在此地致富的，則是跨國的毒品生意。顯而易見，這即將與我交手之人，絕非普通人物。看來此行凶險難免，不過反正我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基本上，是應該還能輕鬆與之周旋的才

是。

在他的安排下，我入住於飯店三樓。房間的景緻極佳，從落地窗往外看，可以看到緊靠著金邊市蜿蜒流淌的湄公河，夕陽西下時，當橘黃色的陽光穿過對岸那些古老、破敗的寺廟與高塔的剪影，在微風輕拂的寬闊河面上閃耀時，這異國的美景實在令人感到沉醉，……如果此行不是另有所圖，我想，我一定會為此留連。

相較於阿聰為我安排的行程，我反而較喜歡獨自坐著「嘟嘟車」在市區裡亂跑。據我所知，此地無論城裡或者是鄉下人民，幾乎都是虔誠、仁慈的佛教徒。在此地，你可以輕易地在街上那些神情自在、歡樂的友善人民身上，驗證這樣的事實。而就我個人而言，我最喜歡的，則是他們那靦腆的好奇心、和親切的笑容。

在街上，我經常會看到來自藍卡廟及附近其他寺廟的和尚沿街托缽；幸運的話，我還能看到馴象人騎著大象沿街向旅客乞討，這一切，都使我甚感驚異與新奇。

流經寮國與柬埔寨的湄公河可以說是此地的命脈；著名的洞里薩湖(在雨季此湖的面積會擴大四至七倍)與首都附近的小湖均盛產魚蝦，因此，此地的幣值，甚至是以產於洞里薩湖的一種專門製作「魚醬」的小魚之名——「里耳」來做為幣值的單位。不過對於像阿聰他們這樣的人來說，像里耳這麼小的幣值，顯然不是他們能有興趣或滿意的交易貨幣，對他們而言，只有一種貨幣是他們所最熱愛的，那就是——「美金」——有著特殊油墨香味的超級貨幣……而我，即是他們寄予厚望的來源管道；當然，在他們手上亦掌握著我所需要的事物，

於是……談判開始！

就人種而言，這世界果然是個複雜的地方(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感慨，是因為這阿聰根本就是個X雜種)。即使我與阿聰基本上都是華人，但在涉及利益問題時，彼此還是存在著許多的偏見與堅持。然而大多事情都一樣，一旦你知道規則，遊戲其實就沒有那麼困難了。

經過漫長的討論與彼此爾虞我詐的試探之後，我們終於找到了問題的核心，以及解決的辦法與共識。原來問題出在阿聰他們這些毒梟，無法滿足自己只是單純賺取差價的供貨者，因此希望能在台灣的毒品販售利益中，再分享另一部份(真是X娘養的)。

其實這問題不難解決，但任何事如果無法取得共識與信任，自然會演變為難解的僵局。知道問題的癥結，我立刻答應了他們的要求，

但也同時提出了我的條件——要利潤，就得有付出！因此彼此的合作條件，調整為阿聰他們必須以較低廉的價位供貨給台灣這邊，而台灣方面，將在毒品走私的過程中，預留一定的比例空間給他們，並幫他們代銷；至於代銷的利潤，則彼此平分。

預留一定的比例空間聽來似乎簡單，但這其實是一個需要精密計畫的大工程。因此在確定一切交易的時間與細節之後，我便急忙搭機返台，為即將到來的一場人生中的最大賭注做準備。

飛機在晚間飛抵高雄海岸上空時，看著窗外絢爛的夜景，我在心中有個很清楚的想法——這回我幹的可不僅是走鋼索的勾當了，簡直是得滿頭大汗的拆炸彈，如果一不小心……唉！我真怨恨我這可悲的人生。

第十二章　槍響時刻

由於我實在不想粗心大意地再為自己鋪好入監的道路，也很清楚這場賭注有多高，因此在極有限的時間內，我必須重新設計一套既簡易、又快速、安全的走私系統。

以往小佐走私的方式是以海運作基礎。這方式不僅複雜、費時，而且必須在所謂的「菜底」(亦即用以夾藏毒品的貨物)花費許多金錢與時間。不過這樣的方式自然亦有其優點，因為通常大型的海運貨櫃在通關時，較易逃避X光機，以及海關人員和緝毒犬的查緝。

基於我想用來走私毒品的資金有高額利息的壓力，因此這樣的方式，自然是難以符合我的需求的，這也是我必須將整個走私計畫在短

時間內重新設計為能以空運的方式快速入境的最主要原因。

通常人在遭逢緊迫的事物時，大多會處於慌亂的情況，但令人費解的是，當我在處理此事時，突然展現出非常驚人的效率與能力。我知道情緒經常會遮蔽理智，是成功的敵人，但在以往，我其實經常無法有效地駕馭自己的思想與心緒。平時我雖可以同時處理許多事情，但這時，顯然不是平時，因此，我必須屏氣凝神、專心致志地將這整個走私的計劃與流程，精準的在每個環節中，將可以想到的各種可能發生的因素都考慮進去，並完全的掌控與解決包括資金、人員、時間、以及在全部過程中可能遭遇到的麻煩。當然，這其中最困難的部份，還是在於如何成功地規避嚴密的查緝系統。

現在回想起來，我其實也還搞不清楚自己當時為何能在那麼短的

時間內，將每個環節都精密且平順地處理好，更何況這一切還必須在極大的恐懼與壓力之下去完成。不管做任何事，有一點害怕向來是好事，特別是如果你所做的事，是屬於有犯罪性質時，因為這能讓你尊敬你的對手，且可讓你保持一定程度的警覺。但如果是恐懼就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因為除非你擁有強大的心智足以對抗，否則恐懼向來會讓人在各方面的表現完全失常。因此，大多事到最後，心智才是決定一切的力量，這對任何事而言都是適用的，並不只侷限於犯罪的部份。

在完成一切的準備工作後，我決定讓計畫在預定的時間啟動，雖然在當時我無法預期這場邪惡的冒險，其最後的結果為何？但我知道，這決定將對我的人生和我的家庭有著立即與長遠的影響。我從來

無意將自己的犯罪行為合理化，畢竟犯罪就是犯罪，不管是為了任何慾念或理由，抑或是在現實環境的壓迫下所進行的愚蠢行為，其邪惡本質，基本上，都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在離開金邊市兩個星期後，我又再度回到這一個充滿勤奮與溫和人們的城市；同一時間，為躲避查緝而經過繁複的手續所兌換的美金，亦已經由特殊的管道匯兌到位。

人員陸續抵達後，在一天的時間內，便已依照事前的精密計畫與推演，將海洛英裝入事前所準備的特殊含鉛鋼製鑽頭內。這些鑽頭不管是材質、規格或構造，都經過精密的設計與加工，是專為此次跨國運輸毒品之用，不僅可有效阻絕X光機的透視，經由高密度鋼土完全密封為真空狀態的置物管，亦能使緝毒犬毫無用武之地；不過這整個

計畫可否成功的最大關鍵，還是在於「人」的因素上，因此為使查緝人員不至起疑或發現破綻，尚須將全部鑽頭分箱包裝成猶如經過嚴格品管所出產的專業用工業器具產品。當所有的步驟都順利完成後，現在該是讓那些經常宣稱能保證「使命必達」的傢伙上場了。

夾帶毒品的近三百支鑽頭，在國際快遞公司「洋基貨運」驚人的效率下，在二天後抵達台灣。就我所了解的資訊，這批貨物在柬埔塞出關是非常容易的事，但要安全地進入國內，就恐怕不是那麼簡單的了。

基本上，幾乎所有經由「紅點」地(泛指金三角一帶周邊國家)寄發的航空貨件，一定得接受指定查驗，特別是對於那些X光機無法有效穿透的物品，其查驗的程序，肯定還會更加嚴格與仔細。因此，毒

品通關時，這場戰爭才算是真正的開始。

隨著冒名的報關程序開始啟動，所有參與之人的腎上腺素都開始急速飆高，這其中最緊張的當然是我，但為使全部的人都能以最冷靜、穩定的狀況來處理好分配的事物，我自然不能將心中的複雜感受表現在情緒上，因為只有這樣，其他的人才能滿懷信心地追隨著我。

取貨當天，天空蔚藍、陽光燦爛，使得周遭的景觀顏色很是鮮明，但我無暇去感受這自然的美景，因為強大的壓力與恐懼，使得我身體內的腎上腺素簡直快飆到破表了，我很清楚此時容不得出現任何程序上的絲毫錯誤，因此，我還是費力地隱藏自己的真實情緒，神色自若的操控著一切。

當車身印著超大ＬＯＧＯ的洋基貨運卡車駛抵事先規劃用以收

件的地址時，從網路上找來的工讀生，呆頭呆腦地拿著提單，迅速上前取貨。雖然從各方面所回報的跡象，事情似乎出奇地順利，但在全部的過程尚未完成、結束前，我一點也不敢鬆懈，還是緊盯著監視畫屏，小心地觀察著現場的一切動靜。

貨車駛離後，一無所知的工讀生依照指示，以簡訊回報貨物已順利取得，我亦立即回以簡訊，指示他攔搭計程車，將貨物運往附近的高地。

從預置於進入高地的唯一路口人員的回報中，我在確定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有人在監控跟隨這批貨物後，向工讀生下達最後的指令，讓他將貨物在一個公車站牌卸下，並迅速離開。接收人員立刻出面將貨物搬離站牌，並在車內即詳細檢查貨物包裝內是否有ＧＰＳ或其它類

似追蹤器的物品。

收到人員回報的訊息後，我大抵已可確認計畫已經順利完成，隨即趕往「貨倉」與其他人員會合。當全部的毒品取出時，所有的人都發出了興奮與驚奇的讚嘆！……在當時，這些看似純白無瑕，卻滿載罪惡的物品，其價值，若以重量計，足足是純金的三十倍以上，這還不包括在銷售過程中，那些中盤商與小藥頭所任意添加的雜料(如葡萄糖或化學合成麻醉劑等)所衍生的價值。就在這一刻，我忽然意識到自己在突然之間已變得既富有又危險，但心裡不僅沒有任何成功的喜悅，卻反而有著無比的沉重與罪惡感。唉！……這真是生命中最羞恥的豐收了。

總是計畫著犯罪，我實在沒有時間培養愛與慈悲。在走私計劃的

規模不斷地擴大下，我能陪伴家人的時間亦愈來愈少了。在多次密集的跨國走私行動成功後，我所快速累積的財富，不僅已能大幅度的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且在情感上，亦能讓家人感到有所依恃，後者對我與家人而言，不僅非常重要，而且有著很深的意義存在。

從我開始著手於毒品走私的整個過程中，儘管一切都順利的令人感到驚奇，但我的心裡其實一直非常清楚，這一切，其實都建立在非常薄弱的基礎上，亦很有可能會在一夕之間完全的崩潰與瓦解。基於這樣的想法，因此，我除了必須在家人的面前費心的隱藏自己內心的恐懼與無奈，尚需完全欺瞞家人自身的所為，這無疑是戴著虛偽的面具來面對自己所最心愛的人，其痛苦可想而知。因此，我逐漸在自己的內心萌生退意，而最後使我終於能下定決心的，則是我那可愛小

女兒的天使面孔所帶給我的鼓勵與影響……因為每當我凝視著她，我的內心除了能感到無盡的溫暖與喜悅；亦會油然升起一種如若有朝一日，環境將迫使我必須離她遠去時的那種深沉的恐懼……我絕對有必要盡速移除後者對我的影響與威脅，看來……或許是該讓這罪惡的一切結束了！(後來確實結束了！但很悲慘的並非以我所期待的方式)。

有些事情或許是太神祕了，所以有時候實在很難用文字來表達。一直到現在，我還是無法理解自己當時為何會在決定停止一切計畫後，又突然答應同夥們，再進行最後一次——也是歷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走私。反正不管是因為貪念，或者是其它難以言喻的奇怪原因，儘管在行前發生了許多現在想來似乎極不平常的事，但我們還是決定讓計畫如期進行。當一切都變得非常容易時，通常人們便會失去應有的

警覺與危機感，這甚至會導致自己欺騙或漠視自己心中最直接的感覺，我想當時我們這一群人，或許都同時陷入了這種迷思中。

這一年的聖誕節清晨，在事前安排取貨的地點，晨霧還未散去，整條街上透露著一種奇異的寧靜氛圍。由於貨運車突然於此時抵達，並通知領貨，因此，幾乎是在違反我自己所立下的一切安全原則下，我竟像著了魔一樣，自己駕車至現場監看領貨的過程。

臨時安排的領貨人，手忙腳亂地幫運貨員卸下一箱箱沉重的貨物，這過程在我看來，幾乎有一整個世紀那麼長，最後我實在失去了最重要的耐心，因此大意地駕車接近觀察是怎麼一回事。不想這沒有經驗的笨蛋領貨者，竟然開心地將我的車子攔停，並急切的打開休旅車的後車箱，將一箱箱的貨物往上搬。當我突然感到一陣心神不寧

時，兩輛九人座的中型福斯偵防車從隱蔽處突然發動，並加足馬力一前一後地將我的座車夾抵住。前後幾片拉門被粗暴地打開後，我聽到許多人大喊著：「警察！不要動！」接下來是更激動大聲並語帶強烈威脅感的「下車！」命令。這時包含從路旁民居內衝出的員警，我已被一大堆持槍瞄準著我的幹員們包圍了！但非常奇怪的是，我的內心在極度的驚慌之後，心智突然在瞬間變得清明。我看了一眼車前的狀況，並同時用眼角的餘光瞄了一下後視鏡，迅即側身以儀表板掩護，並將排檔排入R檔，同時緊踩油門與煞車，當我突然放開煞車時，車輪在高速空轉下，發出尖銳的噪音，並立即引發一大片白煙；隨後巨大的撞擊聲與刺耳的槍聲在瞬間就徹底地劃破了整條街上的寧靜。我維持著原本的姿勢，靠著先前那一眼的印象，測定了角度與距離，在

子彈像下雨般地擊破輪胎與車窗玻璃的同時，再度入檔並緊踩煞車與油門，且刻意地再製造一些煙霧後，將油門踩到底，利用之前倒車所取得的距離，加速往偵防車的左後部與路旁圍牆間的小小空隙撞去，再一次的巨大撞擊聲之後，偵防車被撞得打橫，我也順利地突圍而出……或許是失去了煙霧的隱蔽，從車後仍不斷射擊中的一顆子彈，穿過汽車鋼板與皮椅後，擊中了我的左後腰。這顆代表正義、堅決、且不長眼的東西，差一點就穿過我的背部嚙咬我的內臟，但我顯然沒有時間足以停下來檢視，加足馬力之後，只剩下鋼圈的輪弧在柏油路上劃下了深刻的痕跡，並在早起的人們那驚訝的眼光中，一路噴濺著火花快速前進……如果有人好奇地想問我當時心裡在想些什麼？我必須誠實的說，我心中當時想的是，再沒有比這樣的方式結束這惱人的

罪惡更酷的方式了！

第十三章　競技場上的悲傷

在快速噴濺的火光中，我知道我只有極少的時間與機率可以逃離這一切，靠著對地形熟悉的優勢，我放慢車速，並將休旅車駛離主幹道，緩慢地讓車子滑行進住宅區的巷道，以免留下可供辨識與追緝的痕跡，希望可以為自己多爭取一些時間。

問題現在對敵我雙方都呈現出非常複雜的面向。在檢警方面，他們所面對的最嚴重問題——是經由報請檢察總長所核准同意的「控制下交付」已然失去控制，嫌犯不僅駕車突圍，且載走了大批證物(毒品)，這足以使一大票人受到嚴厲的處分，因此當時他們的慌亂，肯定不下於我。至於我，情況當然是更糟了！大量失血已使得我簡直快要

昏厥了；更要命的是，從手機中所傳來的吵雜聲音顯示，事前安排在附近準備接應的人員，顯然都已經被逮捕了！不愧是訓練有素的執法人員，看來我已被逼入了孤絕無依的境界。不過在我心中自有強力支持自己的一股信念——不管如何，我一定要再見家人一面，特別是我那最鍾愛的小女兒。

在強大的信念支撐下，我毅然將休旅車連同大批貨物遺棄在隱密的巷道旁。下車後，我翻過一面住家的圍牆，再艱困地爬上一道陡斜的駁坎，回到主幹道上。幾乎是在同時，我便聽到在幾聲尖銳的煞車聲之後，巷道裡響起一陣粗暴的開、關車門的聲音，一如預期，大批重要證物吸引了檢警的全部注意力。我轉過身子，將側背包斜背，巧妙地蓋住有著大片血跡的傷口，然後安靜、緩慢地讓自己的身影，消

失在早起的行人中……

就我的個案而言，稱之為問題或許還算是客氣的說法。在逃亡期間，我不僅必須獨自忍受一生中最可怕夢魘的煎熬，尚且必須極力的克制與說服自己放棄各式各樣可能再擴大自身犯行範圍的恐怖想法。要在心中油然而生的深沉絕望中，做出對自身命運的正確決定，顯然超出了我的思考能力與智識範圍，因此，每當我愈是思量再三，痛苦與挫折就愈是更深地啃噬著我的心靈。

三個月後，檢警在偵知我的藏身所在後，在拂曉時發動了緝捕行動。全副武裝的霹靂小組攻堅人員，企圖以破門器撞開出租套房的鐵門，巨大的撞擊聲將我從疲憊的睡夢中驚醒，出於反射動作，我立即拿起身旁的捷克ＣＺ１００型９０半自動制式手槍，並迅即拉動滑

套，讓子彈上膛。解除保險後，我的腦海在瞬間閃過我那溫柔的妻子擁抱著我痛哭的情景，這使得我突然猶豫著到底是應該將槍口對準房門；還是自己的腦袋。

當破門器發出第二聲巨大的聲響時，房門已被撞出了一個縫隙，沒有思考的時間了，我毅然地將槍口抵上自己的腦袋，心裡卻在這時奇異地聽到小女兒喊著：「爸爸，不要！爸爸，不要！的哀求聲……」。心中那孩子的叫聲，喚回了我失去已久的慈心，我徒然地放下手槍，但心裡卻仍然不肯就此接受這即將到來的事實與命運，就在此時，在我心中有個明確的想法迅速成形，或許……

當房門終於被撞開後，可以想見，一大票裝備整齊、荷槍實彈的員警大概全擠著往房間裡衝了，不過他們肯定是立即傻眼了，……因

為此時的我，正狼狽地只穿了條花內褲，高掛在隔壁十八層樓高的陽台女兒牆外上。看著腳底下恐怖的景象，我知道我只要一鬆手，我這悲慘人生就會全部結束了！但很神奇的是，處於如此尷尬的處境時，在我心中，竟然只一心想著希望還能有機會見到女兒長大的樣子，看來即使是像我這樣的卑微人物，心中其實還是能懷有著正面的想望的，於是，在危急的最後一刻，我終於還是奮力地把自己弄進了陽台裡(想來姿勢肯定是不太雅觀的)。

趁著員警在房間裡搜索，我輕聲地打開沒人居住的房門，赤著腳，走向電梯，按下上升健後，我趕緊輕手輕腳地從樓梯間往樓下走。一如預期，當電梯到達樓層發出「噹」的一聲聲響後，一群員警迅即由房間衝出，在見到電梯往上爬升後，他們隨即發出一陣雜亂的

跑步聲，從樓梯間往上追緝而去。看準這空檔，我立即以足以打破奧運短跑紀錄的速度，一口氣連爬帶滾地往地下一樓的停車場衝，不想，這次檢警早有準備，當我接近冒名購買的座車時，十幾把槍突然在同一時間指向了我，唉……好吧！是時候面對這一切了！

我知道自由的喪失向來與生命的隕落同樣無比痛苦(事實上，我已有相當的經驗)。我也早已領教執法人員憑著他們的道德優越感，不把規則、程序和正直放在眼裡的作法；但生命中實在充滿驚奇，當我終於正式地與這些追緝我多時的檢警見面時，彼此竟然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微妙熟悉感。大概是出於這奇異的感覺，所以他們並沒有特別為難我，甚至還在可容許的範圍內，給予我許多方便，對此，我是始終心懷感激的。

我一直認為，人在進監獄時，應該穿著最好的衣服，特別是，此次我大概很難有機會再步出監獄了，因此，我要求檢警讓我換上我最喜愛的一件黑色ＢＯＳＳ外套，隨即在員警的押解下，至刑警隊接受初步的偵訊。

家人在接獲通知後，陸續前來刑警隊探望我，在會客室的小小空間內，滿是家人對我的深切不捨與感傷。母親與最疼愛我的大姐抱著我嚎啕痛哭，就連我那一向從不輕易展現自身情感的父親亦為我而老淚縱橫，我實在不喜歡這樣的場面，但這極可能是我此生最後能與一家人相聚的短暫時光，因此，我決定讓自己的悲傷留到晚一點以後，先與家人平靜地共渡這難得的珍貴時刻。

結束初步的偵訊後，我在妻子與小女兒的注視下進入警車，準備

移送地檢署複訊，當警車要駛離時，我回頭看見依偎在妻子身邊的小女兒正揮著小手與我道別。在她細緻秀麗的小臉上，除了滿是淚水，還有著深深地徬徨與不知所措的神情……看到妻女煢弱無依地孤立於早春的寒風中；想到她們日後即將面臨的生活與處境，我的內心陷入了無邊的痛苦與悲傷之中……這一刻，我真是痛恨自己的所作所為。

收押於看守所之後，接下來我所必須面對的是無止盡的調查與審問。對於這一切，我雖早有心理準備，但還是在整個過程中，被檢警基於法規的一切繁複作為，以及自身的難堪處境，弄到精疲力竭。以往面對權勢的經驗告訴我，他們總是可以獲勝，他們總是可以逼你，況且就這整件事而言，檢警所代表的是國家所賦予權利中的維護正義與法治的嚴肅基礎，因此，我除了能全力配合這些人在職務上的必要

作為之外，也實在沒有其他的任何空間來表達自己的想法。情況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幸好此時在我身邊還有一位嫻熟法律、且心思公正的律師來為我辯護並爭取權益。但即使如此，我仍可很清楚地預見，要免除或減輕我過去罪行的刑責，是幾乎不可能的事，現下我所能期待的，大概只剩下當案件移送法院審理時，可以幸運地遇到公正且富有同情心的法官了。

經過密集的偵查程序後，案件終於起訴，並移交地院審理了。相對於偵查庭承辦檢察官單獨且具規範的偵查作為，進入地院審理後，我所面對的，簡直是一個充滿血腥氣息的現代競技場。很明顯，毀滅他人在此肯定會是令人尊敬的運動；而我，將會是那滿懷悲傷等著與一群獅子搏鬥的人。

地院第一次開庭時所擺出的陣仗實在有點嚇人！帶著手銬與腳鐐進入的我真慶幸沒有一如想像般的看到一大群獅子。不過看來似乎有人不想讓我為此太過失望，因為我一轉身，便見到檢察官席上坐著一排神情上看來就像剛吞下金絲雀的貓一樣的一群公訴檢察官饒有興味地打量著我；至於另一邊，我方陣營亦很完備，幾位同案被告所聘請的律師，我想只要再加上幾位助理，就足以組成籃球隊了。

很好！看來一切準備就緒，當裁判(法官)抵達時，一場攸關許多人往後人生之路的重要比賽就要正式開始了！

很多年以後，其實我還是會經常想起那一場場充滿艱澀的法律條文，以及怎麼樣也弄不清楚的專業名詞與適用法則所構築的審判情景。雖然一開始在面對這場艱難的戰爭時，我便已為可能遭遇的最糟

糕狀況做好了心理準備，但在面對真實的情境時，我還是不免感到由衷的絕望……唉！人生一向如此，困難的部份總在細節中。

每次庭訊，我總夾處於公訴檢察官那冷酷無情與精英式的行為規範檢驗，以及辯護律師那巧妙地將原本鬆散無關的事件轉化為能說服人的故事之間。這不僅使我感到厭煩，亦開始深切的思考是否有更佳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切的紛擾。最後在幾經思考後，我在未取得與達成各方協議的情況下，做出了真正困難，卻絕對是正確的重要決定。這決定足以讓一整排公訴檢察官跳起來歡呼；卻也肯定會讓我方那一大票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場的辯護律師集體昏倒——因為我不僅決定認罪，且亦願意明確地將所有歷次走私的細節，以及參與的人員都具體地供述出來。

我知道這樣做，肯定無法取得同案被告的諒解，但即使是到現在，我還是堅信我當時所做的事，是真正正確的事情。對的事本就應該勇敢的去做，這是我從很小就懂得的道理，卻從來沒有在人生中真正堅持的執行過。雖然這樣的決定迫使全部的同案被告都不得不認了罪，但這也為他們在最後都爭取到了減刑的機會。雖然事情的結局不盡人意，但我總算在最後的時刻再一次帶領了這些人做了一次正確的事；而最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作為亦成功的徹底斬斷了原本我所留存的走私系統，這肯定足以使得許多人不至再遭受毒害，雖然這還談不上是贖罪，但我相信至少會是一個好的開始……。

第十四章　方城

刑事一審判決後，基於我實在不願再將時間浪費在冗長的審判程序上，且地院的判決在我看來已屬公正，因此我決定放棄上訴，希望能盡速服刑，讓自己與家人的生活能就此恢復平靜。儘管法院已判處我應執行三十年的重刑，但公訴檢察官似乎尚不滿意這樣的結果，所以迅即就判決的一部份提出了上訴。對此，我雖深感無奈，但心裡尚能理解檢察官的作為是基於國家所賦予的職責，以及彼此所處的立場之不同，所以，基本上，心情還是能維持在穩定的狀態，但也為自己的未來充滿著徬徨與無力感。雖然案件仍在進行中，但由於其中之一部份業經確定，審理法院為免必須經常簽發押票的麻煩，因此，我隨

即經由地檢署指揮執行判刑確定的部分，被解送監獄執行。

這已是我第三次入監執刑了，前兩次由於刑期短，所以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深切的感觸，但此次大不相同了，所以我在心境上，是有著全然不同的感受與悲傷的。

當囚車來到監獄大門時，我腦海中突然想起古斯塔夫・多雷那幅關於地獄的版畫，特別是在那陰鬱恐怖的色調中，地獄入口所標示的那句警語：「進入此地者，放棄所有希望。」是啊！像我這樣的人，像我所面對的命運，人生還能再抱持什麼希望呢？進入這邪惡的巨大方城之後，我想我的生命、心智、願景都將會在此地慢慢地沉淪，然後終至灰飛煙滅。

囚車在接收處停下後，我們這一群可悲的囚犯在急促卻又井然

有序的嚴厲口令下，魚貫下車……在等待安檢的空檔，出於好奇與擔憂，我偷眼看了一下此後我將長期在此生活的地方。

這巨大方城的大型中央走道兩旁的綠色植物在強烈的陽光下很是亮眼，但與烤焦的廣場與建築物死氣沉沉的灰黃外牆實在不太相稱；沿著廣場與走道所放置的大型盆栽上，遍植著繁盛的茶花與九重葛，在這初夏時節，正盛開著白綠、粉紅、暗紫等繽紛的美麗花色。從熱柏油在高溫下所散發的甜刺味道與遍地隨風飛揚的花瓣中，我發現，此地若剔除一如想像中的酷熱部份，倒比較像是一個適合閉門讀書的世外桃源，而實在不太像是有著崩裂景象以及永遭天譴者可怕呻吟聲的恐怖地獄之地。這讓我那緊張與不安的心情有了些許的安慰，不過現在顯然不是應該有太多思緒與懷想的時刻，因為隨即而來的一連串

新收作業口令，立即使得我們這群可憐的傢伙陷入了一陣緊張與慌亂之中。

辦理完新收作業的各項調查後，由於ＨＩＶ感染帶原者的身分，我得以跳過新收考核的部分，直接被配業於病舍上「療養」。不過所謂的療養，其實只是矯正機構對愛滋收容人的保護隔離處遇政策，這雖使得我們可以避免於來自管理人員，或是其他收容人的那些無謂與難堪的歧視及不公平對待，卻也使得我們這一類的收容人，喪失參加作業或各項教化活動的權利，甚至因此而被標籤與邊緣化。這實在是再糟糕不過的事，幸好這樣的處境與問題，其後在許多堪稱「希望的推手」之人的努力下，有了明顯的改善與進步。

由於在我執刑初期時，愛滋收容人在監獄的體系仍處於保護隔離

的狀態中，所以這單位，可以說擁有此地次文化中的最低等次文化。在近百位的收容人之中，不僅普遍存在著因為生命的不確定感所產生的憂鬱、焦慮與與無助等負面的情緒反應，這種氛圍，且在日積月累下，演變為一種共同的深沉絕望感。在這樣的環境下，即使你只想當個平凡的罪人，也絕對不會是容易的事，因為你實在無法盼望與期待，與你共同在此地生活的這些人，可以學會容忍並尊重彼此的不同。在這樣的地方，如果你膽敢與他人有所不同，肯定只會導致危險與迫害隨之而來，因此，我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學會將自己完美地隱藏起來，以免遭致不必要的挑釁與麻煩。

我很清楚在人生中不管你聽到什麼都可別盡信，特別是在監獄裡，……我也知道存在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在系統中求生並打敗

它。

在接下來那些充滿小黃瓜與胡蘿蔔粒、加上溫潤濕爛的空心菜葉與灰白帶骨肉塊的日子裡，我漸漸體會到，只靠回憶與懊悔，甚至再加上無邊的怨恨，也肯定無法支持我度過在這裡的漫長時光。所以，我不僅開始從書本與文字中企圖能找到心靈的安慰與心智的成長，甚至還曾一度慎重地考慮，是否需要找個堅實的宗教信仰來做為永遠的依靠？

在這段時間裡，我一方面要應付情況愈形複雜與絕望的司法審判，同時還要在一大群行屍走肉中，獨自面對與處理心中的寂寞與無助，而在此時，幸好我從小培養的閱讀習慣，適時地把我從這一切的負面訊息中解救了出來。

在這與世隔絕之地的次世界裡，自有其一套完整的運作模式與系統，其精密與完備，不僅充滿著創意與驚奇，有時還真能給人帶來小小的確幸與安慰。這包括專屬於此地的郵局、合作社、廚房、洗衣部，烘焙班、國中、高中、空大、技藝班、戲劇社、國樂社、園藝班……等等許多設施完善，甚至其產品在外亦頗負盛名的單位與組織。而這其中我個人最喜歡的，則是在我心中擁有神秘寶藏(幾萬冊藏書)的金銀島——監內圖書館。

在數不清的時日裡，我讓自己的心緒與精神完全浸淫於手上那一本本有著霉腐氣味的書本裡，雖然這些書氣味著實不佳，但文字的力量還是能帶領著我的心在想像的世界裡飛翔。只有內心的自由才是真自由。感謝主！我真是愛死了我那位在我年少時，讓我能有機會在她

的教鞭威脅下培養閱讀習慣的激動女士——我的國文老師。

就像發現足以救命的寶藏一樣，我從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到狄更斯的《塊肉餘生錄》、以至雨果的《孤星淚》、川端康成的《雪國》、梅爾維爾的《白鯨記》……幾乎將所有的館藏世界名著，都以近乎虔誠的心態看完。在閱讀的過程中，我不僅能完全秉棄處於周遭的紛擾，而且還可以為自己的心靈找到一個安全的所在，不至因為愈來愈形絕望的處境而繼續沉淪。

大多數人對於監獄都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負面看法，但即使是在這公認的罪惡之地，其實每天亦上演著許多令人感到充滿希望與溫馨的事物。當然，如果要能在此環境下體會與感受這些美好事物，是需要具備極其敏銳的觀察力、以及柔軟心靈的感受力才行的。這非常重

要！甚至可以說是要在這樣的地方生存的一種必備技能與哲學。

會來到此地的人，當然不是為了到此野餐，身在此地，每個人犯都必須學習著建構自己在此地的生存方式。對同處於此地的人來說，只有漫長如永無止境的時間是大家共同的敵人；而這強大的敵人，你只能獨自的去面對，沒有任何人能有能力或意願去幫你分擔你所應該去承受的那分分秒秒的痛苦與折磨，所以，你能夠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希望與信念，而如果你已失去了這兩項在生命中具有最強大力量的基礎，你就只能等著讓時間在暗處慢慢地吞噬你的自由、希望與生命。

即使是同處於共同的環境下，但貧富差距所呈現的方式，在此地依然尖銳赤裸，這也使得每個人都必須設法以各種的方式來確保自身的安全與利益，以免自己成為被魚肉的無辜對象。……這也演變成

許多人甚至抱持著以暴力當成可以恣意妄為的方法，讓自己在變得非常危險且不可預測的情況下，得以來爭取與維護自身利益與保障自己的生存。不過在現代化的完善管理制度下，如果企圖愚蠢地希望利用這樣的力量來爭取自己在此地生存的空間，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但真的很奇怪？！儘管事實擺在眼前，但還是會有許多笨蛋會一直重複這同樣的作法與情節，關於這一點，我始終難以明白與理解，只能將此歸結是他人在年輕與脾氣爆烈兩種致命組合下的愚蠢與權謀。至於我，我可不想讓自己的心思一直縈繞著敵意與存心卑劣的攻擊，事實上，我只希望能在此地過著平靜的日子，並奮力保持住自己待人的善意與積極的精神。

在剛入監的這段時間裡，我發現自己雖然經常會因為自身所面臨

的境遇而感到悲傷與難過，但我也發現每當這樣的時刻，我也較能敞開心胸去接受新的想法與觀念，這無疑是一種奇妙的感覺，而這種情形，通常會在你有需要的那一刻，很自然地能夠了解與感受，我相信這如果不是生物的本能，大概就只能解釋是神的恩賜了。

其實能夠讓我在監內始終抱持著希望與信念的最大支持，還是來自於我的家人，我很高興在我的人生面臨棘手考驗時，還能幸運地有家人如此關愛、惦記著我，使得我能得以在艱困之中蓄積勇氣與力量，來對抗心中的黑暗與這無間時空的禁錮。

在生命中，我們經常會在黑暗的絕境中，突然地發現光明的出口，而能帶領我們發現這希望所在的，通常都是來自於我們最愛、且最眷念難捨的人。

在我心中，所有的家人無疑都是我的最愛……但只有年紀最幼小的那一位，才是我內心最真正眷念難捨的人——我最鍾愛的小女兒。

第十五章　最遙遠的距離

穿過長長的地下通道，迎向我的是女兒那一臉興奮與企冀的神情。小傢伙踮著腳，慌亂地尋找著我的身影，因為見到深切思念的父親，她放心地在小臉上露出甜甜的淺笑，帶著糖菓般特有的芳香……白色小洋裝上的彩色蝴蝶，彷彿隨著她雀躍的心情，翩翩地飛入了我的心中……。

我入獄這一年，小女兒只有七歲，雖然過去我所能陪伴她的時間實在少得可憐，但生性友善、充滿好奇心的她，並沒有因為少了父親的陪伴而缺少自信或鬱鬱寡歡。小女兒喜歡以笑臉迎人，在她甜美的臉龐上，總是洋溢著最美麗與可愛的笑容；無論何時何地，她都有著

深具感染力的樂觀精神，這種特質能令她身旁的人心情愉悅美好，當然，我向來是受惠最多的一位……。她的笑，總是令我彷彿沐浴在那有如陽光溫暖而燦爛的祝福中。

很難想像，擁有這樣笑容的孩子，其實有著孤單寂寞的童年。在我入監前後的二年中，這孩子幾乎是在監獄的訪客室與醫院的病房中長大。探訪監獄裡的爸爸，以及癌症病房中的媽媽，成為她必須面對的真實世界中的一部份。灰色的混凝土建築物，以及冰冷的鐵絲網，無疑將深遠地影響著她年幼的心靈。

在監獄的訪客室裡，除了造型單調乏味的塑膠椅之外，橫亙在兩個不同世界之間的，是一道道正義的結界……這些結界由兩塊距離約十五公分的壓克力玻璃板組成，對任何一位受刑人與其家屬而言，這

十五公分的距離，無疑是這世上最遙遠的距離，許多人即使走到生命的盡頭，也沒能穿越這障礙……只有一種強大的力量足以穿越這堅實的界線，那就是——「愛」。

令人倍感欣慰的是，不幸往來於此地的人，似乎都掌握了這樣的能力，每片玻璃板上，都滿佈著掌紋，這些幸福的印記，熱烈地訴說著每個愛的溫柔，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感受到列印在這上面的眷戀溫度。

我們家的小女兒也擁有這奇妙的能力！每次她來，總是努力地將兩隻小手緊貼在玻璃板上，眼中閃爍著滿滿的關愛與眷戀……這雙小手的溫柔，能穿過一切的障礙，到達我的身旁，緊緊地包容著我所有的悲傷與愧疚，並帶給我真正的溫暖與救贖。

期待著與她見面幾乎是維持著我能在此地生活的最重要希望來源與力量。儘管每次與她見面都必須隔著厚重的壓克力玻璃板，但我想永遠守護她的心情，卻始終不曾改變。對於一個父親來說，看著心愛的年幼女兒必須經歷這超乎她的年齡所能理解的一切難捨與不堪，我實在無法用任何文字或語言來形容我內心的不捨與自責。每當會見結束時，當我看著她依戀地拉著她母親的衣角，小小的背影夾雜在落寞的人群中眷戀不捨地離去時，我的內心總是有著無比的痛苦與悲傷……那小小身影，深印我心……我非常肯定在我的生命中，失去了某些最重要且珍貴的東西……而且恐怕永遠也難以再尋……。

在監執行的時間，我總是非常想念與家人共處的美好時光，——特別是那些與小女兒相處的快樂日子，這些珍貴且甜美的回憶，不僅

陪伴我度過許多沒有止境的痛苦與孤單，亦成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信念與基石。無論何時何地，我總是可以在心中聽到她那令人感到愉快與幸福的笑聲，這溫暖、可愛的笑聲總在每個艱困的日日夜夜裡，帶給我心靈上的最大歡喜與安慰。

每當我想念起我那心愛的小女兒，我總是會不由自主地想起與她初見時的情景……那是一個飄著細雨的春天早晨，在經過漫長的等待之後，天使終於帶她前來……當她那安靜地捲縮在柔軟潔白毛巾中的粉紅色可愛小身子出現在我面前時，我的心清楚、溫暖地感受到，從這奇異且不平凡的這一刻起，我幸運地擁有了生命中的最甜美禮物。……在我眼前的美麗小傢伙輕閉著雙眼，卻似乎神奇地意識到了我的存在，竟然調皮地伸出舌頭與她心愛的老爸打招呼！凝視著她，

我當時心裡只有一個溫柔、堅定的想法——我願意為這可愛的小寶貝做任何事……即使一無所有，我也想給她全世界……。

那年的春天，雨一直下……每天，我總是在育嬰室的落地玻璃窗前徘徊，等待著護士拉開厚實的窗簾，與我所最心愛的她相遇……那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一直到現在，我還是能清楚的在內心中感受與當時同樣的幸福與喜悅。

小女生成長的速度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她爬到我膝上坐下來念書，以及第一次上幼稚園的模樣至今仍然鮮明彷彿昨日……而在我入監多年之後，我所心愛的她，現在已長成為一個健康、自信且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漂亮女孩了。雖然看到孩子能在困頓的環境中，依然抱持著勇氣與希望自由的成長，且能始終擁有許多在我心目中最為欣賞

的善良特質，我實在深感慶幸與安慰，但有時我還是會很想念她小時候在嬉鬧時，像旋風般衝過我眼前的樣子；當然，我也非常想念她窩在我懷裡向我撒嬌時那輕柔體貼的話語……我這女兒肯定是來自於上帝的國度，我真高興能擁有這個性開朗如陽光的孩子。

雖然我與小女兒真正相處的時間真的少得令人深感遺憾，但這其實已經足夠能讓我在此地的生活中，可以時時在腦海裡充滿著以往我與她相處時的快樂懷想。……在那些美好的夏日午后，我們總喜歡倘佯在田野間的產業道路上，吸引我們的，是家鄉那綿延數公頃的甜瓜園，相信我，沒有人能抵抗那綠色藤蔓混合著成熟果香所散發出的糖蜜味道。瓜田裡那些辛勤的小昆蟲，似乎都認識我們家的小寶貝，總是會繞著她身旁不停的飛舞打轉；不過能引起她尖叫的，只有那道旁

突然竄出的小青蛙。這孩子興奮的笑聲能像漣漪般橫掠過整個寬廣的綠色果園令人深受感動；而她那永遠無法停止的奇怪問題，則經常會令我疲於應付、並為之氣結。在傍晚時，灌溉瓜田的自動噴水器所產生的薄霧，在夕陽的輝映下，會呈現出一種非常奇異的炫麗光彩，那情景，是我此生見過的最美麗景色。很難形容這樣的美景所能帶給人的幸福感受，特別是身邊有著你最珍惜、疼愛的人與你相伴的那種喜悅與甜蜜，因此，每當我們在面對這美景時，我們不僅會為此深深沉醉，而且總是目瞪口呆……根本就忘了此時該是回家的時刻了，也因此，在家等候的妻子，總是每每為此而抱怨不已……。

其實最常伴隨著我們在回家路上的，是那仲夏之夜的滿天星斗與那陣陣的蛙鳴。迎著夜晚的微風與孩子牽著手、踏著愉快的腳步悠閒

地往溫馨的所在(滿滿的愛與豐盛的晚餐)前進，雖是生活中再平常不過的事，但卻無疑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只可惜，當初我心裡雖有這樣的體會，卻沒能真正用心的去維護這珍貴的平靜、快樂時光，現在想來，內心實在是充滿著懊悔與感傷。育有二女，在我心目中——無價！……因為孩子對我的愛，讓我能幸運地沒有過著被遺棄的人生。

真正的愛沒有距離，而且永遠不會停止。「愛」讓我們能時時領受著無盡的恩物——智慧、善良、願景、同情、寬恕、喜樂、勇氣、和平、友誼……都源自於愛。這些無形的恩物，價值非凡！只從我這微不足道的人身上，也能驗證這樣的事實。

最深刻的情感，通常來自最個人的感受，每當孩子深情地對我

說：「爸爸，我愛你！」——這世間最美妙的聲音所引起的感動，在我心中，肯定足以持續一千年……而更棒的是，這猶如天使般的話語，還能幫助我重新找回那些在生命中曾經失去的真正感動與溫暖，讓生命不再只是充滿著遺憾與感傷……。

在孩子：爸爸！爸爸！那溫柔、眷戀的呼喚中，我不僅找回了慈心，也找回了源自於愛的所有珍貴特質，這些寶貴的事物，不僅使得我能在此地以平靜的心情去面對在精神與生活上的所有困難與苦悶，同時，還讓我能擁有足夠的能力去愛我所愛。為了深愛我的孩子與家人，不管處境如何艱苦，我還是必須堅信，終有一天自由與幸福會再度重臨我的國度……而這一切，顯然需要更多堅實的信念與更多積極良善的作為才有可能實現，所以，我想我或許應該盡快展開尋找希望

與救贖的旅途——這無疑會是一條長路……但除了我自己，沒有人可以阻礙我前進的腳步……。

第十六章　希望與救贖

輕輕聽 我欲輕輕聽
我要專心聽主的聲
輕輕聽 我欲輕輕聽
我的牧者認識我的聲
伊是大牧者 伊知我的名
我一生愛聽主的聲
祂是大牧者 保守我生命
伊的羊　認識伊的聲
——輕輕聽

文前所引，是此地天主教讀書會用以祈禱的一首歌。這以我所熟悉的母語來吟唱的歌曲，其音律的柔美，猶如微風輕拂大地、亦如兒時父母的擁抱，總能撫慰我在此疲憊、孤單的心靈。

對於宗教，我向來缺少熱誠，因此大多數在此地的宗教教化課程，對我這樣的人而言，其實都只能說是一篇篇天真的道德演說(我所不知道的是，這些看似天真的道德演說，在多年之後，卻為我的生命帶來了真正的希望與救贖)。

無論是在一般人、抑或傳道者的眼光中，我們這些人，顯然都仍是未被救贖，尚未重生的一群。雖然他(她)們總是祈禱著希望我們在此的痛苦經驗，可以讓我們有機會打從心底接受主，但說實在的，有時我總想著，如果我每天都把我所犯的每一個愚蠢的罪行都告訴祂，恐

怕真的會搞砸祂的好心情。不過或許是因為宗教本身終究是奠基於寬容與救贖的精神，因此，即使我們這些人的表現有時實在是糟透了，但這些充滿愛心與耐心的志工與長者，還是願意奉獻自己的精神與時間，長時地來到此地，予我們這些人最真誠的關懷，單是這一點，就足夠令人深受感動與敬佩了。

能擁有這許多美好的機會與經驗，我們除了要感謝這許多懷有大愛與無私之人的奉獻，其實我們還必須感謝許多勇於改革的希望推手。這些在嚴肅制服底下隱藏著柔軟與良善之心的長官，或許是有鑑於以往對愛滋收容人的隔離政策，不僅會使得我們在生活與心靈上更趨於封閉與排外(其實嚴格的說，我們才是被排除在體系之外的一群)，且這樣的處遇，亦明顯不利於我們將來回歸社會(如果有機會的話)的適

應和需求。所以不僅開始安排我們接受各項教化課程，甚至還成立了專責收容工場，這使得我們這一類收容人，終於能有機會享有如一般收容人之作業、教化、與參加各項文康活動與比賽的機會。

其實在監方開始為我們安排這些教化課程時，正是我亟需尋求慰藉與指導的時刻。因為這時我那要命的刑事第二審的審判結果已經下來了，答案是——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知道這樣的判決結果，我內心的感受自然是非常的難過與失望，而這其中最讓我感到無法接受的是，我在閱卷的過程中發現，原來舉發這一切的人，竟是我最好的朋友——小佐；而促使他這樣做的理由還不是為了該死的正義，而是他指望藉此躲過毒品戒治的裁定……。他總算是如願以償的取得了出賣我的代價——逃過了戒治的裁定；但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他同時亦為自己爭取到了十八年的刑期。……這笨蛋大概忘了自己亦參與所有的走私行動之中了，我真是為自己與他的愚蠢而感到悲哀啊！

有人曾對我說，如果你能累積足夠的恨意，有時想法也可以殺人！在小佐的刑事審判庭以證人身分應訊時，我記得法官以非常嚴肅的口吻，問了我一句相當重要的話——當時他以極其凌厲的眼神凝視著我，問我說：「你是不是非常怨恨ＸＸ佐？」聽到這充滿警示與隱藏重要訊息的問題，我最後決定順著自己的心意而非理智來回答這嚴肅的問題。我告訴法官：「是的！我曾經非常怨恨他。但是我今日所面臨的處境，是源於我錯誤的行為，而非他的出賣，體認到這樣的事實，我最無法原諒與怨恨的其實是我自己，而不是他。」

事後我一直思考著自己為何會在當時講出這樣的話？因為在過去，我的心中始終滿懷著對命運的不滿，以及對過往那些曾傷害我、或不曾予我公平機會與對待的人所充滿的恨意。這件事讓我突然之間驚訝地明白，原來我最恨的其實是我自己，因為無法接納自己那爛透了的過去，所以我才會始終無法發展出新的自己。這外在的境遇，原來是內在的投射，如果我無法將生命中所有的那些負面的情緒與痛苦，轉化為心靈的啟發或生命的提醒，我將永遠活在黑暗的過往中，且將繼續讓生命在痛苦與悔恨中沉淪。

這與其說是靈光乍現，倒不如說是來自神的啟示所湧現的理解與想法，促使我開始思考著應該要如何去改變自己的內在與人生，而最好的辦法，或許應該從離開原有的那些負面記憶開始。日復一日苦

惱反芻於挫敗，根本毫無意義，如果讓滿腹的委屈肇致自己的情緒低落，實在無助於提升自己的心靈成長與生活品質的改善。我必須尋求一種強大且足以持續讓自己隨時保持活力與警醒的一種生活方式與力量，才有機會在浪擲了昨日之後，也能擁有完整的當下，並得以實現自己的人生與未來的選擇。是的！我很清楚我應該改變，因為只有忠實且真誠的悔改，我才能有足夠的信念與力量，來支持著我能滿懷著希望面對自己的未來人生。這肯定會是漫長且艱辛的路程，但假若因為這樣的改變，可以使得我的期望、祈禱和夢想得以有機會實現，也許我就能擁有一個沒有遺憾的人生。這小小的想法，卻隱藏著最大的願景，在這生命中最偉大的一刻，我擁有了希望！

從許多人的經驗裡，我知道有人在試過許多方法都沒能改寫自己

的命運，並為自己帶來幸福之後，會嘗試用宗教與精神修持的自我檢視與內在轉換的方式，來全面改變自己的心靈與生命。這能利用智慧這種珍貴且難得的天賦，透過不斷地練習所能創造與取得的成效，雖然是令人甚感欣羨的事，但這樣的方式，顯然不是我這蠢笨之人所能懷想的，不過如能用心傾聽、並且虛心學習，或許有那麼一天，我也能有機會碰到神的臉龐，而非只能終日凝視著地獄的入口。所以，我決定從此刻起，讓信仰在我生命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相較於那些深奧的教義與近於哲學的宗教理念，對於我想切實進行的自我改造過程，我想我或許應該先將那些令人頭痛的精神修持放在一旁，先試著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尋求與自己的和解，這樣的作法，可能會是不錯的主意，因為如果我想繼續擁有愛人的能力，我就必須

先學習珍愛自己的一切、珍愛自己的人生……因為只有這樣，我才能培養出同理心來珍愛他人。這是自我成長的重要契機與機會，因為在過往的人生，我所奉行與實現的，充其量也只能說是自私的愛，如果過往我能以更宏觀與良善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行為，或許，我就不會犯下這許多難以挽回的錯誤了。

對於我所曾犯下的錯誤，在我取得與自己的和解之後，這些錯誤，我將其視為生命中一段時期結束的開始與契機，亦是引導我未來人生的重要橋樑。能用「溫暖的理解」，取代「對錯的評斷」(引自黃淑文老師)，對我而言，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而引導我能平靜地理解自己並未失去人生中那些最珍貴事物的啟發，正來自於那些我原本以為的那一篇篇天真的道德演說。這世間實在充滿著驚奇，那

許多令人聽來昏昏欲睡的話語，卻像長了翅膀的種子，在你還來不及準備的時候，就落在你心中那豐富、肥沃、接受度高的土壤中，並默默地成長，等到有一天它突然冒出青翠的嫩芽時，還真是會讓人大吃一驚呢！

每個人的內心都應該有著善與惡的兩個部分，至於在人生的過程中，到底那一部分會被引出與展現的比較多，我想應該端看我們平日是選擇用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與培養自己。如果我們能時時保有正面的想法，並維持良善的本質，那麼，那些在生活中所產生的負面情緒與想法，就無法輕易地影響我們的內心，甚而進一步的影響我們的行為。

與自己和解的過程，對我而言，是一種難以表達甚至說不出口

的內心感受。那種長期隱藏在自己內心的那最真實與痛苦的情感，在內在心靈終於得以解除那些根植於仇恨的罪惡淵藪時，我那羈扼不住的感情，就像在眼框中不斷泛流的眼淚一樣，再也無法隱藏，也再也不須隱藏……因為，從這一刻起，我已做好了面對真實自己的準備……或許，接下來……該是瞧瞧這改變能擁有多麼強大力量的時候了……。

第十七章　改變的力量

根據經驗，擁有機會通常亦代表著必須面對改變與挑戰。事實上，在監方仁慈且明智地讓我們能擁有如一般受刑人的各項處遇後，我們這群人在慶幸之餘，同時亦必須準備著接受許多來自各種層面的全新挑戰。當然，在這些挑戰之中，亦包含著許多珍貴且得來不易的機會。

對我們這群幾乎可說是被世界遺棄的人而言，我們現在所面對的第一個難題是——從現在起，是否願意讓自己有所改變？這問題看似簡單，但其中所隱藏的涵義其實非常嚴肅。一般人對愛滋感染者幾乎都有一定程度的錯誤觀念與歧視，如果我們試圖積極地想將我們所想

要爭取與傳達出去的訊息散播出去，我們肯定必須在這樣的過程中，持續且勇敢地表達自己的立場；而且尚須在整個過程中，拼命的保持自己內心的平衡，來坦然面對批評與來自無知與偏見的各種歧視與誤解。這真是要命的挑戰！但如果我們連在這次世界中的小小一步都無法跨出去，我想我們這些人的人生就真的再也沒有什麼指望了！……看來是到了我們必須做足準備，用以維護自己的論點與價值的時候到了，不過在此重要時刻，我並不清楚除了我自己之外，在我身邊的人是否都已如我一般，準備好為自己而戰，並做好奮勇前進的準備？幸好驗證的時刻很快就來臨了！當我內心正滋生著這種改變的想法時，監方正巧將在三個月之後舉辦全年度最重要的一場爭戰——戲劇比賽。——之所以說這是全年度最重要的一場爭戰，是因為要參加戲

劇比賽這樣的活動，除了參賽隊伍本身必須具備含括藝文、美術、工藝、音樂等各領域的人才與技巧之外，尚須設法在比賽中發揮創意、推陳出新，才有可能在比賽中脫穎而出。因此，每年各教區幾乎都是盡其所能地整合全部的資源與人才，來參加這項比賽，以至比賽過程不僅精彩可期，且競爭亦一年比一年激烈。

如果……我知道在我腦中漸漸成型的想法幾乎可說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如果要叫一大群愛滋受刑人不顧其感染身分，拋頭露面地站在舞台上，面對著廣大的觀眾表演，我想倒不如叫他們拿刀拿槍到外面與人火拼一番還會更為容易一些。……但是……如果我們真能辦到的話……還有什麼能比這更能激勵人心、建立自信的呢？管他的！反正與其守舊不如犯錯，因為即使錯了，至少我們這些人會學到教訓，

也會變得更堅強。但如果我是對的，或許我們這一大群人，便能有機會朝向個人信念的實現跨前一大步……只要知道有人在乎，或許我們就能幸運地在靈魂的角落，保持一點最後的乾淨與光亮。

雖然我知道只有讚美時才能用到神的名字，但我此時真的非常需要指引與支持，因此，第一次，我真心地祈禱主能幫助我。

原本我總以為大概沒有什麼能夠比擁有共同的敵人更能凝聚向心力了，但是這樣的想法，顯然不適用於一群長期缺乏希望與積極精神的人。幸好我這人向來只要是在我想做的事上，即使面臨最棘手的處境時，亦總能依然確保進展的空間，這或許應該歸功於我那黑暗性格中少有且珍貴的積極與熱情。

說服別人始終是我的強項，但這次當我企圖說服他人與我共同承

受壓力、迎向挑戰，並贏取應得的讚賞時，我所得到的反應與看法，實在令人感到非常的失望，……因為大多數人都認為這無疑是去挑戰缺乏邏輯與違反常識的事情，——我們不可能贏！別出去嚇人了！或許我們光在舞台上講話，怕被噴到口水的觀眾就會像逃難般地落荒而逃了。

天啊！我真替自己與這些人感到絕望，但我相信自己的直覺與能耐，如果我找對方法，或許我就能喚起大家潛藏在內心中的力量。但到底什麼才是對的方法呢？現在可不是練習對自己發問，用以鍛鍊心智找出真相的適切時刻，因為離比賽的時間愈來愈接近了……看來我很有必要尋求有力人士的協助，才有可能在期限內組隊參加比賽。

單位內所有的長官其實都早已明確地表示願意提供所有的資源與

協助，讓我們能參加這場比賽；就連到此授課的許多志工與老師，在知道我們有這樣的構想與計畫之後，亦深表讚賞與支持。現在我們所欠缺的，其實是那些真正具有勇氣與自信，且敢於挑戰自己的人。要在這地方找到這樣的人還真是不容易啊！不過人性終究是寶貴的，許多事如果從人性的角度出發，就不會被無情的邏輯所限制了。

即使在已知的總和上，大家的共識仍認為我們沒有必要在他人面前表現想法或行為；也不需要尋求他人的肯定，但我知道如果抱持這樣的看法與見解，我們這群人不僅將會永遠被限制在自己的世界裡，且將失去尋求自我與希望的寶貴機會。因此，我決定不讓批評我的人耽誤到我，毅然展開自我追尋的旅程。抱持著這樣的積極精神，我不僅開始撰寫劇本，亦帶領著少數幾位與我有著共同理念的人，展開各

項的準備工作。我雖然無法預知結果將會如何？但我相信，這至少會是我們能發揮創意與思考，嘗試新的表達方式的一個珍貴契機。

工作開始進行後，同時間在單位內亦神奇地開始醞釀著一種非常不尋常的熱絡氣氛。——首先，開始有一些人會對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有一些奇怪的批評與建議……然後，原本那些對此事一點也不關心的人，突然會經常充滿著好奇心，出現在你的面前晃來晃去……從開始計畫進行此事，我心裡便已做好認真對待批評，且不參雜個人情緒的準備，這是理性與經驗之聲，我知道如果我們想贏得自尊與榮耀，我們所需要的會是勇氣與信念，而不是那些在面對惡意批評時所產生的怨毒與忿怒。或許是一開始我便懷抱著這樣的想法，所以在整個過程中，我始終能以開明、堅定的心情與態度來面對與接受來自各方的

壓力與批評，這正是以前我所欠缺的特質，我很高興在這件事上，我能學習到不讓無謂的自我負面情緒來搞砸正在進行的事務。

有人說：通常能給人們帶來希望的往往是神祕性而非邏輯，因為神秘性能讓人們相信，在微不足道的自身之上，還有一個更偉大的力量存在。在戲劇比賽這件事上，我很快就印證了這樣的說法是正確的，因為在這期間，發生了許多超乎我原先所預期的事。我除了相信這是改變的力量所展現的成果，我也相信這是難以言喻的集體神祕性思維所帶來的希望所完成的改變。

隨著比賽的時間愈來愈接近，單位內的氣氛已不僅是用熱絡可以形容了，——整個群體所抱持的希望意念快速地形成一種巨大的力量，而這團體的意念所凝結的熱切氛圍，使得整個單位簡直就快炸鍋

了！我從來不曾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在此地的悲苦容顏中見到這麼多泛著紅光的笑容……每個人都希望可以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心力，這雖然對我來說有一定的困擾，但有誰能拒絕這許多珍貴且真摯的善意呢？這不是我個人的一場戰爭，也不是我展現個人能力的舞台，……這是一場關於一群悲傷、痛苦的人們，希望轉化痛苦、重尋自信與尊嚴，並創造新的記憶、新的希望、新的自我價值的一場心靈之戰。如果運氣夠好，我們就可以向自己與他人證明——如果認為我們不夠好，那將會是最大的謊言；——如果認為我們沒有價值，那將是最大的欺騙。(同引自黃淑文老師)

人生最大的榮耀應在於每次跌倒後能堅強地重新振作起來，我衷心期盼，即將到來的這場比賽，不僅可以為許多人帶來美好回憶，亦

能為我們這群有著悲慘人生的絕望者，開啟一扇希望之窗……雖然這樣的權利與能力應該掌握在全能之神的手上，但我有信心相信，我們一定會得到祂的祝福！

比賽的日子終於來臨了！這一日，全監都籠罩在一種奇異與詭譎的興奮與熱切氛圍中。

穿著用被單費心縫製的破舊戲服、戴著用廢棄塑膠帶製作的假髮，我們一行在教誨師以及主管的帶領、戒護下，來到了比賽會場——大禮堂。

我們的到來立即引起一陣騷動，在好奇、詫異、厭惡……等等在我看來猶如利刃般的奇異眼光注視下，我們安靜且耐心地等待出場時刻的到來。我不知道此時大家的心中有何感受，但很快我就會讓所有

在場的人知道，要判斷人，必須以其行動與結果作為基礎，而不能只是單憑自身的臆測與偏見。

在一場場精采的表演與聲嘶力竭的加油聲之後，終於輪到了我們上場的時刻了——當舞台上巨大的紅色帷幕緩緩上升之後，原本喧鬧的現場，突然變得鴉雀無聲，……而我的腦袋亦在此時突然不中用地變得一片空白……真是要命！依照編列的劇情，我可是要第一個登場的，這下子可慘了！原來真實站上夢想中的舞台，與我所想像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我真遺憾沒有人在事前告知我這樣的事實。不過事已至此，別說是有回頭的機會，我就連思考的空間都沒有了——因為當音樂響起，早有人一把將我推了出去了……。

真是太沒有道德了！不過這也確實幫了我一把，看來任何事只要

有個不算太糟的開頭，通常還是會有很好的發展機會的。排練多時的表演最後還是順利地完整演出了，雖然稱不上完美，但在我們的心中還是充滿著無限的感動，因為不管結果如何，我們都已在其中找回了自己的尊嚴與自信，就生命的本質與意義而言，這無疑是最珍貴與重要的了。

比賽結果很快地在計分後當場公佈了！當裁判宣佈名次時，愛默生曾說的一句話，清晰的出現在我的心中——：「一個人最大的幸運，就是被內在精神所引導而成為真正的自己。」（生命的獎牌）

比賽結果——第一名！

第十八章　天路旅程

漫長的牢獄歲月不僅讓我有充裕的時間與刺激來深深探尋自己的內心，在過往那些艱困且流變迅速的時日裡，透過愛與自我追尋的轉化，亦為我的人生帶來了截然不同的改變與幸福。

這原本應該是充滿悲傷的長路，幸而在許多人的引導之下，我能不斷地嘗試將負面的情緒丟在腦後，並將專注的焦點從愧疚與自憐中轉移出來，現在即便有時我還是必須面對許多突然而來的傷痛與不公，但我已能不再屈服於心中的怨毒與忿怒。心有多寬，世界就有多寬，外在的環境，其實是無法限制我們的內心的。與其在監外當個欲望的奴隸，我實在寧可在獄中做一個內心自由的人。

在這嚴密警戒的監獄裡，人其實很容易跟自己的真實情緒疏離，保持自我，無論在何時何地本來就難，特別是在這無邊的高牆與鐵窗裡，自我的地位，通常總是敬陪末座。歷經多年的淬煉，靠著好運氣與願意承擔自己信仰的東西，我的人生幸運地邁向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這是緩慢的過程，中間所需要超越的陡峰，亦需要堅強的毅力來持續與完成。

長路漫漫，起頭的錯誤持續了數十年，在歷經自我心靈的審視與改革之後，我從來就不曾再對自身的改變是否擁有任何積極的意義而懷疑，因為答案明顯且肯定，只要我能持續擁有如信仰般堅持的信念，我就能讓原本源自於痛苦與磨難所轉化而來的感恩與寬恕，為我帶來新生命的平靜力量與優雅，這樣的過程，除了我心裡那一丁點兒

永不復返的東西之外，對我而言，其實沒有什麼是必須再費心整理的，因為這一切再自然不過了，沉湎於過去，只會讓我偏離於當下，這無非是我目前最不需要的了。

專注於現下此刻，活在當下，努力追尋與體認生命的真諦，即使是悲傷長路，也能變成天路旅程。我堅信這樣的想法，也希望能在自身體現這樣的事實與價值。

執刑近八年之後，我的刑期最後定為應執行刑二十年。在這期間內，我懷著興奮與感恩的心情面對著未來，但同時亦在熱烈中透露著感傷。無法陪伴孩子成長，是我此生最大的遺憾！但罪惡與恩典，似乎總會在人生中不停地交互作用，雖然我與孩子之間有著缺憾的愛，但孩子的優秀表現，不僅讓我深感寬慰，而且讓我相信，自己肯定是

深受祝福的人！還有什麼能比擁有家人全心全意的愛與支持更讓人感到幸福與快樂的事呢？執刑這麼多年，父母所給予我的慈愛與建議，讓我能隨時振作起精神來，繼續地往前走；儘管經過長遠的分離，我那美麗的妻子依然愛我如昔；至於我所最為鍾愛的女兒們，仍然日夜在熱切地盼望、等待我的歸來……擁有這一切，我真是一個再幸運不過的人了。

珍惜已經擁有的事物，遠比希冀那些沒有的事物來得重要，對於這許多生命中的恩賜，我不僅滿懷感恩之情，同時亦對未來懷抱著無限的希望。雖然我的人生在他人的眼光中，或許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失敗者，但我知道在家人的心中，我永遠會擁有屬於自己的位置，而且不會有任何人可以取代。光是這一點，人生就充滿著美好與價值，

對於以前無法體認到這樣的事實，我的內心雖然還是會有著深深的遺憾，但過去終究已經過去了，結束生命旅徒中的一章，很快，我還是要開始嶄新的旅途……

這是最不平凡的機會！這擁有愛與真誠的時刻，猶如背著陽光勇敢地爬向高處，等待伸手就能碰到藍天。在神所給我的眾多禮物中，對生命的熱愛，肯定會是最重要的一樣了。

一個人一定要思考自己的內心是什麼？當我們處於絕大的痛苦和不安時，或許恩典可能會在此時降臨與發生，但也可能最終我們仍必須獨自展開艱辛旅程……人生貴在正直誠實，當我們面對生命中的種種挑戰時，我們是否能堅守與豐富生命的意義，實取決於我們當下是否能為未來做出正確的抉擇，以及我們是否能迎接挑戰、維護自己

的價值體系。在漫長的歲月裡，我雖然無法知道我到底改變了多少？但有一點至少是我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成為了比以往更好的人。雖然生命即是開始與結束，沒有什麼是永恆不變的，但對於一個罪人來說，如果我願意懺悔改過，讓慈悲、寬恕、願景、友誼、智慧、喜樂與勇氣等珍貴且正面的特質來帶領引導自己的內心與行為，那麼就算過去在生命中我曾歷經滄桑，我想我還是能再擁有愛人與被愛的能力……。如果我能掌握這樣的能力，那曾經糾纏於我的黑暗與仇恨的年代就會離我而去……因為有著這樣的信念，在掙扎通往自由之路的長路上，如果我疲倦了，我不會忘了繼續走；如果我感到孤單與害怕，我還是會勇敢的繼續走；如果我肚子餓了，沒有關係，我仍然不會停下我的腳步，繼續走，因為我知道，如果我想品嘗到自由的滋

味，即使腳上流著鮮血，我也一定要堅持下去，繼續往前走……，任何時候我都不會忘記，除了我自己，沒有人可以阻礙我前進的腳步……

在這個不平凡的時刻，在這個不平凡的地方，每當我看著滿月在監獄高牆的後方，漸漸地升到巨大建築物的黑影之上時，望著那無垠的夜空與無數閃亮的星星，我總希望能藉由星星的方向，尋找到心中那條歸鄉的路途。

在強大心靈所打造的系統裡，小小囚室自成一個開闊的世界，在這裡，我可以剔除所有現實的雜務，只剩下心中那些最要緊的希望與願景……在無邊的黑夜之後，等到黎明的到來，我知道迎向我的，仍將是那最溫暖與燦爛的陽光。

就讓歲月在這樣的靜好之中流轉與消逝吧！雖然無法與我所愛同享這內心的靜好時刻，但我的心，其實從來就不曾離開過她們的身邊……

儘管相隔兩地，我與家人的心，仍將永遠為彼此守候……直到永遠。

第五篇：一公克的快樂

作者：張敬淳



故事大綱

置身於法律邊緣的我，脫離了正常人生活的軌道，迷失在感情與藥物之中，過著沒有明天的生活，想擁有一份真正的依賴而不是物質上的需求，進而穿梭在人與人之間的迷霧之中。

我們都是這個宇宙之中的陌生旅人，為了各自的生存方式而存在著，述一個煙毒犯與酒家女的刻骨銘心愛情故事。如果愛上一個人，我們得連同她身邊的一切全都愛了進去，不論她的貧富貴賤，健康或蒼老，但如果在自身無法給予她該有的更好幸福時，我們是不是應該留住那一份真正的愛，在必要的時候鬆開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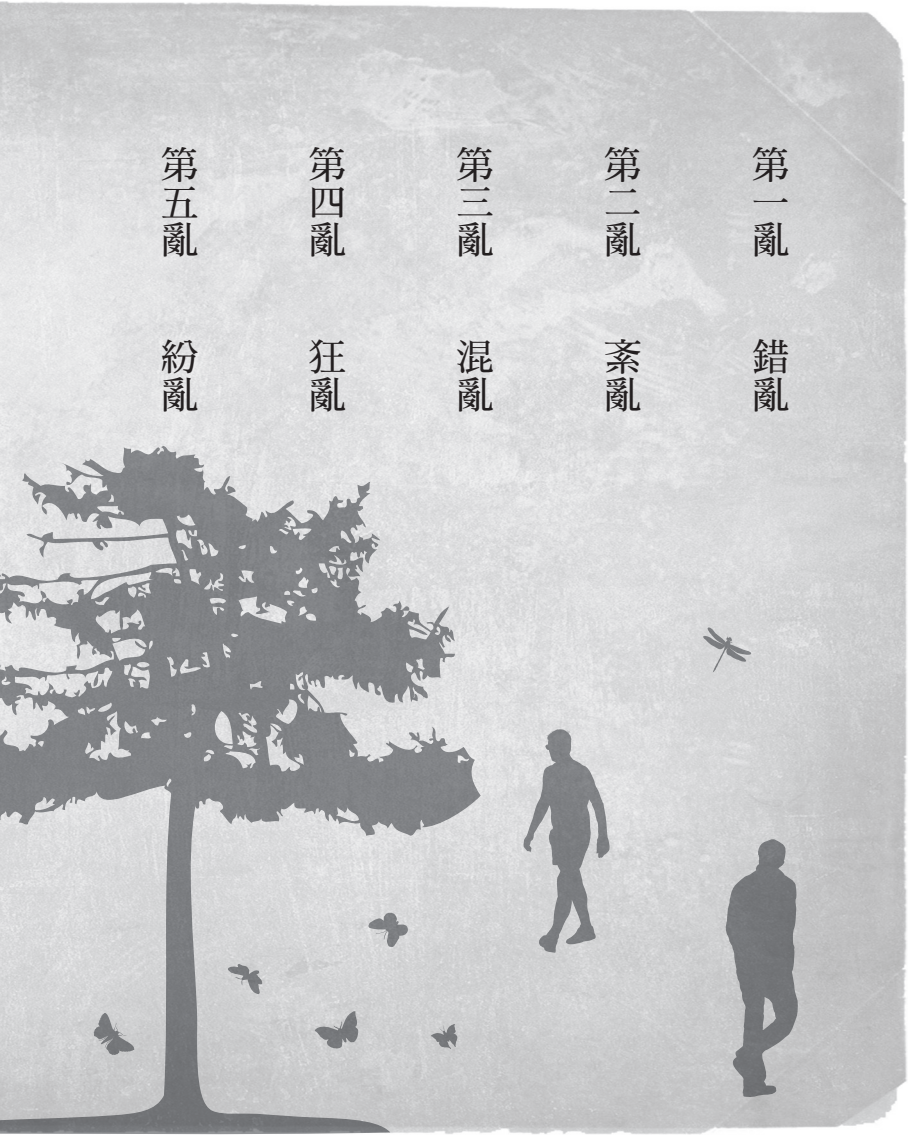


一雙其實很想緊握住的雙手。縱始心中有再多的不捨和過多的感情，我們都不應該讓別人跟著我們受苦。更何況，我們各自所仰賴著存活的那一口快樂的氣息，很有可能不是源自於我們心中各自對對方的愛。而是那你一開始覺得無所謂的那一種放任，直到那種暫時的放任成為了每天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幾乎佔據了我們的整個生命。直到我們都活得忘了自己是誰。不是我們忘了回家的路而是我們選擇流連在那一公克的快樂之中時，我們就背棄了我們原本美好的人生取向。

該如何在生命之中重新尋回迷失的自己呢？

你的心中是否也有相同的答案？

第一亂　錯亂
第二亂　紊亂
第三亂　混亂
第四亂　狂亂
第五亂　紛亂



第六亂 迷亂
最終回 平亂
後記



第一亂 錯亂

「喂！你在哪裡？」我接起電話之後左奕年尋問著我的方位，也是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我用調侃的語氣回答：「我在江湖！」相當無厘頭。

「什麼江湖？」左奕年不懂我的幽默，狐疑的與我凌亂的對話著。

我用右側肩膀與臉頰夾住我的Ｎｏｔｅ2手機，左手握住方向盤，用左小指切換了左轉燈，順勢轉動著方向盤，準備在這一個路口左轉。我又用右手的「哀鳳」與朋友正傳著Ｌｉｎｅ訊息，ＬＶ包包裡的另一支電話還在響，正撥放著：每當我需要你時，你都不在。我聽了覺得不捨，放下了右手中的「哀鳳」在褲襠前的座椅上，便伸手進包

包裡翻找S3手機，打算先切斷那乍聽之下，我見猶憐的悲情歌曲。

我在電話未接起時，告訴左奕年：「你等一下！我接一下電話！」但我沒有多餘的手可以放下手機，只能繼續夾緊我的Note2。

左奕年說：「好。」他也只能這樣說。

前方路口號誌逐漸由綠轉黃，我的右腳踩下油門準備加速通過，用餘光撇見了欠錢不還署名的來電。通過路口之後我接起了電話放到我的左耳，用左臉頰再夾住我的S3，我像個有三頭六臂的怪物，七手八腳的忙得不可開交，電話接通後，我對著欠錢不還說了一句：「喂，不好意思，我待會回撥給您好嗎？」

在那個瞬間，像兩頭燒的蠟燭同時被我的一句話吹滅，只聽見在電話兩頭的兩個人同時回了我一句：「好！」異口同聲又整齊切斷了

各自的通話。

我說：「ㄟ！ㄟ！ㄟ！不是啦！」卻無法挽回了。

只留下空空蕩蕩的餘音在我的耳邊遶繞…

我自覺得好笑，那我現在是該先打給誰。

無意間，我看見了我這一站的目標，慢慢的停靠在路旁，索性先打給在這裡等我的人吧！

「我到了！」我沈穩而冷靜的說著。

「嗯！」電話中的人回答。

右方的騎樓下竄出一個黑影，左顧右盼的張望著我的車，緩緩的向前趨進，接近我的車。

我打開中控鎖，搖下副駕駛座的車窗，向眼下的這個人使了一個

眼色，示意他上車。

車門被打開，又闔上。

我慢慢踩下了油門，準備在下一個路口右轉再右轉再右轉的回到原地。

時間已是凌晨一點五十三分，我在忠孝與新生的交界處作一個盤旋。

我雙眼注視著前後左右路上的各種狀況，找了一個陰暗處隨即又停下了車，扭熄了大燈，側過身又伸出右手到我駕駛座的座位下方取出了ICE，那是管制藥的一種毒品。神秘，不可告人，而且，妙不可言。

我又用餘光撇見了右前方的學校前整排的跑馬燈上，顯示著：一吸毒成千古恨，再回首已骷髏身，別用你的青春浪費在毒品上，吸毒一生，害人害己。我心想：它們怎麼都知道。

我無視眼前警告標語的警示，自顧自的存在著。

動作敏捷的他接過了東西看了一下，藏進他的私密之處，伸手掏出了一疊千元大鈔數了數，遞了給我。

我接過紙鈔後點也沒點便放進我的包裡，裡面的錢已經亂成一團，層層疊疊。

這是我們之間彼此一種心照不宣的信任。

Line裡的人已經急的跳了腳，另外兩支電話又不約而同的響起。

車子轉回了原處，我在路口放他下了車，下車前只說了一句：「記得，電話裡什麼都不要說。」

「嗯！我知道。」他下了車又往黑暗的盡處中快步的走去，消失在這危機四伏的永夜之中。

我拿起Ｎｏｔｅ2回撥給左奕年，告訴他：「我馬上到了！」

我們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默契，不需要太多的言語來裝飾彼此的存在，我們各取所需的完成各自當下的工作，但，這一份風險，始終存在著。不論是對哪一方，都有必然的危險性存在。

而我，早已忘了自己身處在這危險之中了。

道德與罪惡感逐漸在我充滿了慾望的思想中消逝殆盡了，我知道我迷失了。或許，當下我正朝著某個目的地前進，但我是否察覺到我眼下所歷及的一切即將將我帶入另一個失去自我及自由的世界。或許，我所追逐的一切，我根本就毫不欠缺，但我卻像是被迫著不得不這麼去做的人過著我的生活，讓我原本可能善良的人性隱蔽在這個社

會的邊緣之上．我其實可以很快樂的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時常在想，每天面對電話、數字、金錢、毒品、磅秤（俗稱公道），分裝袋和陌生卻又熟悉的朋友，以及玻璃球裡被火燒烤過的煙霧，被煙燻黃的歲月裡，我的青春無聲無息的流失在這個框架之中，我創造了我的過去、現在及未來。我一直很想清醒過來。但，我始終是醒著的，不是嗎？我的世界裡少了夢想，少了愛情，少了親情。爸過逝後我獨自一人搬出了家裡，在信義區租了間有附帶車庫的屋子，過著我一個人的生活。從租屋處出門已是三天前的事情，這三天我幾乎未曾闔眼，我從平面道路走基隆、七堵、汐止（我故鄉）、南港、松山、東區到西門町，又繞過萬華、板橋、中和、永和到新店上北二高，接著從北二高下土城到三峽，最後又回到市區。我活像是個開著小黃的計程車

司機，而我一個月下來油錢的開銷大約在兩萬左右，而且時常光顧各地的汽車旅館、ＭＯＴＥＬ與飯店，放著租好的房子不住卻時常流連在區與區之間的朋友家裡，這麼一過就是幾個月。我像隻無頭的蒼蠅在觸犯法律的邊緣流竄著，已經三個月沒回家的我，時常想起我的母親。母親在父親過逝之後因為怕觸景會傷情隻身前往法國里昂找我三姐，打算長住，並且因為三姐在法國的租屋處即將轉售而無法續租，媽花了大手筆的買下了該房子，讓長期待在法國的三姐不再飽受租屋寄人籬下之苦。而故鄉的老家，剩大姐與姐夫及我姪女同住，老家的鑰匙被大姐要了回去。因此，我無法再進入家裡，讓在家裡的那一段時光裡，頓時成了回憶。而離了婚的二姐，帶著十歲大的女兒流離失所，也和我一樣無家可歸。

罪惡感到底是源自於每個人因未泯的良心所激發出來的內心自性，亦或者在該事件當中已然違背了自身的道德理念所殘留下的觀念，我已不得而知。對於一個犯罪者是否會有不同層次上的感受，除非我以身試法，親身去體驗犯罪之後所帶來的快感，但隨之而來的空虛隨即又進入我的內心，究竟在我寂寞空洞的內心裡我又遞補進去了什麼來滿足我自己？亦或者我其實是因為生活上的平凡無奇而在生命中尋求另一種慰藉自我心靈上的短暫空缺。但不論我多麼努力的去追尋，那個空蕩感始終存在我內心的最深處之中，不斷的啃蝕我的靈性與人格。亦或許，逃避現實可以成為一種解脫，讓自我的存在感置身世外的抽離這個常人的世界。那麼，別人是否能從我深邃的眼神之中看見我的罪惡呢？我是否自知自己終將無法自拔的沈溺在那種因為一

種習慣的養成而不再感到罪惡與恐懼的生活方式，完全的將自己融化在某個社會階層的小圈圈裡而再也無法跳脫？

在學術的認知上，犯罪者因為某種生命的欠缺而犯罪，不論是心靈上或生理上的欠缺，有時很難以道德去評論。但透過法律的規範之下，使得在法律邊界遊走的邊緣人產生了某種精神與行為上的差異。所以，當我已經忘了去戒慎恐懼的嚴防自己犯下錯誤時，我想，我已經淪陷在罪惡之中而不斷的輪迴著了。

我夾雜在道德與罪惡之中，我已分不清我所做的，到底是在拯救一個極度想跳脫的靈魂，或是根本就是在徹底的破壞一個具體又完整的人生？

我知道我破碎了嗎？

或許在沒有利益衝突的道德瑕疵裡，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神聖的，但在不為人知的法律背後，一旦某些行為被搬上枱面，是否經得起這個社會體制的批判？我或許能在眾人的面前披上神聖的袈裟，企圖掩飾自己在法律上的罪責，欺騙著自己仍是善良的，但誰又能真正救贖我的靈魂呢？誰又來赦免我已遭受良心譴責的真正罪業？

或許，只有一個單純的原因，使我可以姿意妄為的隨心所欲而為所欲為的去做，去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模式，去彰顯自己耀然於世的舉世精神，但我卻找不到那個理由，更無法判別它的對錯。

我想，我已經出賣了我的靈魂，為了達到與這個世界的和諧而共存，暫且做了另一個不完整的自己。但我還是在七零八落的生活中企圖找回自己的生存方式，讓自己曾經失去的一切再重新回到我的手中。

可是，當我愈奮力去追求結果可能到最後會失去的更多。

有人說，我會逐漸忘記一些事情，下午會忘了早上做過的事，明天會忘記今天做過的事，就像我現在忘了我剛剛到底在幹嘛一樣。而最後會慢慢忘了自己，忘了回家的路，到時就像阿嬤袜認得阿松仔一樣，什麼都不記得了！一年前的一場車禍使我顱內出血，醫生診斷為間接性暫時失憶症。還好我醒了過來，命大！我常在想，那不是很好嗎？能忘記過去所有的傷痛及現在的犯行，在精神上來說，不論我即將面臨什麼問題，都無畏。因為，很快的，等一下，我就會忘記了。人生不就是如此嗎？與其選擇活在痛苦的回憶之中不如快樂的活在當下，但當下的我雖然過的充實、忙碌，但在罪惡之中，我總是無法快樂起來。

回到租屋處之後，我關上了所有的手機，只剩下平板電腦裡的遊戲還在Ｒｕｎ，又開啟了家用電腦連上另一個遊戲帳號。沈溺在賭博遊戲裡的我，猶然記得多年前我仍在做正常工作時，一位友人正教我如何進入賭博網站裡遊戲的那一種恐懼與罪惡。我當時在想，我好不容易跳脫了那種生活，現在又要再回去嗎？

很遺憾！持續了沒多久，我又被打回現在這副原形。在寂寞中我已無處可逃，剛想闔上眼卻又收到電腦那端傳來訊息…

有色誘惑說：「在嗎？」這明顯是個女性的暱稱。

我一臉狐疑的看著，我並不識得這位陌生女子，但朋友與朋友之間經常傳遞著我的電話號碼及遊戲帳號，只因為我擁有別人的「一種需求」，因為某種生理上的需要，讓我無法分辨出我與某個人的真正

關係，究竟是某種程度上的必需性，亦或是真心交往的對象。但，我卻毫不防範的與人真心互動著，卻忽略了對方可能是因藥物上的依賴性而和我湊成一塊。

我回：「請問您哪位？」

她回我：「我們在汐止的一間網咖外面見過，我是小四的朋友。」

「他不是進去了。」我大概猜出了她是誰。

「對呀！他的電話現在我在使用。」

「那你怎麼有我的帳號？」

「你把電話開機，我打給你。」她居然還有我電話。

「喔！」我把電話開了機，兩分鐘之後有人打進來，署名是小四。

我接起了電話，電話中傳來一聲溫和的哈囉！幾句寒暄之後她約我在松山車站前的一間旅館見面，這種場次對我而言早已司空見慣，經常與女性友人出入ＨＯＴＥＬ的次數不計其次，卻可能在別人印象中留下了另一種想像的空間，而我卻從來沒有跟任何人發生過任何關係。

我掛上了電話打給住在附近的小杰，叫他過來家裡找我，陪我一道前往。

過沒多久，小杰到了我這，我們隨即出了門，到了約定地點之後，我打了一通電話給她。

我把車停在旅館後方的停車場裡，我並沒說我到了，試圖靜觀其變，查明來意。

我看見二男一女在前方的公園內聊著天，男的約莫十七、八歲，

一胖一瘦，女的約莫二十五、六，戴一副黑框眼鏡，身穿墨綠色羽絨大衣，緊身牛仔褲，長筒馬靴，怎麼看都像是個良家婦女，怎麼會搞上這個？

接起電話的另一端她異常的溫柔，我問：「妳在哪裡？」

「在市民大道的公園裡。」

「自己嗎？」我早已有了答案的虛擬問題。

「嗯！」她居然說謊。

我用擴音器與小杰聽了不禁冷笑了一下。

「那妳找我幹嘛呢？」我又明知故問，企圖從對話中鞏固自己的重要性，殊不知我是因為極度的小心才有此一問。

其實，我從不在電話裡提及一些違法的事情的。

「Y就那個Y！」她回我。

「什麼？」我裝傻。

「唉！你明知故問。」

我為了消遣眼前這個人在顧左右而言它。

「我聽到妳旁邊有人的聲音。」我問。

「喔！那是我弟弟，他剛到。」又說謊，明明一直都在旁邊。

「喔！」我沒有拆穿她，反而繼續這個劇情發展下去。

「妳到底想幹嘛？」我又問。

「就找你啊！」

「找我幹嘛呢？」

「拿東西Y！」

「拿東西！拿什麼東西？我有欠妳什麼嗎？」

她幾乎快被我的謹慎給氣翻，卻還是顯得有耐性的和我周旋。

我假意開動車子經過她們旁邊。「我剛經過公園看到妳們好像不只兩個人？」

「喔！他是我弟弟的朋友，他剛到而已。」明明就一直沒離開過，究竟為了什麼，這個女人從頭到尾竟然沒有一句真話，真是會瞎扯蛋。

我又說：「喔！我迴轉一下，馬上到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妳要找我拿什麼東西。」

「沒關係！你到了再說。」隨即掛上了電話。

我其實應該把這些事情更簡單化的。因為就在一些來路不明的人

士裡很有可能潛藏著危機，我一方面擔心警方或檢方用釣魚的方式把我給引誘出來，另一方面又害怕別人覬覦我手中的一切而想盡辦法來想要接近我，這樣一來這種多餘的聯絡方式對我而言根本沒有任何好處，只是憑添更多的麻煩事而已。然而就因為一句她是我朋友的朋友我就必須承擔這恐懼和害怕嗎？又或許，我的不真實確實讓自己活得像是個難以親近的人，可是我又能輕易的出現在任何一個陌生人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怎麼了？

回到了剛剛停好車的位置，再次的把車停好，兩人依序下了車。在我呼叫她們一起碰了面之後我們一干陌生的人進入了旅館內，擠進狹小的空間裡。

她出其不意的脫口而出的一句話使我驚悚：「你有女生嗎？」海

洛英的俗名。

人家說吃軟的女生最好別接近，會讓你痛不欲生。

「對不起！我不碰那種東西的。」

隨即起身準備走人，「我上個洗手間。」我走向廁所，小杰也跟在我的身後。

無意間卻又在浴室聽見她在電話中與人相約。

回過頭，我告別了她，試圖從這裡走出這個恐怖的世界。

再見到她是一個月之後的事，她一再的拜託我幫她，要我把文件（意指毒品）丟給她處理，但我為了隱藏我的罪行一直不敢在她面前表露。但她一次又一次的請求，我只好無償的轉手交付給她，簡單的交易關係，雖然看似輕鬆，卻在背後不知道費盡多少心力想要救贖眼

前這個人。

就一次。好嗎？

我實在不希望一個女孩子家沾染上不好的習性，但我終究還是間接的傷害了她。

我們見面的時間始終短暫，直到最後我乾脆請她自己與我的人連絡。但出手的價錢卻得到替我做事的人的抱怨。

「老大，你這樣不行啦！」

「我知道。」

隨著光陰漫無目的流逝的人生，我！到底知不知道我自己在幹嘛呢？

幾個月之後的某一天晚上，她又突然來，請我開車幫忙搬家。我

到了之後才發覺，那是她與另一個男人的租屋處。從她口中得知這個男人是如何的對她好，因為通緝的身份被逮了，留下她一個人與即將退租的屋子。我們在整理完一些雜物之後便一起離開了那個地方。

我幫她搬完家之後，她卻一直不說等一下要去哪裡，或做什麼。或許她只是想找個人陪陪她，我只好推掉一些行程和這個女人攪和在一起。

又過了三個月之後，我們發生了肉體關係，正式的交往。

就這樣，她開始支配我世界中的一切，對我的朋友尖酸、刻薄、吝嗇、小氣、百般刁難。

我親手建立的一切她居然想要插手掌控，朋友一直對我抱怨，我卻放任她繼續干預我的世界。

我的忍讓、耐心、與愛，逐漸的寵壞了原本就嬌縱的她。

真心付出，最後得到的卻是一場空。

連自己，都搞丟了。

她開始自己和我的朋友聯絡，並積極參與我的工作，好像她和我在一起之後所有的一切都是她應得的。而她也一再的拿我的錢去買海洛英，我卻無法阻止她，我天真的以為她自己會有所節制。而我卻錯了！

那根本是一種缺陷，就算在道德上遭受良心的譴責，一旦衝破了法律的界限，我還是在那個點上爆發開來。

她那不可取的行為已經攀升到了極點，就在我因為身邊的業務忙的焦頭爛額時，根本無暇顧慮感情的問題。因為在我所接觸到的人當中，多半是為了找我而找我，根本不是因為，喜歡我。

這何嚐不是我人生中的另一種悲哀。

就這樣，連我真正想面對某個人而認真的談上一段感情時，我會懷疑我和她，到底是不是真心相愛的？

我依然常開車行徑在車陣及馬路之中，像是個馬路小英雄。總出門前早已將所有的違禁品妥善的藏匿起來，只有我身邊的她知道地方，我們之間並沒有秘密。我們在各自的面前表現出最不為人知的一面，她接受我所有行為的一切，如同我承接住她的過往及現在一樣，但她卻出賣了我。

當她第一次拿出針劑調好藥物的比例往手肘內側靜脈血管注入時，我看見她臉上濃縮的表情，綜合了興奮、喜悅、墮落與掙扎。可

惜，我卻無法拉住她，往回走。這是我生命中另一個遺憾！之後我雖然持續的帶她前往市立療養院接受替代療法的治療，她卻習慣了雙管齊下。

試問，今天我與這個女人只有一層薄弱的感情，雖然附帶上了肉體關係，我卻看不見她的靈魂，那我們又是為了什麼而在一起？

我們經常為了我不讓她繼續施打為由吵架，她卻告訴周遭的朋友是我教她的，常在別人面前提及我如何欺負她，要別人同情她、可憐她，進而施捨她。她常在我的朋友家過夜，就只是為了打上一頓。為了這個女人，我幾乎傾家蕩產，花光了我的積蓄，臨走前她還偷走了我的寶石，值錢的東西都被她帶走，最可怕的是她跟我身邊的一些朋友還有染，朋友都勸我，換個夢來作，再這樣下去我會很慘。結果

我不聽，搞得烏煙障氣，眾叛親離。她像個金光黨一樣啃蝕著我的一切，最後連我的骨頭也一起吞了下去。最可恨的是，我六次的被抓經驗竟是她一手策劃的，其中有幾次我一覺醒來，身邊的重要物品早已不見，我打電話問她，她都說沒看到，不知道，只剩殘渣…與皮條，而我居然到分手後才知道。

在我好不容易擺脫了她之後，雖然我失去了一切，但我還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再爬了起來。過往的回憶層層的襲來，那這一生中最不想回想起的一段往事。

還好，都過去了。

為了接下來的故事，我不得不將這一段痛苦的過往搬遷出來，希望能藉由某一種方式，釋放掉它，緩解我心中不平的思緒。

第二亂 紊亂

一個人跌倒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失去了求生的意志而放棄了再追求成功的機會。

我雖然有過了一次恐怖的經驗，但我還害怕又再次的跌落那個人生的谷底，我存在的本身就已然是一個絕大的錯誤了，我若是再因此而丟失了自己，我該如何對自己交代。我永遠都記得自己身無分文在街上遊蕩的日子。在家裡，好好的大少爺不當，非得出來外面攪和，搞得自己一身腥，落得淒慘落魄的下場。那時才發覺，怎麼身邊的朋友都不見了。其實，並不是我願意消失，而是我根本就沒有能力能到得了朋友那裡。

在我逐步踏實的東山再起後，我遇見了白羽，她是我最欣賞的一個人，由於是朋友的朋友讓我也一直沒有機會與她聯絡，唯一慶幸的是，我們之間有共同的喜好，但唯一的缺憾也是，她的工作環境與生活習性。

就如同我的初戀情人一般，在台北市某個知名酒店上班，若我當下有機會接受了白羽，那麼我曾經為了什麼而捨去了那一段初戀。因為沒有理由我可以接受現在的她，而無法繼續我初戀的感情，那麼我曾經愛過的那個人，我是否付出了我的真心？答案或許只在我的心中。但誰知道呢？我仍然保持著我的單身，是因為正常人永遠不可能會愛上像我這麼一個在道德上有瑕疵的人。或許是我自己的心態作祟，畢竟從我衣冠楚楚的外表之下，別人是看不見我的缺陷的，而我

總是隱藏了部份的自己，在富麗堂皇的裝飾下，搖身一變，努力的想擠進上流社會。我以為我套上了西裝，開了名車，就是個紈袴子弟。總是故做風流瀟洒的我，打腫了臉，硬是要別人叫我胖子。在我不夠深厚的口袋裡，我能撐著做多久夢想中的自己。或許，在我扯下了領帶，脫下外衣露出身上的刺青之後，又被歸類為另一個階層裡的人，照樣當著兄弟。

很不幸，我坐過牢，又是個癮君子，這輩子或許都得和煙、酒、賭、毒扯上關係。更不幸的是，在我擁有一份正常工作和一堆愛我的家人和朋友時，我沒機會遇見白羽，偏偏就在我逃離這個世俗世界的牽絆時，讓我遇見了她。現在我無法給她更多的幸福，又或許，只是單純上的交易關係並不會牽扯上情感，怕是怕我自己又陷了下去。

她又在遊戲裡和我對話。

「在嗎？」白羽問我。

「嗯！」

「你方便過來一下嗎？」我簡直求之不得，早就想一窺我的夢中情人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

「好的，忙完就過去。」我打算推掉所有行程，直接去找她。

我現在雖然平靜了許多，是因為我再也不會拿我的自由去冒險，但我每天還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不知道有哪幾個單位早就在注意著我，又或許我所接觸到的層面根本不到引人入勝的境地，而我總是這麼的自己騙著自己，也順便提點著自己。

我說過，我從來不在電話或任何可聯繫的物件上留下任何可以用

來當作是呈堂證供的訊息與對話，一方面保護自己，一方面也不要害到別人。

有幾次，我接過這種電話。

「你在哪裡？」別人問我。

「附近。」我總是這麼說。

「我這有人要拿東西。」很直接的他說。

「拿什麼？」我刻意的回答。

沒想到我越是刻意，他卻越是白目，「就那個啊」意指毒品。

我說：「哪個？」

「就那個啊！你知道啊！」

「什麼？我不知道！」

「吼！」他生氣了。

我也氣的說：「你到底在說什麼？」其實我是擔心將來打給我的這個人被抓到法庭上法官要他交代清楚和我的交易關係而破壞我們以後的友誼不得不這麼說的做法。

可惜，別人都不懂。

我接著說：「我真的聽不懂你在說什麼？」我說這一句話等於買了一份終身保險，以防我將來在法庭上有人指證我的罪行時所預留下的一句伏筆，也等於無敵啦！

我通常在掛完電話之後拿起另一支新門號回撥給那個白目人。

「你是白痴嗎？在電話裡胡說八道些什麼？忘記我交代過的事情嗎？」

對方這才會意過來，真搞不懂，莫非他們都大剌剌的向世人宣告著：我在嗑藥！這回事嗎？就連一點最基本的隱密性也沒有了。但，我這樣子又何嚐不是做了一個隱藏的自己。我明明活生生的存在別人的眼中是如此，我又衷心的企盼自己能是透明的，不希望別人對我知道的太多。或許，這樣才造就了無法與人交心的囧境，就連眼前這一份我渴望已久的愛情，我都有得不到的理由。

我像隻小蜜蜂，飛到西、飛到東。如果我有一雙翅膀，我會帶自己穿越雲層，飛到宇宙的邊上回過頭望向自己存在的這個世界，感受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但我同樣的在這個世界之中希望帶給身邊的人一種甜蜜、幸福溫暖的感覺。只是在我所處的環境，因為自己獨特的需求而不小心成為了別人的需求。然而我並不是故意要這麼的去和

人們作一種利益的交換，因為「錢」並不是主要的目的，目的是我選擇了過這一種我想要的生活。

在這個小小世界中，人與人有固定的利益交換是必然的，因為這世上除了精神上的需求外，所有一切物質上的享受都必須要靠金錢來維持，然而就在我失去了正常工作之後，不小心又沾染上了惡息的那一刻開始，我便又淪陷到法律不允許的犯罪之中了。

但面對著我即將深愛的人，我該如何去辦別這一層金錢交易和感情糾結的不明狀態呢？

或許，愛上一個吸毒者就等同自己愛上毒品一樣無可自拔。然而，今天我連自己都無法救回我自己那已經墮落的靈魂，我怎麼能忍心看見自己深愛的人陷入與我一樣的困境之中呢？

我整好我的裝束出發到了她家樓下，撥了她剛留給我的新電話號碼。這是我第一次擁有我所愛慕的人的電話，但我卻無法用正常的方式對待自己和她。

電話接通之後我告知她到了。她家就在台北市一家知名酒店四到六分鐘車程左右的地方。環境優渥，出入門禁相當嚴謹。我之前只和朋友來過一兩次，後來聽朋友說這兩人鬧翻了。但我不禁懷疑起我自己今天到這裡來出現在這個人的面前可能會有多對不起當初介紹我們認識的那一位朋友。然而這個圈子裡的人就可能一直都是如此，根本沒有所謂的背叛或忠誠這一回事，所有的感覺都暫時被封存在藥物背後的藥罐裡了，剩下的只是從瓶中攝取出的硬塊在經過高溫燒融之後所釋放出的層層濃霧，我不知不覺走進了這一片迷霧之中，從煙幕

中一再的堆積起我的人生，包括我的過去被吹散在風中現在忘情的吞雲吐霧到翻雲覆雨而也正因為現在一點一滴的流失後不知不覺得又將退到不知道的哪裡去？或許只有監獄是這一趟生命旅程的終點。又或許，我本該屬於那裡，就在我使用了我的慾望之後，最終，我早就該回牢籠裡去了。

我背負了六條案件在身上，因為出庭未到而被通緝。所以，此刻，我成了「六條通」。不是林森北路的地名喔！

我在樓下對面的停車場停好了車，下車付了停車費，便信步的踏過馬路，準備前往我人生中所夢寐以求之地。我自覺，有了她，不論在哪裡，都會是天堂，不論要我付出什麼，我都可能毫無保留的將我的所有奉獻出去。但在別人眼裡，我可能一直都只是個被極度需要的

物質需求而已，永遠無法賦予實質的感情及精神所有。在我混亂的世界當中，由於自我內心的卑微與脆弱，使我在眾人面前永遠保持低調又謙卑的態度，當然，那樣的行為更使我看起來非常不夠強韌，而且好說話。

我挺著胸膛勇敢的踏出了第一步，在最不應該的時刻出現在這個女人面前。因為，這一生，可能就這麼一次機會讓別人能夠愛上我，我卻選擇用了最不應該的角色出現在她的世界裡。也許是我還心存僥倖的想要追求那幸福的可能。但從自我的心態上，卻僅能止於友達以上，因為我此刻的社會地位，通緝身份，及經濟基礎，事業的航向，未來未規劃的凌亂雜陳在我的生命線上，該如何給予一個我真正去愛的人一個完美的人生，與未來的幸福呢？

但，這又何嚐不是一種精神上的依靠。而，那一種被需要及重視的感受，居然是來自於「藥物」。

我並不想用它來控制住任何人，只因為連我自己，都受制於「它」。我不希望別人因為「它」的存在而破壞了自己本身原有的自主性而讓自己變得更為失序了。我不再只是個在西門町販賣衣服的年輕人，也不再是個擁有健康思維的運動男孩，我唯一仰賴著目前的一種生存方式，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恐佈行為，不但犯法，而且一再的譴責自我的良心。

過了大馬路之後，管理室的大門敞開，隨即映入眼簾的是一幅唯美的畫面。一隻狗和一個女人，竟然足以震懾我的靈魂。我的心臟噗通噗通的跳著，我幾乎可以聽見它顫動的聲音，我的呼吸變得異常遲

緩，我的眼神只撇過她的臉龐便不敢再正視著她，深怕她看出我對她的仰慕，我只說了一句：「好久不見！」

循著上樓的路，通過一道道的門禁，她即將引領我進入她的世界。只是不知道在這層簡單的互動之下，各自蠢動的心思，如何才能巧妙的避過那層迷思，而相互的成為彼此之間一種即將化為永恆的能量。又或許，我永遠都只能成為別人短暫的依賴，而無法讓別人把未來交付到我已近殘破的手中。

我被動的成為她的奴僕，她拿鑰匙開了門，但門內出來迎接的卻是另一個人的身影。

少白。

不是狗喔！

他是一個ＤＪ，也因為沾染上了不良的習性而毀滅了美好的前程，他們一直同居在一起。我並不是在等待著別人破碎的那個可能，我在出門前在對話中就曾提及。

少白呢？

我們分手了！

怎麼會？

就不合啊！

吵架哦？

嗯！

暫時的嗎？

不…不可能了！

這幾句簡短的對話燃起了我心中熊熊的烈火，卻在我見到少白時他笑臉迎接我的第一句話：「兄仔！好久不見啦！」之後被全面的澆熄。讓我不禁又懷疑起白羽與我之間的純粹對話極有可能又只是一場鬧劇，欺騙著我的感情。我一直在想，就算她不這麼說，我也會盡到一位好朋友的力量全心全意的真心對待她，何必呢？

然而，誤解與不信任就可能這麼的從這裡開始。

我用台語口音回應著：「有的時候叫兄，無的時候叫名，要錢的時候叫你行，不能欠的話就幹你娘！」

「怎麼這麼說呢？」少白一臉尷尬的看著我。

我看著兩人睡眼惺忪的樣子，腦海中不禁浮現出了一層不雅的畫面，但從客廳沙發上的棉被看來，那裡無法容納下兩個人的空間。隨

後我落座的位置看來像是她剛睡醒的沙發之上，而她則大方的與我並肩而坐，我們倆之間只有一根毛髮的距離，如此的接近。

只差一毫里，我就能跨步進入她的生命。

接下來又是煙霧迷漫的漫步在雲端。

那短暫的空白就足以覆蓋住過去所發生的一切，就連未來也可能消逝在這無聲無息的白色迷團之中。但生命，又哪裡不存在著一片既清淅又帶點迷失的意識呢？

所有的一切都不及這口呼吸來得重要。

我不知道我吸進去這一口氣之後會變的怎麼樣，或許我始終沒變，而是這個世界在變。我的母親帶著悲憤及對我的不諒解而離開了台灣，我的父親含著恨卻因為肝衰竭而離開了人世，我的大姐氣到不

再跟我說話，大姐夫是警察，更不用說，只剩姪女那幼小的心靈不分情況的偶爾簡單無思的回應著我。二姐不知去向，三姐比較開放，因為我曾到法國去找她，而在與她見面之前我才從阿姆斯特丹吃了大麻蛋糕和嗑了古柯鹼，從我迷矇的眼神之中，似乎可以撞見我快樂而又迷失的靈魂。但，若我在未觸及到這一切以前，「我」又將成為什麼？是不是我就不會迷失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但礙於國家體制及道德層面的規範之下，不論如何，「它」正不斷的侵襲殘害我們的生命，我因為它而落後的人生進程中，讓我再也抬不起頭來面對曾經那些關心我而一再叫我別再陷進去太深的親友們。

一陣呼嘯之後，往事如過眼的雲煙逐漸退去。我們各自做著自己

想做的事，而三人之間少了交談、互動與關心，卻多了猜忌、空洞以及揣測。

此刻，我全然不敢多做試想，只是靜待著一切發生，又被動的像是個木頭人。

白羽提議去買飯來吃，我企圖從口袋掏出錢來，少白自告勇的要出去買。他說：「我這有。」

少白出了門。留下了我和她兩個人，卻在不同的世界裡。心中有千言萬語，卻不知道先說哪一句。

然而，就像已編排好的對白，只是一再的重覆著。

「怎麼回事？」我打破了僵局，終於。

「你沒看見我們早就分床睡了嗎？」她指著被丟到一旁沙發上的

被褥，然後給了我一個堅定的眼神。

我說：「我知道，我是說，你們之間怎麼了！」

「就不合啊！」始終是這一句不合。

「為什麼？」我問不出所以然。

「什麼為什麼？就吵得很兇，講不清啦！」

「不可能了嗎？」或許，有時分開並不需要理由。

「不可能了！」這是在示意什麼嗎？

我心中的疑惑激增，但仍不減我的好奇與興奮的情緒，而我卻沒有再追問下去的興致，又想有馬上向她告白的勇氣。所以淡淡說了一句：「妳知道，我一直都很喜歡妳，但我也知道，妳說過，我不是妳的菜。」

「對呀！」那妳為什麼丟出這麼一個飄忽不定的感情風向球。

我回敬潑了自己一桶冷水，瞬間又澆滅了未燃燼的餘灰苟言殘喘著希望它能再次的復燃。

飛灰也煙滅了。就連…

她在桌上放置了那該給我的錢，用來交換那一公克的短暫快樂，而我失落又複雜的思緒已熱絡到無法言語的地步。

我收下了錢，摺進我的口袋裡。或許，如此營造出一個美麗假象也不錯。但我不只荼毒了我自己的人生與人格，更影響了別人往後的生命。

但，誰的生命，又曾經不會因為我而殘缺呢？

開門聲響起，手提便當的少白熱情地為我們準備了飯菜，我不拘

束的吃了起來。

茶餘飯後，愛情可能只剩一層殘渣…東西也是。

我大方地奉獻出我的所有，我希望我是海，深不見底，像一口永不枯竭的井。但對於愛情，我可以，對於生理及心理上的藥物需求，我還不足以讓我可以是個慈善家般去填補別人的無底洞。

每個人都有困難的時候，我只希望我適時的出現能為她帶來的並不是那短暫的需求，而是心靈上的慰藉。

真實的。一種需求。

甚至是一種愛。

電話的鈴聲又不約而同的響起，我接過一通又一通的電話之後似乎無意間透露了太多我不想離開的訊息，一再的向電話中的人推拖我

在忙，或是晚點到，忙完打給你，之類的話語。我似乎該繼續我的人生旅程，走自己的路才對，不應該為了這一顆樹木毀掉了整片森林，而駐足不前。索性我只好和某些人約在附近的十字路口或便利商店，這樣一來我也不必費事。

或許這樣的表現我又無意間暴露出了我的能力尺度及深度和限度。但，每個人所接觸的層面不同，不能以個人的觀點來衡量每個人的世界裡的高度與向度，多和少與有和無無關，重要的是一個人擁有多少，而他又願意付出去多少。或許，對別人來說根本是九牛一毛，對我而言卻是全部了，反之亦然，我只需要少少的丟出一部份，就可能捨去了當下許多人無法得到的奢求。

而且，我通常願意無償的去付出。

也正因為如此，我從不得罪人，也從不跟人催債，軟弱的我雖然一再的因為這樣而傷到了自己，但我常這樣想：最起碼，我幫助到了別人，那錯綜複雜的道德觀，對與錯，通常很難去辨別。

可惜，我的善良用錯了地方。我根本不在乎別人的眼光，重要的是，當我這麼去付出的時候，當下那個人的感受，端看個人的心態與想法，真正把我當成朋友的，不會因為我的好，而一再的讓我受到傷害。

若生命可以重來，我根本不想變成今天這樣，我寧願我仍然是個服飾店的小老闆，或是冰品飲料店的出資人，甚至是擺著雞排攤的小販，都比起我現下的人生要強，光是我每天提心吊膽的生活就已經訓練了自己可以臨危不亂的一身膽識了。但那不可取的犯難冒險精神背

後卻背負了沈重的包袱，一條漫長的刑期，和親人骨肉分離的命運。

甚至是眼前這一份可能原本隨手可得的愛情都可能失去，若這麼想的話我根本不應該貪圖這一時之快而讓自己得到將來一定得面對的痛苦，更不應該對一個我這一輩子可能最想負責任的人不負責任的去愛，所以，我打算保留我這一份愛，在適當的時候，放掉它。

我進進出出的上樓下樓，她給了我出入門禁的感應器，我想像自己成了這一間金屋藏嬌的男主人，作了一個很卑微而愚蠢的蠢夢。

我們之間的互動如初戀般的情人曖昧的調著情，但這畫面不論從那個角度看上去都非常怪異，雖然她口口聲聲訴說著她們已經決裂，但在這囧境之下兩個早已不再相愛的人卻被迫還得待在同一個屋簷之下，叫人如何去相信她所說的和我眼下所看到的這一切。

時間不斷的往前推進，從落地窗外可以看見夕陽落下之後下班車潮的擁擠，車水馬龍的街景似乎意味著這一個白日夢即將該落幕，取而代之的該是回家享受天倫之樂的幸福時光。

然而，她，卻整好了一席豔麗的裝束，精心的畫著美粧穿迷你裙試高跟鞋，讓我想起了我曾深愛著的另一個女人，我曾經和那個人一起經歷過的人生。她們畫著相同的眼線，刷著睫毛，套上窄裙，露出一米七的高度女人該有的修長美腿，加上穿了比我還高的高跟鞋，我是何其的幸運可以在生命當中遇見曾經如此深愛我的女人，為何明明這麼相似的一切今天又得重頭開始。劇中的角色男主角明顯的老成，女主角只換了臉孔沒有換了身份，而我卻可能已經完完全全的蛻變成了另一個更複雜的我，我的青澀早已隨著歲月的泛黃而不斷老去，更

是少了當年的意氣風發。畢竟，人該在生命中不斷的累積自己的財富與創造出自己獨特存在的價值，那樣的人生才會有意義。

「你載我出門吧！」白羽說。

「好…」

收音機裡傳來大衛王在ＩＣＲＴ主持節目的聲音，街道上五光十色的霓紅燈不斷的閃爍。星光點點，月兒皎潔，而我沈默。

我左手扶著方向盤，眼神稚嫩，無思的注視著來車，右手牽著深愛的親蜜愛人搭在排擋桿上，她的頭倚靠著我厚實的肩膀，不時會以崇拜的眼神從我的右下方回望注視著我，更不斷的央求我給她一個深情的吻。我們此刻早已不需要任何的言語，只要一個交會的眼神，兩

個緊緊貼合的唇，就是以ＨＯＬＤ住這個世界裡的一切，任何外力都不足以拆散我們之間的幸福，感情及甜蜜和愛。

這段往事已成為回憶，多年後的今天，同樣的路程，同樣的街景，同樣的紅綠燈，載著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情，與可能早已不同的我，在同一條生命線上不斷的演練著，但人事已經面目全非了。

我雖然此刻心中仍企盼著回憶裡的畫面能在現實的生活中重覆的上演著，但不知怎麼都不能配合的自己，卻沒有當年的溫柔情愫與羅曼蒂克。

或許是因藥物的摧化作用讓我整個人陷入痴呆的狀態，使我正常的不像是一個正常的人在該散發出溫和的情愫時而靜待著她也許有可能會主動的撲向我，在已醒的白日夢之中又幻想著自己仍有那份像以

前年輕時一樣有著足夠的魅力可以勾攝住女人的心。從她的角度來看我的話，我可能只是一個深陷在這個險惡的江湖之中一個不足為奇的小角色而已，而我幾乎忘了她每天夜裡所迎逢的是在這個金字塔世界之中可能是最頂端的那些人物，我甚至還企盼的能從她的世界之中得到些什麼。當然，我只需要一點點精神上的支持以及感情的寄託，卻可能什麼都沒有。又或許，我只是簡單的需要有一個人陪伴。

我企盼路上的號誌永遠都不要轉成綠燈，車子塞到全部都動彈不得，更恨不得時間永遠能停滯在這一個點上不要再往前走動。

可惜，來到了環亞百貨的第一條巷口，往事如倒帶般的我轉進了同一條小巷，巷口的攤販與當年的熱絡情景已經不再，倒是巷中出現了一家便利商店，原本在樓下的泊車人員似乎移動到了巷裡，我在巷

頭停了下來，像是個車伕搬運送著最高檔的模特兒外出與客人交際，而下了車的白羽，居然也是此刻我深深愛戀著的人。

畢竟，她在我的面前誠如我所見，就是我現下眼中的她，不論她的貧富貴賤，職業工作，道德缺陷或不小心淪喪的靈魂，甚至是迫不得以才出賣的笑聲，我都會概括的承接下這一切。愛，就是包容，而不是讓我們足以去因為她的一切而去做任何的選擇，除非這個人對我們沒有愛，否則憑什麼我愛上別人和愛上她會有所不同，難道就因為生長的環境的不同就足以讓人取捨該不該對已經造就了現存人生的這個人而有所不同。我是用靈魂在看這世界，不是以簡短的目光，來愛這個人。

寂寞與空虛又瞬間從她臨走後淒美的背影中襲來，頓時又使我陷

入陣陣回憶的思潮之中。這一回，少了親吻，少了擁抱，少了依依不捨的道別，少了一種期待再見面的一種悸動，就連我自己也沒有，更何況要期待來自於白羽，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們甚至少了相約再見面。

我應該說：「下班打給我，我來接妳！」才對，我連這一句簡單的體貼都沒有，又能期望些什麼。

或許，她更不希望在醉後醉眼矇矓的不小心看錯了我，或是根本就是不想讓我撞見她酒後的那個形態。

我們都各自有所的保留，像是刻意的顯現和不經易又偷偷的隱藏了自己。

我，又迷失了…

今夜，是週末。

第三亂　混亂

時間慢慢接近午夜，道路上已經到處架設了酒測臨檢站，我在道路中央被攔了下來。

由於我沒有證明文件又報上了我一位哥哥的身份證字號，接受盤查的我顯得相當配合，我下車站在路旁，一位巡警在我身旁央求我主動的掏出口袋裡與包包裡的所有物品供警方搜索。另外兩名員警一前一後的在我的車內翻找些什麼，心驚膽顫的我雖然異常冷靜，我仍然害怕著被聽見心臟跳動的聲音。員警手持手電筒從車內置物櫃到中央扶手，後車箱置物處展開地毯式的搜檢，雖然整個過程看似合法又有合理條件足以讓他們這麼做，但作賊心虛的我，就算被非法的逮捕

了，我卻沒有任何可以反駁的理由，只能放任這一切的發生。

我藏在駕駛座下的違禁品，冰冷的等待著被發現而送我入獄。我心想，他不會伸手去探察觸摸那一處才對，其中一名員警在副駕駛座的座位下方伸手來回的摸索，我猶然記得副駕駛座下方是無法置放東西和藏匿任何物品的，空蕩蕩的一片底部，什麼都沒有。但就在他伸出手的那一刻，我的心臟幾乎已經跳出了我的嘴巴外面，從含在口中變成懸在半空，彷彿只要員警一旦從駕駛座伸手透過去它就即將要停止跳動，並且已經讓我一腳踏進了那座冰冷的牢房之中。但就我以往的行徑而論，我又何嘗不是已將自己的未來交付到了地獄之神的手裡，只等待著一付手銬與腳鏈來栓住我的人生。

就在那驚險的一瞬間，無線電滋滋聲傳來回報我的車子的車籍資

料，確定不是通緝犯和列管人口及贓車之後，放棄了繼續搜索，也順勢收回了員警正準備伸到駕駛座椅下的那一雙神手。我深深的倒吸了一口氣。上帝憐憫著我未用盡的福報及好運，亦或者老爸在天之靈就算我罪無可恕他還是在冥冥之中保祐著我。

但，夜路走多了總有遇上鬼的一天。

那是絕對的。

難保我有多少幸運可以逃過每日這種遮遮掩掩的逃犯生活。更何況，是我正在犯的罪業。

我捏了一把冷汗，擦去額頭上的汗水，上了車轉動車鑰匙發動引擎，慢慢的駛離現場，離開時我不忘切換方向燈，看著後照鏡中的人物慢慢的縮小，我這才把一顆心吞了回去，活生生，血淋淋的。

其實，這種生活，似乎早就已經預告了我身體的某一部份，就在觸法的那一刻開始，便隸屬於是監獄的了。只是還在遊蕩的靈魂尚未找到完整的歸宿，不願意就這麼斷然的結束掉這一切。

我想家的思潮一股腦兒全部湧上了心頭，我似乎可以聽見自己內心湧動的情緒亂竄，晃動著我的人生步伐，提點著我，好想回家。

我順著南京東路開上了高速公路，十幾分鐘之後下了汐止交流道，曾經熟悉的街道因為離開了太久而變得有些陌生，我轉進了車站旁的巷弄裡，把車停在家裡樓下一處陰暗的角落，把車熄了火。靜靜的。

我拿起手機打了媽媽的電話，「您撥的號碼目前沒有回應即將轉接語音信箱…請在嗶一聲之後留言。」電話關機中。

接著傳出一聲長長的聲響。

嗶…

「媽媽！我好想妳！我好想回家！」我啜泣的眼淚頓時崩解，潰堤的悲泣著。「媽媽！我真的好想妳喔！」

此時的我難掩心中的哀傷，一個人放聲的哭了起來，世界是如此的孤寂，伴隨著我的，一直以來，居然是我的一付在世的軀殼，因為剛剛所面臨的危機而喚醒了我在家裡有的溫暖與安全感，更讓我漂蕩的靈魂暫時的回歸到我身體裡面，喚回了我的記憶。

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只是一直沒掛掉的電話留言語音信箱成了我與母親唯一的聯繫。

那曾經深深捍衛著我的親情，在我想到要珍視的時候，原來，我

早就已經失去了。那遠比因為親人過世了那種痛還要悲哀。

因為，連在世的人，都不理你了。

我哭了好一會兒之後，輕輕的掛上了電話，伸手拭去了臉上的淚珠，搖下了椅背，靜靜的闔上了眼，躺在這狹小又自覺已經到家了的車裡，然後沈沈的睡去。

只要醒過來，這一切就只是夢而已。

我已經忘記了自己曾幾何時洗好澡後，便主動上床蓋上被褥睡一個安穩的覺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午後的陽光撒進了車窗，斷斷續續的吵雜聲響在車外迴蕩著。我是該回家走一走。

走到管理室前，總在夜班裡打瞌睡的管理員不知怎的調到了日班，我不必門卡和登記就能入內。

小門開啟，我步入這一片回憶之中，繁花盛開的庭園，幽僻的蜿蜒小徑串連著大理石道，通往電梯的通道。

我輕輕的按了電梯上樓的鈕，電梯門開啟，我進入後卻按了十二的數字，硬是把自己向上推動了三個樓層，出了電梯之後再逐步的從樓梯間向下移動。

我帶著紊亂的情緒，在門口站了一會兒，看著鞋櫃裡的鞋，及走道上的雜物，點點滴滴的再次的闖進了我的生命，我像是個曾經失去記憶的人，靠著這一點一滴的景象記起了自己某部份的人生，那我曾經在出門前母親在門口提醒我早點回來的身影，及一家人和樂融融即

將一起遠行的情節，瀝瀝在目。就連我下了班之後拿出家裡鑰匙開門的聲音，一幕幕都如此的清晰的浮現在我的腦海之中。我的悲又突然從中而來，再次的落下了男兒淚。或許，在我未曾再吞雲吐霧之前，這些感覺的湧現，如此的真實，卻又如此的遙遠，它總是才會現前。

我不敢按門鈴，卻聽見開門的聲音，我差點就因為愧對家人而迴避開了。

開門的是姐夫，他正準備出門上班，一句簡單的：「你回來了哦！是回來搬東西的嗎？」問著我。

我不敢看他只叫了聲：「姐夫。」

我吞下了一肚子的悲苦與哀怨，企圖掩飾住我的落漠神情，更順勢快速的擦乾眼角的淚水，留下泛紅的眼眶。

「你不知道警察在找你嗎？你還敢回來！」

「我知道。」你不就是嗎？

他隨即讓開了通道，側過身讓我進了門。「老婆，弟弟回來了！」通知了大姐。

我像是個陌生人一樣進入了闊別以久的家門，被引領進了另一個世界，那曾屬於我而已不再屬於我的溫暖空間。

大姐從房間出來，看了我一眼，隨即又轉進了房間。

兩個門硬聲的關上，姐夫出了門。

留下了歉疚及做錯的我，一個人，在充滿回憶的客聽裡，回首著過往的情節。

此時又在腦海中浮現出我每年過生日時大伙一起圍在蛋糕前幫我

慶生，集體為我唱一首：「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樂！」的情景。

我又再次哽嚥了起來，悄悄的發出了從咽喉中隱隱由情緒而不聽使喚的嗚咽聲。

我轉身面對神檀，看著父親的遺照，再跪著對父親的神主牌及先祖一拜又一拜，額頭撞地的聲音喀！喀！喀的作響，不敢作聲的我任由婆娑的眼淚姿意的狂奔、流泄。

我在地上長跪不起。

大姐伸出雙臂從背後環抱住了我，我幾乎也聽見了她為我而落下的眼淚滴下的聲音，答！答！答！伴隨著我的悔恨而埋藏在地下。

「這一切都是你自己選擇的，你選擇了你的生活方式，你的朋友，和你想要的人生，所有的一切你都不能怪別人，只能怨你自

己。」大姐說。

「對不起！」我說。

「現在說什麼都沒用了，我只要你知道，你若是再進去裡面，我們是不會再去看你的。」

「對不起！」我只能這麼說。

「快起來吧！該拿什麼快進房間拿一拿，你的東西我們都沒動過，衣服都洗好了摺進衣櫃裡，外面鞋櫃裡還有你的鞋子。」

「嗯！」

在一個深深的擁抱之後我進了房間，又陷入了層層回憶之中。

或許，失去記憶的原因並不在於那場車禍，而是我沈迷在藥物和感情遊戲之間，我太認真的在過自己的生活，而忽略了一直存在的家

人，我自以為我什麼都沒有做怎麼會傷害到他們，而重點就在於我居然什麼都沒做。我沒有出現在三姐上飛機前的機場和她告別，我沒有出現在姪女的畢業公演會上，更沒有出現在一家人曾一起到法國里昂找三姐的合照裡，更不應該的是，我居然在爸的靈骨要入塔時，我還做著春秋大夢。

這一切，不是我沒去做的或做錯的，而是我遺忘了要去參與。

房間裡的牆壁因為煙燻的泛黃而氣息又有點刺鼻，紅木的書桌上仍陳列著一排整齊的書籍，文具及雜物都被整齊的收納在小置物盒裡，連我的身份證和健保卡都安靜的橫躺在桌角，彷彿靜靜等待著他的主人回來認領。究竟的我，是因為徹底的失憶還是依賴著藥物的關係而忘卻了這裡的一切。如此真實又虛幻的一種存在。

我闔上了房門，坐在椅子上，摸一摸靠在床上的枕頭，望了牆上早就停擺的時鐘，似乎我就是從時間停止的那一刻而消失在這裡的。

我真的忘了回家的路了。

我低著頭又不斷啜泣著。

電話鈴聲突然響起，我拿起包包裡的手機，看了一下螢幕，是用隱藏號碼打來的。

我接起電話後　定的說了一句：「喂！」

話筒裡傳來一位我從未認識及聽過的女性聲音：「請問是張健倫嗎？」這不是我的名字。

我卻說：「是！請問妳哪位？」我乍聽之下隨即便知道我的電話已遭到鎖定，警方正在確定我的位置。

她說：「你真的是本人嗎？」

我又追問：「您哪裡找？」

隨即電話馬上被切斷。

我收拾好悲傷的情緒，拆下手機的電池與SIM卡片，並將其它的手機也統統都關了，按著同樣的步驟緊速的拆解，然後全部丟進包裡，隨手整理了幾樣該帶走的東西，一步併做兩步的出了房間，告知大姐：「姐，我該走了！我的電話被監聽，待會警察可能會上門。」

姐以為我又嗑了藥，神智不清了，被害妄想症又發作了：「你神經病喔！怎麼可能！」

「我不說了！我走了！」

我加速的步出屋外，不等電梯，關上門穿好了鞋，無暇在顧及其

它的事，便從樓梯間向上直衝，到了頂樓，越過了另一棟大樓，到了隔壁棟天台，下了樓梯，同樣不搭電梯的向下狂奔，不依來時的路，不走大門與側門，改從地下室的停車場走去，走到停車場出入口時，這時剛好一輛汽車要出匝門，鐵門緩緩的昇起，我等不及快衝出這裡，等到鐵門拉起到我壓低了身形可以通過的高度時，迅捷的出了停車場。

我壓低了頭緣，不敢左顧右盼，往大樓的反方向走去，一路上我步伐急促，似乎一刻也不得停留，往火車站的方向走去，上了二樓步入車站，順手取出了悠遊卡進了車站，又快步的往月台奔馳而去，到了月台之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剛好有一班電聯車停靠在月台我便上了車，直到車門關閉的那一刻開始，一顆不安的心與騷動的情緒才逐漸

穩定下來，我的危機意識才逐漸的放鬆下來。

車子到了松山站以後，我下了火車，這才放慢了腳步，但緊張的思路仍不減，我到車站內的洗手間上了廁所，洗了把臉，緩和了一下氣息。心想，這下也不能回租屋處了，車也沒辦法再開了，接下來我又該何去何從呢？

我出了車站，伸手攔了計程車，便徑自的前往我現下認為最安全的地方。

白羽家裡。

到了樓下便利商店時，我打了電話給她，這是我唯一一個刻意去記得的電話號碼。

電話的那頭剛睡醒的聲音：「喂！」我彷彿聽見一份安全感的降

臨。

我說：「我在樓下。」那好似她非得開門迎接我的語氣。

「我幫你開門。」這一種熟悉度我多麼想要讓她成為我永遠的避風港，她不但沒有回絕，正常人不是都該問說，你在樓下！啊怎樣？你找我幹嘛！或，有事嗎？之類的等等嗎？這一句簡短的回應剎時間也溫熱了我的心，更拉近我們之間彼此的距離。

「吃過沒！要吃什麼？」我問白羽。

「你隨便買就好了，但我要一瓶紅牛（提神飲料）和寶路。」

「寶路是什麼？香煙嗎？」

「香煙也要，你問櫃台就知道了！」

我掛上了電話，取出磁卡，往便利商店內走去，晃了一圈，拿了

一些飲料和微波食品，而且是三人份，便走到櫃台向店員問了一下：「請問寶路是什麼？」

他隨即出了櫃，不！是出了收銀台，引領我走向罐頭食品的方向，用手指了一下：「這就是了！」

我隨手拿起了一罐，看了一下罐頭上一張狗頭照片才知道，原來是給狗吃的，又順道瞄了一下價錢，哇！怎麼比人吃的還貴！

我走回櫃台買了單，又不忘買了遊戲點數。

唉！命都快沒了，還有心情玩遊戲。

沒辦法！為了取悅這一位大小姐，我竭盡所能的做好她不要交代，我就能替她想到她想要的及想做的一切。

我提著大袋小袋，幾乎快忘了剛剛我所幻想出來及經歷過的一

切。一路上的追逐、閃躲、藏匿、竄逃自始自終沒有出現過另外一個人。我唱著獨角戲，玩著警察抓小偷的躲貓貓遊戲，因為當下我並沒有辦法證明我的揣測是正確的。或許，一切都是我憑空想像出來的呢？我今天若沒做什麼，我何必擔心害怕這些呢？而且我這些奇異又弔軌的行徑，說出來不會令人懷疑我的精神狀態嗎？但似乎此刻我只要等一下見到了她，這一切都會風化的煙消雲散。什麼驚悚啦！刺激又冒險的情緒彷彿吃了鎮靜劑一般，統統會在見到她之後被抹剎的一乾二淨。就算再危險，在見到她的那一刻，都可以顯得不在乎，都值得。這就是愛上了一個人的奮不顧身和橫衝直撞吧！

快到她家樓下時，我又撞見不尋常的車，和一對不尋常的情侶，竟在樓下玩起自拍來了，似乎是在取證和監視著什麼人。但在這裡，

我不可能成為目標，所以，我還是放心的準備上樓。

我在大廳的門外張望，少白從電梯出來幫我開了門。

我隨他上了樓，進了屋內。

世界又趨於平靜，若平凡的生命裡，少了危險和恐懼，這一刻，在這裡，就算感情的問題還不明朗，但此時此地的這一分、這一秒…就是個美麗的天堂。

但，幻想總是美麗的，因為我不知道此時此刻我出現在這裡的目地和來意究竟是什麼？或許我純粹的只是因為沒有地方去而想要找一個可以讓我暫時棲身的地方，但從別人的眼中看來，或許心裡在想的就不一樣。我或許是個貪色的痴漢，只因為白羽所擁有的條件足以讓許多的男人傾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而我又怎麼能有其它原因不這麼的

為她甘心奉獻出我的所有呢？我應把持住自己的格調，在別人面前表現出一副蠻不在乎的樣子，這樣一來不但可能吸引到她對我特別的注意，而不是讓她一再的以為她能以她出眾的美麗外表來操縱或猜測的出我儘可能而能笨笨的為了她去做的一切。

我試著暫時不去想那麼多。

電視裡撥放著無聲的電影。

白羽睡眼惺忪的從沙發上起身，穿著一件薄薄的睡衣，掀起了棉被，露出了纖細又修長的美腿，我不小心看了一眼隨即將眼神望向電視的螢幕。

她走向浴室的方向。

兩分鐘後，我知道她在一陣梳洗之後順便在浴室之內套上了她昨

天可能褪下的內衣。

一陣胡思亂想之後，白羽發難。

「你沒回家哦！怎麼沒換衣服？」突如其來的一問我瞬間從天堂又掉進了地獄。

「有啊！來不及換，昨天載妳到公司以後遇上了臨檢，整台車快被搜的翻了過去，差點連引擎都給拆了。」我邊說邊整理桌上的物品準備清出一點空間來放吃的，「回到家之後還來不及整理好就被一通打來不是找我的怪異電話給嚇跑了，打我的電話找別人，我故意跟她說我就是本人，問她哪裡找，她答不出來，又掛了我的電話，我就關掉了所有手機、拆下電池和卡片，快速出了門了！」我說的口沫橫飛、心驚膽顫，有如電影中的情節搬到了現實的生活中上演著。

我接著說：「難怪我的眼皮直跳，就是在提醒我了，天蠍座的第六感都很準的。」我示意大家開動吧！

「搞不好真的是打錯電話了。」少白說。

白羽說了一句：「早上警察也剛來過，有個叫信的人居然帶警察來找小漢。」這是在嚇我嗎？

小漢是我的另一位朋友，可以說是同行。

「小漢之前都住在這，直到最近出了點事，他才避開的。」白羽又說明了這一層關係，讓我心中起了個底。

「哦！」我其實故作鎮定，但心中不免又驚又怕又充滿了疑慮。

又接著說：「難怪我在樓下看到一堆奇怪的人車，在莫名奇妙的地方，做一些莫名奇妙的事。」

我的一言一語幾乎已經到了瘋狂的境地，或許就是因為這是現實的生活，我卻說的剎有其事的如電影情節。

少白說：「是門徒嗎？還是哪一部電影劇情？」

我不理會他的譏諷，或許此刻就算她們早已經毫無瓜葛，但他難免還是會對我充滿敵意。因為將心比心，今天換作是我的立場，我早就忍受不住了。所以，少白算是個有理智的人。

我原諒他。也希望他原諒我。

「我是說真的，不信你電話借我一下。」我說。

兩個人推拖著該用誰的手機打，既然不信，又何必害怕呢？由於我說的天花亂墜，有如頑石都狂點了頭，又加上他們剛剛說的，警察才在不久前剛離開而已，大家不免一陣恐懼，深怕自己也捲入這一場

可怕又可笑的無名風波裡。兩人也停止進食。

「用我的吧！」少白說：「長話短說哦！」

「我了！」我放下筷子，擦了擦嘴。

我接過了手機撥了大姐的號碼，按下擴音鍵驚悚的恐懼又瞬間襲捲而來，佔劇了整個房間，三人聚精會神的準備聆聽、見證，甚至是笑話我的荒謬與滑稽。電話那頭鈴聲持續的響著，沒人接。

轉接語音信箱。

一伙人趕緊閉上了剛剛凝聚了意識卻忘了合上的口，回過神來。

我掛上了電話，又再撥動了一次重撥鍵，又像是撩動了各自情緒的開關，再次的融入我所說的劇情當中動蕩著。

響了幾響之後，大姐接起了電話。

「沒事吧！」我問。

「剛離開！」

「怎麼說，哪裡的？」

「他們一直叫我把你交出來，堅持你還在這個屋子裡，說他們非常確定，還一直到處搜，好像是大安的。」

「便衣嗎？」

「廢話！三組的，但搜索票上開的是電話號碼的用戶，不是你的名字。」

兩人瞪大了雙眼與我用心六目相互交會著，似乎閃過了一絲堅信的眼神接受了我的陳述與機警。

「妳怎麼說？」我問大姐。

「什麼怎麼說，啊就說真的不在啊！但那一位女警一直強調說不可能啊！剛剛明明還在，叫我一定要把你交出來，她不相信你會憑空消失。」

「就是她打的電話，確定我在的。」

「你真的不要再這樣下去了，搞得我們生活提心吊膽的，你要記得我們說過的話，我們一定不會再去看你的。」

「我知道了，大姐，對不起！」

「好了！掛了！」

那一聲掛線的聲響似乎從此切斷了我與家人親蜜的連繫與決裂的關係。是我自己創造了一個孤立又無援的孤獨境界，從我仰賴著那一口有毒性的氣息開始，我沾染上的不只是逃避現實和一些惡息，更

使自己脫離了家庭原本所賦予我的溫暖天性與安全顧及。或許，人家說：吸毒的人會六親不認單單指的並非只是單方面吸毒的人，意有所指的也蓋括了包含了自己以外的對象。

怨不得別人。

但，絕不能以偏蓋全的直指所有的人都是這樣，一般人都還是會跟家裡人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唯有我誇張的行徑，明目張膽到不行，我行我素的後果就是被家人唾棄。但走到了這一步，回頭，太難了。

我差一點在別人面前又落下我的男兒淚，但無奈的心情也瞬間感染了在場的所有人。

我並不需要同情。

我要的只是一份真正的關心與愛。

「你好神哦！危機意識超強的。」少白說。

「不要只相信你看到的，也要對你們看不見的深信不疑！」我把手機遞還給少白，還給了他一個驕傲的眼神。

「你的人生好精彩喔！太戲劇化了！」少白說著又露出一份難以置信的表情。

「別挖苦我了！」我一臉苦笑。

「接下來你該怎辦？」白羽說出了真正關心我的話，但這一句話在我聽來卻有弦外之意，一是怕我就此會在這裡長待，「之前小漢也是都住在這，你若是不怕危險的話，是可以暫時待一下，之後你再想其它辦法，反正我們這也快搬了！」另一說是指我可以在這避避風

頭。但，這一層說法又可能引伸到其它問題。一是我的開銷無疑的會變大，二是若我被當成另外一種身份對待而不是出自於她們的真心的時候，我豈不是成了冤大頭。又或許，不夠真誠的人是我，才會有這種偏頗的想法。

我沒有推辭，卻也沒有應答的非常明確，「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早上警察不是有來，我待在這也不是個辦法。」隨即又像退卻的說法讓人也摸不著邊際與頭緒。

這就是我渾惡又混亂的所謂的精彩人生嗎？

這應該是沒有人會去憧景的一種生活，我偏偏帶著冒險犯難的精神，一頭攢進了這永無寧日的罪惡深淵之中。

誰來拉我一把，好嗎？

我多麼希望自己現在仍然是個賣著衣服擺地攤的老板，或繼續經營我的飲料事業，或寧可選擇抬頭挺胸的和我的那一些兄弟朋友繼續打天下。千百萬個不願意，我造就了我今天這個自己，雖然從青澀到理解到複雜到接受最後到陷入有一定的轉化過程，其中有些是天生不被允許進入我生命之中破壞我自身的原有完整性特質的，那事件本身也許突破了我自身原有的道德理念而凌駕在這個社會體制的法律之上，而我現在正踩踏在這個邊緣之上，單方面不但嚴重的觸犯到了法律，另一方面影響最深遠的其實更是我的人格特質與精神思想。畢竟，有誰天生生出來是註定要成為罪犯的呢？我想，沒有人從小就立志要成為一個大毒梟？更沒有人會為了當成殺手而一再的到處殺人。最後唯有舉槍自盡，指著自己的太陽穴，扣下板機才是這生命唯一的

解脫之道。

但命運已經將我帶到了這一步無以復加的地步，再回頭也已經無路可走了。

我放下了手邊的一切事務，企圖再從迷霧堆裡尋回另一個早已不存在的自己。

我們不再說話，世界突然又安靜了起來。

但我思緒卻從自己是如何的走到今天這一步的跑了起來。

我沒有心情專注在愛情上面，卻又渴望著愛情，但或許我在這裡所呈現出來的一切就足夠給予她一個不會愛上我的理由。因為我的生活模式，存在的意義和行為的一切，扣除了道德瑕疵之後我還只能算是個有良心的犯罪者，但一看上去就知道早已是屬於鐵籠裡的那一類

人之後也根本沒必要想要從我的身上找到任何可能屬於愛情上的精神糧食。所以，那一切我所盼望的，早就沒有那些必要性了不是嗎？但我極有可能的忽略掉別人對我的觀感而持續的做著在別人看來是極為痴傻的事。

或許，他們兩個人都在心中的不遠處觀望著嘲笑著我。不需要任何的舞弄和牽引我就會必然的這麼笨拙的出現在他們倆的世界之中，而只要我不試圖穿越那層迷霧我就永遠也看不到真相。但他們雖然不會自己笨到拆穿自己的心思表露在我的眼前，卻也沒人願意直接了當的告訴我，叫我別再笨下去了。

第四亂　狂亂

液晶螢幕仍撥放著無聲的電影，我、白羽和少白三個人分坐在客廳的各個角落玩著線上遊戲，替代了不安與焦躁的情緒的是因應藥物而麻痺的執著與痴呆的熱忱，似乎只要一旦藥效一如往常一樣的退去，我的人生即將再次陷入恐慌和懼怕的狂潮之中而激蕩著。

再來一點吧！它或許可以止住徨恐與失措，安定我焦慮不安的心性。一旦到了這種境界早已不是因為需要追尋快樂而享有著那一份快樂，而是為了撫平生活上的紊亂以及面對事件的無能為力。尤其是錢不能解決的問題，那才是真正的三千煩惱絲。

此刻，我更沒有條件與心思去顧及別的問題，因為從這一刻的我

看上去，只像是六神無主的人已經躺在一半的棺材裡了，只剩下身體的一部份還坦露在外面，企圖從僅存的呼吸與活動範圍裡找尋繼續殘留於世的可能。

我被綁手綁腳的捆住了我的人生。

我這才想起我的車還停在家裡樓下，便吩咐小杰到這樓下找我拿鑰匙，取回我的車，一方面把應該丟（意指將毒品脫手）的東西全部都交付給他，打算降低我的風險，當然代價就是無償的利益輸送。

交代完身後事，又到了她該出門上班的時間，我不好意思在女主人不在時死皮賴臉的待在這，索性隨便編了一個理由，說我要去忙一下。

我們各自叫了輛計程車，但我呼叫的卻是我的計程車朋友。

我們一起出了門，也沒有說我會再回來還是什麼的，便分道揚鑣了。

我搭著朋友的車，回租屋處整理好東西，託付我朋友幫我帶回汐止家裡，寄放在管理室。其它衣服、鞋子用的到的就等小杰來處理，先放在車上。我約好了房東，退了租，浪費了一個月的租金與押金，把屋子清潔乾淨，便開始了我的再逃匿生活，亡命天涯。動作快的像是在逃命。

說穿了，只要身上沒錢，東西沒了，又沒有車代步，就成了流浪漢了，最後你若要找我的話可能要到龍山寺前的廣場去了。

我到了南京東路上的三溫暖，洗去一身的風塵，更企圖想洗去我充滿罪惡的一生。

換上了一套衣服之後即順道到附近的朋友那晃了一圈，等待時間的流逝。

荒蕪。一片。眼前。

淒涼的晚景從來就是從平靜無奇的生活中慢慢鋪陳而來的，沒有人一出生就學會墮落，自覺在感受中昇華的我竟渾然未覺，我以為我知道我自己在幹嘛。

去了一處又一處，還好四方的朋友都不嫌棄我這個會用心去付出的朋友，但這麼一晃蕩下來，不但加大我的開銷，更浪費了許多時間與毒品在不必要的花費之上。

我帶了小杰一起前往附近的ＨＯＴＥＬ租了間房間，總算先有個落腳之地，付了兩個星期的房費，挨過了這一晚，用的是小杰的身份。

小杰走後，又留下我一個人孤獨的享受著與自己獨處的時光。

我拿出ＮＯＢＯＯＫ，連上了網，在遊戲中放任自己的揮霍。誰料道，人在落難時不一定都是壞事，死到臨頭總會出現一下好事才不會造成真正的遺憾。但誰又知道是不是在享盡了那一份好運之後接　而來的是讓我永世不得翻身的惡運，但就算是有那麼一天，也是自食惡果而已。

我不小心又在線上贏了一筆橫財，那種喜悅暫時又覆蓋住了心中的憂慮與徬徨，賭博與藥物遠比愛情在我的生命中來的重要，否則我不會輕易的浮現自我的殘缺放任它顯現在我極為重視的這個人面前。

我開始揮霍我的青春，找朋友開派對、玩耍、泡夜店、買衣服、買鞋，又用小杰的名字買了一輛車，甚至是想找人一夜情。於是在短

短的幾天下來，豁達的人生是因為無後顧之憂而來。在這段時間裡，我又因為小杰的關係和以前就認識的一位女性友人連絡上了，自己又有認識幾個新的女性友人，繁花正燦爛著。於是，我就排徊在這幾個女人之間，但，從來沒有任何超出友誼的關係，卻讓我在各自的人眼裡，活得不是那麼真實起來。因為我總是在某一處飯店和這群人（包括某一個女性友人）渡過幾天，有時也會和異性單獨在一起，但毫無感情的我像是個冷血動物，從不付出感情，更沒有感情的悸動。這樣的麻木生活，我不知道是因為是我舉棋不定還是我就是天生註定要這樣漂泊，過得是糜爛般的生活，出入還有小弟為我開車，一天花個一、兩萬都不手軟。或許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後的黃金歲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抓的我，又再次的迷失了。

這期間斷斷續續，我回到白羽的住處，我們曖昧的互動著，但由於我過度的忙碌，始終無法一直待在同一個籃子裡，陪著同一個人。

「你很忙哦！」白羽話中帶話的說著。

「哪有，我都儘量把一些事情推掉了，把所有的時間都留給了妳。」我把話說的好聽是這樣。

「我們昨天又吵架了！他把我鎖在門外不讓我上來。」她帶著一點恨意，轉化成些許的愛移轉到我身上。

「妳怎麼沒打給我。」我試著想接住那一份愛意。

「什麼都沒帶怎麼打。」

我迎合她世界裡所賦予我的一切，她說要租屋，這要退租，而且她需要生活費。而我幾乎已經忘了從何時開始，沒有在她身上取過任

何報酬，包括肉體、金錢、和感情。或許是因為一個極為簡單及我不能知道的因素，我無法抗拒，但我又何嚐不是心甘情願的為她去付出去做呢？

我留下了她所依賴的短暫快樂再次送她前往公司後，又展開我糜爛的生活。

我跟她說：「我不想趁人之危。」彷彿宣告我退卻。

「我也不是要你同情我。」她說。

「拜拜！」

「再見！」她下了車，頭也沒回的走了。

隔日的午後，我在線上收到了她的訊息。

「昨天我們又大打出手。」我聽了心好疼。

「是喔！」

「嗯！」

「那就分開了啊！快找房子啊！錢我先幫妳出。」

「我有找了！」

「妳在哪裡？」我原本以為她就會從此屬於我了。

「在北投，朋友這，你要過來嗎？」

「求之不得。」

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充滿喜悅及興奮的情緒依約前往，在途中不斷的打電話問路，尋找約定的地點。

時間來到七點多的晚上，再過不久，她又得上班了。

見了面，看見她像全智賢的臉孔上掛了一副黑框大眼鏡，遮去了黑眼圈及眼角上的瘀青，我算是暫時的相信她了，她抱著小狗出現在我的面前，我叫她上了車，我們在車上小聊了一下。突然，她說：「你有帶嗎？」廢話！

我說：「剛好有耶，朋友要嗎？」

「不是，是我要！」她指著自己。

我發動了車子想在附近繞一圈，她深怕我一開就不回去了，趕緊叫我停在路邊，我只好停下車，取出了她的快樂，給了她。

「迴轉，載我回剛剛的地方。」她用手指著來處。

我花了一個多小時找路來到這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為了就是見她一面然後給了她一份她想要的快樂而離開此地。

我想到這不襟一陣扼腕，嘆息著自己的痴傻和她的現實。

「我再打給你哦！」她下了車，頭也不回的走了。留下了一臉錯愕的我，掉了滿地的雞皮。

原來，她要的，不是我…不是原來妳什麼都不要。

或許是因為一句趁人之危而代表了我不是真正的愛她。又或許我自身早就有立場預設成為了今天這一個角色的扮演，雖然不到傷心欲絕，但足以讓我痛心疾首。更何況，就連藥物都控制不了這個人的去留的時候。試問，我又能真正控制住什麼？

就讓這一份幸福隨風散去吧！

我回到傷心的台北，打給小杰的朋友，要她出來陪我，但純粹到不行的我們就只是聊聊天，打打ＧＡＭＥ，呼吸新鮮的空氣，僅止於

此而已。

她也叫小潔。

小潔問我：「你是同性戀喔！」俏皮的雙眼凝視著我。

「不是啊！」我搖著頭。

「那你怎麼都不交女朋友？」

「妳聽好！我雖然很喜歡妳，但我現在的處境我不能和妳在一起，因為那樣不論對誰都不公平。」

「為什麼？」她一臉狐疑嬌滴滴的問著我。

「就還不是時候，以後妳就會懂得。」

送走了小潔之後，我回到一個人的飯店，一再的沈思，想像著和白羽同住在一個屋簷之下的情境。

白羽在下了班之後Ｌｉｎｅ了我。

「在很遠嗎？」

「附近。」雖然這麼說著，我並沒有打算馬上與她見面的心思。

「你可以過來嗎？我在７Ｆ，拿錢給你。」

「等我忙完吧！」雖然這個誘因是一個起點，但已經打動不了我已然碎裂的心。

我接著沈默，不發一語，若有所思的想要割捨掉這一份根本並非感情的依賴，她明明知道就算我們之間沒有利益的交換我還是會願意為她奉獻出一切。但我破碎的心情東一塊、西一塊的，就是無法拼湊出完整的一塊。

「你要快點過來喔！」她越是需要我我就越是感覺到悲慟，但那

柔弱溫和的一種仰賴我就是不懂拒絕。

「我盡量！」冷冷的我不再擁有往常的熱情，但她似乎也從來不會顧及到我的感受。

或許，是因為我從來不將心中的感受真實的表達出來的原因，只是承受著那個失落，然後沈重的將它揹負在自己的身上，明明已經很累了就快被壓垮了還硬撐著想要扛著這一切希望抵達最後的終點。

我真的想鐵了心放棄。

但我沒有。

撐過了好幾個小時，她也發現了我還沒有到，又敲了我。

「過來沒！」用一個撒著嬌的圖案。

「快唷！」又傳了一個招手的圖。

「在等你ㄋㄟ！」最後是一個手撐頭的貼圖。

我說：「嗯！」但心情就是無法回復到最初面對她時那一種熱情。

「你不來我把錢花掉囉！」我還真是可憐，被看成了見錢眼開的奸商。

我說：「只，要，妳，能，愉，快！

「很抱歉！我很想給妳的更多，我只希望妳在人生的旅程中能夠多點快樂，少點痛苦，而只要妳想要的，喜歡的，我都會給妳。

「只要妳能愉快！」

接著是久久的一陣沈默，我偷偷的紅了眼框，不小心擠出了一滴眼淚。

她沒有再發話。

我以為她會被我的一番話深深的打動，我自作深情的表達，或許太悲觀了，但當下我真的這麼的以為。

天真。

我真的哭了。

我的戲自以為天衣無縫的自導自演著，一下子說一些人生大道理，一下子又說要放棄，一下子又說會盡全力的幫助她。

若別人沒有說，我知道我已經瘋了嗎？

但別人就是不告訴我，只是讓我這編劇繼續想像著或許應該會要發生的劇情穿搭在我狂亂的生活之中任由它不斷地陷入那自己幻想出來的情境裡面讓自己更迷失而已。

過了一會兒，我拿起了電話，撥了一通電話給她，接起電話的另一端傳來第一號娃娃音：「你到了嗎？」淒冷的聲音讓我誤以為我真正的打動了她的心，我的心也頓時揪結在一起。

「快了！」我其實還沒有過去的打算，只想趁著這個時候釐清兩個人的關係。究竟是要在一起還是就這麼斷了這層曖昧不明複雜關係，因為我真的不想再成為另一個像我之前對待前女友的那一個自己，愚蠢，而且被當成了個凱子。

「快來啦！」我隱約間聽見了她不斷啜泣的娃娃音，在央求著的需要我的一切。但我深怕在她一旦又取得了她想要的那一公克的快樂之後隨即又揚長而去，那我寧願捨棄掉這一份感情，因為那感覺著實非常令人難受。

「妳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我不希望妳如此的依賴著這種東西，而且我這樣做是不對的，更何況我沒有必要連少白的負擔一起扛在自己肩上。」

「我知道。」她沈重的說著。

「嗯！」

「你過來再說吧！」還是繼續催促著我。

「好！馬上到！」我嘴裡這麼說但心裡還是極其不願。

掛上了電話，帶著心中的不捨與極度的愛戀，再次企圖從這之間要回點什麼，但很可能從來就不賦予感情的饋贈，就連一點點卑微的喜歡，我都覺得是我被施捨而得到的。

我不喜歡這種被憐憫的感覺，不但像個搖尾乞憐的乞丐，又像個

期盼別人同情的愛來疼惜我這個人。

我也有自尊，好嗎？

我不減當時掛完電話的深情，來到了她家樓下，她在接完電話之後便帶著剛才未用完的情緒下樓幫我開門。

就在我見到她淚眼泛紅的雙眸後，我跟隨她進了電梯，我在這時應該在自然的感情流露時獻上一個最真心的擁抱的。但這一切似乎都已來的太遲，我深怕是我自己自作多情的賴著這一份感情，更怕被當成一個趁虛而入的痴漢，不想成為電梯之狼的我，放棄了想從她身後環抱住她的這一個念頭。只因為這一個慾望的竄起，串連著我一連串的思緒，在一個又一個的激情背後，我畏縮的將自己的感覺藏在心底深處。在關門又開門離開電梯的那一段空白裡，我竟連一句話也沒

說，只是深情的望著她的背影。

卻又好像期待著什麼。

進了屋，各自落座在客廳的沙發之上，我不等她的吩咐便迅速的將所有的慾望倒進了透明的玻璃球之中，等待慾望在經過高溫燒烤之後，將這一切都化為烏有。

炊煙又裊裊的昇起，我與她竟還是相隔著千萬里。心與心雖然因為短暫的晃動而不小心碰撞在一起，但在發覺了對方並不是自己心中真正想要的之後隨即想要轉身離去，又編織不出更好的理由來離開對方，索性就半推半就的任由劇情這麼由濃轉淡，又各懷鬼胎的隻字絕口不提。

我不想再多說什麼。

但她率先開了口。「我很感謝你幫我這麼多，但我現在真的無法再觸碰感情那一塊，我的生活一團亂，車貸還沒繳完車已經被拍賣。信用卡刷爆了，已經延了一個月沒繳。公司的借款還沒還完，這兒的租金已積欠了兩個月，錢全被押在公司，每天還要生活費、車資、及一些雜七雜八的開銷。我實在沒有心情談感情。而且，我根本不想告訴你這些，因為我一旦說出了口，便代表了我此刻有多麼需要別人的幫忙。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讓你因為喜歡我而去承攬一切，這一切都與你無關。」

聽完她的一席話我說：「我該帶妳看看我的世界，沒有人遇到了困境是走不出來的，因為我曾經的失落，因為我之前的那個女朋友，我花在她身上一個月十五萬的開銷，前前後後我花掉了兩佰多萬，等

到我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她連我的寶石都不放過。我也經歷過最難堪的時候，就是因為我知道一個人的難過有多難受，所以我會竭盡所能的去幫忙，資助我身邊的每一位朋友，在我還有能力的時候。但我一方面擔心妳又成為我另一位像之前一樣的那一個女朋友，另一方面我根本毫無理由要連同妳不能割捨的那一段感情繼續的深陷下去。」

她回我：「我真的很謝謝你這麼的幫我。」

「我要的不是這個。」

「請原諒我現在無法給你更多。」

「我會等妳，只要妳給我一個確定。」

「給我一點時間，好嗎？」

「快找房子吧！錢我這有。」

我仍然相信了她的承諾，但，我又有多少的時間能用來等待生命中對的人出現，而她說房子已找到還簽約了。

「他人呢？」我又問。

「在同事那。」

「到底吵到什麼程度？」

「別再說了！」

我不再發問，看著她泛紅又泛黑的眼眶及身影，再度的濃粧豔抹，打起一身精神的裝扮，準備迎向另一個燈紅酒綠的悲情世界。

「為什麼？他會讓妳去上班呢？」

她不作任何回應，因為她怕不小心洩露出他的無能為力，或甚至是有可能歸究於自己的任何問題。

我又驅車尋找生命的另一個出口，在她下了車之後。

但，臨行前，這一次，我沒忘了告訴她。

「下、班、打、給、我。」

第五亂　紛亂

市區的街道上，轉角的警車燈還在閃，我躲過了幾個臨檢站之後來到八德路監理站，把車停靠在對面的ＯＫ便利商店，下了車。時間接近凌晨兩點半。

我看著她從計程車上也下了車，臉上帶點醉意的她走向隔壁棟大樓的入口處向我招了手，示意我走過去。我走向她看著她臉上因為酒精而勉強從她的悲傷情緒之中擠出的一抹笑容，我恨我自己沒有能力改變這一切，到底要怎麼做才能不讓別人見識到她的嫵媚，我無法改變她的價值觀令她在她有限的生命裡重新開始她的人生，更無法賦予更多能令她徹底改變現狀的支持，因為就算我把我的一切都交付給

她，她還是可能無法跳脫她當下的這一種生活。

我們之間並不存在著過去，我也不是以前就是現在這個樣子，而我們誰也認不清自己和對方到底是誰的樣子。

那身影讓我想起了我的初戀，她們用同樣嬌弱的語氣呼叫著我，似乎給我一種只要她喝的再醉再不清醒但只要待在我的身邊就會有安全感的那種錯覺。

我接近她想攙扶她，卻沒有任何舉動。

她從包包拿出了卡片刷卡進了門。

她說：「等下我們回７Ｆ搬一些東西。」

「好！」我只能說好。

我們上了樓，她換了一套簡便的衣服，順便醒了一下酒之後，隨

即又出了門。更不忘帶著她的狗。

就在我又幻想成為這裡的男主人時她說：「我們去你住的地方。」

或許，在帶著酒意之後被動和主動已經交互的作用著，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有此一舉動，只好滿懷著喜悅及興奮又猜忌的心情，帶她進了我租的ＨＯＴＥＬ。

但我的房間裡早就有一對夫婦在休息了，他們帶著小孩來投靠我，是我從小就熟識的好朋友。而小潔在另一個房間等我回去，但我們真的不是那種關係，現在又要帶白羽上我那，除非我是宋七力，有分身術，否則就算我有三頭六臂也分身乏術。

我還是帶她上了樓，又開了一間房間，從櫃台阿姨的臉上我可以

看見她一付稱羨又訝異又覺得我怎麼這麼亂的表情，我擠出了一抹苦笑。

「少年耶，厲害喔！」阿姨眼神銳利的望向我上下打量。

我不理會阿姨的調侃，拿了房間門的磁卡走向通道搭了電梯前往我們倆個人的小小世界。

進了屋內，放下了手邊的包包、手機與門卡。理當我應該在闔上門房的那一刻，就立即與她舌吻、擁抱，然後伸出雙手在最快的時間內褪去外衣，赤裸的坦承相見才合劇情該有的發展。但，我並沒有這麼做，表示我心中不但對她沒有愛，更沒性的存在。我不知道是我的性功能障礙還是因為藥物的關係再也沒有作愛的興致，甚至可能應該表示出愛的一種溫柔情愫也沒有。我像是個木頭人一樣，呆若木雞

的看著她進房後脫了鞋上了床側躺在床緣之上，好似等待著我向前趨近，只要我再勇敢的踏出那一步，她就是屬於我的人了。但我居然連一句透露出深情的話語也沒有，冷冷的看著她動人的體態，阿娜多姿的呈現在我已近夢幻的現實世界之中。

「來這幹嘛呢？」我這麼不解風情的說著。

「看你平常都在幹嘛？」她在床上舞動著她的小手在她的嘴角及身體之間來回的蕩漾。

我因為心裡著急的在別的房間裡還有其它朋友在等我，這樣一來搞不好到最後可能會穿幫，索性我先安撫她在房間裡，「妳等一下哦！」刻意的冷落她。

我自顧自的出了門，先到我朋友房間裡打了招呼，又到了小潔房

裡告訴她我要再小忙一下，才又回到房間裡找白羽。

她有點睡意了。「我先帶小狗回去好了，牠肚子餓了，還有，我發現一件事，我的電話掉在車上了。」

「是哦！快打回去看司機會不會接。」

我撥了她的號碼，有人應答。「喂！」

「司機先生，不好意思，我的電話掉在您的車上了，我想請問您在哪裡？我們可以過去跟您拿嗎？」

「哦司機大哥說他晚點回撥給你好嗎？他先載我回家。」乘客說。

我們傻傻的相信了人性。掛上電話之後，再打過已經沒有回應了。

她馬上掛失了門號，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我幫她叫了車，她離開前只說了一句：「你等我電話，我待會再過來找你。」

送走了她之後，我才回自己房間，朋友的老婆與小孩已經待在床上睡了，這時小潔又打了電話進來。「你好久哦！把我一個人丟在這邊，你到底在忙什麼啦！」

「我在隔壁，馬上過去。」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我在房間等到早上，過了中午，一直到下午之後，送走了小潔，才又接到白羽的電話。「妳在哪裡？」終於換我問別人了。

「７Ｆ。」她說。

「怎麼了嗎？我等妳電話等到現在，妳電話又不通，又不知道該上哪找妳，妳知不知道這樣我會很擔心，妳也不打個電話給我。」

「現在先別說這麼多，你等一下到４Ｆ找我，我們在那碰面。」

我準備了一下便出了門。

碰面時她才跟我說，昨天７樓樓下被人噴漆，小漢居然叫人在門口噴上：欠債還錢四個大字。像是黑社會討債的手法，但她可沒跟我說還借了高利貸。

我到底又攀上了什麼麻煩，怪不得她要連夜趕忙搬走但又沒有一個具體的理由。

我看著她一邊整理東西，一邊說一會還要再回去搬。

我說：「漆呢？」

「少白擦掉了。」

「妳到底怎麼了？」

我一臉疑惑的望向她，卻不期待她能給我一個完整的回答。或許，我更甚需要的是，一份穩定的感情和一個溫暖的家，而不是在我原本就充滿了險惡的生命之中又為我增添許多煩惱和憂慮的人。但，我又何嚐不害怕自己的紛亂和複雜會在無意間深深的影響到她的簡單生活。因為她除了上班下班以外，只會帶小狗到樓下解便，再不然就下樓到就近的便利商店，可以說足不出戶。有在連絡的對象除了她在桃園老家的母親和姊姊以外，最多就是經紀人會在上班之前催促著她不要再遲到了而已。再來就是少白，而現在生命中無緣無故的多了一個我，我該要感到慶幸才對。而我也更是珍惜與她相處的每一個時間

與機會，靜靜的守在她的身邊，等待著她來愛我。但，我似乎沒有那個福份和時間能夠在這個時候瞎耗下去，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將來又會扯出什麼樣跳ＴＯＮ的劇情，讓我一顆懸浮的心，跟著她世界裡的一切，而脈動著我的生命脈膊。似乎只要她不論在此刻受到了什麼樣的遭遇，我已經有了預備一肩扛起的勇氣。怕只怕我撐不到她轉過身迎向我的那個時候能純粹的存在我們之間的會只有愛而已。

我從包包裡取出了一支手機，拆下了ＳＩＭ卡，「妳先用這支電話吧！」把手機遞到她手中。

她接過了手機，插入了新辦的卡片，隨即打了電話給少白，要他約好搬家公司，把７Ｆ的家具搬移至此地。

連絡完少白，我們一起忙進忙出的，折騰了一個下午之後，總算

把東西都搬進這一個原本可能只屬於我們倆個人的小小世界。

當我無意間看見ＤＪ專屬的操控台和少白簡單的行李之後，才知道這一切又是我憑空想像出來的而已。

我在樓下的便利店買著東西，家裡的門禁卡片在我身上。當她打電話告知我少白要過來，叫我把門禁卡片拿給他的那一刻，心中立刻又浮現了非常複雜的情緒。但在我買完東西上了樓之後，他隨即又把卡片交還給我。

這代表什麼？是否意味著我真的即將成為這個避風港的男主人，徹底的鑽進她的世界裡，亦或者只是單純因為某個想留住我的原因，暫時的慰藉我即將受傷的幼小心靈而已。

我不斷的掙扎著，雖然還不到痛苦的階段，但彷彿只要當我們

三個人面對面待在這個小小的空間裡時，各自的心中都有說不出的言語，刻劃在內心的某一個深處，只等待著有任何一方不小心脫口而出，必定就有一方會因為受到攻擊最後負傷的離開這裡，再也不會回來。

但不論從哪一個角度看上去，該離開的那個人都像是我。因為我既然沒有橫刀奪愛的勇氣，更不想趁虛而入的徹底毀壞別人建立已久的感情。或許她們只是過渡期而已，根本就還有復合的可能。因為既然雙方都已不再相愛，而且早已因為某個因理解之後而爆發開來的永久傷害，為何非得再湊在一塊的生活在一起呢？

我絕不希望那攪局的人，原來根本就是我。

我把門禁卡片交了出去，隨便找了一個藉口離開了。像是一種無

言告別一般，想徹底的走出她的生命。

但隨後她又要求我和她一起去找舊房東，把鑰匙交還給舊房東。

於是我又載她出了門，看著她與房東一言一語的糾纏著，商討著退租的相關費用問題，但她並沒有央求我為這一切善後的任何舉動與意圖。但，只要她一開口，我絕對會傾城而出。

可是，她真的沒有，寧願揹負著眼前這她們倆個人留下的爛帳和逐漸因為這個事件而耗損的人格，也沒有企圖要我再伸出援手。

究竟，到底，她圖的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或許我更該做的是一種完全的體貼，因為就在她們爭執著誰該為這最後的費用負責時，我差一點就從口袋裡掏出她所欠下的水電費。

但我卻沒有那麼做，那我拿什麼來證明我真的愛她，若我真的愛她的話我一定會捨不得她和這個舊房東一直用言語在互相推卻著。有那麼小小的一個時刻，我幾乎差一點就脫口而出。

「差多少錢！」但我還是問了。

房東說：「五千元而已。」

白羽說：「我現在真的沒有多餘的錢可以給妳，而劉少白先生他更沒有辦法。」一下又望向我搖了搖頭，輕輕的對我示意叫我別管那麼多。

我別過頭去，轉身，上了車。

她隨後也上了車。

我開動車子，離開了現場。

送她回到租屋處樓下，我已不打算再上樓繼續面對那三個人的三角關係之中而糾纏不清了。但，她在下車前卻又告訴了我。

「明天是情人節，過來家裡吃飯好嗎？我親自下廚哦！」這是什麼樣的情節？讓我一顆不斷晃蕩的心持續的搖擺不定。

或許，此刻，不真實的人又是我，而不是她。她可能真的只是需要一點時間來遷就住彼此的無可奈何，她又說了：「對我而言，你真的是一個理想的情人，但你也看到了我現在的狀況有多麼的不允許，但我真的無法給你承諾什麼，先讓我整理好自己再說吧！」

「我會過來的，但我想知道你們這樣到底算什麼？我又算是什麼呢？」

「我不能在這個時候丟下他不管。」

「那我呢？我不知道我可以承受這種既怪異又尷尬的感覺多久？我怕我撐不下去了。」

「隨你要怎麼想好了，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解釋。」

「我不要了，可以吧！」

「你高興就好了。」

「好！我知道該怎麼做了。」

她下了車，走回她和他所屬的小小世界之中。

或許，我只能成為她生命中短暫的過客，不能陪她挨到最後一刻。或許，她所給我的已然是一種承諾，只盼那個時刻真正的來臨，而我卻下定決心不再淌這渾水。

我離開了這個傷心之地，退了飯店，把我的家當全搬上了車，我

其實一直企圖在她面前營造出我有一個安定穩定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一個綿延不絕的經濟來源。但她卻不知道，其實真正還在流浪的那個人，是我。

我又隨波逐流的在人生的旅程之中隨意漂浮著，似乎等待著一處可以讓我暫時停靠的港口。

我完成了別人的期盼，完美了別人的人生，自己卻得不到最想要的一種安全感。

這又算什麼？

就在我盲目的漂到了三重一位朋友那，他在得知我的狀況之後熱心的安排我住進了他的居所，無條件的承攬我即將受創的人生。

他，也叫阿捷。

就在一陣忙碌的上樓下樓之後，我總算安頓好了自己。不必再費心的想著今天的落腳之處，而明天又將漂泊到哪兒？更不用再面對那或許垂手可得而我又打算放棄的糾結感情。

但，就在我一覺醒來之後，她還是撥了電話給我，用她一貫面對我時的娃娃音：「快過來唷！陪我去買菜。」這一種熱情使我無法招架。

究竟，那不真實的人真的可能是我，因為我已然因為某種因素而無法辨別出現實的真偽，因為就算那個人是為了生命中某種欠缺的元素而迎合著我，我也會被這個人當下的熱忱對待而有所感動，卻又帶著一種防範的心思。

對不起！是我對不起你們的真實。

我命人開車載我到白羽那之後，交代了要到何處何處找誰誰誰，該收多少錢，及該怎麼做怎麼小心的回到原處，便上了樓，用電話遙控著這一切。

買方、賣方、和送達、付款、交叉的連絡方式，我完全的不必再用我的自由去冒險，除非我有一個確切想走的理由，否則，我有一萬個想要留在這裡的念頭。

我不必再暴露自己的行蹤在外遊蕩，更不必穿梭在車陣之中一邊接著亂七八糟不斷亂響的來電，一邊又得在各個匝道，路口注意著警方可能的盤查和攔檢，於是我得到了另一種安全感。

但隨即又進入了另一場爭戰之中。

我上了樓又陪她下了樓，到對面的頂好超市買了做飯的材料，於

是我心中又浮現了此刻若我不是個淪落天涯的亡命之徒，過著沒有明天的人生的話那該有多好。此刻的平凡與幸福不就是我真正想望的一切嗎？在一個平靜的地方，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包括身邊有一個相愛的人抱著一隻可愛的狗。這難道不就是平凡人所最終追求的幸福所有嗎？

我們只差手挽著手就能開始這美麗的結局，我卻連伸出手的勇氣都沒有，是我偽裝了自己的浪漫，扼殺了自己可能幸福的人生。

上了樓，液晶螢幕上又再次持續的撥放著無聲的電影。我安坐在客廳的沙發一角，洋溢的幸福灑落在她為我準備情人節大餐的背影之上，她熟練的用筷子挾起一口菜沾在嘴巴上的甜蜜滋味，都從我的鼻子所嗅到的氣味中，直達到了我心裡。

但就在一切就緒之後，她說：「少白，下來吃飯了！」

瞬間又打破了我的唯美夢境。

他說好，他居然說好。

這奇妙的景像讓我嚐盡了愛情的箇中滋味，微妙的三角關係，曖昧的互動都足以引爆若今天換成我是前男友的火線情緒。

我壓抑著我的情緒，深怕一旦我在這個情節之上再附加上我熱絡的互動時，會更傷了另一個人的心。

我不想成為任何人的敵人。因為，仁者無敵。

當然，我必須斷然的選擇捨去生命中的某部份，包括我愛的人，和可能愛上我的人。

我收拾好自己的情緒，不讓心中的喜悅表露在眾人面前，摻雜著

痛苦一起連大餐都嚥了下去。但在吞下這一口飯的那一個瞬間，我知道我差一點因為自己的情緒而噎死自己。

我要了一杯水，緩和我的呼吸及難以承受的苦澀滋味。

雖然幸福的在微笑著，但心中早已淌出了莫名辛酸的淚水，交織在這個４Ｆ的小小世界之中。

第六亂 迷亂

「妳跟他上床了！」少白突然天外飛來一句心中藏匿已久的話語，語氣不但溫和卻充滿了怨氣。

白羽轉過頭問我：「我和你上過床嗎？」手裡捧著碗筷的她張口的望向著我，試圖從我口中得到一個真實的回應。

我瞪大了雙眼差一點把剛才才努力吞下去的一切全部都倒吐了出來，再一次努力嚥下一口口水與氣息。

「沒有啊！」但我心裡卻在想：原來我還真的可以這麼做喔！我便別開眼神到了桌上的菜，吃起四季豆來。

「就沒有啊！」白羽用堅定的語氣反駁著少白。

我心想那和他又有什麼關係，為了徹底的破壞他們，我應該說有才對。但隨即我望向了廚房的菜刀，和大門旁的鋁棒，甚至是靜下來聆聽門外的聲音，揣測著別人的下一步。

我放下了手中的碗筷，用手抽了兩張面紙，鎮定的擦去了嘴邊不曾偷吃卻可能留下的油漬，想伸手觸摸我腰間的槍，才知道我忘了帶出門。

現在到底什麼狀況？

我不禁懷疑起自己對她所有的疑慮，她斬釘截鐵的承諾，多半可能真實，但現下我又能多做些什麼？

而接下來的沈默像是話劇般持續的上演著，吃完飯之後我們又各自做著自己的事，直到少白出去工作為止，我們才又打破沈默。

「他怎麼這麼問？」我說。

白羽回答：「阿他就一直懷疑我們倆已經上過床了，我們在Line的對話和互傳的一些訊息他都看過了，還一直跟我吵，說我怎麼那麼賤！而我又告訴了他我去了你那，才把手機搞丟的。」

「哦！」

我真不知道該怎麼去相信她的每一句話？該用什麼心態去迎合？於是我不再接話。

過沒多久，她又盛裝打扮準備出門。

我打了電話，叫了人來接我。

就在她出門前，我先走了，但她說她姐拿了一支手機給她用，把我借她的手機還給了我。

如果一個人要騙你，她會騙光你所有願意為了她而付出的一切。如果一個人是真心的，她會因為她已經有了的部份，就算你打算無條件贈予她，她都會捨不得你再為她付出那麼多。

我接過手機，換上自己的卡片，開了機隨即下了樓。

到了樓下之後，時間還不是很晚，我只知道天又黑了。等我的車已停駐在大門口，但我用餘光撇見了正在ＯＫ便利商店簽到的兩名騎摩托車巡邏的員警，就在我踏出騎樓那一刻，我並沒有馬上上車，於是在騎樓間的樑柱後面等待員警的離開。誰知道，我愈是小心翼翼也就愈顯得可疑與詭異，就在約莫兩到三分鐘左右，不但不見員警發動機車駛離的聲音，反而用餘光又注意到他們即將有其它的舉動，就在他們欲趨往我這棟樓時，我在那一個瞬間衝出騎樓，開了車門，跳上

了車，又快速關上車門。

員警已經逼近。

「快走！快走！」我吩咐著阿慶離開此地，他是我其中一個弟弟，現在負責幫我開車。他又驚又怕又鎮定的快速發動了車子，假意要向我們盤查的警員開了過去，但就在員警準備伸出右手將我們攔下來的同時，阿慶加足了馬力，踩下油門，急駛離開了現場。隨即聽見警笛聲響起，兩名員警也奮勇從後方追了上來。

「右轉！右轉走到底上市民大道！」我右手抓住了門內把手，一手指揮著行車方向。

車子迅速的轉進了巷內，是條正向的單行道，我提醒他小鳴一下喇叭，因為我們即將穿過幾條巷弄的交叉口，車到底後，警笛聲愈靠

愈近，而車速愈來愈快。

就在右轉之後，我看見光復北路的紅綠燈早已轉紅，有幾輛機車在路口前停了下來，快車道上有一輛汽車阻去了車道，但就在汽車與機車停靠的路線之上剛好還有一個空間，足夠容納的下一個車身的寬度，但號誌燈遲遲未轉綠，只見車速愈來愈快，愈來愈接近路口，斑馬線上還有行人在走動，更不見他有任何想停車或減速的剎車跡象，就在那千鈞一髮之際，他突然衝過了紅燈，並且在快到路中間時還猛踩油門加速通過，我伸出了兩手扶住了車身，右手在扶手上，左手已經到了擋風玻璃，左腳一直猛力的踩在前踏板之上想踩剎車，彷彿開車的是我一樣。

就在通過了路口之後，直奔上橋，這時引擎聲又轟轟巨響，一路

往西開去，隨著距離警笛聲響愈來愈小，直到那刺耳的迴音消失在我的耳際，這時雖然不再那麼刺激但緊張的情緒仍未消減。

「你居然連剎車都沒有，真是太神了，太拼命了吧！」我餘悸猶存的誠心讚美著他。

「不能停啊！」阿慶說。

「真的太厲害了！果然是車神，今天換作是我，可能早就跑不掉了。」

車子來到台北車站的匝道，這時車才愈來愈多，但我從頭到尾一直注視著後照鏡，不見有任何警車追來的跡象，這才勉強暫時鬆了一口氣。

下了三重後，我們回到中興橋下的聚點。

我不敢再出門了。

剛剛就在闖過那個十字路口時，其實還有車和人在行進中，準備通過馬路，隨即有可能因為被撞上而一命嗚呼，不但會有生命危險，最後還可能因為被逮捕而入獄，失去所有的東西。試問？若少了這一切，我又能成為什麼呢？連人都做不成了，最後還可能釀成憾事，變成馬路怨魂，我這輩子最大的冒險，都在今天搬進了我生命中上演著。

然而，警笛聲喚醒不了我沈溺在這個世界和對她的迷痴，更無法讓我停下手邊任何一切正在運行的事件，只盼我能在回歸到牢籠裡的那一刻，不要再為自己添加任何的刑責。

甚至是不必要的感情。

馬路追逐戰、提心吊膽的毒品交易行為、在進貨時深怕被黑吃黑，不得已帶上一把防身的槍，但卻從來不裝上子彈，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開槍的那一天。

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是什麼逼我走上了今天這一條絕路？我只想要娶個老婆，生個小孩，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賺錢養家，孝順父母，過一個正常的日子。但，夢與願違。

隔天，就在我無意間拿起了她借用過的手機上我的ＦＢ時，我看見了她們的對話。幾乎是用理智操翻了對方的祖宗十八代，什麼賤女人、破麻、吃軟飯、沒用的傢伙，所有我能想得到但意想不到的最污穢的用語都用上了。兩人在ＦＢ上互槓，從打架，沒鑰匙回家，和我上床，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我竟然還在心中存滿了疑

慮。別人如此真心的待我，我卻還一再的提防著。

不久，我又接到了白羽的電話。

「你在哪裡？」一號娃娃音。

「昨天在樓下差點被攔，現在不能再開我的車過去了。」試圖就此打住，但實在是不忍心就這麼丟下她一個人。

「你快過來好嗎？」她不知道我的驚險和痛處。

「少白呢？」

「上班去了。」

「好！我想辦法過去。」我還是為了愛而去冒險。

接連著幾天下來，我們就像男主人不在家，我便偷偷上門的姦夫一樣，避開了他在的時間，直到她上班之前，我們都膩在一起。但我

卻從不逾矩，我只是想在我進去之前這段時間裡，好讓她重新安穩的過生活，安排好她生活上所需的一切，這一個小小的心願，就是我全部的希望了。

當她在電腦前玩著遊戲，我在她的身後凝視著她的背影，呼吸她迷人的氣息。我們的距離是如此的接近，我聞著她的髮香，試圖接近隨即又被我的膽怯給硬是逼了回去。我一伸手就能環抱住她，但我沒有。微弱的燈光，寂靜無聲的閣樓之上，只有我們倆個人的身影，但似乎只要能維持著現狀我就能感到相當的幸福，她或許只等待著我有勇氣再向前趨近一步，那結果可能就都會不再一樣。而我寧可享有這一刻片段的寧靜，也不願趨身向前，衝破各自的防線，迎向幸福未來的明天。

因為，我們不會有明天。

若我在此處毫無保留奮不顧身的愛了進去，那麼在即將面對的未來旅程裡，我怎麼承受那真正的失去，因為我終將有一天必然得面對漫長的刑期，更何況我根本無法給她真正的幸福中的一種安定和溫暖。所以，在這裡有一種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潛藏因素讓我駐足不前。另一方面我已試想到未來若我們真正相愛了之後，卻因為我的入獄而導致了最後的分離，又可能我在獄中根本就再也得不到她的消息，若我帶了這一份愛進了監獄，那不是比不去愛她還來的痛苦萬分。因為我並沒有把握就在我入獄之後她還會依賴著我的那一種可能性，因為我根本掌控不住什麼。

我總令她覺得變幻莫測，就在她一邊準備迎合我時，我又犯下了

極大的錯誤。

我熟睡在閣樓上的另一個角落裡，醒來之後身上有她為我蓋上的棉被，頭上靠著充滿屬於她的氣味的抱枕，但床頭卻擺上了我的其中一支手機，我點進去之後看到的第一個畫面是螢幕裡我與朋友的訊息對話。我說：我把我生平最喜歡的東西給讓了出去。這是因為我為了我的一位朋友而介紹小潔給他認識的一個簡訊，我不怪她看我的私密簡訊，更毫無羞愧之心的正常的面對著她，就連一句什麼抱歉或解釋之類的話也沒有。但，我知道，我們都傷到了彼此。沒有多久之後，小潔剛好打了進來，劈頭第一句話還是問我：「你在哪裡？」

我不會說什麼在風裡或在雨裡那麼老梗，但我還是有一種另類的回答：「我在療傷！」另一手按著心臟。

小潔說：「療什麼傷？」

就在那一個瞬間，由於電話的音量過大，我在還來不及用食指偷偷把它轉小聲的時候，另一個聲音響起：「誰啊？」白羽發問，在樓下抬著頭望向我。

我沒作聲只是兩眼目視著白羽。

但她接下來的動作還是出乎我的意料，她隨即拿起了電話故意的講了起來，分貝大到讓我電話中的那一個人足以聽得見，然後不出我所料的電話中的那個人也問了我同樣一個問題：「誰啊？」

她們似乎都有部份的權力這麼的尋問著我，而我卻不知道我自己其實所擁有的那一部份到底蘊藏在哪裡？我很想擁有什麼可是畢竟我又能是誰的屬於？因為單純的，我只是付出一種精神上的撫慰及物質

上的欠缺，基於一個朋友的立場不論對方的性別、年齡，我都得概括的承接。只是在過濾了一些人之後得到一些最終我認為還能繼續聯絡的對象。雖然不附帶上了愛情，但那一種唯妙的互動關係就在浮出水面的那一刻，產生了某種層次上的裂痕。雖然不至於完全的破碎，但無可厚非的已經在各自的心理上化分開一種你、我、她的嫌隙而因此而有了距離。

或許，這只是我的一種不甘勢弱的表現，企圖強調著我的價值與感情的流向仍是有選擇性的。就在我轉身道別了她的那一刻，或許就已毅然決然的走出了她的生命了。

而小潔或許能在這個特別的時刻暫時止住在流著血的寂寞傷口。我雖然心中不曾期待著什麼，但小潔的的確確的在我生命可能的缺口

之中佔了一席之地，足以用來填補我生活上的空洞與空缺。就如同白羽擁有另一個其實根本不再屬於她的少白一樣。或許這樣一來我才能在自己所付出的感情之上得到一個在天秤兩端因不同的重量而儘量想辦法維持住平衡的狀態。我不至於那麼卑微的在供奉著白羽，而我所付出的一切，卻可以從小潔的身上得到任何的回報。

但，那並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除夕夜裡，街道上的人車稀少，家家戶戶正在各自享用著年夜飯，我這個想歸家的浪子，雖然不至於流落街頭，但我一顆放蕩的心，早已傷痕累累了。

我的電話獲得暫時的平靜，就在這一兩個小時裡。我和阿捷到三

重的一家餐廳裡包了一桌年夜菜酒席，帶一群年輕人圍爐，希望年青人能因為家中所沒有的溫暖而熱絡起來，我照例發放了二、三十個紅包，讓大家沾沾喜氣。

就在上完了甜點之後，我打算回家一趟。

回到家，年夜飯已用畢，我搬了一些東西回家，也包了一個紅包給媽媽，媽媽已從法國回來了。

媽說：「警察一直上門來找你，你到底都在幹嘛？」

「媽！對不起！」一直重覆的說著。

應該充滿家庭天倫之樂的情節，就在少了爸爸之後，又因為我的不乖而讓這個家裡如此的黯然失色。

「還是那一句老話，你要記得，我們不會再去看你。」媽重覆了

姐的預言及警告。

而這時的我並不是不聽，只是我並不能再有其它選擇。

就在準備離開的那一刻，我仍對著媽說：「媽，給我抱一下好不好？」

媽靠近了我，我緊緊的抱住了她，因為我知道這即將是我們多年後才能再見的最後一個擁抱。

我的臉靠在母親的肩上，哭紅了雙眼，把心裡最深最深的惋惜都留給了她，當然留給了她更多的痛苦。

我帶著無奈與不捨，「媽！對不起！」又說了一句對不起！

轉身離開了家裡，媽媽跟著過來，用極為傷心的神情淚眼的望向我的背影，就在我走下樓梯，到地下室再過到另一棟樓，上樓出了側

門走向停了很遠的車上了車插入鑰匙發動車子準備開走時，我才突然想起，我現在又要去哪裡？我不是該屬於這裡嗎？或許再逃避只會增添更多的危險及煩惱及負擔，而選擇坦然的面對法律的審判才是結束這一切的唯一途徑。

我，卻沒有面對現實的勇氣，寧願當個逃犯，也不顧及這從小孕育我長大成人的家庭和諧。

我真不是人！

我又待在車上一個人哭了好久好久，久久未能平復的情緒，因為就連藥物都無法止住它繼續的痛楚時，它才是心中真正的最痛。

這世上最最最痛，我挨過

一個人居然讓自己得到了這種不敢回家的感覺，我忘了從哪時候

開始，可能就在我第一次學會在這煙幕中尋找已迷失的自己時，我就已經陷落了。只是自己渾然未覺，就在多年後的今天，我後悔在我未學會做這一件事以前，沒把自己永遠的鎖在這一片迷霧之外。因為人們一旦踏進了這個迷濛的世界之中，很難再次清醒的找回自己。包括那些想要的和得到的喜歡的，接觸到的人生，都會有所不同。

期待我能抓住這雖然清醒卻可能又不清醒的這一刻，縱始只有短暫的一瞬間，稍縱即逝，我也想更深刻的在心中留下懺悔的思想，用來證明，我還是醒著的，證明我還是有善良的心性的。

回到了三重，原本冷清的街道又熱絡了起來，雖然人車不多，但炮竹聲隆隆作響，而我也因為有阿捷的陪伴而不再感到孤單和失落。

阿捷也抽空回了家，而他也有一段傷心的往事，所以因為家人的不諒解，早就離家在外獨立了好久。

接著小杰和另一個小潔也一起到三重這找我，就是白羽不曾來過，我們聚在一起，聊天、賭博、打ＧＡＭＥ，暫時又忘卻了各自心中的痛。似乎唯有一些人相聚在一起做著一些事，才能用來在生命中覆蓋住心中的另一種痛。

小潔不曾要我解釋我為什麼把她當貨品一樣推銷出去，也不過問究竟電話中的那個女人是誰。而我們仍維持著彼此之間的良好友誼，只因為我想要證明，男人和女人，真的是可以當好朋友的。

我們心自問，今天如果與白羽斷了聯繫，無疑的小潔便順理成章的會成為我的另一半。但人就是賤，在有其它選擇的時候偏偏卻又都

想要得到最好的，而就在這麼一個陰錯陽差之後很有可能最後的結果就是我什麼都得不到。

我真賤！

我是個賤人！

初二，白羽已回到台北，而我卻帶著小潔到處到朋友家串門子，大家都誤以為我們是一對，而我只是要揮別之前那個女朋友所遺留下的傷痛，只為了證明，我還是有其它選擇。但我卻不急著去找白羽，或許我可以藉由和小潔的相處而逐漸忘了我真正想去愛的那個人。因為對於小潔，我就算將來不幸面臨牢獄之災，我也不必承受那種真正失去的痛苦。而對我來說，一旦我在入獄前用掉了對白羽的那一份

愛，但在經過漫長的等待之後她不小心愛上了別人，那就不可能期待她能有再回頭的一天。所以，保持好我們之間彼此的距離是我愛著這個人最好的方式。對我來說，那可以是一種永恆，因為我從來不曾傷害過她，辜負過她，或讓她愛上我，依賴我而曾經不能沒有我。因為我最怕的就是，一旦我失去了我們明明是用生命去愛的人，我們依然不必透過時間的洗禮就能安然的尋回自己，那我們又拿什麼來證明那個人是真的愛我們？我看見媽媽在失去爸爸之後心有多痛日子又有多難過，於是我除了不讓自己陷入那個境地之外，更不想讓別人也陷入。

所以，我連伸出手去握住對方的意願都不曾有。

但就在撐過了幾天之後，白羽終於還是又打了電話給我，就在我

要前往她家的那一刻，我在樓下後方的巷弄之內，被攔了下來。

前方是一輛巡邏車，時間是晚上7點左右。

我說：「別停！快走！」我叫小潔開著車。

但身邊的小潔卻沒有那勇氣逃跑，索性我們都下了車，接受了盤檢，我同樣報上了那個哥哥的身份字號，但就在我用雙眼看見警員手上的小電腦時，我知道，這一次，我再也無處可逃。

小電腦畫面上出現了另一個人的大頭照，我被請回警局。當然，車被搜得翻了過去，但卻沒有找到任何違禁品。在過程中我電話持續的響個不停，我沒有辦法接。

回到警局之後，警方一直要我配合，供出自己的身份，但我一直不肯就範，小潔跟著我到了警局，我交代她把我的所有物品搬回家、

車、錢、衣服、手機，自己留著身上的幾萬塊，然後作了最後一個決定。

我自知難逃法網，便與警方央求在配合之前我能打上一通電話。

他們答應了。

電話鈴聲在我耳邊響起，我用銬著手銬的雙手拿著話筒。

電話接通。

「喂！」我用冷冷的口語說。「是我！」

「你在哪裡？要到了嗎？」她仍是那一句老話。

我忍住了眼淚但沈重的訴說著：「那不重要了，因為我再也到不了了！」

「怎麼了！你在哪裡？發生了什麼事嗎？」她焦急的問著。

我不理會她的問題自顧自的說著：「妳要好好的照顧自己，我只能陪妳到這裡了，妳要加油喔！」

我隱約聽見了電話的另一端傳來微弱的啜泣聲，像是宣告了我們之間的結束。

員警在催促著我掛上電話。

「我得掛了！妳要保重喔！妳一定會遇到比我更好的人給妳幸福的。」

「我不要！你快過來啦！」我聽見她靈魂深處最後的呼喚。

「對不起！再見了！忘了我吧！」我撕裂了自己的心。電話被員警應聲的切斷。

我在空氣中已嗅到了牢房之中冰冷的鐵窗所傳來的無奈滋味。我

要了最後一管自由的煙，把過去都吹往失落的世界，做好了面對眼前現實的這一切，雖然殘酷，但這又何嚐不是我人生的另一個起點。

「我們開始吧！」我對員警說。

作完了筆錄，我被丟進地下室的拘留室，等待著天亮。我在冰冷的地板上，掩了一條他們準備好的毯子，安心的睡了一覺。

這一個夢，好長，好長。

就快要，能感覺到妳的心跳

哭或笑，我都能給妳一個想要的擁抱

妳的嬌，像是個小孩被寵壞掉

在該放手時不猶豫一秒

就快要，觸及到妳世界的角
爭吵或胡鬧對妳都無關緊要
像陣風只能略過妳的髮稍
卻無法撩動愛情的指標

能不能在某個街角，留下愛過的記號
讓迷失的人能夠尋找
這人生的航道雖然風雨漂渺
有了妳等於有了依靠
能不能在某個街角，留下愛過的記號
讓傷心的人能夠記牢

雖然痛在燒還能勇敢的將夢想抓牢
別在該幸福的未來跌倒

就快要，達到人生的目標
圓夢或摔跤都因妳而繞了道
逃不掉，只是因為妳太重要
才會圍著妳的軌道遼繞

追著夢，醒來後淚流了多少
熬過多少思念妳知不知道
只能在睡夢中

摟妳的腰…

最終回 平亂

南柯一夢，再醒過來已經是一個月之後。渾然夢覺才過回正常人的生活，我不必再擔心今天出門會在路上遇見什麼危險，更不必為了今夜沒有落腳之處而到處流浪著。但我總在一切回歸於平靜之後，不知道在多少寂寞、無助徬徨的深夜裡獨自一個人掩面躲在棉被裡哭泣。因為一連幾個月下來，母親與大姊未曾出現在會客窗前。而我依然固定的每個星期寄一封信回家，訴說著我的歉意。

當我們失去了自由之後，連帶會失去身邊所有的一切，親人、朋友、愛人，最後不僅僅單只是失去了自由，連自己都會失去。

當我們被世界的炫麗和慾望所召喚時，我們容易以為我們正在生

命之中追求些什麼，其實另一個迷失的自我，同樣的存在我們誤以為我們還一直是清醒的那一個靈性之中。在人生的過程中我們的行為或許不到罪大惡極，但對於一個奢求平凡和渴望幸福的人來說其實是具有相當的破壞力的。我們並不是不好，只是當我們在追求某種層次上的快樂時，會在那個快樂之中迷失了自己，剛開始時不覺得會有什麼大的影響，但它正一點一滴的侵浸入我們的人生，從情緒、工作、感受、散撥到親人愛人和友人身上，進而對我們的未來影響極其深遠，我們忽略了那一公克的短暫快樂其實早就破壞了我們自身的原有的完美特質，因為只要我們在尚未觸碰到這一塊時，我們都是最好的。我深深的信靠這個真理。

只希望在未來的漫長刑期之中能重新的尋回對於這個生命所賦予

的獨特意義，我深信每個人的存在必然有他的人生價值，當然更希望自己能在往後的日子裡重新打造自己，下定決心，拋下過去的一切，努力的去除惡息。在未來，有朝一日，我會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身邊有一個愛我的人和一個充滿幸福和甜蜜的家庭。

感謝監獄，拯救了我失落的靈魂及破碎的人生。

有錢，沒良心，那才是真正的罪犯。

我有試圖寫信給白羽，但就是忘記了正確的地址，或許是在她收到信之後原封不動的退回了給我，我不得而知。

因為人在，人情在。

而小潔，卻在得知我入獄的消息之後第一時間前來監獄探望我。

有時候，我們得不到我們瀝心去追求的，但那一份未曾盼望的，其實，卻一直都在我們身邊。

如果是春夢的話應該會夢遺才對，如果真的愛過的話為什麼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跡，但我這一顆失落的心，卻一再隱隱作痛著，就在我恢復了呼吸正常人的新鮮空氣之後，不斷的，持續的刺痛著我…

後記

五個月之後，母親在會客窗台為我再次的灑下了悲慟的眼淚，我在聽見雜役唱名叫到我的號碼告知我接見之後，一路哭紅了眼走到會客窗台，我接起話筒的第一句話仍是…

媽！對不起！

我們各自熱淚滿盈的在這短短的十五分鐘之內未曾停止心中奔騰的情緒，一直到會面結束，走回工廠，我仍久久無法平復我的心情。

一個星期之後。

大姐來探視我。

她們偷偷的跑來探望我，都不敢讓對方知道，只為了屢行當初她

們一再對我說出的那一句諾言。

但，天下父母心，誰願意真正的放棄自己的孩子，縱始我們犯了再大的錯誤，只要我們肯悔改，我深信，沒有人會不願意給我們一個機會的。

現在的我，不但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更確定了自己的目標，下定決心一定要成為一個有用之人。

如果你現在問我在哪裡？

我會說。

我在天堂。

只要我們心中充滿愛與希望，斷除了一切惡息，平靜的感受自己內心的湧動，在我們感受到自己存在的那一刻不再是恐懼與徬徨，不

需要那一公克的快樂，我們就置身在天堂裡了。

然而，今天，我終於從白羽的身上看見了當我們最深愛的人沈溺在無法自拔的境地之中那一種痛苦。如同我的家人看見我的沈淪一樣，而那一份清楚的看見竟然也是在自身完全的清醒之後才能意識到的這一股清流，原來一直都在我的內心之中的某一處流竄著，等待著每個人在不經易清醒過來的那一瞬間，我們才能真正的看見自己。

親愛的妳，醒來了嗎？

又過了一個月之後，我從北監移至新店分監，好死不死在這遇上了小漢，才從他的口中得知，少白為了白羽花光了自己的積蓄與他爸過世之後所留下的遺產，在少白最困難的時候，所以白羽不能放開

那一雙手，然而那一種感情僅存的只是一種良心上的過意不去，並沒有殘留任何一點一滴的愛。所以，我堅信，我如果重新再遇見白羽一次，她一定會毫無顧忌的愛上我，因為，我已不再是以前的我了，我也將會全力以赴去爭取那個屬於自己的永久幸福，而不再只是個留下滿滿回憶與空蕩的屋子裡，只有淡淡的愛情熏香而已…

然而，可怕的不是失去自由，真正可怕而該害怕的是…太自由…

第六篇：鳥語話人心

作者：炎微之煥



故事大綱

本作品以監獄為原型，設定一個更人性化的鳥之國度，內容主要是以個別故事分享的方式，藉由對話賦予一些正向的能量，希望讀者能從中體會；此外，為使內容不致過於死板，因而套入了一些劇情，可說是融合了生態、愛情、親情、科幻及教化功能的一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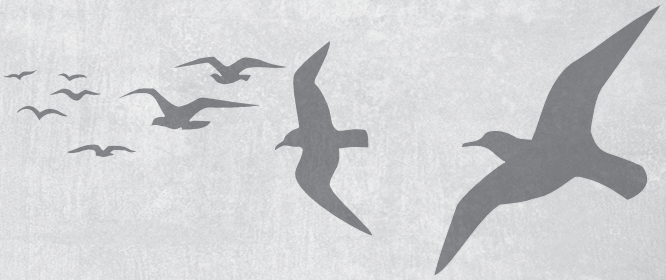
有關生態的部分，則是藉由作品，向讀者們介紹、推廣一些關於彰化縣東螺溪的生態之美，如：可觀察到的鳥種類別有哪些？並說明其主要可針對什麼症狀治療等。



作品一開始先以配角帶入劇情，然後男主角會在一次意外中加入，並連帶引出女主角，而開始愛情的部分；在此過程中，主要女配角、男配角也會相繼出現，並導入親情的部分；至於作品中，還會存在一個隱藏角色，雖說會以某一形式出現，但其真實身分，到最後才會說明清楚，並將男女主角、配角的關係，交代的更明確。

有關鳥之國度外，是一個新的社會體系，還是存在著另一個未知的世界，請讀者細讀下去，自然真相大明，敬請期待。而在國度中，所學到的智慧，不論身處哪裡，都是會跟隨一輩子的，如果帶不走，那不就枉費了來到國度一趟；也希望讀者能將故事中，所體悟的道理帶走，學以致用，這才不枉費讀了此作品一回，請指教。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把握
第三章 知足
第四章 放下
第五章 疑點
第六章 解言
第七章 採集
第八章 坦承
第九章 毒害
第十章 欺騙



第十一章 重逢
第十二章 身世
第十三章 認父
第十四章 開導
第十五章 心結
第十六章 秘密
第十七章 歡送
第十八章 回家
第十九章 後序

第一章 前言

「碰——」，距離地球遙遠的宇宙之中，兩顆行星劇烈地撞擊在一起，其爆炸力足以摧毀整顆地球，此時兩顆行星已碎裂四散，但在碎石之中，居然還有一顆完整的球形石塊飄浮著，似乎一點也不受剛剛的撞擊影響，感覺這起事件，就好像是為了它的存在而發生的。

千年之後的今日，這顆石塊上，已充滿了蓬勃生機，經由先人的開創，石塊成了生活著各種鳥類的國度，牠們皆來自地球上的各個角落，在巧合之中，牠們分別的來到了這裡，一同為國度貢獻心力。國度只佔了石塊的一半範圍；另一半則是一個未知的空間，只有國度的最高領導才清楚這外在世界的全貌。

在國度中的所有鳥類，牠們皆因患有嚴重的生理創傷與心理疾病，而來到鳥之國度接受長期的治療，為了維護這些鳥類，能夠有效的接受到最完善的復健，並避免牠們遭受不必要的干擾，而影響療程的進度與危險性，牠們被迫只能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甚至限制牠們談論任何有關國度外世界的話題，只為了牠們能夠早日康復。

國度內並無任何有關外在世界的記載文獻，甚至開國的歷史記錄，也是一個未知的謎，似乎只有歷任的最高領導，才能獲得一切的傳承，並將國度的責任延續下去。

而這些鳥類一旦康復之後，便得以早日離開國度，飛往外在世界去探險與冒險；不過，也可選擇繼續留下來為國度貢獻，直到何時想離開，隨時都可以要求。

第二章 把握

今天正如往常般，一群鳥兒準時的來到心理復健中心，正等著接受復健師艾蓮的診斷，牠是一隻白頭翁，性群居、愛熱鬧，且喜好在樹林間追逐嘻戲，嘴巴會不時發出『巧克力、巧克力』之聲。

此時艾蓮正快步地衝進復健中心，並歉然地說：「抱歉！抱歉！我剛與米卡莎在樹林中進行追逐競賽，差點就把時間給忘了，幸好讓我趕上了，要不然我就做了最錯誤的示範，往後還能如何以身作則，替你們診療。」

米卡莎也是一名復健師，牠是一隻黃尾鴝，喜停棲於枯枝或木樁上，並會時常不停的擺動尾羽，具領域性；與艾蓮同屬一個單位，牠

們偶爾會相約到樹林中比賽，看誰行動比較靈活，這是一種心靈上的成就感，與輸贏無關。

順帶一提，在國度境內是嚴禁飛行的，一旦發現有試圖違反飛行規定者，將視為有脫逃國度之嫌，是會被處以禁閉的處罰，並遭受鎚擊的處分，以致生理創傷更加嚴重，而延後康復的時間。

每週國度皆會開放一次的解禁時間，讓鳥群們可到國度的高空中，盡情的飛翔，此舉是為避免牠們因翅膀年久未用，而導致其失去原有的功能，無法面對外在世界的挑戰；另一方面，也是為抒發牠們心中壓抑的情緒。此外，高空的外圍，是有其隔絕外在世界的禁制存在，任何鳥也別想試圖逾越，否則受傷的將會是自己。

「今天我想聽聽你們敘述過去的自己，並看看你們對自己的瞭解

到什麼程度，我好針對你們的病因，做出最適當的診治，你們每隻鳥都須分享，有好幾堂療程，絕對可以讓你們分享完。那麼，現在該由誰開始呢？嗯…，我想到了，格雷，就由你開始可以嗎？」艾蓮詢問著。

「好的，艾蓮先生，我沒問題。」格雷爽快地答應。

格雷是一隻黑枕王鶲，牠的本性活潑好動，喜歡穿梭於樹林枝椏間游走，但過去牠因經歷一場變故，而導致性情變得封閉自我，之後來到國度，認識了新朋友，也受到良好的治療，牠才漸漸地回復本性，常發出宏亮似『回、回、回、回』之連續聲音。

「我出生在一個富足的家庭，從小衣食無缺，全家人幸福快樂的生活在一起，父親只要一有空，就載著全家人出遊，媽媽、三個姊姊

也都很疼我；小時候我是一個非常外向聰明的小男孩，親戚鄰居間，大人們也都很喜歡我，但長大後，家裡因發生一場變故，而使我變得封閉，身邊的人，也因此一個個離我而去。」格雷感傷的述說著。

原來生活在國度中的鳥兒們，過去在地球時，是以人類的身分存在著，那為何會來到這個國度呢？又為何會以鳥類的型態出現在這裡呢？

「嗯…，那是個怎樣的變故呢？怎會造成你有如此大的轉變，請你繼續說下去。」艾蓮疑惑的問著。

格雷接著說：「過去我父親因被身邊所信任的人陷害，資金不但被掏空，還因合約問題被告上法院，導致公司營運出現重大危機，合作的廠商也紛紛解約，並要求父親賠償他們的損失；但公司卻早已

在發生財務危機時，就被法院強制禁止繼續生產，這樣一來，公司要如何賺錢還那些廠商，真的是一點後路都不留，我父親在迫於無奈之下，只好宣告破產，並將名下剩餘財產，除了賠償之外，也補償員工一些薪資。」格雷情緒激動的說著。

艾蓮見狀安慰說：「格雷，這些都已過去，是已無法改變的事實，我知道你很不想再提起，但我只能與你說聲：『抱歉！』，因為唯有深入瞭解你們的過去，我才能確切掌握你們的病因；且透過如此公開的陳述方式，更能讓你們認識自己所欠缺的，也更能認清事實，不再為過去所苦，只有先請你緩緩情緒再繼續吧！」

格雷深吸一口氣後，延續剛剛的話題：「謝謝艾蓮先生，我沒事，你們也知道，公司停止營運後，除了財務問題外，最重要的就是

員工的失業問題，他們有的家中負債、有的新婚、有的孩子剛出生、有的還在繳車貸與房貸、有的正擔負著家人的醫療費用等；這些種種的因素，令我父親非常的自責，因為自己的疏失與錯誤，造成多數員工的不幸，但他真的已盡力幫助他們了。」格雷歉疚著說。

「你不必太過為你父親抱歉，他已盡其所能，做到最好、最適當的處置了；他已善盡他應負的責任，讓員工們在失業後，不會為了生活所苦，仍能維持原本的生活水平。相信他們對你父親，只有感激與不捨，怎還會對他有所抱怨與責備，我由衷的尊敬你父親，他是值得令人效仿的楷模，你也應以他為榮。」艾蓮以欣賞的口吻稱讚著。

此時旁人附和著說：「是啊！格雷，我們也都很敬重你的父親，你應該很清楚，在現下社會中，許多企業為了自身利益，完全不顧員

工權利，玩弄法條漏洞於股掌之中，欺壓員工不清楚勞動基準法，對他們有什麼樣的保障，於是便胡作非為。」

「看來你們之中不少人，都曾經歷過這些企業的迫害，但這畢竟是他們少數的個人行為，你們也因此從中學到了教訓，只怪你們自己不懂得保護自身權益；如果你們自己能多參讀勞動基準法的書籍，或積極主動地請教他人，又哪會淪為這些企業的受害者呢？如此一來你們還認為該為自己的錯誤動氣嗎？至少你們賺到了經驗，不是嗎？好了，我們請格雷繼續他的故事。」艾蓮示意著。

格雷感激著說：「感謝大家對我父親的讚賞，但我父親或許不這麼想，因為他最後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選擇自殺了，或許是接受不了失敗、承受不住改變的壓力吧！不管是什麼理由，他離開了我們是

事實，我的母親也因傷心過度，變得鬱鬱寡歡，什麼事都無法做。」

艾蓮遺憾的說。「我真的替你父親感到惋惜，事情總有解決的一天，何況還有你們姊弟四人幫他、陪伴他，他根本沒必要踏上自殺這條路，人本來就是從無到有，現在只不過回到無而已，但真的什麼都沒有了嗎？不是還有老婆與孩子的愛嘛！怎麼那麼想不開，格雷的父親可以做為你們的借鏡，凡事別只想自己失去了什麼，而是還擁有什麼，這樣心裡比較舒暢，自然不會胡思亂想。」

格雷心有所感的說：「您說得沒錯，人在處於逆境時，常會被負面情緒充滿，而做出錯誤的行為，我就是如此。我三個姊姊為了讓我繼續就學，而犧牲自己的學業進入職場，擔負起家庭經濟與照顧母親的責任，只願她們的付出，能成就我這唯一的弟弟，以後能出人頭

地；也因這樣，我在求學的過程中，為了不辜負她們的期望，我一路不負眾望的以優異成績升上大學，並成功考上律師，她們都很欣慰，總算付出沒有白費。」

「這樣說來，你是很上進的，又懂得替姊姊們著想，知道她們為你的付出與犧牲，並沒有令她們失望，可是你最後還是走錯了路；不過，你既然來到了這裡，就代表你還有機會改過，你自己得好好把握在這裡能學到的一切，雖然不知能否再回到原來世界，但至少你以後到外在世界，能有能力因應未知的挑戰。」艾蓮鼓勵著。

「是的，我知道，我會把握現下所擁有的機會，不會再陷入負面的漩渦之中，過去我就是因為仇恨才會犯錯，氣別人害我家變了樣，父親自殺、母親憂鬱、姊姊們犧牲等，為什麼我家要承受這些，我很

不甘心。為了讓她們過回原來的好日子，我開始接案子替人打官司，完全不顧是否有違道德，只要有案子就接，最後野心越來越大，替人收錢賄賂，以賺取更多的報酬，我不斷以身試法，仗著自己對法律的瞭解，游走於法律邊緣。一天夜裡，我如往常般期待著，隔天又將有筆報酬入帳，不知不覺中便

睡著了，醒來時，發現自己來到了這裡，比較放不下的，是不知我母親、姊姊們，她們能否承受住失去我的打擊。」格雷滿懷感傷的說著自己的擔憂。

此時已接近中午時分，該準備至餐廳用餐，格雷的故事也正好告一段落，於是艾蓮趁這最後的時間，針對格雷的分享做最後的總結，以讓鳥兒們得以先行休息。

「其實你的本性並不壞，當然在座的各位也是如此，要不然你們是沒有任何機會來到這裡的，因為在你們內心深處，仍保有著那最良善的種子；你們放心，我相信你們的家人，一定都能堅強的度過的，也包括我的家人。還沒到外在世界去看看，怎麼知道真相為何？我過去也如你們一樣，都曾犯了錯而來到這裡，至於其他的復健師們也皆如此，我們都是康復後，自願留下來的，當然我們也可選擇何時離開，但我們更希望能夠待下來，繼續幫助像我們一樣，曾經迷失的你們，直到有更好的人選取代我們的位置，好了，準備用餐吧！下午繼續。」艾蓮提醒著。

第三章 知足

有關鳥之國度開創者的身分，及歷史淵源，在國度中一向是個機密，只有國度的歷任最高領導者，才能獲得傳承；而副領導則是由最高領導指定，也對這項機密毫不知情，但其也是下任最高領導的鳥選，所以，一旦就任之後，將接受到傳承，繼續延續下去。

最高領導者傑拉爾，他是一隻蛇鵰，時常可見他在國度高空中盤旋，觀察國度內的動態，邊飛會邊發出『呼、呼、呼忽！呼悠』之聲，以作為示警作用，避免有任何可能違反國度秩序的情勢發生，只在日間活動。

副領導凱特，他是一隻黑翅鳶，沒事喜歡停棲於枯木或其它置高

點，以確保視線良好的地方，一旦發現有狀況，便會迅速向下俯衝制止。

由上可知，在國度境內，傑拉爾與凱特是不受飛行限制的，而身為國度護衛隊的一員，也是被認可自由飛行的，這不只是一種至高榮譽的象徵，同時代表著他們為這個國度的無私奉獻，是其他鳥無法與之相比的。

在國度中，各個職位的分配、安排，除了以待在國度的年資長短來區分外，並需受到嚴格的篩選，確認其能力確實足以勝任職務後，方能接手要職。

護衛隊長艾爾莎，她是一隻鳳頭蒼鷹，常單獨於空中盤旋巡視，或跟在傑拉爾不遠處，隨時聽候指示，飛行時雙翼常有下壓或抖動行為，飛行速度極快。

此時餐廳正擠滿鳥群，等待開動指示下達，傑拉爾這時從外步入廳內，凱特與艾爾莎跟隨其後，待就定位後，示意凱特可宣布開動了。

凱特隨即對著鳥群宣布：「全體開動。」

大家很有紀律、安靜地吃著面前的食物，而同一時間棕頭鴉雀馬克，今天輪到他負責送餐給人管科的卡爾敏科長，等到回餐廳時，大家都已吃飽離開去休息了，他只得獨自用餐，這時他的好朋友灰頭鷦鶯西索從外晃進來。

「這麼可憐啊！一個人嗎？剛好路過，進來看看你有沒有偷哭，應該不會吧！要不然傳出去，說我西索的朋友是個愛哭包，那我臉要往哪裡擺。」西索調侃的說著。

馬克不甘示弱的調侃回去說：「死西索，你發什麼神經，我看你

是剛剛沒吃飽，想來搶我的食物吧！我看你才是土匪、貪吃鬼，這要是傳出去，我國度不用待了。」

「好了，好了，不跟你鬧了，趕快吃一吃，下午還有療程，我們趕緊去找個舒適的地方休息一下，免得聽分享故事的鳥說到一半想睡覺，那可是很不禮貌的，你也不希望換我們分享時，有其他鳥是如此的吧！」西索以同理的角度催促著，這是很值得讚許的。

馬克點頭同意西索的說法，回應說：「當然不希望，很高興我的朋友，你能有這樣的同理心，我也知道你是想來陪我，才故意在那亂的，謝謝你。」說完後，馬克快速地將食物吃完，兩鳥便休息去了。

人管科長卡爾敏，他是一隻池鷺，幾乎整天都待在人管室裡辦公，平常不容易見到他的面，也很少至餐廳用餐；負責控管新加入國度的人

口數，並依其特性賦予不同的鳥種身分，且對其所患疾病或創傷做分配，以安插到特定的復健科診治，並隨時掌握他們的復元情況等。

棕頭鴉雀馬克，性群居、愛熱鬧，體型雖小，但動作非常靈活，常以跳躍方式前進，活動時會一面移動一面發出『吱吱喳喳』的聲音，當他想找西索時，只要發出比平常較高的聲音，西索就會聞聲過來。

灰頭鷦鶯西索，容易發現他的蹤跡，常單獨穿梭於國度之中，喜歡鳴唱，且有些自戀，時不時就在整理羽毛，並不停抖動身體及尾羽，似乎一刻也閒不下來，與馬克同時期來到這裡，一起熬過最初適應的日子，感情非常好。

午休時間結束，鳥群們睡意還未消的步入心理復健中心，艾蓮早已等在那裡，他們迅速就位。

「好了，打起精神來，你們忘了明天是什麼日子了嗎？下午療程結束，過了今晚，明早你們就能盡情地享受追風的快感。」艾蓮提振士氣的說著。

「「是」——」、「是」——」、「是」——」眾鳥回應著。「不錯，那麼我就不指定了，有誰自願先分享嗎？」

「……」、「……」、「……」、眾鳥鴉雀無聲。

「嗯——，沒人嗎？你們剛剛的氣勢到哪裡了，沒什麼好怕的，你們一個個都逃不掉，何不像格雷一樣，早早分享完，就可以放鬆的聽其他鳥講故事，要勇於接受挑戰，畏畏縮縮的，我看你們的傷，很難好囉！更別說是離開國度了。」艾蓮好心的提醒著。

馬克這時舉起翅膀說：「那就由我開始吧！」

西索附和著：「好，我支持你，下一個就換我吧！反正我跟馬克早已彼此分享過了，再提一次也沒什麼。」

「這樣就對了，勇敢一點，放開心胸，事情不是變得很簡單，看來你們兩個好朋友，感情真的非常好喔！不錯，夠義氣，人與人之間相處，本就該真誠以待，希望你們的友誼能繼續維持，好了，請馬克開始吧！」艾蓮示意著大家專心聆聽馬克的分享。

「我是一個山上貧窮人家的小孩，父親是一個茶農，母親則以替人修改衣服，賺取微薄的薪資，雖然生活過得苦，但吃得飽、穿得暖，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我們一家過得也很知足、很快樂；但某年夏天，出生剛滿半年的弟弟，半夜高燒不退，哭個不停，此時家中根本沒多餘的錢可讓弟弟看病，可是父親仍四處求醫，只是可想而知，

結果卻是求助無門，弟弟越哭越虛弱，最後聲音停了，身體一動也不動，幾天後，他便離開了我們。」馬克感傷著。

西索激憤的說：「那些醫生真的很可惡，人說：『醫者父母心』，但他們卻見死不救，再次聽到馬克提起，還是很為他忿忿不平，真的很缺德。」

「對——啊！」、「缺德……」、「真的太可惡……」、「過份……」眾鳥為馬克抱不平的嚷著。

此時艾蓮打斷他們說：「停——，我知道你們都很為馬克抱屈，我也很高興能看到你們為自己同伴，所表現出的同理心；但你們的心態與情緒，卻用錯了方向，你們應該是要幫助馬克走出傷痛，而不是在旁同仇敵慨，使他情緒更難以平復。西索你身為他最好的朋友，更

應該給他安慰與鼓勵，我希望之後的故事分享，你們都能以理性正向的態度視之，你們是來接受診治的，而不是為了讓病情加重，才來到這裡的，懂嗎？」

「懂——」、「懂——」、「懂——」眾鳥回應著。

西索歉疚地說：「艾蓮先生，我知道了，真的很抱歉，我會謹記您的教訓。馬克，我也該向你道歉，我真不夠朋友，居然沒有顧慮到你的感受。」

「是好朋友就不要說道不道歉的話，沒關係，我沒事，如果換做是我，我也會如此的；所以，我也該向大家、艾蓮先生道歉，是我失態了，我不該為已無法改變的事實，表現的太過情緒化，而把氣氛搞得那麼沉悶，我接下來會注意自己的情緒。」馬克承諾著。

艾蓮寬慰的說：「很好，但並不是說你們不能有情緒，老實說我也做不到，可是我們卻可以把這負面情緒，轉化為正向的能量，以成為自己突破與前進的力量。好了，我們請馬克繼續吧！」

「弟弟走了之後沒多久，家裡又回復原來的生活，因為活著的人還是得過日子，父親種茶的地是向人租的，『一輩子辛苦耕種，比別人還要努力，卻還是比人窮』，這是他常掛在嘴邊的話；記得有次茶田遭受蟲害，別人的茶田都有錢噴上農藥，唯獨我們這一家花不起，請議員幫忙，他卻說：『你之前欠的錢還未還清，現在再借，想到你一輩子都還不了，我就很怕。』，所以，我不得已，只得經常向學校請假，留在家裡幫忙抓茶蟲。正因如此，我從小就立志，長大後一定要賺大錢，讓父母可以不必再為錢所苦。」馬克平靜的說著。

「你的父親也是令人尊重的，雖嘴上有抱怨，但他卻沒有因此被貧窮給打敗，仍默默耕耘地一步一腳印把你扶養長大，不因窮而為非作歹，他可說是一個真君子。你看，你還有個父母陪伴長大的健全家庭，這已是一種幸福了，你知道有多少單親家庭或孤兒嗎？人要懂得知足，錢再如何多，也沒有親情的溫暖來得有價值，慾望越少，自然煩惱就越少，基本需求都滿足了，還有什麼好多求的。」艾蓮教導著馬克知足的重要。

馬克接著說：「您說得沒錯，人只要擁有了，就會想要更多，而我就是如此，我原本只是個汽車維修員，但在一次的機緣下，我加入了竊車集團；在第一次交車時，看著手上厚厚的鈔票，我從此深陷其中，無法自拔，父母也因此得以過上好日子，只不過我卻成了真小人。我在

某次交完車後，找了間汽車旅館休息，泡完澡躺在床上看著電視，漸漸地便睡著了；醒來時發現自己，並不是在舒適的床上，而是一堆枯枝落葉，但卻不會感到不舒服，仔細往身上一瞧，我愣住了，我居然變成了鳥，剛開始雖無法接受，只是瞭解情況後，也就釋懷了。只不過與格雷一樣，也會擔心家人，不知父母生活上會不會有問題？」

一天的療程即將接近尾聲，艾蓮對馬克說：「雖然你很孝順，我也知道你為惡不是為了自己享樂，而是為了父母著想，但畢竟你犯了錯是事實，任何理由都是講不通的；你為了成就自己的孝心，而造成受害者的損失與傷害，你認為這是你父母所樂見的嗎？想讓父母過好日子，讓他們開心，並不是非得靠金錢才能達到。你想想，你在追求金錢的過程中，是否以無形中冷落了你的父母，他們所需要的，無

非是你的陪伴；只要你健康平安，有自己的家庭，讓他們得以含飴弄孫，他們就心滿意足了。好了，大家準備吃晚餐吧！吃飽後，好好休息，明天才有體力可盡情飛翔宣洩，各位晚安，解散。」

「艾蓮先生，晚安。」眾鳥齊聲回應著。餐廳裡，鳥群們正吃著自己的食物，卡爾敏難得的出現在廳內，與大家一同用餐，於是馬克因此得以免於再孤獨享用食物。晚餐結束後，凱特向大家宣布：「明早心理復健科準時到飛行集合場報到，而生理復健科則繼續加油。另外，傑拉爾先生有話與大家勉勵。」

傑拉爾看向各位並開口：「聽卡爾敏說，近日大家的復原情況，都很不錯、很順利，希望你們能繼續保持下去，如此將可盡早離開國度，去追尋你們的答案；而這樣也會有更多人有機會來到鳥之國度接

受治療，能夠幫助的人越多，對大家只有益處。好了，各位晚安，早點休息吧！明天你們還有各自的活動要進行，解散。」

「傑拉爾先生晚安——。」眾鳥齊聲回覆著。

原來卡爾敏是來向傑拉爾匯報鳥群們的治療進度，難怪會出現在餐廳中。解散之後，鳥群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巢穴休息，有的早早就睡了、有的還在閒聊、有的則在想事情等，一天的生活就這樣結束了。

生理復健科鳥群們，在原來的世界曾傷害過人，或本身已有傷在身，所以，來到鳥之國度後，只能以身體殘疾的方式生活；而在身體康復之前，是禁止參加飛行的，否則只會增加其危險性。

第四章　放下

清晨即將來臨，環保科忙了整晚的清潔工作，正在作最後的整理，準備回巢去好好補眠。

環保科長庫克，他是一隻夜鷺，大都於晨昏或夜間活動，不是單獨，就是兩、三隻為一組，進行環境的清潔工作；由於夜間鳥群們皆在巢穴中休息，因此清理起來就比較方便，不會受到干擾。如此能保證鳥群們，於日間能有個乾淨舒適的環境進行復健療程，以有效提升復原進度。

陽光此時如箭般，一道道地射入國度，穿透入一個個的巢穴之中，鳥群們都被這刺眼的陽光給弄醒了，隨後魚貫地踏出巢穴，往餐

廳的方向而去，準備迎接新的一天。

早點用畢，心理復健科準時的來到飛行集合場就位，這一天他們期待已久，有的甚至是第一次參加，大家都非常興奮，各個看去皆精神飽滿的，正等待著艾爾莎宣布注意事項。

此時艾爾莎帶著護衛隊來到集合場，並示意隊員們飛往高空外圍各占據點，待就定位後即刻宣布：「各位的自由時間是整個早上，你們看到外圍的保護了吧！不要存有僥倖心理，你們是絕對逃不掉的，如果有鳥想做示範，讓大家知道為什麼？我是很歡迎的，反正最後受傷、吃虧的，只會是你們自己，而你們賺到的卻是教訓。我希望你們都能早日康復，正大光明地踏出這裡，這才不枉費我們自願留下來的苦心；好了，相信你們都是聰明鳥，我就不多說了，待會飛行注意安

全，累了就歇一下，不要逞強，去盡情享受吧！解散。」

「衝啊——」、「我們來比賽。」、「加油——」、「好暢快——」、「來追我吧！」眾鳥開心地叫喊著。

而當大家都在享受追風的快感之際，卻有一隻鳥，靜靜地待在一旁，似乎在觀察著什麼；而艾爾莎敏銳的覺察力，早已注意到他的異樣，艾爾莎小心地向隊員們暗示，要他們提高警覺。

果不其然，在這時一隻大卷尾突然迅速朝護衛隊員紅隼納茲、灰面鵟鷹斯烈德的方向衝去，他們立刻向前意圖阻止；而艾爾莎也快速地飛抵他們身後，做第二道防線，但大卷尾似乎能預知他們的動向，輕鬆的就從他們身旁閃過，艾爾莎緊追其後。

當即將接近高空外圍時，艾爾莎突然停止追逐，似乎是放棄了，

大卷尾正得意間，「碰——」一聲，像撞在一堵厚實的牆上，摔落至地面；鳥群們都被這突如其來的轉變震呆了，難怪艾爾莎這麼有自信，沒有鳥逃得了。原來在高空外圍有一道透明的屏障，這個禁制只有傑拉爾才能解除，每當有鳥康復，可以離開國度了，傑拉爾就會任選一個點解開禁制，讓鳥得以通過到外在世界去。艾爾莎看著被納茲與斯烈德架著的大卷尾說：「看他這傷勢，應該就夠他受了，或許無需再遭受鎚擊的懲罰，你們把他帶到禁閉室，等候發落。」

「那不是波特嘛！為什麼他要這樣做？是因為我嗎？不知他要不要緊？」平常受大卷尾照顧的米希亞擔心著。

原來大卷尾，名為波特，來到國度已有一段不短的時間，他的飛行技術本是非常的高超，連閃過兩名護衛及艾爾莎，可見其厲害之處；且體

型比納茲、斯烈德差不了多少，難怪會選擇他們突圍。

紅隼納茲，常於空中盤旋巡邏，定點振翅搜尋哪邊有狀況，鎖定後，會快速俯衝至目標處，與斯烈德是很好的搭檔，兄弟之情極為深厚。

灰面鵟鷹斯烈德，體型較納茲大些，實際年歲也較大些，所以，以兄長的身分照顧納茲；阻止波特時，若沒有他的臨機智慧，納茲可能會因此受傷。

米西亞是一隻珠頸斑鳩，喜歡在地面上散步，個性膽小、害羞，來到國度，受到波特不少的照顧；其飛行能力還不錯，經過波特的指導，是更加的精進，會以直線方式飛向空中。

這時艾爾莎示意兩名隊員，替補納茲與斯烈德的位置，並再次提醒：「剛剛大家都已看到了，希望你們記取教訓，不要試圖挑戰，我

想你們心理已經有個底了，千萬不要拿自己的復元期限開玩笑，好了，你們繼續吧！」

同一時間，波特被架來到禁閉室外，斯烈德向負責看管禁閉室的莫肯說：「報告室長，他是剛剛企圖脫逃的鳥，請您先送到偵訊間，等候傑拉爾先生親自審問，麻煩室長了，那我就把他交給您了。」

「好的，把他留下吧！辛苦你們了，禁閉室也閒一陣子了，是該熱鬧一下了，彼得、弗雷迪把他帶進去。」莫肯命令著。有事可做，他活力都來了。

「是——」、「是——」彼得、費雷迪回應著。

在往偵訊間的途中，他們兩鳥閒聊著，彼得說：「這個傻鳥，怎麼那麼想不開，是受到什麼刺激嗎？難道解決不了嗎？非得用那麼極

端的方式。」

「對啊！想說禁閉室閒了那麼久，這可是好事，但現在這傻鳥，居然破壞了原本寧靜的生活，但怎麼不找人商量呢？國度又不是不講理的。」弗雷迪不解的說著。

閒聊間，已不知不覺地來到偵訊間外，他們將波特扶了進去，並守在外面，等待著傑拉爾的到來。

彼得是一隻小水鴨，群聚性強，不論用餐或休息，都喜歡邀其他鳥，成群結隊一起行動，與弗雷迪最常同進同出；警覺性強，知道哪有危險，會暫時避開。

弗雷迪是一隻紅冠水雞，也喜歡小群體活動，體型與彼得差不多大，但比群體中其他鳥大些，因此容易在鳥群中發現他們的身影；不

容易受到驚嚇，彼得每次想嚇他，結果都以失敗告終，久了也就知難而退了。

至於禁閉室長莫肯，他是一隻黃斑葦鷺，負責看管犯錯而接受處罰的鳥兒，常靜靜站在禁閉室外，觀察著鳥群們的動態；喜歡於晨昏或夜間找庫克聊天，等到有倦意了，才回巢去休息，所以，有時日間看到他，會感覺他似乎沒什麼精神，但這並不影響他的工作，這也是他厲害的地方。

不久後，傑拉爾由遠處走來，凱特與艾爾莎跟在他身後，彼得與弗雷迪見狀，立刻趨前大喊：「領導好。」

「你們好，辛苦了，把他弄醒吧！」傑拉爾說完，與凱特、艾爾莎入內各自站定；而彼得將波特叫醒後，隨即與弗雷迪退到外邊守

著，並不時注意裡面的動靜。

傑拉爾見波特已醒，於是開口問：「你叫波特是吧！我從卡爾敏那得知，你的復元狀況一直維持很穩定，也就代表你一向都很守本分，為何今天會如此失常呢？」

波特此時腦袋還有些昏沉的回答：「傑拉爾先生，抱歉！並沒有為什麼，我只是想試試護衛隊的能耐，並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少本事，就這樣而已。」

傑拉爾似乎早已看穿他的心思，語帶懷疑地問：「你確定這是你的真心話嗎？我聽米卡莎說，你與米西亞的感情似乎不錯，她才是你心中，最主要的原因吧！」

波特有些震驚的看著傑拉爾說：「您說得對，的確是這樣沒錯，

您知道嗎？我曾經傷害她的心，她是我這一生最愛的女人，我在某次的談話中，得知她的真實身分，而我自己則有所隱瞞。我過去欠她太多了，也因為我，她居然有膽子做了錯事，所以，我怎麼敢讓他知道，我就是她那個最愛也最恨的人；我怕她會因此不再讓我接近她，加上艾蓮先生最近要我們分享過去的故事，我沒辦法，只好選擇這麼做，這樣我才能一直默默地陪伴她。」

傑拉爾聽後，搖搖頭的說：「你可以找艾蓮商量阿！他是那麼不通人情嗎？而你認為你可以隱瞞多久，或許米西亞早已猜到你的身分也不一定，只是你不承認，她也不敢肯定而已。我相信她會原諒你的，畢竟你們現在可說是同病相憐，且經過這些日子的相處，只要你真心悔改，讓她感受到你的誠心，沒有什麼是放不下的，悶在心裡，

受罪的只會是自己，何不給彼此機會，讓雙方放寬心呢？」

「傑拉爾先生，謝謝您，您的話我會考慮的，可以請您給我一些時間思考嗎？」波特心懷感激地詢問著。

「沒有問題，看你什麼時候決定好，再請莫肯通知我，我再安排你與米西亞單獨談談。此外，為了維護國度的公信力，你的懲罰是無可避免的，你該瞭解；禁閉完後，你得暫時到生理復健科調養，在回到心理復健科的這段時間，自己好好把握中午用餐時間，與米西亞見面的機會。」傑拉爾提醒著。

波特回應說：「是的，我會把握的。另外，我在決定違反規定之前，就已做好心理準備，我知道這是必要的做法，要不然無法信服於其他鳥，我欣然接受處罰。」

談話結束後，波特被帶往禁閉室，而同一時間，心理復健科一早的飛行時間也即將結束，大多數的鳥群，早已非常疲累的在集合場休息，不過，仍有少數幾隻鳥，還不願放棄，堅持著苦撐到最後一刻。

當大家於集合場就位後，艾爾莎宣布：「相信今天大家晚上都能睡得很香甜，下週再來吧！現在已接近中餐時間，你們再休息一下，待會準時到餐廳就位。」

第五章 疑點

在國度中，雖有男女分別，但實際上對鳥群們來說，卻沒什麼影響，因為不存在著性慾這種東西；不過，仍有可能產生情感因素，這是被允許的，只要大家謹守分際，彼此尊重，國度是不會給予過多的干涉。

中午用餐時間，鳥群們皆已於餐廳內就位，傑拉爾這時走了進來，待站定位後，隨即向大家宣布：「今天早上發生的事，相信生理復健科也獲知消息了，我藉此機會，一次向各位說明。在高空外圍有其透明屏障，沒有我的解除，你們是無法突破的，我不希望以後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你們應該都很清楚國度的作風，沒有什麼事是解決不了的，大家一起商量，總會有個最合適的方法可選擇，有必要這麼

想不開嘛！非得用如此極端的方式，這不是得不償失嘛！我最後在此再度強調，因為你們仍保有最良善的本性，才有機會來到這裡；而我們的任務就是解救迷失中的你們，所以，請不要再拿自己的康復期開玩笑，也不要再讓我們感到付出是白費的，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眾鳥的聲音在餐廳裡迴盪著。

傑拉爾欣慰的說：「很好，謝謝各位，請你們牢記現在答應我的，我相信你們會做出最正確的選擇。抱歉！佔了一些時間，開始用餐吧！」

餐廳內，鳥群們皆開心地吃著食物，唯獨只有一隻鳥擔憂的食不下嚥，此鳥正是受波特守護的米西亞，此時她心裡想著：「不知波特現在怎樣了？傷勢嚴不嚴重？有沒有食物吃？何時才能再見到他

呢？……」一堆的疑惑纏繞在米西亞心頭。

她正想出神時，米卡莎來到她的身邊，輕拍她說：「怎麼不吃呢？在想什麼？這樣可不行，這對你的復健，可是會有負面的影響，如果你是擔心波特，你放心，他很好，傷勢並無大礙；待會傑拉爾先生請你留下，他有事希望與你談一下，不要想太多，快吃吧！」

米西亞仍不放心的說：「是的，米卡莎小姐。」

在國度中，食物的搭配一律以植物種子、藻類、植物嫩芽、嫩葉、草籽、果實、殼物、花蜜等為食；而禁食其他生物，如：水生昆蟲、蝦、魚、青蛙、貝類、鼠類、蚯蚓等生物，實際上國度中也不存在這些，這只會成為鳥群們治療的阻礙，唯有植物性飲食，對他們才最有助益。

中午用餐結束後，鳥群們都各自離去休息，而餐廳內只剩下傑拉爾、凱特、艾爾莎、馬斯洛、艾蓮、米卡莎，及米西亞等七隻鳥，此時傑拉爾開口：「米西亞，你好，抱歉！把你留下，應該不會打擾你休息吧！」

「傑拉爾先生，您好，沒關係的，反正我也沒心情休息，您有什麼事嗎？請說。」米西亞詢問著。

「謝謝，你心情不好，應該是因為波特吧！我想請問你，對他有多少瞭解？」傑拉爾反問著。

米西亞疑惑的說：「不好意思，我不懂您的意思。」

「抱歉！我再說清楚一些，波特是否曾向你提起過他的過去背景？希望你能告訴我，我們只是想瞭解，我們能夠怎麼幫助他，也幫助你。你還記得國度的信念，是為了救贖你們吧！所以，你認為我們

有可能傷害波特嗎？早上艾爾莎是為了想阻止他，免於撞到透明屏障而受傷，並不是想傷害他，也是因有這層顧忌，才讓他得以輕易的就突破過去；他的行為，真的很令我們失望，也更不捨他受了如此重的傷，如果你願意幫我們，相對地，也是在幫他，所以，現在可以請你告訴我嗎？謝謝。」傑拉爾誠懇的說。

米西亞聽後，十分清楚他的解釋，其實她並沒有懷疑的意思，同樣地，她自己也很需要被幫助，所以，怎會不願意，於是她開口說：「您所說得，我都是瞭解的，其實在我自己心中，也一直存在著困惑，藉此機會，希望你們也能幫助我。我覺得在波特身上，有一股令我感覺非常熟悉的氣息，但我始終不敢肯定，他在向我述說著他的過去時，似乎刻意在避開什麼，有幾次我想套他話，都被他技巧性地轉開話題；所以，

我也並不是太清楚他的過程，但我心中明白，他現在對我來說，是個值得依靠的對象，他對我的照顧，已足以令我對他信任。」

「不錯，妳能這樣想就好了，你本就是一個善良的女孩，只是一時害怕、無助，才做了傻事，但你終究得為自己的錯誤負責，相信你自己能夠理解。他會想隱瞞，或許有他的苦衷，你自己心裡也應該有個底，你放心，我們會幫助你的，請就你對他所知的一切，開始陳述吧！」傑拉爾示意著。

「是的，他曾對我說，他從小在孤兒院長大，院長告訴他：『你的父母死於火災意外中。』，但當時他還小，對父母的印象非常模糊，所以，對他們並沒有深刻的情感，只是仍會期望有父母陪伴長大。成年後，他憑著自己的努力與智慧，在某大企業服務，深受總

裁器重，並決定栽培他為接班人；但條件是娶他的獨生女，並要求他與他女兒先行至國外進修，待時機成熟，再返國開始交接事宜。可是他一點也不愛他的女兒，當他接收企業後，並想方設法竊得總裁最後一切財產，他不但忘恩負義，還經常辱罵他的女兒，逼迫她離開；一晚，他獨自來到書房，想著過去的自己，想著、想著，便進入睡夢中，醒來時，發現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都不見了，這或許就是他想離開的原因吧！」米西亞自我推論的說著。

傑拉爾若有所思的說：「嗯——，你的假設很有可能，但你們知道離開國度後，所面對的是什麼樣子嗎？你認為你們還能回到原來世界嗎？所以，波特就是什麼都不知道，才決定冒險一試，是這樣嗎？」

米西亞想了一下回答：「應該就是這樣吧！因為我對波特的過去

所知道有限，所以，我就只能如此推測。其實他的故事，很像我的一個朋友，加上我也是個孤兒，他又對我很照顧，因此不免讓我感到有所懷疑，總認為他就是我所認識的那個人；好幾次試著問他，他卻不願談論，說我想太多，可以的話，我真的很想瞭解他的全部，所以，希望傑拉爾先生幫我此忙。」

「聽你的陳述，他的故事的確似乎沒那麼單純，是什麼原因，總裁會以條件式的要求他娶他的女兒？而他為何不愛他的女兒？又為何會忘恩負義呢？甚至在他來到這裡之前，又在想著什麼呢？至於造成他反常的真正原因又是什麼？別說你想知道，我們也必須知道，唯有真實面對自己與他鳥，才有機會早日離開國度；所以，國度是不容許有任何隱瞞的，這是為了你們好。我還會再找他談談的，看他是否願意說明實情；並詢問他是否

願意單獨與你見面，你覺得如何？」傑拉爾提出一些疑問後，並提醒著想早日康復，應該怎麼面對？更承諾幫助米西亞。

米西亞感激地說：「謝謝您，傑拉爾先生，希望他會答應；其實不管結果如何，是與不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心中所在意的是現在的他。如果他真是我過去所認識的他，那我也會選擇原諒，只希望他能誠實面對我。」

「我很好奇，你所說得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可以請你說明你們的關係嗎？」傑拉爾詢問著。

「是的，沒問題，其實我所說得他，曾經是我最愛的男人，他後來因為金錢、權力，而拋棄了我；但我知道他是只愛著我的，只是為了有一番成就，他不得已娶了一個富家千金，但他並不愛她。您說，這是不是與波

特的故事，有些許雷同的地方。」米西亞說著自己懷疑的原因。

傑拉爾也認同的說：「的確很相像，這讓我更想幫助你，從他身上挖出一些秘密，如果真是他，你們是該在一起的；你放心交給我吧！中午休息時間也該結束了，你先去準備下午的療程，有什麼消息，我會通知艾蓮或米卡莎告知你。馬斯洛，米西亞就麻煩你們多加看顧了。」

馬斯洛回答：「是的，傑拉爾先生，她就交給我們吧！請您放心。」

復健科長馬斯洛，他是一隻黑冠麻鷺，喜歡在較潮濕陰暗的樹蔭下活動，不太怕生，受到干擾時會靜止不動或豎起冠羽警告；負責鳥兒們的復健工作，分別針對他們的症狀，指派給適當的復健師治療，並維護他們的安全。

第六章 解言

中午休息結束後，鳥群們都已於心理復健中心，正等待復健師的到來，今天下午是米卡莎負責的療程，此時她正從中心外走進來，米西亞跟隨其後。

米卡莎示意她就位後，隨即對大家說：「相信經過一早的飛行，你們都累了，下午我們就輕鬆一下吧！早上發生的事，相信你們心中應該有很多疑問，所以，傑拉爾先生特別允許我們，下午可針對早上的事做自由談論，當然也包括外在世界的猜測，但只有今天，把握機會吧！另外，我本身對外在世界也是一無所知，有的只是自己的想像，所以，不要想說可以從我這裡得到什麼訊息；如果真想知道，就

靠自己加油，早日康復，就可以早日離開國度，去尋求未知的答案，開始談論吧！」

這時有鳥搶先舉起翅膀發問：「請問米卡莎小姐，今天波特所撞到的透明屏障，我們什麼也看不到，那如何確保我們在飛行時，不會撞到呢？」

米卡莎回答說：「你們有注意到護衛隊，之所以於高空外圍各佔據點的用意嗎？我來說明一下，他們的職責，就是為了保護你們免於撞到那層屏障，你們在飛行時，是不是都會刻意，避開他們，而轉換方向；這並不是為了阻止你們突破外圍所規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怕你們受到傷害，才有此安全設置。」

「原來如此，我還以為他們的任務，是要防備我們脫逃，原來是

為了保護我們。」旁邊有鳥頓悟的說著。

米卡莎接著說：「你們能瞭解就好，至於那層屏障是如何形成的，只有傑拉爾先生自己知道，我們也無權過問。每當有鳥康復準備離去，他就會帶著此鳥至高空，任選一點解除禁制，讓鳥兒得以通過；之所以沒有固定的位置，或許是他不希望鳥群們，誤認為出口只有一點，而想方設法的去做嘗試，而造成自己受傷吧！如果點是任意形成的，你們在不確定的情況下，還會想試著突破嗎？應該不會吧！好了，接下來還有誰要發問嗎？」

西索此時開口問：「請問米卡莎小姐，您對外在世界有多少的想法，可以與我們分享交流嗎？而想離開國度，真的只有高空這條路嗎？難道我們不能選擇，自己是否願意來到這個世界嗎？至於要想康

復，需要什麼條件？」

米卡莎回應說：「就我所知，你的這些問題，我所知道的真的有限，大多只是自己的猜測與經驗。對於外在世界，或許是一個全新的相貌；也或許我們仍有機會回到原來世界也說不定，只是可能無法那麼簡單；或許我們必須先經過歷練後，才有機會回到家人身邊，當然也可能回不去，但回去後，那裡變得怎樣，我們也無從得知，總之，這就是我的想法。」

「看來，最終還是得由我們自己去尋找答案了，只要能回到家人身邊，要付出什麼代價，我都願意接受；但如果回不去了，我也會坦然視之。」西索肯定的說。

米卡莎欣慰的說：「你能這樣想就好，至於是否有其它條通道，

可離開國度，我只知道高空這條而已，就算真有別的出入，我也沒資格知悉，不過，應該還是只有傑拉爾先生自己清楚吧！如果連我們都知道，那國度上下，不就變得無鳥不知，那可就會大亂，到時必定會造成維安更難控管，你們認為傑拉爾先生會允許這種事發生嗎？」

西索心有所感的回應：「我想，如果是我的話，我也會選擇讓鳥群們，知道的越少越好，因為知道多了，就很難控制自己不去想；想多了，就會有慾望想去嘗試，這不但無法讓鳥群們專心復健，更會危害到國度的秩序，要是我，也不會想讓這種事發生，所以，我能理解傑拉爾先生的用心。」

「你能有如此推論，代表你的思緒很清楚，正如你們講的，傑拉爾先生就是這麼對我們說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只有歷任最高領導能

獲得傳承的原因，為的就是讓你們可以在無干擾的環境中，能平靜、順利的完成療程。唯有以健康的生心理離開國度，才有能力迎接外在世界的各種挑戰，當然我以後離去，也是必須經歷的，也可能我會選擇永久留下，對於未來的事，我們本就是無法有一個肯定的答案；你或許有個明確的規劃，可指引你在前進的道路上，不致過度迷失、無助，但隨著時間與環境的改變，你想法也可能會跟著有所調整，而此轉變絕不會太過快速的，以致你無法因應，因為這些改變都是在你的規劃之中，所能承受的壓力。」米卡莎認真的教導著。

「所以說，其實我們來到這裡，可解讀為，這是在我們所能預料狀態下，能夠承受的改變，而至於可否自己選擇，是否願意來到

這裡，則是他相信我們會適應的；因為當我們在從事違反道德的行為時，就早已認知到，會有受到法律制裁的一天，只不過我們是來到鳥之國度，接受更明理完善的治療。老實說，變成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新鮮與特別的經驗，但對於能否回到原來的世界，內心仍是充滿迷惑與恐懼的；所以，為了能夠早日到外在世界探知，我們必須讓自己適應這的生活，並以豁達的態度面對，如此才能有效接受治療。」西索頭腦清晰的說。

米卡莎以欣賞的口吻稱讚說：「很高興你有這樣的認知與頓悟，沒錯，既然你們已來到這裡，而這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你們就應以理性樂觀的心態正視，不應落入負面的情緒化中。至於能否選擇來到這裡，正如你想的，他應該是相信，你們終究會適應、接受的，我曾

問過卡爾敏先生，他說：『就我所知，你們是無法選擇的，因為每當我把國度中，所剩鳥類數與種類數上報給傑拉爾先生，一段時間後，他就會把篩選好的資料送交給我，我則必須照資料接收你們。』，因此，我也認同，應該是由不得我們選擇的，大家事前都知道自己會來到這裡嗎？是不是都沒有任何預兆，所以，是他單方面的選擇我們。」

西索回應：「聽您如此說，我也更肯定了，要不然我們怎麼可能於睡夢中，被強制送到這裡。」

「嗯，應該就是這樣了，而想早日康復，必須由你們自己去體會，我給你們一點提示，記住『真實面對自己與他人』。好了，還有誰想發問嗎？下午的療程快結束了，好好把握機會吧！」米卡莎提醒著。

這時米西亞有些羞怯地提出問題：「請問米卡莎小姐，那波特會受到怎樣的懲罰呢？他還能回來與我們一起治療嗎？如果可以，又需要多少時間呢？我們可以去禁閉室探訪他嗎？……。」米西亞一次丟出一堆疑問。

米卡莎搖搖頭微笑的說：「終於鼓起勇氣啦！我就在等你，看你何時會忍不住，沒想到你一次就提出那麼多問題，其實這些問題，你是可以私下問我的，不過，既然你提出來了，我就順這個勢，向各位說明吧！」

「謝謝您，米卡莎小姐。」米西亞感激的說。

「不客氣，其實他在撞到那層屏障，摔到地上時，就已受了不輕的傷，但並沒有什麼大礙，你可以放心；另外，通常犯了錯，被送

到禁閉室的鳥，會先帶到偵訊間，等待傑拉爾先生親自審問，偵訊完後，照理應處以鎚擊的懲罰，但波特本身已受了很重的傷，所以，就免了。」米卡莎安慰著，他知道米西亞所擔心的。

米西亞鬆了一口氣說：「那波特不必再受一次鎚擊的痛苦囉！好險，要不然他怎麼承受的住。」

米卡莎沒好氣的說：「對啊！這樣你心中的石頭，可以放下了吧！正常待過禁閉室後，會先被分配到生理復健科，但他並非本來就存有殘疾，所以，只要復健狀況良好，很快就可以回來陪你們了。另外，你們並不能去禁閉室探望他，要不然就不叫禁閉了，不過，他到生理復健科，你們還是有機會於中午休息時間見面的；這樣，待會晚餐，你不會再吃不下了吧！好了，大家先至餐廳準備用餐，之後不准

再談論今天的話題，否則被懲罰，不要怪我沒有提醒喔！」米卡莎說罷，示意米西亞一同離去。

在前往餐廳的途中，米卡莎對米西亞說：「你也該試著獨立一點，像現在波特不在你身邊守護你，相信他也很不放心你，所以，你是不是該學習更加堅強呢？如此他將可無所後顧之憂，你說是不是？」

米西亞打起精神回答：「沒錯，我怎麼可以成為他的負擔呢！我要振作起來才行，他不可能永遠陪伴在我身邊，我必須學習自己面對問題，免得到時無所適從，而陷自己於危難之中，那就枉費他對我的照顧了。」

「很好，恭禧你終於開竅了，這就是你首要克服的問題，相信你

可以做到的。」米卡莎說著、說著，與米西亞來到了餐廳。

晚餐結束後，鳥群們各自回巢休息，今天飛了一早，大家早早就睡了，睡得很沉，夜晚的星空特別地寧靜，只依悉聽得到環保科清掃的聲音；而莫肯則是因波特忙了一整天，所以，沒有多餘的精神再來找庫克閒聊，今晚就在一片祥和中過去了。

第七章 採集

清晨很快的來到，鳥群們還帶著倦意，捨不得的離開巢穴，今天他們有個任務，就是協助資補科進行採集工作，當他們用完早點來到採集區時，資補科長亞絲娜早已等在那裡，待他們就定位後，她隨即宣布：「今天整天的採集時間，麻煩大家辛苦一下了，這也算是療程的一部分，慢慢體會吧！另外，這也是我們的食物來源，所以，應學著自給自足，我現在將你們分為三組，第一組負責植物種子、嫩芽、嫩葉的採集；第二組負責草類、藥草的採集；第三組負責果實、花蜜的採集。各組皆有其組長，由組長挑好組員後，就個別帶離開行動吧！只有一點強調『注意安全，不要受傷了』，請各組長開始吧！」

資補科長亞絲娜，她是一隻黃頭鷺，負責確保國度中，各項資源的充足，如：築巢所需材料的補給、餐飲料理所需食材的採集、藥草的供給、生產來源的維護等；這是一個非常重要與耗大的任務，所需鳥數較多，且數量有限，所以，每次採集，都需心理復健科的幫忙，久了就成了療程的一部分；且負責者必須頭腦清晰、做事謹慎，才有能力擔負的起，而亞絲娜就擁有這個特質，從不曾出錯。

第一組組長是喜鵲哈伯，常於地面上行走，也會用跳躍方式前進採集，飛行時呈波浪狀，會發出粗啞的『卡、卡、卡』之聲，以植物種子為主要食物，與灰樹鵲肯尼常伴嘴，形成有趣的畫面；米西亞被分配在這一組。

此時哈伯帶著他的組員來到負責的採集區，他向組員們說明著，

區域內種植的植物包括：

◎齊菜：以取它的幼苗及嫩莖、葉做為野菜使用。

◎大花紫葳：果實成熟後掉至地上，取其內種子。

◎鳥臼：其成熟種子為鳥類最喜歡的食物。

◎木棉：其花芽及花可供食物及藥用。

◎垂枝女貞：其新芽及嫩葉可供食用。

◎黃麻：將葉子葉梗除去，搓揉方式去掉苦澀食用。

◎鵝兒腸：幼苗及嫩莖葉洗淨後，可搭配其他食材。

◎白茅：地下根莖，味甜，是涼茶原料、藥用植物。

◎葛藤：嫩葉可當野菜食用，粗大地下根飽含澱粉。

◎山地豆：根可藥用，嫩苗、莖、葉可食用。

◎青苧麻：富含纖維質，葉及莖梢可當救荒菜食用，嫩葉可與其它食材搭配食用。

◎蔊菜：成熟的果實黃色，輕輕碰一下，兩邊果皮會迅速往上卷，常會將種子與果皮，『啪』一聲彈出。

◎兔仔菜：嫩芽及出苔前的根生葉，可當野菜食用。

◎山萵苣：幼苗、嫩莖葉可食。

◎紫花酢醬草：全株多汁味甜酸，嫩莖葉是酸酸的清爽野菜；鱗莖下方長了一條粗粗的根，像小蘿蔔，味道有點甜。

◎落葵：莖葉含有豐富維生素A、B、C及礦物質。

◎鱧腸：嫩葉及幼苗都可吃，只是有點粗糙及苦味。

哈伯將十幾種植物介紹完後，把組員分為幾個小組，並交代各小組所負責區塊，隨後便各自帶開進行採集。

米西亞跟著哈伯來到大花紫葳前，「你負責把掉在地上的成熟果實拾起，取其內的種子，交給你囉！我先去觀察大家的情況，加油。」哈伯教導完後，便暫時離去。

「是的，哈伯先生，我可以的。」米西亞保證著。

第二組組長是鳳頭麥雞蓓琪，她原是以其他生物為食的鳥種，但因國度禁食生物，且實際上也沒任何鳥敢吃，畢竟他們都是由人類轉變而來，對於生食還是會感到噁心；所以，改以草籽為主食，並會以小跑步、慢行方式前進，動作優雅從容。

此時蓓琪早已帶著她的組員進行採集中，她們所負責的區域，範

圍較小，草本植物種類不多；而藥草則是平時國度有需要時，才會進行採集，至於其他組長負責的區塊，也含有一些藥用植物。

蓓琪所負責的區域，其內種植的草本植物包括：

◎五節芒：其種子數量之多與發芽力之高，均是其傲人的繁衍本領。

◎象草：摘取其嫩莖嫩筍可食用。

◎野莧：嫩莖、嫩葉及穗皆可食用。

◎昭和草：幾乎全株可食。

◎鼠麴草：嫩葉可食用。

◎苦滇菜：帶點苦味的野菜。

而藥草種類則包括：

◎小飛揚草：全株搗碎外敷，可以消腫毒，治療疥癬。葉子可做為興奮劑和緩瀉劑。

◎火巷：傳說有治癌的療效，不可盲目服用或推廣。

◎石龍芮：據說可用來治療無名癰腫、被蛇咬傷和慢性下肢潰瘍。

◎牛筋草：全草有利尿、祛風解毒、散瘀止血的功效，據說還可治流行性腦炎、尿道炎、胃腸炎、痢疾等。

◎白花菜：全株毒，雖可做為解熱、利尿之藥草，但食用時千萬不可過量。

◎菟絲子：能治各種瘡毒及腫毒，又能滋養強壯治黃疸。

◎小葉冷水麻：全草可用，具有祛熱退火、清肝解毒的功效，外敷可治火燙傷、無名腫毒。

◎青葙：莖葉治邪氣及皮膚搔癢症。

◎威氏鐵莧：根可用來治風濕性關節炎等；莖皮及葉對皮膚潰瘍、刀創傷等有效；花穗可治腹瀉、吐血

◎射干：以根狀莖供藥用，有清熱解毒、利咽消痰、散血消腫的功能。主治扁桃腺炎、咽喉腫痛、肺熱咳嗽痰多、咳逆氣喘、關節炎、牙痛等症。

◎野棉花：全株都可解熱消炎、散風強壯，也能治牙痛、痢疾、病、甲狀腺腫、高血壓及慢性胃病。

◎雷公根：可增強記憶力、治療精神疾病及癲瘋病，但食用過量會造成昏沉、頭暈等現象。

蓓琪過去是一名藥劑師，因熟知各種藥草用途，所以，這也就成

為她來到這裡的原因。

她的本性並不壞，但為了男友，她什麼事都敢做，她憑著自己對藥草的瞭解，以不危及性命為原則，在配藥時，做了些手腳，賺取黑心錢以供男友花費；以她的美貌及成就，是能有條件更好的男人可選擇的，但愛上了，想放也放不掉，就這樣盲目地一再做傻事。

最後來到這裡，其實對她來說，也是一種解脫，因為人已不在，自然無需再去在意男友，眼前所面對的問題，始終也只是自己一人獨自承受，並沒有男友的陪伴；所以，她反而很開心來到這裡，並選擇康復後，仍繼續留下來，因為在這裡，她可以真正做自己想做的事，無需再受人掌控、左右。

她在成為藥劑師之前，就立下一生救人、幫助人的志願，但她卻

因男友，而破壞了這個原則；因此，她想為自己贖罪，並決定一直待下來，幫助那些同樣曾經迷失的鳥群們。只是她心中仍是有牽掛的，也就是她的父母，不知他們過的好嗎？相信自己的弟弟、妹妹，能代她這個不負責的姊姊，好好照顧、孝順他們，如果真沒有再見面的機會了，那麼就只有希望來世，再做他們的女兒。

第三組組長是灰樹鵲肯尼，喜於樹林中、上層活動，警覺性高；與哈伯一樣，在地面上以行走或跳躍方式前進，飛行時也成波浪狀，常發出『嘎、嘎、嘎、嘎』的沙啞之聲，以果實為主要食物。

早上已過了一半，肯尼與他的組員們正忙碌著，在他們負責的區域中，種植的植物包括：

◎茄苳：果實為漿果，成熟時，有如一串串葡萄掛於枝頭。

◎大葉山欖：熟果黃綠色，肉質可食。

◎石榴：果實中有非常多種子，酸酸甜甜的，富含維他命C、鉀，並提供有煙草酸與鈉等礦物質的漿果。

◎西番蓮：果實汁多甜美，果汁中含有165種化合物，同時具有十幾種水果風味，可製作成果汁、果醬。

◎冇骨消：果實成熟時呈紅色，花冠中有許多黃色小杯狀腺體，這是分泌蜜腺的地方。

◎七里香：花謝後會結出紅色小果實，成熟果實可連皮生吃，也可混合各種水果榨汁飲用。

◎龍葵：為紫黑色酸甜可口的漿果，但不可多吃；也不能吃未成熟的青綠色果實，因含有生物鹼不能採食，免得中毒。

◎小葉桑：果實由綠轉紅或近紫黑色，愈紫黑愈甜。

◎春不老：當果實顏色由紅轉紫黑時，才算是成熟。

◎狀元紅：果實球形，熟時紅色。

此外，蜜源植物則包括馬纓丹、長穗木、金露華、繁星花、矮仙丹、大花咸豐草、馬利筋、月桃等。

肯尼在採集前，將組員分為果實組與花蜜組，並提醒鳥群們避免接觸到有毒物質，如有不小心碰到，因如何立即做適當的處置；從一早到現在，他們都很小心謹慎地進行採集，所以，目前仍未發生任何問題。

時間在忙碌的過程中，總是過得特別快，不知不覺地已來到中午，大家雖疲累，但都感到很充實、很開心；此時大家正將手邊的工

作告一段落，好準備進餐廳補充體力，下午再繼續剩下未完的採集任務。

米西亞今天特別高興，因為她獨立完成了一早的工作，這在過去的她是做不到的，其實應該不是做不到，而是對波特存有依賴；但今天波特不在身邊，她不得不靠她自己，加上她決定要學著獨立，有了目標，自然就能把事情做好，也就不會再造成別人的負擔。

當鳥群們早上正忙碌時，波特與傑拉爾在偵訊間中談話，「我決定誠實面對米西亞，我也知道她一直對我的身分有所懷疑，所以，我想是該告訴她了，希望傑拉爾先生替我安排，我想與米西亞單獨談談，謝謝。」波特經過一夜的思考，終於下定決心真實面對自己與米西亞。

「你總算想通了，其實我有與米西亞談過，她已將你告知她的一切，都說給我們聽了，我猜測，她之所以恨你，是跟你娶千金小姐，接掌企業有關吧！正如你所想，米西亞的確把你認定為，是她那個又愛又恨的男人，只是你不願承認，她也不敢肯定；所以，我覺得你還是早點告訴她，對你們兩個都好，否則你如此一直隱瞞下去，到時會令她越恨你而已。」傑拉爾提醒著。

波特感謝的說：「謝謝傑拉爾先生，沒錯，我就是考慮到這個問題，才下定決心勇敢面對她；之所以會傷了她的心，也的確與另娶別的女人有關。我與她一起在孤兒院長大，從小感情就非常要好，長大後自然也就彼此相愛，我們互相約定，當我們在各自的領域中有所成就時即結婚。她大學主修鋼琴，原本有機會至日本發展，卻因為我而

暫時延緩；至於我則是主修企業經營管理，畢業後，我自然到大企業任職，並憑著自己的表現，短時間內升為部門經理，也因此引起總裁注意，進而受到栽培。」

「能夠受到重用，代表你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努力、上進的，而之後你是怎麼認識他女兒的呢？」傑拉爾詢問。

波特回答說：「有次中午休息時間，我在公司附近看到一輛汽車，正疾馳準備過彎，而當時正好有個女子也準備過馬路，我見狀，心生不妙，立即衝去把那名女子拉回，這時，那輛車剛好從我們身旁呼嘯而過，真是有驚無險；事後，我在與她閒聊中得知，原來她是總裁的女兒，此時她已對我產生情愫，總裁知道後，便決定要我接班企業，但他知道我當時有個深愛的女友，所以，他才會以利誘方式，要

我娶他女兒為條件。因此，我在利慾薰心之下，背叛了米西亞，她被我傷透了，之後她獨自到了日本進修鋼琴，從此音訊全無；而我則是與總裁女兒到美國繼續就學，待學業結束，即返國交接準備，我接手企業後，甚至把總裁剩餘的名下財產全騙到手，並把他與他女兒趕走，為的就是把米西亞找回來，結果卻是在這裡遇到她。」

「能夠在這裡再見到她，代表你們的情緣還未斷，你們應好好把握，給予彼此機會，我相信你好好與她說，她會原諒你的，她要的無非是你能對她誠實；她說過，不管你是不是她所認識的那個男人，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心中，只在意的是現在的你。」傑拉爾暗示著。

波特瞭解其意的說：「我知道了，我想我更清楚的瞭解，我該

怎麼做了。只是仍有一點不解，她一向膽小、善良，到底她做錯了什麼？是因為我害了她嗎？」

「好了，你不要想太多，不管是什麼理由，我們都已成年，有自主能力，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她既然選擇了做傻事，自然就得為自己的錯誤負責，這不能怪罪誰，你也無需太過自責。有誰說當情緒處於負面時，就有資格與權力，去從事危害他人與社會秩序的行為嗎？那為何就不能把這負面情緒，轉變為正向的能量，去做一些對自己有意義、對社會有助益的事情呢？你說是不是？誰沒犯過錯，我過去也曾犯過錯，所以，才來到這裡，並決定一生奉獻給國度，我並不是想表達我有多偉大，而是要讓你們知道，我們都得存有勇於承擔錯誤的決心；不要太執著於過去，而是應以過去為借鏡，全心思考

未來應如何走向對的道路。好了，談話到這裡吧！你先回禁閉室休息用餐，那可是米西亞她們一早辛苦的成果，好好享用吧！你們兩鳥的事，我會安排的，放心。」傑拉爾保證著。

「謝謝，傑拉爾先生，拜託您了。」波特期待著。

第八章 坦承

經過整個早上的忙碌，鳥群們將自己所採集的食材，搬到餐廳交給餐飲科長特瑞克，他交代廚房的鳥廚將其搬進去，隨後對鳥群們說：「辛苦你們了，下午也請麻煩各位繼續，而待會就可享用到你們辛苦的成果，我會做出最美味的食材搭配，讓你們得以好好享受，以快速補足元氣，如此下午才有體力再戰，好了，先就位準備用餐吧！」

精神喊話後，特瑞克轉身回廚房，準備大顯身手，好好慰勞鳥群們的胃；此時，鳥群們也正期待著，可口的食物趕快端上桌，等待的時間總是感覺特別長，過了一會兒，餐點終於端出來了，他們早已迫

不及待的想快點開動。

餐飲科長特瑞克，他是一隻蒼鷺，常單獨或帶領小群體在廚房內研究食材搭配；警戒性高，不易接近，或許是擔心廚房工作被打擾吧！所以，未經過他的允許，是不准任何鳥靠近，甚至進入廚房內的，連傑拉爾也是如此。

大家正等待中，傑拉爾這時走了進來，他也知道大家都等不及了，所以，廢話也不多說了，短短幾句：「託你們的福，我得以有美味的一餐可享用，謝謝你們；知道你們都受不了了，快吃吧！」

一說完，鳥群們立即快速地吃著眼前的食物，個個都一臉非常享受的樣子，傑拉爾等鳥看著這一幕，不由得都會心一笑，搖搖頭的慢條斯理地吃著食物；當大家津津有味地即將吃完時，傑拉爾示意凱

特，請他交代米卡莎，待會通知米西亞留下。

米卡莎收到指示後，吃完最後一口食物，走到米西亞身邊說：「米西亞，感覺如何？吃著自己親手採集的食材，是不是感到很有成就感啊！」

「是啊！米卡莎小姐，我很高興今天靠著我自己，完成了整早的採集任務，吃著自己辛苦採得食材，吃起來的確特別有味道，如果能與波特一起享用，那味道應該會更好吧！不知波特吃得到嗎？」米西亞詢問著。

米卡莎笑著說：「結果還是繞到波特身上，你喔——，真是被你打敗了，才想說要誇獎你有所成長了，你又提到他；你放心，他吃得到，她也知道你獨自完成採集，他很高興，這下你開心了吧！好了，

不跟你哈拉了，待會用餐結束，傑拉爾先生請你留下。」

米西亞回應說：「是的，我知道了。」

鳥群們餐後，似乎還意猶未盡，口腹之慾仍未滿足，都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餐廳；而此時廳內仍是剩下傑拉爾等鳥，他看著米西亞開口說：「抱歉！又把你一鳥留下，經過一早的採集，你應該很累了，不過，待會我說得事，一定令你疲倦感全消。」

「真的嗎？難道是有關波特的事，他可以回來了嗎？可是不對啊！才過了一天，哪有那麼快，那是什麼事呢？還是我可以去看他，可是禁閉室又不可探望，難道說，他願意單獨與我談談……。」米西亞自言自語著。

大家看著她這樣，都覺得既可愛又傻，此時傑拉爾出聲打破僵

局說：「好了，你不要瞎猜了，真的不知怎麼說你，像個小女孩一樣。」傑拉爾難得地露出一臉慈藹樣。

「波特的確願意單獨與你談談，他決定把一切都告訴你，你自己去聽聽吧！但不管如何，我希望你能向你說得那樣，能夠以理性的態度面對，這才不枉費我們如此幫你們，不要讓我們反成了罪人，可以嗎？」傑拉爾詢問著。

米西亞保證的說：「可以，傑拉爾先生，我答應您，我不會令你們失望的。就像我之前所說得，只要他能夠誠實的面對我，我會給予原諒的，我要的無非是他的坦白；我們已一起在這裡相處了不短的時間，我所在乎的是他現在在我心中的感覺，過去的事我並不在意，所以，傑拉爾先生，請您放心，我知道該怎麼做。」

傑拉爾欣慰的說：「很好，看來我得對你重新定義，你不再只是個小女孩了，我相信你不會讓我們成為罪人的，你下午就不必採集了，我安排你們下午見面，你們自己好好溝通吧！」

「是，傑拉爾先生，謝謝您，我與波特從小就是個孤兒，從你的關懷中，我感到有如親人般，令我的內心充滿溫暖的感覺，這讓我有勇氣面對一切事情。」米西亞的一番話，都是肺腑之言，令人甚為感動。

傑拉爾眼中突然閃過一絲不可察的變化，他裝作若無其事的說：「你真是一個好女孩，可惜就是太傻了，你能瞭解我們的用心就夠了，自己堅強一點，待會我會請艾爾莎帶你過去。艾爾莎，等會她就麻煩你了，並請跟莫肯說一聲，談話時間久點沒關係，趕得及晚餐前

就好了。」

「是的，我會轉告莫肯先生的。」艾爾莎回應著。

傑拉爾繼續說：「謝謝，而馬斯洛，你們下午繼續採集吧！米西亞我會請艾爾莎陪伴著，晚餐時，再帶回餐廳交給你們；你們採集時，要注意自己與鳥群們的安全，並請轉告亞絲娜，我把米西亞帶走了，請她見諒。」

「是，我會替您轉告，並負起安全監督的責任，請您放心。」馬斯洛答應著。

餐廳內的談話結束後，午休時間正好也結束了，鳥群們都難得的，精神飽滿地朝採集區前進；而同一時間，艾爾莎也正帶著米西亞往禁閉室的方向過去。

彼得與弗雷迪接到莫肯的指示，正帶著波特往偵訊間前進，波特此時心中非常坎坷，不知待會見到了米西亞，該如何跟她開口？她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想著想著已來到了偵訊間外，此時米西亞就在裡面等著他，他難得的顯露出緊張不安的一面。

進到偵訊間內，米西亞正滿臉擔心的看著他，「你還好吧！傷勢嚴重嗎？」米西亞問著。

「你放心，沒什麼大礙；倒是你，你今天過得如何？聽說你早上獨自完成了採集工作，看來沒有我在身邊，你仍能過得好好的，那我就放心了，有那麼多人在幫你，你要加油喔！」波特出於關心的鼓勵著，卻令米西亞有些誤會，她的臉色突然變得不好看。

「你就那麼想擺脫我嗎？我知道我是你的負擔，但為了你，我也

正努力地在學習變得堅強，我並不奢求我們可以永遠在一起，但我希望至少在這裡的日子，能陪伴在你身邊，這樣可以嗎？我也會試著去認識新的朋友，絕不會一直黏著你。」米西亞懇求著。

波特有些不知所措的回答：「我怎會不願你陪著我呢！我多麼希望你能糾纏我一輩子，怎麼會怕你成為我的負擔，我想永遠守護著你，甚至離開國度，也想和你在一起。但——你還是先聽我把故事說完，好嗎？」

「好吧！你說，我聽著。」米西亞專注地看著他。

波特接著說：「你還記得我與你說過的故事吧！我的確有些隱瞞，現在我就完整的告訴你。我有一個在孤兒院一起長大的女朋友，後來我因金錢、名利，而拋棄了她，我真的很愛她，在做此決定時，

我的心是非常的痛，但我知道，她比我更痛；可是為了我們的未來，我不得不狠下心，因為她並不贊同我這麼做。後來她去了日本，我從美國回來，一直派人打聽她的消息，卻怎麼也找不到，我真的很想她；我忍了那麼久，終於把總裁的一切得到手，為的就是把她接來一起享福，而她卻音訊全無。一天夜裡，我與總裁的女兒爭吵後，到了書房想著她，不知她現在身在何方？是否還想著我？生活過得如何？……一堆疑問纏繞我心頭，不知不覺，我便睡著了，而來到這裡。」

「那你是否曾後悔過寧願不要這一切？是否覺得似乎做錯了什麼？」米西亞詢問著。

波特略為沉思後回答：「既然當初做了那樣的抉擇，就得為自

己的決定負責，所以，並沒資格談後不後悔，但做錯了是事實；過去我就是太過自信，一直深信她會一路支持、陪伴著我，因為我們是如此深愛著彼此，她一定會同意我的做法，但我錯了，她寧願我安分守己，不要出賣自己的靈魂，可是我執意不肯，她只有離我而去。卻沒想到我還能在這裡遇見她，但我實在不敢向她表明身分，我怕她知道後，就不再理我，所以，我只得選擇默默的守護她，只是現在我不得不誠實面對她。」

「她是個怎樣的女人，你能告訴我是誰嗎？我或許可以幫上點忙，我相信她會選擇原諒你的。」米西亞假裝配合著他，看他何時才要鬆口。

「這個女人遠在天邊，近在呎尺；那個我朝思暮想的女人，現在

就站在我的眼前啊——！」波特說完，內心非常激動，很想衝上前去抱住她，但他還不能。

米西亞故作鎮定的說：「原來那個女人就是我，原來如此，你終於肯面對我了，你知道我一直在等嗎？其實我早已猜測到你的身分，也早已原諒你了，但你始終就是不肯對我坦誠，我也不好勉強你。雖然你曾經傷害過我，但畢竟都過去了，沒有什麼事是放不下的，與其悶在心裡受罪，何不選擇原諒，再給彼此一個機會；在我們相處的這段日子，你始終陪伴在我身邊，我眼中只看得到你對我的好，過去你的過錯，我一點也不在意，因為我所選擇的是重新認識的你，縱然我仍深愛過去的你，但那卻存有恨，而現在只有愛。你說，我現在有資格決定，我可以陪伴在你身邊了嗎？你還覺得自己沒資格擁有嗎？」

波特此時已張開翅膀，將米西亞擁入懷中，他感動地說：「有資格，當然有資格，我已失去了你一次，我不願再把你放開，我們要永遠在一起，以後你想留下，我就陪你留下；你想離開國度，我就與你一同離去，我會一輩子守護在你身邊，不離不棄。

過去我一直有句話想對你說，但是卻始終找不到你，好不容易在這裡遇見你，我又退縮了，不敢向你表明身分，可是現在不一樣了，因為你的原諒，帶給我勇氣，我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訴你。」

「那就是——，米西亞，我愛你，很高興我還能有機會再遇見你。」波特誠懇地說著。

米西亞一臉幸福的說：「我也愛你，波特。」

第九章 毒害

米西亞與波特談話結束後，艾爾莎帶著她回到餐廳用餐，傑拉爾看著她正開心地吃著食物，欣慰的想著：「看來談話很順利，她真的堅強了許多，那我就放心了，果真不枉費我如此幫你們，過去我曾對不起你們，只有在這裡盡量彌補了，但你們是必須離開的，你們還有大好前程，我不會讓你們留下的。」

傑拉爾此番心中所想，意謂著什麼呢？為何會有如此感觸之聲？看來只有他自己知道。

晚餐結束後，他也不留米西亞問談話過程了，因為他已知道答案，現在就換他默默地保護他們吧！希望他們接下來都能順利康復，

到時再把一切真相告訴他們，現在就只有請他們先專心接受治療吧！

今天的夜晚，又是在一片寧靜中，悄悄地離去了，清晨的到來，代表著新的一天的開始，鳥群們紛紛離開巢穴，用完早點後，便各自朝自己的復健中心前進。

心理復健科今天是由艾蓮負責的療程，此時他正對著鳥群們說：「打起精神來，過了明天就是你們最喜歡的休假日，再忍忍吧！我們繼續上次的故事分享，今天應該是換西索了，對嗎？我記性可是很好的，好了，開始吧！」

「艾蓮先生，不錯，是換我了，我的記性也不賴，我沒有忘記我所說過的話，我可是最講信用的。」西索很有自信的說著。

艾蓮微笑的說：「是、是、是，我當然知道你是個講誠信的鳥，

在此藉機會教大家一課，我們都得為自己說過的話、做過的行為負責，這才是一個有信用、有擔當的表現。不管說出的話，是未經思考或有所審思的，都代表著你有能力完成答應別人的事，既然有能力，就必須履行承諾，不可輕諾寡信；但也並不是那麼不知變通，如果是有違道德的行為，則應堅決果斷地拒絕，以免鑄下大錯，才在那悔不當初。由此可知，我們平時就應謹言慎行，不輕易許諾，一旦答應別人，就必定堅持到底，這樣你們都懂了嗎？那麼請西索開始分享吧！」

「沒想到一個誠信，蘊含著如此大的學問，我受教了；的確，這個誠信真是害我不淺，過去我就是盲從的遵守此原則，才落得如此下場，謝謝您的一番論述。那麼我開始分享我的故事，我出生在一個大有名氣的企業家族，從小就備受壓力，一切都得照著大人們的安排去做，不能有一點自

己的意見，只要略有所不從就會受到指責；大人們利用我們這些小孩，互相比來比去，比輸了，就要我們再學，我們小小年紀，哪承受的了，被當作競爭工具，真的很累。」西索平靜地說著自己的委屈。

艾蓮開導的說：「出生在這樣的家庭，所面對的並不是大人間的比拼，而是社會大眾的目光，他們就是瞭解這點，才不得不對你們嚴苛；他們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受到稱讚，誰家的小孩越優秀，所受到的注意就越多，這對以後的事業有極大地幫助，相對地，在家族的地位也會越高。所以，大人們並非是想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而是為了自己孩子的將來打算，雖然做法不免太過強硬，但為人父母者，誰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出人頭地；他們此時的付出，正是為了你們未來長大後，能在家族與社會立足，他們犧牲自己想當慈父慈母的渴望，被迫

扮演黑臉，你認為他們就沒有壓力嗎？就不辛苦嗎？」

「謝謝艾蓮先生，我總算明白了，我真的很不孝，我只顧著自己，而忽略父母的感受；長大後，甚至還懷著恨，無視他們想對我彌補的愛，我實在很不該。之後我離開家門，對他們不聞不問，他們一定傷心透了，沒想到一輩子為我付出，換來的卻是我的不諒解，我到現在才發現自己是錯的多麼離譜，來到這裡，不知我以後還有機會彌補、孝順他們嗎？」西索頓悟後，非常的懊悔。

艾蓮安慰的說：「我也不知自己是否還有機會，但你現在已完全瞭解了父母的用心良苦，且你也知道錯了，這已是極大的成長，這也是為什麼，我要你們分享故事的原因，因為你們可以一邊陳述，我一邊為你們解惑、開導，如此你們內心是不是就感到更加的豁達與舒

暢；且要你們以理性正向的態度，面對自己與他人的故事，就是為了培養你們以後處理事情，能夠避免落入情緒化中。像西索就是心中有恨，才會一直以負面情緒來解讀父母的用心，以致造成錯誤。」

「沒錯，就是因為這個恨，才讓我有了反叛之心，為了破壞他們為我塑造的優良形象，我開始嘗試接觸毒品，但我也只是想讓他們後悔、失望，並不是真的要如此，沒想到我最後卻沉淪下去，怎麼戒也戒不掉；每次毒癮發作，就有如萬蟻蝕身、寒冰刺骨，所以，每次戒都敵不過意志力，最後忍受不住，還是把毒品拿出來吸食，而這卻也令我更加恨我的父母，為什麼我長大後，還要承受這種痛苦。於是我越來越墮落，公司也不去了，家族也放棄了我，社會大眾更是看不起我，想當然父母是傷心透了，在家族裡也抬不起頭；我在某天，從戒治所返家，父母似乎是刻意要

避開我，兩人都不在家，這也使我相當落寞，在我最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卻反而又離我而去，我越想越不甘，於是毅然離開家門，並發誓再也不回來了。之後我來到毒友家借宿，他正好在吸食毒品，於是我又陷了下去，當晚我就躺在毒友家的沙發上，在睡夢中來到這裡，我是想很開啦！從小到大什麼沒經歷過，因此面對這樣的改變，我很快就適應了。」西索的陳述，到此告一段落。

「毒品這種東西，本來連想都不能想，更何況還嘗試，這不是自尋死路嘛！毒一旦碰上了，就很難再回頭，嚴重時不僅危害性命，甚至禍及家人，你現在應該有很深的體悟吧！來到這裡，沒了毒品的誘惑與催殘，是不是感到全身非常輕鬆，不用再為毒癮所苦，也打開了心結，又結交了馬克這個好朋友，你應該得以好好療養了吧！」艾蓮

說明著毒品的害處，並要西索在此放心調養。

西索回應：「是的，謝謝艾蓮先生，我是該知足了，不管以後回不回得了原來的世界，我的內心都已釋懷了，一切就順著自然走吧！如果這輩子真沒機會再彌補父母，那只有希望下輩子、下下輩子囉！無論是以什麼身分出現，總有相遇的機會吧！老天都有辦法把我送來這裡，相信祂不會那麼殘忍的。」

「應該是不會，不過，到底是什麼送我們過來的，至今仍是個謎，但我也相信，暝暝之中，似乎有什麼已為我們安排好了一切，只要我們持續走下去，終會有解開謎惑的一天；而要解開這個謎，其答案就在外在世界中，在我找到合適的鳥選之前，你們就先代我去把答案找出來吧！好了，中餐時間快到了，你們準備用餐吧！下午再繼續，解散。」艾蓮似乎想到了什麼，說完獨自沉思著。

第十章 欺騙

中餐結束後，鳥群們各自休息去，米西亞也正與剛認識的妹妹瑪麗，邊聊邊步出餐廳，傑拉爾看著這一幕，感到非常寬慰，終於不必再為她擔心了，看來她是真的把心敞開，試著與其他鳥來往了，如此他也得以專心地處理自己的事務，無需再分心去操煩她的事了。

瑪麗是一隻黃鶺鴒，常與其他鳥成小群在地面上快步遊走，飛行時成波浪狀，會邊飛邊叫；行走或停棲時尾羽會上下不停擺動，不喜歡受干擾。個性如小女孩，調皮、活潑，因好奇米西亞與波特的事，而主動找上她詢問，她則因瑪麗可愛，於是將其認為妹妹。

此時米西亞與瑪麗找了個舒適的地方坐下，瑪麗問著：「姊姊，

我上次問你的話，你都還沒回答我呢！你跟波特是什麼關係，告訴我可以嗎？求求你囉！」

米西亞看著她一臉懇求樣，拿她沒輒的說：「好啦！我敗給你了，但你必須保證不能說出去喔！我不想讓太多人知道我們的事，你可以答應嗎？」瑪麗答應後，米西亞隨即把她與波特的故事，簡略地述說了一遍。

當米西亞講完後，瑪麗為她抱不平的說：「他怎麼那麼可惡，居然如此對待姊姊，你真不該原諒他的，你後來去了日本做了什麼？為何會來到這裡呢？」

「我到日本進修鋼琴，為了不讓他找到我，我甚至還改了名子，但卻改變不了我對他的愛，我心裡始終放不下他，也因此無心學習；

越想他，我就越恨他，越不能好好生活，為了將他忘卻，於是我藉由酒精麻醉自己，讓自己盡量不去想他。久而久之，

我帶去日本的錢，就這樣被我花到所剩不少，為了過活，我大膽藉著酒意勾引男人；我把他們騙到旅館，趁他們洗澡時，把錢偷走離開，一天夜裡，我成功得手了一筆大數目，回到住處後，我高興的數著錢，然後去洗澡，決定好好睡一覺，隔天準備去大血拼、吃好料，結果什麼也還沒享受到，當晚就來到了這裡。你說，姊姊是不是很傻，居然作出如此羞恥的事。」米西亞對自己曾做過的事，感到非常的丟臉。

瑪麗滿不在乎的回答：「怎麼會，我覺得波特比較可惡，都是他害你的，我討厭他；你知道那被抓到可不是鬧著玩的，你膽子真的很

大，不過，誰叫那些男人這麼好色，被你騙是他們活該。老實說，我也好不到哪去，那麼下午的療程，就換我來與你們分享吧！」

「這可是你說得唷！好了，休息時間差不多該結束了，我們趕緊去中心吧！真期待你的故事。」米西亞說著。

鳥群們中午休息過後，紛紛地進到中心就位，艾蓮這時走進來，似乎還在想著早上的談話，若有所思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隨後開口：「好了，我們開始吧！那麼下午換誰好呢？」艾蓮故意做思考樣。

此時瑪麗率先舉起翅膀，調侃的說：「艾蓮先生，你不要假了啦！我自願，因為剛剛姊姊與我分享她的故事，所以，我答應她下午換我來分享，這樣可以嗎？」

艾蓮微笑的說：「當然可以，不過，你還真調皮，知道我是故意的，還拆穿我，真是不給我面子。」

「哪有，誰叫艾蓮先生的演技那麼差，應該大家都看得出來吧！只是我比較直接一點點。」瑪麗故作無辜樣。

艾蓮沒好氣的說：「何只是一點點，根本是一大點，好了，不跟你伴嘴了，被你直接的可愛給打敗了，算我認輸，那麼——，調皮的瑪麗小姐，可以請你開始了嗎？」

瑪麗恢復正經的說：「沒問題，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個小女孩，父母在她三歲時，出國談生意，卻搭上了死亡班機，從此以後，這個小女孩便由她唯一的親人爺爺，一手撫養長大，爺爺善盡父母職責，對小女孩疼愛有加，他們爺孫倆感情非常好，小女孩也很聰明上進，

在校成績一向名列前茅，爺爺感到非常欣慰；但不幸的是，爺爺卻在小女孩高三畢業那年，因中風而引起血管性失智症，為了照顧爺爺，她只好放棄升學的機會，當時她已考上第一志願，只是她擔心，假如她不在爺爺身邊，爺爺會受到欺負、傷害，所以，她只得選擇，先向大學辦理休學，等有機會再回去就讀。」

艾蓮不捨的說：「沒想到在小女孩調皮可愛的背後，有這麼一段故事，當時你沒有可商量的對象嗎？學校老師或一些社會服務團體，都可透過諮詢來協助你解決啊！不然，你也不致於誤入歧途，而且你知道社會是很現實的嗎？學歷不夠，不但工作難找，也難有升遷機會，你真該把大學讀完的，只是不知你們當時的經濟狀況如何？」

「經濟正是我當時的主要考量，父母過世後，所留下的財產也有

限，加上爺爺的一些積蓄，為了應付學費、生活費、醫藥費等，所剩資金也快見底了，而為了保住父母留下的房子，我必須工作；至於找工作時，也的確遇到了問題，我在應徵的過程中，

不斷的碰壁，要不然就是薪水太低，以當時的狀況，根本不夠錢負擔每月的開銷。我在無助的情況下，一人獨坐在街邊煩惱著，這時一個漂亮的大姊姊走向我，她對我說：『小妹妹，怎麼啦！看你愁容滿面的，可以告訴姊姊嗎？或許我可以幫上忙。』我不疑有他的，把自己面臨的困境全告訴了她，她回我說：『原來是這樣啊！真可憐，姊姊有個賺錢的機會，你願意試試嗎？』我就這樣加入了詐騙集團，家裡經濟狀況因此瞬間好轉。」瑪麗認真的說完，自己誤入歧途的原因。

艾蓮聽後教導說：「你知道嗎？其實詐騙集團在所有的罪責中，

是最窮兇極惡的嗎？因為它所牽涉的面太廣，不知令多少受害者家破人亡，雖然他們有些是因貪念而受騙，自己也有錯；但也有更多的受害者是因不懂法律，而被假公務人員欺騙，並與貪念毫無關聯。我不知你們是以何種方式詐騙，但不管如何，這都間接導致許多家庭陷入危機，我並不是在指責你，只是想讓你清楚瞭解自己錯在哪，且欺騙的行為本就是不對，無論你的理由再如何逼不得已，也不能做犯法的事。你之所以有機會來到這裡，是念在你年紀還輕，社會歷練還不夠，不懂得江湖險惡，因此在你間接造成更大的危機之前，才立即把你送到這裡，像那個領你入行的姊姊，就沒此機會了。」

瑪麗醒悟的說：「原來如此，幸好我沒造成別人更大的不幸，謝謝艾蓮先生告訴我這些，要不然我到現在還一直認為，那些受害者是

因為自己的貪慾，才會受到欺騙，是他們自己活該；原來反而是我自己，被那位姊姊洗腦洗去了，現在我知道自己被騙了，都感到不是很爽快了，何況是那些受害者，我是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當初休學，就是想陪在爺爺身邊照顧他，可是如今來到這裡，不知他有沒有辦法適應？會不會被欺負？」

艾蓮安慰的說：「你放心，你爺爺一定不會有問題的，你要相信他，也會有人照顧他的，至少你們還保有房子不是嗎？那今天就到這裡，準備晚餐吧！」

附帶一提，有關每隻鳥為何來到這的原因，都會有一份資料交給復健科，但對於過去的完整訊息，還是得從鳥群們口中自己陳述；而他們皆有一共同點，那就是當他們即將面臨危險，或造成他人更大的

危害之前，則會被緊急送到這裡。

第十一章 重逢

國度在一片祥和之中，不知不覺地過了一個月，今天是波特從禁閉室轉到生理復健科的日子，彼得與弗雷迪將他帶到莫肯面前，莫肯看著他開口說：「恭禧你，今天是你轉到生理復健科的第一天，這是每個來到禁閉室的鳥，都必須經歷的過程，你去到那邊，就專心養傷就好，不要再做傻事了，遇到問題就找復健師商量，以求早日回到心理復健科為原則，好自為之吧！」

莫肯說完，示意彼得與弗雷迪將他送出，來到禁閉室外，生理復健師傑瑞已等在那裡，傑瑞向他自我介紹：「你好，我是你的復健師，我叫傑瑞，凱特有代傑拉爾先生傳話給我，要我好好磨練你，我

相信你沒問題的，聽說心理復健科，有鳥在等你，所以，你自己會加油的，對吧！好了，我們走吧！」

傑瑞是一隻爪哇八哥，喜歡成小群活動於空曠處，並常在地面上以行走或跳躍方式前進；有時會有些嘮叨，但都是為了鳥群們的復元進度著想，接獲凱特指示，盡量多磨練波特。

波特跟著傑瑞來到生理復健中心，生理復健科主要是針對身體上的診治，波特因摔到地面，而導致一隻腳受傷，翅膀也受了輕傷；所以，傑瑞要求他先以藥草塗抹傷患處，然後再進行復健，如此可降低復健的危險性，舒緩傷患處的疼痛感，對於療程會有極大的幫助。

當波特將藥草塗抹完畢後，傑瑞要求他做起立蹲下的動作一百下，並以自己可忍受的程度為主，不必太過逞強，可不用全蹲，也不

求快，做完後，再找傑瑞請示下一個進度。

波特專注地一下一下的做著，同時在中心內的某處，有一隻小鴉鵑正注視著他，那隻鳥與他一樣擁有一身亮麗的黑羽毛，不過，翅膀則是橙栗褐色的；體型較波特大些，看似更加具有威嚴與沉穩風範，看著他不知在想什麼？

波特認真地做著每一下，毫無察覺到有鳥正在觀察他，這時他已做了八十下，且都是全蹲，他已感覺到快接近極限，他喘著氣，一下一下地把剩下的次數撐完，最後一下結束後，他隨即癱倒在地面上。

小鴉鵑見狀走了過來，讚賞的對他說：「不錯喔！第一次就撐完了一百下，氣魄很好，之前其他鳥頂多撐到六十下就受不了了，而且還不是每下全蹲。你好，我叫撒瀰，找個時間聊聊，認識一下好

嗎？」

波特調整好氣息後回答：「你好，我叫波特，謝謝你的誇獎，我剛來到這裡，就能有幸與你做朋友，是我的福氣；但不好意思，我待會中餐結束後，要去見一隻鳥，所以，請你見諒，我們再約其他時間可以嗎？」

「沒關係、沒關係，你去，本就是以你有空為主，剛離開禁閉室，想必心理復健科那裡，有你的故友很想見到你，我也不好打擾。」撒瀰識時務地說著。

波特感謝的說：「謝謝你的體諒，對了，你的感覺，年紀似乎比我大許多，我是不是該尊稱您一聲叔叔。」

「恩——，雖然很不想承認老了，但你這聲叔叔，令我感到非

常親切，我喜歡；對了，我在這待了蠻久的時間了，也差不多該轉到心理復健科了，這陣子我會盡量幫你的，到時我們在一起轉科，加油吧！」撒瀰鼓勵著。

「好的，我會加油，很高興認了您這叔叔，以後就拜託您了，我也會努力復健的。不好意思，撒瀰叔叔，我該去請示傑瑞先生了，祝您一切順利。」波特誠懇地說著。

撒瀰這才意識到，聊得有些久了，於是回答：「你趕緊去吧！不然傑瑞又要嘮叨了，我也該繼續復健了，有空再聊吧！」

波特來到傑瑞面前說：「傑瑞先生，我做完了，請問我接下來該做什麼呢？我剛有稍做休息了，所以，您盡量交代沒關係，我撐得住的。」

傑瑞沒想到波特真能做完，居然還有餘力來向他請示下個動作，他以欣賞的口吻說著：「看來你並不是說假的，真的有辦法做完我所交代的，但你並非第一人，剛剛與你交談的撒瀰，他比你更厲害；他是值得你學習的一個長輩，好好把握，他會幫助你成長的。你接下來先去搧動翅膀一百下吧！一樣量力而為，慢慢來，做完應該就差不多中午了，好好加油。」

波特繼續努力地搧動著翅膀，隨著次數的增加，翅膀就越感沉重，但他是不會放棄的，米西亞還在等著他回去，因此他要盡快把傷養好，好回到她身邊，守護著她。

他終於完成了最後一下，他的翅膀再也舉不起來了，此時撒瀰來到他身邊說：「怎樣，還行吧！走，我們一起去餐廳，你的故友們正

等著你，打起精神來，給他們一個驚喜。」

波特頓時恢復活力說：「撒瀰叔叔，謝謝您，看我真是糊塗，累到都忘記了，那我們快走吧！」

他們邊聊邊走到了餐廳，他們一踏入內，心理復健科的鳥群們，立即就注意到波特，當米西亞看到他時，興奮的想立刻衝過去，但波特示意她不要，她才意識到，現在的情況似乎並不適合，所以，她只有失望的坐回原位，波特也先就位用餐；用餐過程，兩鳥內心都非常期待等會的休息，食物也吃得特別快，至於瑪麗則是不斷好奇地打量著波特。

傑拉爾非常清楚他們現在正懷著什麼心思，所以，看著這有趣的畫面，他也不由得心情愉快了起來，忙碌了整早的疲勞，也因此煙消

雲散，又充滿了動力。

此時中餐終於結束，波特向撒瀰告辭後，就快步朝外而去，把腳傷給忘的一乾二淨；另一方面，瑪麗則跟在米西亞身後，一起尋著波特的身影追去。撒瀰看著這幕，心裡立即意識到：「喔——，原來是要見她，難怪這麼神秘的樣子，下午再來詢問他，看他們是什麼關係？」

波特找到一個舒適又隱密的地方，隨後聽到瑪麗在那喊負心漢、負心漢的，聲音之大，米西亞在旁阻止她這麼喊下去；他則看看四周，幸好沒人注意到這裡，他隨即對米西亞說：「她是誰啊？怎麼跟著你過來，還一直喊負心漢、負心漢。」

米西亞有些歉然地說：「波特，不好意思，她是我認的妹妹，她

叫瑪麗，還是個小女孩，所以，講話有些口無遮攔，她是無心的，其實她很乖、很可愛，只不過有些調皮，你不要與她一般見識；因為我把我們的故事告訴她，她對現在的你也不夠瞭解，所以，才一直吵著要我帶她來見你，我原本想說晚點再介紹你們認識，但我實在拗不過她，就帶她來了，應該沒關係吧！她沒惡意的。」

波特看著她緊張地解釋著，於是心疼的說：「沒關係，她說得對，我的確是負心漢，是我對不起你，我理應接受指責，你沒錯；很高興你認了一個妹妹，我知道她也是為姊姊抱不平，才會如此，我並不怪她。」

「那就好，我還擔心你會不高興。」米西亞鬆了一口氣，看來波特並未生氣。

波特接著說：「你好，瑪麗，抱歉！我過去傷害了你姊姊，你一定很討厭我，但我會努力讓你認同我的，我是真的很愛你姊姊；也謝謝你在我不在的這段日子，代我陪在米西亞身邊，我以後會守護你們姊妹倆的。」

「那個——，我也沒有多討厭你啦！姊姊都有跟我說，至少你始終都是深愛她的，你在做決定之前，也有與她討論，這代表你仍是在意她的感受，還是尊重她的，只是她不贊同你的做法而已；我也知道，你追求金錢與名利，是為了你們將來打算，『沒有錢萬萬不能』這句話，我有很深的體會，所以，我能理解你的用心，只不過我們都選擇了錯誤的方式。」瑪麗述說著自己對波特的看法。

波特感激的說：「瑪麗，謝謝你，我不敢說，能夠馬上要你接受

我這姊夫，但從你的陳述中，我知道你對我並沒有那麼大的成見，這樣就夠了。」

「好啦！看你也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壞，看在姊姊的面上，我就叫你一聲姊夫吧！」瑪麗鬆口說著。

米西亞見瑪麗不再怪罪，高興的說：「瑪麗，謝謝你願意原諒你姊夫，你放心，他一定會像我一樣，把你當親妹妹般，好好疼愛你的。」

「姊姊，我相信你，好了，不打擾你們了，你們聊吧！我先去一邊休息了。」瑪麗說罷，留下他們二鳥獨處。

米西亞關心的說：「今天是你第一天到生理復健科吧！怎樣，還適應嗎？早上都做了什麼？」

於是波特把一早的復健情況，及認識撒瀰的經過述說了一遍，米西亞認真地聽著。

「哇——，你一定累壞了，你不要勉強了，我現在有瑪麗陪我，你放心，你不要為了想趕快回到我身邊，而超出身體負荷，造成反效果，得不償失；慢慢來就好，我會等你回來的，我們不是說好要一起離開國度嗎？所以，不要操之過急，沒差那一些時間。」米西亞叮嚀著。

波特看著米西亞擔心的表情，愛憐的說：「你放心，我知道自己該怎麼做，我已失去過你一次，我絕不會再放開你，我相信你一定會等我的，這次我會把你牽得緊緊的，不再讓你離開我身邊，等我回來。」

瑪麗此時很破壞氣氛的說：「姊夫，你的話好噁心喔！不過，就憑你那些話，恭禧你，你在我心中又加了幾分。如果有個男孩也能這樣對我說，那該有多好，要是我，一定天天黏著他，姊姊，我真羨慕你。」

「羨慕啊！那讓給你吧！波特，你覺得如何？」米西亞開玩笑的說，但其內心怎麼捨得。

波特順其意的說：「好啊！怎麼不好，不過，也得看瑪麗自己是否有意願，我沒問題。」

他看著米西亞變難看的表情，笑著立即接著說：「可是，我心裡還是比較愛著你，我才捨不得離開你。好了，不鬧了，休息時間差不多該結束了，米西亞，你要照顧好自己；瑪麗，你姊姊就拜託你代我

多陪伴了。」

「好啦！包在我身上，都只想到姊姊，我年紀才是最小的說，也不會關心我一點，我要扣你分。」瑪麗嘟著嘴抱怨著。

波特與米西亞看她這可愛模樣，都不由得相視一笑，心裡想著，有著這麼一個妹妹，似乎也不錯，能為他們生活帶來許多樂趣；在他們心中，都暗自決定著，將來一定要好好疼愛、保護這個妹妹。

第十二章 身世

波特回到中心，傑瑞與撒瀰早已在那等著他，傑瑞對他說：「你下午與撒瀰一組，使用藥草彼此按摩傷患處，他的按摩技術可是一流的，你一定會上癮。」

波特心生不祥的預感，疑惑地想著：「傑瑞先生似乎話中有話，撒瀰叔叔也一臉好像遇到待宰羔羊一樣，我看準沒好事，不管了，見機行事，他總不可能傷害我吧！」

撒瀰看著波特一臉沉思的樣子，不由得覺得好笑，於是裝作不懷好意地說：「波特，我們開始吧！能夠與我同組，你運氣不錯，待會包管你舒服的飛上天。我們順便再來聊聊中午那個女孩，我還挺好奇

的，你覺得如何？」

波特心想：「我看是痛死的飛上天吧！」他不甘示弱的說：「好啊！那有什麼問題，不過，這得看您的表現囉！如果把我按得咬牙切齒，我可是無法說話，所以，您是想滿足好奇心，還是逞手慾之快呢？」

撒瀰聽後大笑起來：「哈、哈、哈——，高招，不愧是被我看上的鳥才，叔叔認輸，這樣可以了吧！我保證讓你邊享受尊榮服務，邊可暢談你的故事，開始吧！」

波特得意的說：「那就麻煩您了。」於是撒瀰邊按著，他也邊分享他與米西亞的故事；當撒瀰聽到他的父母死於火災時，他的翅膀突然壓得很用力，波特因此痛的停止繼續講述，並大喊：「痛、痛、痛——，快停手。」他聽到波特叫後，立即從沉思中驚醒過來，並賠不

是的說：「抱歉！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波特一臉痛苦的說：「您是想到什麼了嗎？想得那麼入神，差點痛死我了，叫了那麼多聲才停手。」

「對不起啊！沒事，我們繼續，保證不會再有下一次了，我會注意力道的。」撒瀰歉然地說。

波特滿臉無辜的說：「還有下一次啊！那我先死了算。」他還是繼續把故事講下去，撒瀰平靜聽著。

當波特分享完後，撒瀰有些責備的說：「我想米西亞並不在意你能賺多少錢，她要的無非是你的陪伴，但你卻選擇棄她而去，她一定是沒辦法接受的，怎能不難過，既然你們還有機會在此相遇，就好好把握這情緣，不要再錯過了。接下來換你幫我按吧！我要分享的故

事，也不知是否與你有關聯，但你還是聽聽看，看有無熟悉感。」

於是他們兩鳥位置對調，撒瀰開始述說：「我曾在某幫派擔任會計，當時除了我外，還有另外三名會計師，其中兩名是夫妻；而另一名是個女孩，她男友是幫內的一名紅牌打手，也是我的好友，他們育有一子，過得算是幸福。但不幸的是，這名打手因遭妒而被陷害，老大誤會他為叛徒，他逼不得已，只好要女孩捲走幫內的錢，兩人帶著兒子逃亡；但好景不常，幫派動用資源要找人，簡直是輕而易舉的事，不久後，他們知道躲不了了，於是把他們的兒子交付給我，並給我一些錢，要我暗中資助他們兒子成才，後來他們便引爆瓦斯自殺，而此事件以意外結案。」

波特聽到這裡，心想：「這不是與自己父母一樣，都死於火災

嗎？應該不會那麼巧，跟自己有關係吧！」他的父母也是死於火災中，所以，會產生特別的聯想，但卻無法肯定，因此他決定繼續聽下去，看能否聽出什麼端倪。

撒瀰發覺他似乎在想著什麼，但見他沒開口的意思，於是接著說下去：「之後，他們的兒子被送到孤兒院，而我則匿名贊助他就學，他也果真沒令他的父母失望，一路以優異成績畢業，並進了大企業服務；到此，我也就停止繼續資助他了，因為接下來他已有能力自己照顧自己，我也就放心了，我總算對他的父母也有個交代，後來他出國，我便斷了他的音訊，不知他在國外過得如何？」

「撒瀰叔叔，你這個故事，怎麼與我的經歷那麼相像，我在孤兒院時，也有個人以匿名方式，一路資助我讀完大學，我想盡辦法，想

把恩人找出來，好好報答他，卻怎麼也找不到。後來你仍繼續待在幫內嗎？」波特詢問著。

撒瀰回答說：「之後我為了確定到底是誰害我好友，所以，我只好暫時留下，當時幫內也有其他人，相信他是被陷害的，都在暗中找證據，要為他平反；其實老大自己心中，也開始有些懷疑，是否自己對他有所誤會，因此他也默許手下們，私下調查這件事。果然最後讓他們找到了，原來是另一打手與某一愛不到他女友的人串通，一同陷害他，但那名打手卻讓他逃走了，不過，我知道他躲不了多久，既然已經知道兇手了，我也就在這時離開幫會。我問你，你是不是在『奧立佛孤兒院』長大的？而你本名是不是叫『黃祥賦』？」

波特聽他這麼問，全身顫抖著說：「沒錯，就是我，原來我的身世是

如此，他們到死了，還在替我這兒子著想，早就幫我安排好了一切，但是我寧願什麼也不要，我只想要和別的小孩一樣，有父母陪伴長大。」

「真的是你，沒想到還能遇到你，雖然我們都變成鳥了，但我仍可從你的眼神中，看到我那好友的影子，可是想不到，你卻利慾薰心而做了錯事。」撒瀰失望的說。

波特愧疚的回應：「抱歉！你一定很痛心，默默地守護我長大成才，相信我出社會後有能力獨當一面，卻沒想到看到的是這種結果。」

「哀——，既然錯已犯了，我也不好再說什麼，只要你肯改過，好好對待米西亞就夠了；其實我也沒資格說你，我自己不也犯了錯。」撒瀰自覺的說。

「怎麼沒資格，您是我長輩，又是我恩人、我父親的好友，謝謝您告

訴我真相，能夠知道自己的身世，這就足夠了，我現在只想與米西亞幸福度過未來的日子。對了，撒瀰叔叔，您為何會來到這裡？」波特提出疑問。

撒瀰想了一下回答：「我離開幫會後，開了一家小餐館，也娶了美嬌娘，她因年輕貌美，而常引來一些小混混到店裡，想調戲她，此時我又不想麻煩老大；於是便自己想了辦法，我趁那些混混在店裡喝酒不注意時，在酒裡下藥，待他們不醒人事後，開車把他們載往偏僻山區，將他們腳一個個打斷後便離去，之後就再也沒見到他們了。也因如此，我以後遇到這種事，都如法炮製，久了，你也知道，就來到這裡了，剛來時，我整個是癱得，完全不能走，這樣你可猜到，我在這待多久了吧！我只擔心你阿姨，沒有我在身邊，不知她自己能否應付？會否有危險？」

波特安慰著說：「我相信阿姨不會有事的，您放心，她會懂得如何保護自己的。」

「謝謝，如果可以的話，不知能否介紹米西亞給我認識？」撒瀰詢問著。

波特立即回應：「當然可以，我本來就打算明天中午讓你們聊聊，我更希望以後離開國度，您能與我們一同離去，您願意嗎？」

撒瀰感動的說：「當然願意，可是這樣不會打擾到你們小倆口嗎？還是算了。」

「怎麼會打擾，我們可是求之不得，人越多，越能互相有個照應，您中午有看到另一個小女孩嗎？她是米西亞認的妹妹，她很可愛、很乖，但也很調皮，我決定以後離開，要把她帶著，我跟米西亞都很喜歡她，我相

信你也會喜歡的，您就跟我們一起走吧！」波特誠懇邀請著。

撒瀰見他如此，也不好再拒絕，鬆口說：「好吧！我答應，謝謝你願意接受我這老骨頭，能讓我在這遇見你，真的很感謝，也代表我們有緣；但我不會因你是我好友的孩子，就對你手下留情喔！之後復健，我會協助傑瑞先生好好操你，你要有心理準備。」

「沒問題，我會撐住的，不過，現在還是先把胃顧好吧！晚餐時間快到了，走吧！」波特提醒著。

吃完晚餐後，鳥群們各自回巢，波特來到這的第一天，有個不錯的開始，不但見了米西亞，還多了個可愛的妹妹，甚至還遇到父母的故友，並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現在心裡可說是無比的舒暢，晚上應該能睡個好覺。

第十三章 認父

今天傑瑞交給波特一樣的功課，但不同的是，他似乎比昨天更有活力，很快就完成了動作，於是傑瑞要他再各做五十下，假如撐不下去，就自己停止，不過，這怎麼可能，他照樣把它完成。

傑瑞看著他如此，只有苦笑的搖頭，心想：「看來根本無需我特別磨練他，而是我們都低估了他，他可說是比變態還變態，不過，仍比不過撒瀰，不知撒瀰昨天與他聊了什麼？今天居然精神還那麼好，超出了進度，還不累的樣子，看來短時間就能康復了。」

時間過得很快，波特他們期待的中午休息時間即將到來，中餐結束後，他們找了一個舒適寬敞的地方，波特把米西亞、瑪麗與撒瀰互

相介紹了一下，並說明撒瀰與他的關係，米西亞他們很專注地聽著。

當波特說完後，瑪麗迫不及待的開口：「哇——，撒瀰叔叔，您好酷喔！您總共打斷了幾條腿呢？他們真是活該，欺負女人，太可惡了，要是我就把他們喀嚓。」

米西亞沒好氣的說：「撒瀰叔叔，瑪麗就是這樣口無遮攔，您不要見怪，久了，您也就習慣了，其實她的個性就是這樣，不也給生活帶來許多樂趣嘛！」

撒瀰笑著說：「是啊！我跟你們阿姨都還沒有小孩，現在有個年紀可當我女兒的可愛小女孩，可逗著我鬧著玩，我高興都來不及了；更何況還有你與波特願意陪我、接納我，這是我的福氣，謝謝你們。」

波特急忙開口：「撒瀰叔叔，您說這是什麼話，不用這麼見外吧！您如此幫我父母，又暗中守護我、資助我，我理應把您視為如我父母般一樣看待；既然是父母，照顧您、孝順您，這也是無可厚非的，如此您還認為，您不該擁有嗎？善有善報，我們既然有緣在此相遇，就代表您有福享有，因為您過去有恩於我，才有此安排，讓我有機會在此報答您，不是這樣嗎？」

撒瀰心有所感的說：「沒錯，我居然能在此遇見你們，這完全不是我們所能預知的，但偏偏我們就是那麼巧的碰在一起，可見，暝暝之中，似乎有什麼已為我們安排好了一切，我們應該好好把握這份緣分才對。」

「對啊！雖然爺爺不在我身邊，但我現在卻有姊姊、姊夫、叔叔

的陪伴，我真的很幸福。」瑪麗感性說著。

波特微笑著說：「知道幸福就好，我們有你這樣調皮可愛的妹妹，也覺得很高興，以後我會成為你們的羽翼，好好守護著你們，我們再一起去外在世界探險。」

「好啊！那叔叔也一起嗎？」瑪麗詢問著。

米西亞愛憐的回應：「當然啦！你姊夫說一起，自然就包含撒瀰叔叔囉！休息時間也該結束了，波特，那我們先各自離開吧！撒瀰叔叔，明天見。」

「好，明天見。小可愛，你不跟叔叔再見嗎？再過不久，我與你姊夫應該就可轉去心理復健科了，你可要熱烈的迎接我們喔！」撒瀰交代著。

瑪麗調皮的回說：「那有什麼問題，我再請大家站兩排，熱烈的踹你們，明天見囉！」他們都被她這句話，搞得哭笑不得，但這何嘗不是一種幸福呢！

波特與撒瀰回到中心後，繼續昨天一樣的按摩，並聊著中午的談話，撒瀰說著：「瑪麗這小可愛真的很惹人疼，如果是我女兒就好了。對了，她雖然調皮了點，但不至於會做壞事吧！她是怎麼來到這裡的？」

「抱歉！這兩天並沒有機會問米西亞，不然這樣好了，明天我們再一起聽那小可愛的故事吧！我也挺好奇的，也可順便問她有無意願，認您為父親，您說怎樣？至於我跟米西亞從小就沒父母，我也早已將您視為父親般看待，如果瑪麗願意的話，您可就一次賺了三個兒

女，可說是不虛此行啊！」波特真誠地說著。

撒瀰聽後，非常高興的說：「對，我真的是賺到了，能有三個寶貝兒女的孝順，這真是我的福氣啊！不過，還是得明天，看瑪麗決定如何，你覺得她會答應嗎？」

波特肯定的回答：「我敢保證她一定答應，她與您挺投緣的，不用擔心，就算她不肯，我跟米西亞都認了，她也就不得不認囉！」

撒瀰放心的說：「沒錯，你說得對，有你的保證，我就不擔心了。對了，那米西亞，她是因為什麼原因才來到這裡的？你應該知道吧！可以先說說嗎？」

「這個——，我一樣必須與您說聲抱歉，她暫時不願告訴我，我也不想逼她，等她想通了再說就好；要不然這樣好了，這兩天再請您

替我問問看可以嗎？我相信您來問的話，她應該不會想隱瞞吧！再拜託您了。」波特請求著撒瀰，他也真的很想知道。

撒瀰答應著說：「沒問題，包在我身上，我會說服她的，不過，我相信小可愛一定知道，她口風倒是挺緊，米西亞認這妹妹，真是認對了，不僅惹人疼，又懂得替人保守秘密，若能認這女兒，真是我的福氣啊！」

隔天中午，波特他們又聚在一塊，米西亞將瑪麗的故事講述了一遍，波特與撒瀰聽後，都很心疼她，小小年紀就得面臨父母雙亡，及承受照顧失智症爺爺的壓力；相形之下，自己與米西亞可說是幸運多了，我們至少還有彼此、好友、院長等，而她卻得獨自面對，也因為如此，她在無助、無知的情況下，才會誤入歧途。

撒瀰滿懷不捨的說：「小可愛啊！叔叔沒想到你這麼可憐，我很心疼，不過，以後你不會再孤獨了，你看你現在有姊夫、姊姊，還有叔叔我；我們都會陪伴你、保護你，做你最堅強的後盾，你可以不必再擔心受怕，只要天天做你那個調皮可愛的小女孩就好，你的責任就是讓大家開開心心的，這樣好嗎？不過，你可以不要再叫我叔叔的話，我會更高興。」

瑪麗充滿疑惑的說：「可是我不叫您叔叔，那我要叫您什麼啊？」

「瑪麗，你是不是從小父母就不在了，而只有爺爺陪你成長。」波特指示著。

瑪麗還是不解的說：「對啊！怎麼了嗎？爺爺待我有如父母般一

樣疼我，父母該給的愛與關懷，他一點也沒少過給我，有他的陪伴，我已經很滿足了。」

米西亞似乎猜想出一些端倪，於是幫著說：「可是他終究只是你爺爺，且現在也不在你身邊，如果父母在的話，不是更好嗎？」

「可是，那也沒辦法啊！誰叫父母早早就不在了，我當然也希望，能像其他小孩一樣，有父母的陪伴，但事實就是不可能啊！」瑪麗無奈的說著。

波特笑著回應：「這不就對了，你既然有這樣的期望，那不就代表，如果現在有個現成老爸可疼愛你，你一定會答應的，不是嗎？」

瑪麗困惑的問：「可是哪來的現成老爸？我現在有姊姊、姊夫、叔叔，這樣我就很知足了。」

波特沒好氣的說：「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我們已暗示成這樣，你還沒反應過來，真是被你打敗了。」

「你的意思是撒瀰叔叔嗎？他想認我做女兒是這樣嗎？嗯——，我考慮看看。」瑪麗故做沉思狀。

撒瀰以為她不大願意，緊張的問：「小可愛，你不願意嗎？沒關係，不勉強，我還是你叔叔就好。」

瑪麗看著他失望的表情，笑著說：「怎麼會不願意呢！我有爸爸了，我好高興；看您緊張的，我開玩笑的，我現在有您做爸爸，我們更像一家人了。」

撒瀰情緒激動的說：「你真的願意嗎？真是被你嚇到了，我還怕你嫌棄我，你姊夫說得對，你一定會答應，我當爸爸了，我好開

心。」

波特也高興的說：「好了，看你們開心成這樣，撒瀰叔叔，喔…不，我也該改口了，父親，恭禧您啦！一次喜獲三個兒女，瑪麗，好了，快來叫爸爸；米西亞，你也來吧！」

「爸爸。」、「父親。」兩鳥叫著。

撒瀰此時已開心到無法言語，瑪麗則靠在他身邊『爸爸、爸爸……。』叫個不停，波特與米西亞也擁在一起看著這一幕溫馨的畫面。

遠處傑拉爾先生注視著這邊的情況，心裡非常高興，米西亞現在不但有很愛她的男人，還有個可愛的妹妹，又認了一個疼她的父親，他真的可以放心了，他再也了無遺憾，也終可對遙遠的她有個交代了。

第十四章 開導

中午在一片溫暖歡樂的氣氛下過去了，波特與撒瀰回到中心，撒瀰的內心此時仍未平復，波特對他說：「父親，您看，我跟您保證過的，我可沒食言，我就說她一定會答應的吧！小可愛現在應該也和你一樣，情緒未平。」

同一時間，心理復健中心裡，正如波特所說，瑪麗還沉進在剛剛的喜悅中，根本無心聽人故事分享，米西亞見她這樣，也不好去打斷她，就任她這樣吧！總比去擾亂別人好，其實米西亞自己的內心，也是十分高興的，只是她比瑪麗沉穩些。

移回生理復健科，撒瀰正幫波特按摩著，的確是不給他手下留

情的，波特即使痛的齜牙咧嘴，也必須撐下去，因為他打過包票的，不能漏氣；但父親按了這麼久，力氣怎麼還是那麼大，一點也沒減弱的跡象，看來他是賭錯了，難怪沒人敢與父親同組，只求時間趕緊過去。

經過一陣心理交戰，撒瀰終於停下了，他因此得以喘一口氣，要不然他就要內傷了，他大口呼吸著。

撒瀰見他如此，調侃著說：「怎樣，痛到無法講話了吧！不過，你真的撐住了，不錯，說話算話；看你哪天可以一邊與我談話自如，你就真的成功了，加油，小子。」

「男子漢大丈夫，既然答應的事，我就一定做到；不過，父親您還真的一點情面也不留，按了這麼久，力氣還可大成這樣，還真有點

快撐不住了。」波特欽佩的說。

撒瀰驕傲的回答：「那是當然的啊！我來了這麼久，還沒有這點功夫，那不是笑掉別人大牙嘛！對了，中午都在談女兒的事，所以，沒時間幫你問米西亞，抱歉！明天一定給你答覆，你不會怪老爸吧？」

「怎麼會，您有聽過兒子埋怨父親的嗎？這事本來就不急，而且她也還不一定會說，所以，沒關係，一切順其自然就好，不用太在意。」波特安撫著。

撒瀰欣慰的說：「很高興你這麼說，我向你保證，明天一定讓米西亞點頭答應告訴你，你放心。」

波特感激的回應：「謝謝父親，我相信您。」

今天的療程結束後，鳥群們在餐廳內用著晚餐，吃得津津有味，

完畢後各自回巢休息，一天的行程就這樣結束了，在波特心中，仍是期待著明天中午的到來。

鳥群們所居住的巢穴，種植著各種喬木，以供築巢，喬木的種類包括：

◎九芎：能耐乾旱，木質堅硬，插枝也容易活。

◎茄苳：壽命長，樹冠濃密及樹幹寬大，樹形優美，極具遮陰效果。

◎鳥臼：木質具有彈性。

◎大葉山欖：樹性極為強健，具有抗風力、耐濕、抗污染、抗蟲害及耐鹽性均很強。

◎垂葉榕：性喜溫暖，耐蔭性強，全日照、半日照均可，具有耐旱、耐濕、耐貧瘠、抗污染等特性。

◎榕樹：生長力非常強盛，再貧瘠的土壤都可見其屹立生長。

◎楓香：樹形優美，四季各有風情，樹幹具香味。

◎光臘樹：樹形優美，樹皮灰白色，樹幹上留有雲形剝落痕跡，材質堅韌優良。

◎大葉欖仁：喜生長於高溫濕潤的氣候及光線充足的環境，樹性強健。

◎小葉欖仁：性喜高溫多濕，排水及日照良好的地方；跟群生長穩固後，頗能抗強風吹襲，並耐鹽分。

◎柳樹：對空氣污染及塵埃的抵抗力強，主幹粗壯。

◎苦楝：生長快速，喜高溫，可防風、抗旱。

◎水黃皮：抗風、具有耐鹽性特強，樹性強健，頗耐風吹。

◎黃槿：生性強健、生長快速、耐風、防濕。

◎瓊崖海棠：性喜濕熱的環境，樹冠呈波狀圓形，能抗風、耐鹽、耐旱。

◎鳳凰木：生長快速，壽命長，耐旱及可在有鹽分的環境生長。

波特的巢穴原在楓香上，也正是米西亞與瑪麗現在所居住的地方，其樹幹具有特殊香味，所以，他們都很喜歡，每晚聞著香味，可讓身心放鬆，有助睡眠。

後來波特來到生理復健科，於是移到垂葉榕上，與撒瀰住同一樹上，雖剛換環境，還有些不習慣，但其耐蔭性強，所以，很快便適應了。

大家舒適地睡了一夜，又是一個晴朗的早晨到來，這也是身處國度中的好處，永遠晴空萬里，沒有所謂的下雨天；至於水的來源，則

是來自巢穴後方的一面大湖，每當水源即將耗盡，傑拉爾就會解除一小禁忌，讓水流進大湖補充，但這些水是連接什麼地方而來，卻是一無所知。

今天傑瑞指派了一個新任務給波特，並只有他一鳥執行，撒瀰負責監督，他要波特到湖邊挑水，然後為每棵喬木灌溉，這個動作可同時訓練腳與翅膀的力量，所以，對波特來說，是一個不錯的復健方式。

撒瀰被交代監督波特時，他正求之不得的想好好磨練他，這樣傷好的快了，他就能早日轉去心理復健科，與瑪麗這寶貝女兒相處，想到這裡，他不由得對波特更加嚴厲起來，喊著：「波特，動作快，還有很多棵要灌溉，你這麼慢，中餐都不用吃了，米西亞與瑪麗也不用見了。」

波特聽著他的喊叫，心裡想著：「還不是您自己想見她們，說得好像只有我想一樣，真的是有爸的女兒像個寶；而有爸的兒子像仇人。」他心裡抱怨著。

「波特，你在想什麼，還不認真一點，想當初我一鳥不用被催促，只花半個早上就搞定了，現在快中午了，你才完成三分之二，這樣可不行，中午我一定要跟她們說，你實在太遜了。」撒瀰調侃著。

波特忍不住回嘴：「父親，您不要吹牛了，您腳傷得那麼重，哪有可能那麼快，您說得紀錄，應該是好的差不多的最佳狀態吧！等我復元的差不多了，我們再來比賽，到時再來看誰比較強。」

「那有什麼問題，我等你，到時輸的一定是你，不要太小看你父親了。」撒瀰充滿信心的說。

波特服輸的回應：「好，好，我相信您，我父親是最強的；那麼我現在只剩下幾棵了，您就讓我專心地把它完成吧！您不想真的待會見不到您的寶貝女兒吧！」

早上的任務終於完成，波特與撒瀰一邊閒聊，一邊來到餐廳內，大家都早已就位，就等他們，他們見狀，不好意思的趕緊入座，凱特即刻宣布：「開動。」

他們快快地吃完中餐，已等不及待會的見面，瑪麗也心不在焉地，一直往他們那邊看，這時凱特終於宣布：「用餐完畢，各位解散，中午好好休息吧！」

凱特一說完，他們都迅速地朝外走去，這幾天他們可說是中午都沒休息，說不累是騙人的，但每天就只有中午這難得的相聚時間，再

累也得撐住，只有等波特他們早日轉到心理復健科，大家就可不必那麼累了。

此時撒瀰對瑪麗說：「小可愛啊！爸爸有事想私下問姊姊，你先跟姊夫去旁邊休息好不好？」

瑪麗捨不得的說：「好吧！那你下次時間要補給我喔！我還想聽爸爸講其他故事。」

撒瀰笑著回應：「好，好，好，不過，你叫你姊夫趕快把傷養好比較實在，這樣以後我就可隨時跟你說故事，我們中午也得好好休息，不用再這麼累。」

「爸爸說得對，那我去吵姊夫了，您跟姊姊慢聊。」瑪麗這下有了新的目標，待會波特得頭疼了。

看他們走後，撒瀰對米西亞說：「女兒啊！我聽波特說，你暫時不想告訴他來這的原因，那可以跟父親說嗎？沒你的允許，我不會對他說的，我只是想知道，我一個這麼乖巧的女兒，為什麼會犯了錯呢？」

「父親您想知道，女兒沒有不說的道理，我也相信，沒有女兒的答應，您是不會告訴他的。那麼，我開始說囉！」米西亞起初還有些難以啟齒，但看父親一臉認真地聽著，也就放開心胸的說下去。

當她說完後，撒瀰不捨的說：「我的傻女兒啊！雖然你有錯，但責任並非全在你，那些男人會被你勾引，那也是他們犯了色慾，才會被欺騙，可說是咎由自取。你知道這樣有多危險嗎？如果被發現，送警局事小；但如果他要折磨你，動用私刑，你認為你承受的住嗎？幸好你沒遭受到更大的危機，要不然我們可能不會相遇了。其實這也沒

什麼好不能說的，人有時為了生存，難免會有不得已的作為，我們大家誰不是因為如此才來到這裡的，但我並不是要合理化我們的行為，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們既然已來到這裡，就該坦誠面對自己與他人；大家都是犯了錯的鳥，錯就是錯，哪還有優劣之分，所以，你還認為他會因知道你的事，而看不起、不要你了嗎？你不也是希望波特誠實面對，相對你呢？」

米西亞是知道撒瀰所要表達的，但她仍面有難色的說：「我並不是怕他看不起我，我也知道自己該坦誠面對，但我就是沒辦法親口對他說啊！要在自己心愛的人面前，說出這樣的事，真的有些難以啟齒。」

「那聽你這樣說，其實你是願意的囉！那事情就好辦了，既然你無法面對，那就由父親替你說吧！你覺得如何？你們兩個還真像，當

初波特不敢向你表露身份，而做了傻事，不過，這樣也不會遇到我，你也不會學會獨立、堅強；但最好不要再來一次了，我們現在維持這樣就很好了，我會幫你跟波特說的，只是最終還是得由你自己再與他談談，不要再逃避了，可以嗎？」撒瀰請求著。

米西亞想了想，終於鬆口說：「是的，父親，我答應您，一切聽您安排，那就麻煩您了。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去叫他們過來吧！」

這時瑪麗已先衝了過來，並抱怨說：「怎麼聊這麼久，休息時間都結束了，還沒與爸爸撒到嬌呢！」

「抱歉！抱歉！我的寶貝女兒，是爸爸的錯，下次一定補你，反正以後時間多的是，不是嗎？吵了你姊夫一個中午，我相信會有成效的，很快你就可以見到我們的。」撒瀰安撫著。

第十五章 心結

回到生理復健中心，波特迫不及待地問撒瀰：「父親，怎麼樣？她說了什麼，她願意讓我知道嗎？」

撒瀰笑著說：「看你急的，我們先看傑瑞先生有什麼指派後，再跟你說吧！先透露一點，是好消息，好了，他要宣布了，先聽聽他說什麼。」

「各位，今天的療程有些更動，請一部分鳥去幫亞絲娜維護生產來源；另一部分，則去幫特瑞克把廚房水源補足。那麼，我現在開始分配個別負責任務……最後是波特與撒瀰。接下來請大家兩邊排開，要準備帶過去了，麻煩各位了，仍是視自己狀況而定，不要太勉強了；這主要是以復健為目的，所以，沒有進度設定，未完成沒關係，明

天可繼續，好了，走吧！」傑瑞吩咐著。

波特與撒瀰被分在特瑞克這組，一樣是挑水，不過，挑起來不再那麼吃力；撒瀰更是輕而易舉，但為了配合波特的進度，他只有放慢腳步配合。

他們邊挑邊聊著中午米西亞說了什麼話。

「她答應讓我告訴你，但她還是沒辦法親口對你說，所以，就由我代勞吧！……」於是撒瀰將米西亞發生的事述說了一遍，從頭到尾，波特都平靜聆聽。

當撒瀰說完，波特開口：「這個傻瓜竟因為我，把自己陷於危難之中，如果她真的出事了，我可是沒辦法原諒自己，她是這麼的膽小，卻敢藉酒意壯膽，難怪她不願告訴我，我看她是怕我自責的成分比較多

吧！到這時仍替我著想，真是傻女人，我根本就不值得她如此，是我傷了她的心，卻要她一人承擔一切，我還是個男人嗎？」波特心中充滿萬般的不捨，不斷地自責著。

撒瀰指責說：「好了，既然你知道米西亞所擔心的，那你現在又在幹嘛！我幫你也不是為了讓你如此，你真是令父親感到失望，事實既已無法改變，你又何必過於在意，這也不是米西亞所樂見的，我記得你曾說，她當初原諒你時是這麼告訴你的：『過去你的過錯，我一點也不在意，因為我所選擇的是重新認識的你，縱然我仍深愛過去的你，但那卻存有恨，而現在只有愛。』，這樣你還要選擇繼續沉溺於過去嗎？米西亞都可跳脫出來，你還往裡鑽幹什麼？何必再使雙方陷於負面情緒中。」

「可是父親，我非常抱歉！您說得對，我不該過度自責於已無法改變的事實，而是應該將其化為一種正向的力量，以好好守護現在及未來的她，並與你們一起共創美好的將來；您放心，我不會再被過去束縛，因為我要做重新的自己，並接受重新的你們，也讓你們接受我。」波特此時已完全釋懷，以後不論再遇到什麼事，相信他都能以正向寬廣的心去面對，不再被情緒所左右。

撒瀰聽到他這麼說，非常高興與欣慰，看來大家都已能坦然的面對自己與他人，待他與米西亞明日心結解開後，撒瀰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裡，大家一定可以快樂、幸福的一起迎接未知的挑戰。

想到此，他對波特說：「不錯，這才是我的乖兒子，未來的日子，也希望你能以如此的方式去開導、幫助其他鳥，我們不可如此自私的只

為自己著想；而是應該把我們所領悟的道理，傳達給更多的鳥，讓大家的內心都可得以解脫，並一起為國度貢獻心力。在我們離開這之前，就讓我們盡自己所能的，做更多有意義的事，你覺得如何？」

「當然沒問題，父親有如此遠大的抱負，做兒子的哪能不支持，我相信米西亞她們也會贊同的，就讓我們父子女四鳥，一同為國度的信念盡一分心力吧！」波特對撒瀰的想法非常認同，想到以後將有許多鳥，將因他們的幫助獲得解脫，她的內心就感到無比舒暢，這種舒暢感就來自於本性那最原始的良善；看來波特雖身處生理復健科，連心理也獲得極大的精進，這都要歸功於撒瀰的引導。

撒瀰欣慰的說：「好，好，好，有你們子女三鳥支持父親，我很開心，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幫到許多鳥的。對了，我認為你明天還是得與

她談談，我已與她說好，該你幫助她解脫了。」

「好的，父親，我知道我該怎麼做，以後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父子女四鳥，都要真實的面對彼此，不再存有任何隱瞞；不論會否傷到彼此的心，都要以正面理性的態度面對，因為我們所接納的是，重新認識的彼此，而不是過去犯了錯的彼此，您說是吧！」波特頓悟的說。

看來波特是真的有所成長了，我也沒什麼好教他了，接下來的問題，都得靠他自己去突破了，撒瀰心裡想著，隨後對波特說：「好了，我們專心挑水吧！吃完晚餐，早點休息，好好思考明日如何與米西亞談談。」

「是的，父親，那我們來比賽吧！」波特邀約著。

撒瀰隨即答應：「來啊！看你追不追得到我。」

想當然爾，波特的傷還未好，怎麼可能追得上，就算復元的差不多了，要追上他也並不是簡單的事。

經過一天反覆的挑水，波特總算可以休息了，晚餐過後，他早早就睡了，今晚他睡得很沉，明天他得好好與米西亞溝通，幫助她不再為日本發生的事所苦，因此他得養足精神。

睡了一晚，今天波特的精神非常飽滿，早上傑瑞要求他把動作各增加為兩百下，這對現在的他來說，可說是輕而易舉，他早早就做完了，於是傑瑞要他自己先用藥草敷傷患處到中午。

他在等待中午來臨時，一邊觀察其他鳥的復健情況，大家都盡最大的努力在做著動作，而撒瀰正用翅膀夾著水桶，在做重量復健，難怪他這麼強，這都是辛苦的代價；想到此，他動力都來了，他不能輸父親，

他必須盡快追上父親的腳步才行。

時間終於來到了中午，午餐結束後，波特與米西亞單獨相處著，而撒瀰早已先一步將瑪麗帶離，講著故事。

波特此時內心非常的平靜，反倒是米西亞卻有些小緊張，不知他會對她說什麼呢？想著想著，波特開口了：「米西亞，我知道你現在心情一定很複雜，就像當初的我一樣，你過去發生的事，父親已告訴我，謝謝你願意答應，我聽後起初的確有些自責，我相信這也是你不願告訴我的真正原因吧！但你還記得你自己說過嗎？你所選擇的是重新認識的我，難道我就不能選擇重新認識的你嗎？這也是父親提醒我的，沒有他，我根本無法不自責，是他幫助我解脫的，現在就換我來幫你吧！」

米西亞此時內心已十分激動，根本無法言語，波特見她如此，也萬

般不捨，於是他接著說：「你認為我會因為你發生過的事，而看不起你嗎？你認為我有這樣的資格嗎？你所做的一切，並非全是你的錯，我也有責任，是我太自以為是，才會讓你離開我；是我沒盡到守護你一輩子的責任，才讓你做出危險的舉動，既然大部分的錯都在我，我也已不再自責，那你還需為了我的錯而耿耿於懷嗎？」

米西亞聽後，情緒已平穩了許多，她知道他不會再自責了，也並不會看不起她，於是終於能夠釋然的注視波特，並對他說：「謝謝你的開導，其實父親之前已跟我說了許多，但我就是不知該如何面對你，不過，現在你已知道了，我也清楚了你的想法，那我們再一起把它給忘了吧！我們以後面對重新的彼此，都不可再執著於過去，不可再被過去困擾著，你說這樣好不好？」

兩鳥說開了之後，心情都輕鬆了許多，已不會再有任何罣礙，可以影響到彼此的心，波特高興的說：「好——，就算以後回得到原來的世界，我也會將過去的身分放掉，將財產還給總裁後，我們就一起找個無人知的地方，與瑪麗爺孫倆、父母親過著平靜簡單的生活，大家每天都開開心心的幸福過日子，你說這樣好不好？」

「當然好啊！這可是你說得唷！我就怕你回去後，又放不下金錢、名位，但現在聽到你的親口保證，我很放心，因為我相信現在的你，絕對不會再令我失望了；不過，我們若一輩子都待在這個世界，其實這樣也不錯，因為我們有父親、瑪麗陪在身邊，大家一起面對各種挑戰，同甘共苦，共進退，這也是不錯的選擇。」米西亞已開始在想像著他們的未來，如果這一天能趕快到來就好了。

波特看著她一臉期待的樣子，不由得張開翅膀將她擁入懷中疼愛著，把握這難得的幸福時光。

米西亞被他這個舉動嚇了一跳說：「被其他鳥看到不好吧！這樣如果傳得整個國度都知道怎麼辦。」雖這樣說，但其實她的內心，是很享受波特懷中的溫暖的。

「讓大家知道沒關係，我們並未做出逾矩的行為，我還希望能受到大家的祝福，讓他們一起見證我們永恆堅定的愛情。對了，父親有一個想法，我覺得很棒，我認為我們做兒女的應該支持他。」於是波特將撒瀰提過的遠大抱負述說了一遍。

米西亞聽完，非常認同的說：「父親的這個想法真的很不錯，我一定全力支持，雖然我們並沒有打算留下來，但在離開前，如果能夠盡量

幫助其他鳥，這不也是一種回報國度，對我們恩情的方式嘛！這是多麼有意義的事。」

「沒錯，那在我與父親轉去心理復健科前，我們就各自行動吧！我會與父親說我們的決定，瑪麗那再麻煩你多費心了，我也會努力復健，與父親早日過去協助你們，我相信現在的你，絕對有辦法自己獨當一面的，你說是吧！」波特肯定著米西亞的能力，對她充滿了信心。

此時，撒瀰與瑪麗走了過來，他們看著瑪麗一臉滿足的樣子，可見父親對她說了個不錯的故事；他們彼此簡述剛剛的談話後，便各自先行離去，撒瀰允諾米西亞一定好好磨練波特，讓他可以早日回到她的身邊。

第十六章 秘密

撒瀰果然沒有食言，很快地，今天是他與波特轉到心理復健科的日子，此時生理復健中心內，鳥群們正圍著他們告別，謝謝他們這段日子以來的開導與幫忙，並祝他們順利早日離開國度。

傑瑞這時也來到他們面前，除了謝謝他們這些時日的協助，讓他得以輕鬆不少外，並對他們說：「你們這些日子的作為，深受傑拉爾先生的肯定，他很欣慰，你們能有這樣的成長；據卡爾敏的計算，你們到了心理復健科之後，一樣這麼維持下去，保證不久，你們就可如願到外在世界闖闖了，當然也包括正等著你們的鳥，加油吧！」

米西亞她們仍不知他們今天就要過來了，他們決定給她們一個驚喜，看看她們會有什麼反應；此時他們正往心理復健科的路上，米西

亞她們同一時間，也正協助米卡莎幫助那些仍迷失的鳥兒。

波特他們到了中心外，看到她們正專心地開導其他鳥兒，也就不打擾了，他們示意米卡莎不用驚動大家，然後接手她負責的這組鳥群；而米卡莎則藉此一組一組的去旁聽，如有需要，便會適時插入引導。

時間一點一滴很快地來到中午，各組的進行也準備告一段落，這時米西亞她們這組先行結束了，她與瑪麗稍做休息，並看了看四周，當她們眼睛掃過波特他們這組時，似乎看到兩個熟悉的背影，於是又移回去看；米西亞馬上意識到，以瑪莉那個小調皮的個性一定會大喊大叫，果不其然，瑪麗正準備出聲時，她立即阻止了她，否則她們都將成為全中心的焦點。

同時波特他們也正好結束了，當他們轉過頭時，剛好看到米西亞她們高興的表情，瑪麗迅速衝到撒瀰面前說：「爸爸，為什麼你們要

過來了，都不先通知呢？要不然我好叫其他鳥排成兩排，熱烈迎接你們的到來，真是的。」

撒瀰笑著說：「當然是為了給你們驚喜囉！而且是誰當初說：『我再請大家站成兩排，熱烈的踹你們。』，怎麼現在又怪我們沒事先通知呢？連爸爸都被你打敗了。」

「那不一樣嘛！那時您還只是我叔叔，現在則是爸爸了，當然會有差別待遇，而且那也只是玩笑話，沒想到爸爸就當真了，真是一點也不懂我，我好傷心喔！」瑪麗反而怪罪了起來，大家看她這樣，都拿她沒輒。

撒瀰就受不了她這招，他投降的說：「好，好，好，是爸爸的錯，但你相信爸爸，並沒有不懂小寶貝，我當然知道你是開玩笑的，我跟你姊夫也只是要給你們驚喜，所以，才沒預先告知，但來到這裡

看到你們在忙，才沒吵你們。好了，再解釋下去，我們中餐都不用吃了，你看，鳥都走光了，我們快走。」

波特與米西亞緊靠在一起，也不說話，因為他們現在心裡所想，彼此都已非常清楚，所以，無需再以言語表達；他們就這樣靜靜地看著父親他們的對話，這種一家和樂的感覺，是多麼的溫馨與幸福。他們一家就在享受這天倫之樂的氣氛下，來到了餐廳，他們被安排坐在一起，傑拉爾此時從外走進來，看到他們一家和樂的聚在一起，他很高興，但也有些羨慕，不過，只是一念之想，他不敢有所奢望，因為他沒資格擁有。

這頓中餐，他們都吃得津津有味，因為多了一點甜蜜的滋味，用餐完畢後，傑拉爾請凱特去將波特留下，米西亞雖不知有什麼事，但她相信傑拉爾不會找他麻煩的，否則當初也不會如此幫他們，她跟在

撒瀰與瑪麗後面，一起步出了餐廳。

此時餐廳內只剩下傑拉爾與波特，他看了波特一眼，欣賞的說：「不錯，你真的沒令我失望，米西亞跟著你，我就放心了，知道我為什麼如此幫你們嗎？其實應該說是幫米西亞，但是什麼原因，請容我現在無法說明，等你們踏出國度的那一天，一定會知道一切真相的。」

「傑拉爾先生，這是我應該做的，也謝謝您的幫忙，要不是您，我們也無法走到這步，更不會多了撒瀰父親與瑪麗這兩個親人；您放心，我已將一切看開，以後不論遇到什麼事，或知道什麼真相，我都能夠坦然視之，更不可能再與米西亞分開。」波特堅定的說著。

傑拉爾聽他如此說，是真的能夠放心了，他對波特說：「有你的保證，也就不枉費我給你的機會，我是一直相信你的，也相信著我的眼光；告訴你一個祕密，其實米西亞在來到這裡的當晚，本是會有一

場災難的，是我緊急處理，才令她免於危險。我現在告訴你，並不是要跟你討人情，這本是我應該做的，也是我的職責，更不是要你因此又自責起來，但相信你也不會了；我說這些只是希望你能夠珍惜，現在所擁有的，這些都是得來不易的。」

「傑拉爾先生，謝謝您告訴我這些，我一定會珍惜的，我已與米西亞說好，以後不論發生什麼事，都要一起面對，即使回到原來的世界，我也會選擇放棄金錢、名位，與她一起找個無人知的地方，過著平靜簡單的日子，更不許再對彼此有任何的隱瞞。」波特述說著。

傑拉爾此時露出歉然的表情，他對波特說：「不好意思！但是今天的談話，我不得不請你暫時保密，等你們離開國度時，再告訴她可以嗎？畢竟我還未將真相說出，所以，我不希望她亂想。」

波特面有難色的說：「好吧！我答應您，但我只省略不該說的，

您放心，我會衡量的。」

「謝謝你，我知道你與米西亞的約定，但我不得不如此。好了，打擾你休息了，米西亞她們應該等不及了，你快去吧！」傑拉爾笑著催促他離去，自己則留了下來，不知在沉思著什麼。

波特走出餐廳外，米西亞她們正等在那，他將她們帶往平常待的空曠處。

此時瑪麗已等不及了，先行開口問：「姊夫，怎麼樣？傑拉爾先生與你說了什麼？快告訴我們。」

於是波特便把整個談話的過程，講述了一遍，並省略了答應傑拉爾不可說的部分；瑪麗聽後覺得無趣，便拉著撒瀰往旁邊去，要他繼續說故事。

米西亞看著她這樣，笑著搖搖頭，並對波特說：「我們真的要很

感謝傑拉爾先生，他這麼的幫忙與關心我們，這不禁令我對他的過去有些好奇，但這也只是想想而已，他怎麼可能會告訴我們呢！」

其實波特心中也有些疑惑，他與米西亞之間存在著何種關係，為何他會說，他是在幫米西亞呢？算了，到時就會知道了，「好了，我們稍做休息吧！下午還得繼續早上未完的進度。」波特說完，與她靠在一起闔眼短暫休息。

下午仍是照原組別，各自帶開進行引導任務，以前米卡莎得一鳥應付全部的鳥群，如今有了波特他們的幫忙分擔，她輕鬆了不少；多虧米西亞提出這樣的建議，使得療程有效率多了，如此大家都有可能早日康復，並讓更多犯錯的人，有機會來到鳥之國度接受治療。

第十七章 歡送

波特他們每天只要有時間、有機會，就會盡可能的開導其他鳥，可說是為國度貢獻不少，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很快地一年後的今日，卡爾敏一早就請馬斯洛去一趟，並對他說：「恭禧你了，你們復健科今天一次將送走四隻鳥，真是可惜，如果他們能留下來，那對國度可說是一大助力；不過，鳥各有志，選擇權在於他們自己。我還有事得忙，就不去送了，再請你幫我轉告一聲，祝他們一切順利，謝謝！」

「不客氣，我會幫你傳達的。」馬斯洛答應著。

此時飛行集合場已擠滿了鳥群，正等著今天的四大主角出現，這些鳥起碼有一半以上，都曾受過他們的幫助，對他們都很感激；雖然

捨不得，但卻必須祝福他們，因為離開國度，是大多數鳥所嚮往的，所以，鳥群們不能自私的想留下他們。

同一時間，在飛行集合場旁的休息間內，傑拉爾正與四大主角談話著：「首先我在這裡恭禧你們，也謝謝你們為國度的付出，你們能走到這步，真的是得來不易，希望離開國度後，你們能夠彼此扶持，相信著彼此，少了國度的庇護，一切都得靠你們自己突破。不過，在此我得先說聲抱歉！你們無法從同一出口離開，你們有各自的任務需完成，因此會出現在不同地點，但你們一鳥會得到一張地圖，可按上面的標示找到彼此，這是對你們最後的考驗，我相信你們做得到的；另外，我還會交給你們一鳥一張解說單，我在上面做了一道禁制，如果你們能順利到標示點集合，只要將這四張解說單合在一起，你們將

會獲得最後一個真相。好了，你們先做暫時的告別吧！我先出去等你們，聊好了，再看誰要先出來，最後祝你們順利。」

「謝謝傑拉爾先生——。」四鳥齊聲道謝著。

傑拉爾一走出休息間，所有鳥都朝他這看，他則若無其事的在那等待第一隻鳥的出現。

等了一陣子，終於出來了，第一個是一隻黃鶺鴒。

傑拉爾見狀笑著說：「我就知道你會是第一個，因為你最小又最調皮，很有可能耽誤行程，你可要乖一點，不要讓他們擔心囉！走，我帶你上去。」

眾鳥齊賀，感謝著、祝福著這隻黃鶺鴒，雖然沒少過被她捉弄，可說是又愛又恨，但喜愛的成分更多。

在高空四周，艾爾莎早已率領護衛隊，做好最完善的保護，傑拉爾領著黃鶺鴒飛到一出口處，將地圖與解說單交給她，並做完最後的叮囑後，隨即解除禁制將她送出。

凱特見狀，請第二隻鳥出來，是一隻珠頸斑鳩，她飛到傑拉爾面前，一臉感激的注視著他。

傑拉爾也一臉關愛的看著她，他將她領到另一出口處，將地圖與解說單交給她，並提醒她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她在依依不捨中被他送了出去。

接著是小鴉鵑，他雖與傑拉爾較陌生，但對於他如此幫助自己的兒女，對他也挺感激。

而傑拉爾則是一臉好像見到老友一樣，將地圖與解說單交給他，

並要他好好保重後，隨即將他送出。

然後是最後一個，他是一隻小卷尾，傑拉爾看著他，一臉歉疚的說：「波特，其實我是該跟你說聲對不起的。」原來離開國度的四大主角，依序是瑪麗、米西亞、撒瀰及波特他們。

波特不解的說：「您為何要與我道歉呢？這些日子多虧有您的幫助，我才應該感謝您才對。」

傑拉爾邊把地圖與解說單交給他，邊說：「抱歉！等你看到了真相，你就知道為什麼了，米西亞就拜託你了，請你務必好好守護她，讓她幸福。」

「我會的，傑拉爾先生。」波特保證著。

他帶著些許疑惑，被傑拉爾送了出去。

早上就在一片熱鬧的歡送聲中過去了，鳥之國度的一切，都將與波特他們不再有任何關聯。

當波特踏出國度時，眼前所見令他非常震撼，他身處在一片雲海之中，並有連綿不斷的山峰探出頭，甚為壯觀，他將解說單拿出來看，上面寫著：

1.請確切按照地圖指示前行，若脫離行進方向，將會遭遇極大的危險，請務必遵行。

2.在外在世界中，存在著許多未知的生物，牠們皆具有危險性，而地圖標示則是為了避開這些危險。

3.從鳥之國度出來後，會有四個起始點設定，由國度最高領導決定；設定點分別為海洋、樹林、古蹟、山峰。

4.在各設定路線上，設置有各種挑戰，共三道關卡，需一一突破後，方能往下一關卡前進，失敗可重來。

5.當到達標示點時，恭禧你成功了，這代表你已通過了最後的試煉，接著就準備回到原來世界吧！

6.標示點處會有回到原來世界的注意事項，請找到它，並詳閱它，接著會出現一道光，請往裏走。

波特此時心想：「看來真可回到原來世界，太好了，米西亞她們知道後，也一定高興極了，她們一定馬上就會照著地圖前進，我也得快一點，希望大家都能順利、安全的到達。」他想完後，隨即拿出地圖找出自己的位置，並開始按照地圖的指示前行，地圖上標示著三道關卡座標，不知會是什麼挑戰呢？

波特很快地來到第一關卡，雲海中現出一排文字，指示接受挑戰者，需在時限內一一穿越山峰上的雲圈，完成後才算過關。

這對波特可說是輕而易舉的事，他本身飛行技術就很高超，所以，他接受指示後，便立即飛向雲圈，穿過前幾個時皆很順利；但後面突然有所變化，雲圈有的上下移動、有的左右、有的旋轉，他被這突如其來的轉變嚇到，因此反應不及，第一次挑戰只得以失敗告終。

波特心想：「沒想到居然有如此陰險的設計，雖全數通過了，但已超出規定時間，真是可惜，但第二次我就不會再失敗了。」

果然第二次就如波特所說，他成功地過關了，於是他繼續朝下一關卡前進，邊飛邊擔心著：「不知米西亞她們的情況如何？」

稍早之前，米西亞正好完成了第一個挑戰，她所處的設定點是一

片樹林，當她照著地圖來到第一關卡時，樹上處處是鳥巢，有母鳥正孵著蛋，樹幹指示著，挑戰者需把即將掉在地面上的鳥蛋，救回巢穴中，方能過關。

米西亞的飛行能力也還算可以，但前幾次的挑戰，她都來不及救到鳥蛋，她心想：「此時大家可能都已到了第二關卡，我再不努力點怎麼行，到時他們先到集合點等不到我，一定很擔心的。」

想到這裡，她重新振作了起來，並聚精會神的盯著每個鳥巢，接著慢慢地閉上眼睛，以精神力去感覺鳥巢的位置；此時她行動了，她迅速掌握到鳥巢的異動，在蛋掉出來之前，就先行將其救回去巢中，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她終於成功救到了最後一顆，她非常開心，但卻馬上意識到，她沒時間再耗在這裡了，於是隨即動身前往第二關

卡。

此時瑪麗也剛完成第一關卡，她所處的設定點是海洋，她在一個海島上，躲著水柱的攻擊，挑戰第三次才成功。而撒瀰所處的設定點則是古蹟，他在金字塔內解著各種機關，不愧是會計出生的，他以數學公式一個一個解著，第一次挑戰，他就穩穩地過關了，但時間花的長了一點。

如此一來，大家即使離開國度的時間不同，但現在闖關的進度卻差不了多少，只是不到最後關頭，誰先到達也難有定論。

第十八章 回家

波特這時已來到了第二關，山峰上堆壘著一堆碎石，有大、有小，雲朵現出文字「接受挑戰者，請將碎石一顆一顆挑到山峰的另一頭，並將那的山洞填滿」。這次的挑戰並無法飛行，所以，考驗的是翅膀與腳的承受力、耐力，幸好他在生理復健科時，做過挑水的訓練，因此這對他來說，雖然累了點，但還撐得住，只是完成的時間耗了一些，他稍做休息後，就繼續朝第三關卡邁進。

此時瑪麗卻有些卡關了，她本身就調皮難以專注，如今卻要她從魚群中找出不同種類的魚，每現出水面一次，共摻雜了幾隻。這可說是一種眼力與專注力的磨練，但她看著動得不停又閃閃發亮的魚群，

她早已眼花潦亂，根本就看不清楚，她必須想個辦法解決，要不然就別想回家了，爺爺還等著她呢！

同一時間，米西亞與撒瀰早已過了第二關卡，正朝第三關前進；而波特早已到了第三關卡，看來他似乎比較順利一些，但這最後一關，還能如此繼續順利下去嗎？

回到瑪麗處，她突然衝進海中，不知想幹什麼？當魚群探出水面時，她也立即探出來，並迅速報出數量。原來她是到海面下，看魚群探出水面前的隊形變化，因陽光在海中的照射光度減弱不少，所以，她可看得較清楚些，於是終於讓她完成了第二關卡；她先到附近的海島，將羽毛曬乾後，便立即動身朝最後一個關卡前進。

而稍早前，波特似乎無法順利下去了，他遇到了瓶頸，最後一關指示

他進入山洞中，摸黑尋找另一出口，並設有陷阱；而山洞中實際是個大迷宮，他不斷地碰壁，也屢次差點誤觸陷阱，可說是險象環生。原來這關挑戰的是方向感與記憶力，這對波特來說，可就有些難度了，他此時必須冷靜，要不然腦中一團亂，是無法清楚記憶路線的。

同一時間，撒瀰所接收的指示，是將散落的「吳哥窟遺址」重組，這是考驗空間視覺能力與思考力；撒瀰憑著遺跡散落前的短暫印象，將一塊一塊殘骸移到適當的位置，這可說是耗大的工程，本身對空間感也需有一定概念。撒瀰算是穩紮穩打型的，因為他知道，如果求快，反而會使思緒更加凌亂，而耗費更多的時間。

於此同時，米西亞正在進行最後關卡，她接獲指示，必須躲過樹上整排猴子所丟出的果實，直到終點為止；而中間則設有幾個休息點，可讓她

稍做休息，若不慎被果實扔中，也只需回到此休息點重新開始。

米西亞經過第一關的小瓶頸，後兩關似乎順利了一些；而相對波特則前兩關順利，至於這最後一關，他就遇到麻煩了。

回到波特處，他此時仍在原地，閉著雙眼冷靜地仔細回想著剛剛走過得路線，並分析著可能的陷阱所在；他開始移動了，雖不免有碰壁的風險，但至少比之前順利不少，他發現每通過一條路線，後面迎接的是三個入口選擇，且似乎有個固定的規則存在。果不其然，他憑著自己的猜想，終於看到了光線，出了洞口，他被刺眼的陽光照得眼睛睜不開，這關他花了不少時間，總算可鬆口氣了，接下來得快點朝集合點飛去。

經過第二關的磨難，瑪麗這時也順利過了最後關卡，她被指示以

游行方式，通過海面上的種種障礙物，她很快便達成了，於是立即動身前往集合點。

此時集合點上，會是誰先出現呢？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米西亞，接著是撒瀰，然後是瑪麗，波特則是最後一個，每隻鳥看上去都很累的樣子，但內心都感到很放鬆，終於來到了最後一步，且大家可說是

幾乎同時到達，如此也就不必擔心誰還未到，他們看著彼此，都有久別重逢後的愉悅感。

瑪麗率先開口：「哈、哈，姊夫比我還慢，不過，第二關害我浪費了那麼多時間，要不然第一名會是我。」

波特笑著說：「你已是第一名了啊！從我們剛到這裡，你是第一

個搶著開口，嘴上功夫更是一流。」

「好了，不要鬧她了，趕緊把解說單拿出來吧！看傑拉爾先生要告訴我們什麼真相。」米西亞提醒著。

當大家把解說單合在一起時，解說單上的文字改變了，上面寫著：

當你們看到這段文字，應該是已全數過關了，首先恭禧你們；另外，有關回到原來世界的注意事項，你們不用找了，我以我的方式說明，請詳讀。

1.你們回到原來世界後，會將這的一切忘掉，但你們腦中，會重新輸入一段新的記憶，這會幫你們以某種形式，再度聚在一起，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2.雖然你們會回到來這的當晚，但危機已解除，並可恢復回正常

生活；至於你們回去後，仍可能有些問題得面對，不過，都會解決的，請放心。

3.你們在這學到的智慧，仍是會跟著你們回去的，當有需要時，則會自動浮現；也就是當你們有不好的念頭時，這個智慧就會幫助你，往正向的情緒去思考。

4.如果你們臨時想再回來烏之國度，抱歉！既然你們已知道外在世界的一切，所以，你們是回不來得；且你們都已一路闖關，辛苦來到這裡，就只管往前吧！

接下來，該讓你們知道最後一個真相了，這是送你們的離別禮，也是最後的試煉，只是你們仍無法帶著這個真相回去，我相信你們都能放下，安然地回家的。

首先，撒瀰，我的老友，抱歉！是我害了波特他父母親的，我就是那另一打手，當初我因忌妒波特他父親受到老大重用，我心裡不甘，所以，串通別人陷害他，後來被發現，於是我便帶著老婆、女兒逃；但為了女兒的安全，我只好把她送到孤兒院，誰知我老婆卻因思念她而病倒了，不久就離開了我。我在極度絕望與悔恨中，喝個爛醉準備自殺時，卻在浴室滑倒撞到頭昏倒，醒來時便來到國度，為了瀰補我的過錯，所以，我選擇了永久留下。

波特，你知道為何你離開國度時，我要與你說對不起嗎？這就是原因，我不奢求你的原諒，但希望你好好照顧米西亞，因為她是我的女兒，我相信你是真的非常愛她的，你絕不會把我的過錯，怪罪到她身上，對吧！

至於米西亞，我的寶貝女兒，父親對不起你，我沒有勇氣向你坦誠，且以我現在的身分，也是不被允許的，所以，我只得默默的守護你；你不原諒我沒關係，但你母親是無辜的，是我害了你們母女，希望你不要怪罪她。

最後瑪麗，你放心，你父母墜機不是我害的，我的能耐沒那麼大，我只是要告訴你，既然你在此與波特他們結為親人，回去後，你們會再度成為家人，並生活在一起。

好了，最後的真相已說完，接下來你們該準備回家了，我知道你們彼此還有話要說，不急，聊完之後再走吧！回去的那道光，在你們讀完後，將會開啟，你們尚未全數通過前，是不會消失的，保重了。

「沒想到傑拉爾先生居然是我的父親，難怪他身上有一股令人熟

悉的溫暖；但他卻是陷害波特父母的兇手，這叫我如何能接受呢？」米西亞此時心中非常複雜。

波特見她這樣，安慰她說：「米西亞，至少你現在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也知道父母所在，你應該高興才對；而我沒關係，我早已看開，你不必想太多，我願意原諒你父親，如果沒有當初那件事，我們如今也不會有相愛的機會。反正這個真相也帶不走，我們就一起把它放下吧！回去之後，我們再一起共創全新的人生；且你父親也說了，他已為我們安排好了一切，我們就相信他吧！」

「對啊！米西亞，我們好不容易走到這步，你就不要再執著了，不要讓我們在鳥之國度學習的努力白費了，你說好不好？」撒瀰安撫著。

瑪麗此時催促說：「對啊！姊姊，不要再想了，聽你爸爸說，我們回去後，還能再成為家人，我好高興喔！我已等不及要回家了，我們快走吧！」

米西亞歉然的說：「抱歉！我不該在這時還被情緒左右，好了，我們走吧！期待與你們再度相聚，再見。」

「爸爸、姊夫、姊姊，再見。」瑪麗說完率先離去。

「好了，那父親也先走了，保重。」撒瀰隨後跟上。

「米西亞，等我們相聚後，再一起找個海邊，開個小店住下來，你說怎麼樣？」波特詢問著。

「好啊！那我們就可以天天看海，過著平靜簡單的生活，並與父親、瑪麗一家一起幸福過日子。那——波特，我就先走囉！再見。」

米西亞說完也離開了，波特跟隨其後，就這樣，鳥之國度的記憶，就此消失在他們生命中。

第十九章 後序

在一家海邊餐廳中，坐著來自各地的饕客，他們都是為這家餐廳的海鮮料理慕名而來，主廚是一位中年大叔，而在旁協助配菜的，則是他的美嬌娘；至於負責外場服務的，則是一個俏麗的女孩，並有個老年人幫忙打理。

此時，餐廳內一陣優美的樂聲傳來，正有個氣質出眾的女子，在台上彈奏著鋼琴，客人們都聽得如癡如醉，吃著面前的食物，似乎也更顯美味。

而餐廳旁的一家衝浪店內，一名男子正享受著這美妙的旋律，他長的帥氣挺拔，也因此店內常聚集許多外地來的女孩，纏著要他教衝

浪，但他都以他的招牌笑容委婉拒絕著，因為他的內心早已心有所屬。

其實這兩家店，都是由一家人所開，他們原是沒有血緣關係的，但在某些巧合下，他們聚在了一起，並決定一同創造屬於他們一家的未來，於是便一起來到這海邊開店定居，過著平靜幸福的日子。

全篇完

本作品有關各種鳥類及植物的介紹與選用，為參閱：

書名：東螺溪生態之美

作者：謝文猷、林淑玲

出版單位：彰化縣就業能力教育協會—湖埔社區大學

出版年月：中華民國１０２年１１月

為配合作品需要，有關各種鳥類及植物的說明，有做適度的增減、修改，但並不偏離原意，謝謝觀賞。

如需瞭解更完整的說明，或認識更多的鳥種與植物，請自行參閱

「東螺溪生態之美」一書，謝謝。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長路the ROAD：文藝高牆.穿越時空：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 法務部矯正署編輯. -- 第1版. -- 桃園市：法務部矯正署, 民104.04
冊 ;15X21公分
ISBN 978-986-04-4647-0(上冊：平裝)
ISBN 978-986-04-4648-7(下冊：平裝)

857.7 104005720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
小說文藝創作合輯【下】

編 輯 者：法務部矯正署
出版機關：法務部矯正署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宏德新村180號
網址：http://www.mjac.moj.gov.tw
電話：(03) 320-6361
排版印刷：博麗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鼎仁街八號
電話：(07) 3423800
傳真：(07) 3474417
美術監製：林顯彰
封面設計：楊惠芳
美術設計：莊一弘、許淑菁、李冠融、游文宏、林雨琪
定　　價：200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104年4月
版(刷)次：第1版
GPN：1010400462
ISBN：978-986-04-4648-7